

春声 / 姚鹤雏 · 一no. 1 (丙辰年[1916]1月) ~ [?]
· 一上海: 文明书局[发行者], 丙辰年[1916] ~
[?].

: 插图; 23cm.

月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18. 原件藏北京
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原件有污迹.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 ~ no. 6 (1916. 1 ~ 1917. 6)

春聲

第一集



上海文書局發行

破天荒之小說雜誌

● 富量料材 ● 趣味與 ● 都 ● 均首尾完之作 ●

第三集現已出版 目錄列下

包天笑
主 任

短篇

青情牛棚絮語 武俠傳眉史 軍事喬裝之

午夜

愛國無國之人 雀恨 外史世界秘

史

偵探夢 赤鬼手 求麻半雙 四十四

四年

飛艇一夕

長篇

奇情瓊島仙葩 社會如此京華 偵探覆車

社會

嫁侯恨

其餘雜著等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價目 季出一冊約三百頁左右定價洋一元
全年四冊三元六角郵費每冊七分半

小說大觀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春九)

R
82015.
10/11

春
聲

江寧劉三



- 631676

自敘

文學之軌。浩渺宵深。畢百世俊彥之心力。所莫窮也。而至龐雜者。尤莫如稗官一家。蓋庶九流之卮言。三儒之枝說。上之載秘記于金鑾。下焉探閭巷之瑣語。傍之則侈譯佞盧。微之則籀演名理。無弗能入也。粵稽前古。有可稱者。漢晉而下。迄于兩宋。石林載筆。掇拾簡章。天寶紀遺。點染宮禁。蓋猶足備石衡。爲一家言。復次元主中夏。文學凡下。士夫始專于詞曲。而百種繁興。雖復微近巴人。猶曰未泯正始。亦可作也。復次自元以下。迄于遜清。平話始昌。代有述作。百川泛濫。時見江河。耐菴雪岑。遂爲一代所尙。始別于章句。蔚爲大宗。繼此至今。西學東漸。鉛槧之士。多文益彰。而謂乘轉移風尚。左右社會之能。儒林巨公。亦有稍稍爲之者矣。錫鈞撰次是書。一衷醇雅。比年以來。斯事至濫。往往遺詞選字。義且未安。而譁然自鳴。多所刊布。坊間所陳。觸目皆是。察其陳義。初無足觀。誨奸導淫。變而益厲耳。錫

鈞無似。敢謂持此。菱菱。凌轢一世。特集中諸子。強半文人。迎合斯世之功。所未敢望。若夫誨奸導淫。使今之社會風尚。爲江河之日下。則我知免爾。乙卯歲不盡八日。華亭姚錫鈞識。

春聲序

中華民國四年歲不盡十一日。姚子鵷維將有春聲之作。書來屬爲之叙。余識姚子以元年春在海上太平洋報社。觀其所撰鴻雪印說部。爲燕伶梅蘭芳作者。纏綿悱惻。都數十萬言。歎爲奇構。曩贈姚子詩云。落魄姚郎髩未殘。難忘鴻印舊宣南。身山才調原無匹。可有人間李桂官。又曰平生姚伯子。差喜共清遊。說部才無敵。文章鬼亦愁。蓋謂是也。姚子又有博浪椎傳奇之作。紀汪先生精衛陳女士璧君伉儷佚事。排日載諸報章。會報社中。書亦未竟。余甚憾焉。世變既亟。舊侶星散。姚子息影峰泖間。杜門却掃。若將終其身者。則益以小說自放。于是述余與吳門陸生遇合事。譜爲菊影記傳奇。復點綴金風亭長風懷二百韻。成燕讖等絃錄一卷。並使余叙而刊行之。海內外讀姚子書者。即此可以知其梗概矣。今且盡土重來。彙筆走海上。創爲春聲一集。期與並世諸賢豪左提右挈。蔚爲宗風。鈇

五侯之饋。而集千狐之腋。其盡善盡美。復何待贊言。抑余獨深有感者。以
姚子之才。文章爾雅。卓然名家。既不能遭遇承平。充石渠天祿之選。樹名
山萬世之業。繼漢二史。備唐一經。與日月俱壽。復不能上馬殺賊。下馬草
露。石飛書。馳檄踵陳琳。駱賓王之後。以一吐其胸中。抑塞磊落之氣。願乃
摧之厄之。飢驅而窮逼之。使之俛首低眉。降而與虞初。夷堅爭一日之短
長。然則姚子之于說部。其有不得已者存乎。抑將有託而逃也。易曰。天地
閉。賢人隱。傳曰。詩亡而後春秋作。今春秋亦既亡矣。士生斯世。有筆有舌。
終弗甘以啗啞。死不託之於說部。而復將奚託哉。而復將奚託哉。松陵柳
亞子序。

春聲第一集目錄

序

自序

插圖

平泉書屋畫四幅

靈運佛像(一)

靈運佛像(二)

明皇親浴圖

宋趙仲澗五王熙春圖

楊古蘊手書墨蹟

宋徽宗畫松鼠

元無名氏畫山水

短篇

目錄

白鷺

醒雲

劫花淚

博愛

恨

學獄

皇帝借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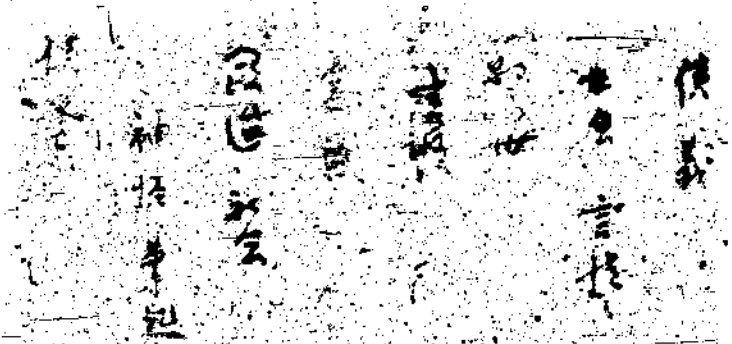
記湖杭異人事

別爾爵邸

我為誰

長篇

簾曝餘聞錄



林林 林紆 林紆 小巖子 瘦鵑 倦鶴 中洽 鵲雛 鵲雛 鵲雛

鵲雛

寶河鷓影

瀟湘雁影

劇本

炊黍夢

筆記

抱香移隨筆

吳船殘響錄

稗乘譚萬

浪游筆記

詩詞選

文錄

目錄

鷓影

寄塵

鷓影

梨子

脫香

鷓影

寄塵

目錄

詩錄

詞錄

餘

錄

畫概

張道少

晉代謝靈運長眉佛像

直七十三寸橫三十三寸



南京圖書館藏

晉代謝靈運羅漢像

直七十三寸橫三十三寸



陰歷新年

唯一之消遣品

- ▲ 小書 春水沉冤記 全一册 價洋二角
- ▲ 小書 湖海風雲記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 ▲ 小書 火星飛艇夢 全一册 價洋二角
- ▲ 小書 靈鷲夢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 ▲ 小書 孤雛劫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 ▲ 小書 藕絲記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 ▲ 小書 刺薔薇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 ▲ 小書 黃金舌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 ▲ 小書 碧血巾 全一册 價洋五角五分
- ▲ 小書 千古恨 全一册 價洋二角

(第十四)

上海文華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陰歷新年一舉

兩得之消遣品

急景凋年新
春瞬屆因國
人之習慣為
休息之佳辰

◎	◎	◎	◎	◎	◎	◎
<small>小書</small>	<small>小書</small>	<small>小書</small>	<small>小書</small>	<small>小書</small>	<small>小書</small>	<small>小書</small>
上下古今談	碧玉夢痕	鴛鴦夢痕	雙淚痕	秘女	生死美人	盜
全四册	全二册	全二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價洋一元	價洋七角	價洋五角	價洋二角五分	價洋三角	價洋三角五分	價洋一角五分



屠蘇觴酌團
聚家人得此
下列各書爲
侑酒之品演
說之資既足
屏絕不良之
嗜好用能增
廣有益之見
聞一舉兩得
莫善於此

發行所

上海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	◎	◎	◎	◎	◎	◎	◎	◎	◎	◎	◎	◎	◎	◎	◎	◎	◎
小情	小情	小悲	小費	小秘	小倫	小電	小身	小妻	小玉	小春	小情	小美	小寫	小淫	小雙		
情	情	紅	紅	紅	得	外	身	之	如	春	美	真	毒	毒	案		
孽	仇	劍	室	傳	妻	身	親	意	夢	秘	劫	緣	婦	案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四	三	二	二	二	六	二	二	四	五	五	二	三	三	三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最新醫書

必婚女
人工美容術

全書一册
價洋二角

女子衛生新論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長生不老之秘訣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最新
實習
西法鍼灸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外科易知

全書一册
價洋八角

(卷十)

上海各省
文華書局
發行

宋代張擇端明皇窺浴圖

直六十寸橫三十五寸



南京圖書館藏

宋代趙仲淵五王熙春圖

直五十二寸橫二十八寸



古今小說名著

筆記小說大觀

第二輯出版內容列下

袁林雜俎
 虞初新志
 南溟格語
 陸狐集
 漫遊紀略
 於南影錄
 此中人語
 吹網錄
 清嘉錄
 千百年眼

游輪小品
 虞初續志
 舌華錄
 笑笑錄
 蟲鳴漫錄
 聞見異辭
 鴨陂漁話
 浪迹叢談
 春在堂隨筆
 香祖筆記

第二輯
 八十册
 價洋
 八元



(春十二)

上海文書局發行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古今小說名著

說庫

本書搜羅古籍
半係秘本抄本
及名家手校未
經刊印本計一
百七十種都四
百萬言誠說部
之大寶藏也

全書六十冊
厚六寸
價洋八元
郵費八角
每部四角

上海文藝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琢成仁弟文后

枉屬

勿為怪

知返棹

代道及也

龍門

若藝梁一編免然且於口如有不怪之意

可直言也予結園十子中各口心為有蘭先

歎城里寄居幸

白抱恙乃舍之而來不

輕減者免劍弟時乞

在院到融言可先生正社

香投契一日出所

南京圖書館藏

生性澁曰何謂
守曰似香有盡染先自

曰是吾所
吾我補之可乎予

之曰諾
人生之歸道也若無修

老弟天邊
一編之式播
私意先若壽寧定以之向

世且踐
一編之內家一編有微一

方之者
歲月多矣
奉花手以

得亦不
是元
國月

得亦不
是元
國月

·美優情文·奇新實事·
·利便帶携·本小裝精·

小本小說

種十

小說 莊金 花 蠶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偵探 小說 吳田雪冤記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愛國 小說 碧·玻璃 全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言情 小說 水底鴛鴦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哀情 小說 桃源慘獄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奇情 小說 血巾案 全一冊 價洋一角	札記 小說 殘夢驚魂錄 全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幻想 小說 魂遊記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奇情 小說 黃金劫 全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社會 小說 門富奇談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 上海文書局發行 ●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卷一)

林 采 南

初 著



利得瑟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滑鐵盧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黑奴籲天錄

全書一冊 價洋七角

(卷七)

上海各省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代 售



鼠 松 畫 宗 徽 宋

南京圖書館藏



元 無 名 氏 畫 山 水

本雜誌月刊一冊按期出版。愛讀諸君請將下列定單填好并應納之費寄交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或各省中華書局分局為荷

春聲定單

姓名號住省縣

地方今向書局定購春聲冊

自 年 第 集起至 年 第 集止計共寄上洋 元

角 分并郵費 元 角 分請即收入將收據 張

寄交 諸君收以後出書請按期照寄為要此致

書局台照

年 月 日

具

文明書局購書章程

一 外埠采購圖書者請開列書名並備價銀送寄本局總發行所或各省中華書局分局得信後立即照信配齊寄奉

二 書價可由郵局匯兌或信局寄遞其匯寄各費由購書人自理

三 郵局不能匯兌之處可用郵票代價辦法如下

甲 郵票以一分二分至二角爲限三角以上之郵票不收

乙 郵票抵實洋九五折計算如寄郵票一元作洋九角五分

丙 郵票污損及不能揭開者不收

丁 須用新郵票舊郵票不收

四 寄費照書價加一成算請與書價同時惠寄如須掛號寄奉者每件另加掛號費五分

五 惠寄書價如有餘款本局當代購郵票寄還

短篇小說



小筆記說大觀

第一輯
第二輯
第三輯
第四輯
第五輯

發行所上海文明書局各省中華書局

本書搜羅
虞初唐宋
明清各家
所著小說
二百餘種
分輯出版

陸續出版

諸	三異錄
鳳	三異錄
子不語	星餘錄
盤	里
盤	乘
問	唐開齋筆記
耳食錄	金燈七盤
增廣智識補	唐重筆記
夜雨秋燈錄	登天錄
夜雨秋燈錄	滋養類話
毛詩傳箋	唯亭雜錄

第一輯十八冊 洋價八元

(卷三)

白福

林紆

方海上未有輪船時。閩越之海行者。均用木質之船。越以寧波爲盛。閩人稱之曰北船。若泉州廈門之海賈。則曰南船。往來煙臺山東。每季秋之杪。閩人望山東船歸。得利恆數倍。願其製甚。有經數年不修者。則轉售之人。漁陵人白氏。頗饒於財。而吝。一日以三千圓轉購得一舟。例宜修治。以賃人。白氏以爲季秋南歸。更修之。不苦晚也。南臺有徐五者。習操舟之業。其妻陳氏甚賢。當白氏賃舟於劉姓時。劉招徐爲舵工。陳曰。吾浣衣江上。曾見其舟。既窳且朽。不如勿行。徐曰。吾老於海事。往來二十度矣。舟敝隨時可以棉葶灰油之屬。塞其罅漏。且余經大風濤無數。胡惜此行。陳知不能止。日怏怏無聊。晨夏既盡。初秋已屆。然炎景流金。鬱蒸不可耐。則時至江上浣衣。天際一白。風帆寸寸。心計九月來舟。決吾夫矣。用足自慰。已而近十月。來船次第皆南。石步之上。貨物山積。陳每日必臨視。渺然無復迹兆。已而交長至節。忽聞隔鄰延女巫。巫上神時。聲類鬼。陳方趨視。忽鄰媪奔入言曰。五郎已託女巫之身。呼娘子相見。陳大驚。甫入門。巫大呼曰。吾妻。吾不聽若言。果海死矣。陳哭曰。汝何人。巫曰。我徐五也。舟垂至煙臺矣。夜靜無

風。余方坐舵樓望月。舟忽傾側。余把舵。舵亦左偏。而船底睡人爭呼。水入。咄嗟間。船已全側。水漫其上。萬聲呼嘯。都無救者。舟沈矣。余抱得木板。飄流可數里。遇窺。嚙吾足。遂葬魚腹。然當與白氏較。曲直彼不應。以漏舟。實我同時死者二十七人。均歸矣。言已仆地。陳以舟久不歸。且得巫言。知徐之死。耗決矣。遂持服奔詣白氏。而二十六家亦皆起。集詳白氏之門。白以鬼言無左驗。即往懇之官。亦必不直。一一以溫語却之。

是夜家人聚飯。白氏兄弟四人。白福居長。入邑庠矣。其次曰合。曰和。曰修。和年三十餘。嘗會計。而奮。實舟而斬於一修。即和所偶議也。方以手擊蟹。忽投蟹大呼曰。何來多人。擗吾髮也。立仆地。呼痛。曰。萬筆交下矣。輾轉聲嘶。不移時而死。眼鼻之血。沁出。二睛外。弩死狀。至烈。於是家人始信鬼言非妄。和既歿。家人畏鬼。則廣集其親屬。可三十人。合其家人。近六十餘。肩戶聚談。或以葉子格爲戲。不寢。以防鬼。忽庭際風起。門忽自闢。燭奴一雙。自几上憑虛而行。轉入內室。燦其帷幔。火乃立熾。衆爭集撲救。始熄。噉啾終夜。舍後高樓。聞有十數人赤足往來其上。福擁衆上視。則樓上足迹宛然。小大間錯。數之。近二十餘人。於是延僧超薦。可七日。鬼患少息。第七日。僧綱司伏地禮佛。福倦先寢。命

合伺僧來。合膜拜座下。久不起。僧怪之。引視其面。則泥塗滿塞其口鼻。死久矣。家人大駭。莫知泥塗之所自來。知孽深。追薦決無驗。日夜慄懼。不知死所。

福有摯友丁君。素以膽力自詡。聞狀來省。福遂留以自壯。丁覆被宿之樓上。樓廣可五楹。一燈熒然。三更後作深綠色。丁擁被靜伺其變。無風檻忽自開。丁起以目外盼。有三人以黑布裹其首。臃腫無度。二目似腫。不能啟視。一人以手強撐其睛。二睛作暗綠。唇吻噙關。似欲有言。丁投之以枕。似中其頰。啾啾作聲而滅。丁起視。檻闔如故。而枕已在檻外。開門拾枕。挑燈吸菸。坐向待旦。白氏羣奉以爲神。留之不聽歸。丁所居屋與修隔一板壁。修夜臥。輒呼丁就枕。上語海事。至四更。丁倦而睡。平明忽聞人聲大譁。醒聞修死。趨視。則修踣於書案之下。以髮辨交案足。自經而死。一手尙緊握筆末。似有人爲之助勁。丁大駭。謂四更向盡。修尙有聲。奈何遽逝。因亦慚恨謝去。自是福家日耗。所蓄三舟。遞碎於礁。

山東焦姓。負白氏債五千金。福不得已以舟北行。至而焦氏延館其家。供具至豐。膜語及宿。逋則怫然似不承。福怒。焦氏三子爭出。且用武。焦止之。是夜父子四人。越窗而入。

一人扼吭。三子搗其要害立死。則加繩其頸。懸之壁間。以爲狂易而自裁。時白氏親屬無在。遂草草入殮。旅襯附南船歸近甯波矣。風起海上。舟碎於礁石。全舟死者一人。而福觀遂沈。於是同產四人皆盡。家遺三孀。修未娶也。福二子和合各一子。家既中落。遂貨宅於楊某。

楊起家博徒。從吳春波鎮軍。破海寇於虎門。以軍功得獎。先是楊無賴作橫。苦其州里。里人謀殺之。則取毒蛇斷而爲段。合豚蹄煮之。其馨觸鼻。楊至舉鼎盡之。歸臥楊氏之。廟。入夜毒發。焦渴不得飲。則取案上花瓶中殘水吸之。都盡。立愈。明日里人集視。以爲死矣。楊方酣臥起之。楊自言夜來凶渴。得瓶水飲之立解。衆檢視瓶中有死蜈蚣二。知解蛇毒者此耳。楊既得官。而白適貨宅。人言宅凶。楊立購之。既入居。鬼影憧憧。楊拔劍起逐。鬼笑於隅。隙曰。爾見紅卽黜。時楊方爲遊擊。頂蔚藍也。日夜苦鬼擾。嗣得丁生言。白氏死舟人二十七。則削爲木主。題曰二十七人之位。祠之樓心。歲時薦以脯酒。怪立定。已而楊循資得副將。易紅頂。防鬼言之驗。日媚上官。用以自結。元旦自海上購得鱈鯢魚首。絕巨。血腥猶終。加以銅盤上之制軍。制軍滿人多顧忌。以爲不吉。立鑄其級。遂

罷官落漠。無何亦死。轉貨其宅於溫陵楊氏。自是相續入居者。感如楊某之禮祀。故二十七人之木主。轉數貨戶。皆奉之如神明。而鬼跡亦垂滅矣。

踐卓翁曰。此宅余亦見之。爲地非廣。唯宅後高樓連楹者五。窗以綠玻璃爲之。隔鄰楮樹。臃腫如山。夏來綠陰掩映。窗戶吾友陳懷之弟東之。能寫花卉。善書。慕其樓之幽邃。入居之。然亦知有鬼。則挾其戚四人。連榻於小室中。五人擁被深談。忽皆無聲。彼此互視。口噤莫發。見東之舉左腕。似爲人提掣。堅執不可下。斗然而醒。遂以香燭禮於木主。明日入居。經年無恙。是秋七月。余爲東之延飲評畫。值雨泥濘。不能歸。東之延余宿。是樓。余年二十餘。聞白福事。初不了了。不然卽此樓也。五更起旋。燈光黯黯。見南嚮有龜中祀木主。余就視。則題曰二十七人。此時毛髮竦然。顧自念與鬼無怨。且年久或不祟生客。卽笑語之曰。諸君勞苦矣。當不以生客爲梗。苟不值雨。亦不擾及諸君。明日破曉卽行。無敢更續。語後就枕。明日述之東之。東之以余爲有禮也。

(完)

春聲初始。乞文於畏廬師。師事集不暇爲。此兩篇則得之友人者。片鱗寸羽。固足珍視。亟刊卷端。以餉閱者。瞻望日下。白雲在天。尙望不吝續惠也。

鶴雛附識



白
麻

六

醒雲

林紆

裕吉者。滿洲之正白旗人也。姓章佳氏。爲福州駐防佐領。頗嗜文史。彬彬能詩。一子一女。女名醒雲。玉容粉頰。高鬢若漆。美麗冠全旗。裕吉擇壻苛。醒雲年二十。未字也。性孝友。曾讀劉更生列女傳。日不去手。嘗師事瓊河劉夫人。夫人老孀無子。養其夫姪。謝元舒爲胤嗣。元舒白皙如玉。習法文。精算學。熟通鑑。而能文章。劉夫人愛逾所生。而元舒亦孤子。其依夫人。猶倪之就乳。夫人有田數畝。足以自贍。然尙授女生徒。用爲元舒學費。元舒數日必歸朝母。有時見醒雲。拱揖以外。不通一辭。然久亦漸稔。女悉其感。亦不斂避。元舒年十七。女以弟稱之。而元舒亦時至女家。謁裕吉。裕吉名爲滿人。見諸王。輒貨政出多門。海內解體。人心且亂。知長白王氣盡矣。頗欲以女婚漢族。用以自結。見元舒。願怒。語言訥謹。又樂其好學。頗屬心其人。未之洩也。辛亥。廣東事起。黨人雖熾。燼裕吉以爲古來發難。多篝火狐鳴之類。決無文士甘決脰洞腹。從事於此者。亂必未已。益欲以愛女託之漢人。一日過劉夫人家。元舒適侍膳。投箸起迎。主客素稔。遂坐論粵事。裕吉聞元舒曰。朝廷失政。不繫人心。粵之爲亂。癩疥耳。吾恐蘊毒內潰者。尙不止此。元

舒款曰。庚子之變。肇自驩王。幸內外大臣。尙有老成人。爲之調護。今驩王當國。陸海二帥。付之乳臭。賄索無多。而腥聞流布。此適以助黨人之焰。且不去慶父。魯難終未已也。裕吉大驚。以爲年少。指陳大局。乃了了得其柄握。相攸之志益決。願尙濡忍未發。秋九月。武昌陷。于是宜昌及荆襄。以次皆揭竿。大勢瓦解。閩督松公。將軍樸公。得耗驚絕。松持重。而樸有捷略。遂勒兵以備。旗漢日水火矣。裕憂心如焚。時微服過謝家。語劉夫人。欲以愛女見託。夫人愀然曰。大禍不遠。旗族恐無遺噍。然佐領善人。必獲天佑。醒雲猶吾愛女。老身生死與共。今宜先易裝。匿吾家。禍發或不之及。近兩軍已解體。楚氛惡。城外少年。潛與楚合。有彭寵者。儉暴小人也。甘人如飴。城中之變。且夕耳。裕感荷且泣。遂歸。潛送女于瓊河。並其幼子阿良。女易高髻爲拋家之髻。美乃無度。然戀國別親。已成淚人。時生亦歸。與女相見。以禮防自割。未敢輕肆一言。女亦服其謙謹。劉夫人曰。瓊河去旅營近。禍發恐爲礮火所及。吾有感居南嶼之藉洲。僻壤也。避地爲良。計甫定。一夕忽聞礮聲發于九仙山之麓。城中火起。其光燭天。于是巨礮之聲達曉。出望山麓。人屯如蟻。每黑烟起處。巨彈立出。其聲礚然。計聞謹譁之聲。則旗兵蟻附登山。已而致奴與

賚。民軍遂擄入旗營。松公居節樓。尙安謐。然知不免。乃服金葉。從容而出。行里許。道介矣。閩人雖昌言革命。然雅重松公忠潔。于是以禮成殮。樸公竄匿人家。爲邏者所得。言軍政府徵公入面。三數少年學生引之行。及九仙山之下。少年爭出劍斫之。劍鈍不可入。則盡刃之。瘞諸道周。

城中粗定。立孫公爲都督。彭龍副之。一時當事之少年。咸列要津。旗營盡投械降民軍。而裕吉子女已行。遂逃至洋嶼。洋嶼漢軍營也。時劉夫人已挈醒雲阿良至蘿洲。洲去城遠。醒雲以不得裕音耗。日慘然不怡。夫人有老僕吳道。頗明暢有識力。請入城探取消息。既至。問之旗汛。人無知者。有老軍與裕相識。曾檢尸。亦不得裕。知未死也。而女終不憚。淚眼慘黛。食飲皆廢。生心憐之。願未敢進慰計。唯得裕或足以慰女之心。生同學某。方佐軍政府。薦生爲祕書。生藉以探裕行止。遂入幕。

時議將以兵加洋嶼。殘逃人。洋嶼雖名漢軍。然在藤不習兵。大軍臨蒞。當無免者。往返議降未決。軍政府竟以兵出。生請從。既至。洋嶼人大奔。前鋒捕得數人。其一裕也。生請諸主者。言爲己之蒙師。因得釋。勿論。裕見生。問所以從軍之故。生歎曰。吾蓋爲丈來也。

醒姊聞旗營燬。則日夜恸哭。老母左右。咸不得當。以吳僕問丈生存與否。傳聞遍檢國。塲。丈實未與其數。今滿人以自藏者。惟洋嶼。而府主復議殲旃。吾意丈或在是。今果得之。醒姊或少慰矣。裕曰。殘生不能殉國。累及足下。拯我於萬死之中。即有面目。胡能與愛女相見。今女身既屬劉夫人。唯夫人所命。婢之可也。生聞言。知裕言中之意。慚沮不能自堪。堅請一蒞其家。慰醒雲。用止其哭。裕決言將削髮爲僧於湧泉寺。生知不可留。贈以二十金。裕匆匆作書遺其女。渡江而去。

生歸告母。並出書。俾轉語醒雲。雲得書。且未發。而淚漬其函。沾濕都滿。書云。告愛女醒雲。及阿良。旗人入關。凌踐漢族。甚於漢族。今日之報我。聞旗營破後。死者百數十人耳。固旗人屈辱而降。然較之大兵掃滌江南時。血肉狼籍者。十萬分之一耳。不死刀兵。必死寒餓。以列祖列宗之姑息種人。不令執業。與齊民等。罄國力以養疎散。今日國亡。安有全地。吾衰老不足惜。惜吾種人。將淪爲厮皂。至可悲也。劉夫人慈惋。謝公子英特。爾將來終身之託。即在謝家。今爾長爲謝氏人矣。余入山。決不再履塵世。爾安心爲人婦。萬勿念我。此諭。

女得書既慚且悲。幾納首於懷。不敢仰視。劉夫人知狀。則拊其背令起。曰。佐領幸未捐生。此女公子之福也。且士而成佛。女公子又何所戚之。幸且進食以慰老身。女計不示夫人以書。則父言弗達。若猝呈諸夫人。則又恥於自薦。沈吟既久。故故弗行。夫人力引之入。女故遺書於地。若弗省者。女行。生俯拾得之。則大喜。陰白夫人。夫人笑曰。即無此書。佐領亦爲不食前言。生曰。何謂。夫人曰。武昌事起。佐領已以愛女見託。此特示女之誓。堅其前諾。汝但沈浸於學。得此賢助。後來之福無窮也。生大悅。遂決計赴滬上。卒其所業。夫人遂爲之治婚禮。

女此時見生夷然如平時。既成禮。生曰。吾自拾丈書。如在光天化日之下。猝然入繁華之艷夢。又不自信其有是事。則處處捫壁循墻。細觀所懸書畫。歷歷讀之。又出庭墀。仰望白日。知萬萬其非夢矣。始開口而笑。女從容曰。婚嫁常事耳。男女之愛。果受之以節。則可繇久。若君所言。固屬深情。然已近浮薄。亡國餘生。但知事姑相夫而已。聽情之語。語非其人。幸君勿出諸口。生愕然。自是洋洋乎稱爲閩中畏友矣。

(完)

~~~~~

4  
■

■

■

# 劫花淚

雙子

吳門有汪姓者。字心餘。年甫三十。以瘵死。遺一中年之婦。巫氏。及小兒女各一。兒曰阿玉。可九歲。女名阿紅。亦七齡矣。幸膝下雙雛。玉雪可愛。少慰孀居之苦。而家道式微。巫氏日以絨繒糊口。每當夜長。人靜。獨守孤樓。正好藉刀尺聲排遣。其有限之年。幸無聊之歲月已。

一日。巫氏方坐窗次。爲其玉兒製襪。眉際蘊愁。心中至凄碎。阿玉時往鄰塾讀書未歸。見阿紅秀髮掩頸。兩頰作玫瑰色。精白之齒。嫣然微露。手拈黃薔薇一朵。含笑而入。其手姿絕世。正如奇花初胎。既入。即投身母懷。曰。阿母。其俛首。我爲母戴此花也。母曰。我與花緣分頗薄。蓋未上我頭。已將三載矣。言次。凝淚于睫。女亦若解母心事。然懇懇母懷。嬌啼宛轉。且兩手捧其母頰。爲之。皓淚痕也。

巫氏偶爾舉目。見斜陽半落。餘光射于簷牙之上。又聞小鳥格磔於風花叢樹中。心中自思。阿玉何尙不歸。忽爾。聞門聲起。阿紅笑曰。玉哥歸來矣。急出啓關。阿玉即挽阿紅小手。以入。阿紅掩口。噙噙而笑。阿玉曰。妹亦太憨。生我見汝淚痕。猶昇於面。而笑聲已。

山。諸。口。真。可。謂。啼。笑。無。端。矣。斯。時。巫。氏。覩。此。一。對。天。然。玉。合。子。自。必。滋。喜。無。比。忽。一。念。及。如。此。離。年。已。皆。爲。無。父。之。人。其。悽。惻。又。不。可。言。狀。

阿。玉。見。母。舉。母。曰。兒。飢。乎。言。時。入。房。出。餅。餌。分。啖。二。雛。食。已。阿。玉。曰。天。色。晚。矣。母。可。停。緜。挈。吾。兄。妹。至。公。園。一。遊。否。巫。氏。許。可。蓋。屋。後。有。菜。圃。可。半。畝。許。莪。蔬。之。外。雜。栽。花。果。阿。玉。兄。妹。視。以。爲。小。公。園。也。時。兄。前。行。妹。則。引。母。裾。且。手。携。一。小。筠。籃。以。備。拾。果。之。用。既。至。園。中。巫。氏。倚。扉。而。立。視。兩。兒。遊。戲。阿。玉。蹲。身。土。墻。下。靜。觀。二。蟲。鬪。草。間。與。正。漢。忽。阿。紅。狂。呼。曰。玉。哥。來。阿。玉。奔。視。則。妹。方。緊。拊。一。雪。色。貓。兒。至。曰。哥。爲。我。鞭。之。阿。玉。曰。誓。奴。〔貓。名〕。犯。何。罪。阿。紅。曰。枝。上。有。二。紅。蜻。蜓。盡。爲。所。吞。阿。玉。聞。言。大。怒。鞭。十。數。下。屢。之。出。園。須。臾。二。人。見。新。綠。陰。中。梅。子。纍。纍。乃。強。其。母。爲。采。數。顆。而。入。此。皆。阿。紅。幼。時。之。閒。情。逸。趣。也。

入。夜。母。子。三。人。登。樓。矣。巫。氏。就。燈。下。治。絨。褥。阿。玉。取。書。旁。坐。溫。習。阿。紅。時。時。強。阿。兄。爲。之。講。解。二。人。同。聲。誦。讀。現。現。可。聽。蓋。阿。玉。日。間。所。授。于。塾。師。者。燈。下。即。以。授。其。妹。而。阿。紅。絕。慧。迥。勝。乃。兄。故。阿。玉。書。中。時。有。脫。忘。則。反。就。問。阿。紅。或。塾。師。出。聯。語。阿。玉。亦。必。知。

諸妹從此兄妹二人互相爲師矣。

流光荏苒五年於茲阿紅亭亭玉立警挽雙丫竟成一校好之女郎讀書之暇則勸母習女紅而家本貧薄時阿玉年已十四巫氏欲令之業商乃卽備於本城之錢肆阿紅尚學之心至是益擊數請於母得從塾師讀補修缺乏則自仰給於織指且以女紅易私筆學小楷點畫端妍午夜裘枕間看擁小書卷而臥尤可見其真嗜殊好本之天性者也。

已爾阿紅與鄰女翠如者相識翠如長阿紅二歲貌娟好而性黠阿紅與之爲友不知一生之孽根已種於此矣翠如後入附近之普愛女校爲女學生入校後卽說阿紅同往肄業巫氏不以爲然翠如出巧語助阿紅鼓動之其事始成斯時阿紅年正十三齡齡秀質入堂卽冠其曹偶頗受校長稱獎與同學亦至洽無忤其天姿國色尤足動人先生怒矣只能得阿紅之明眸一瞬嬌喉一鳴立即消歸烏有之鄉阿紅時或少犯校規亦不加責也色之可貴願若是哉。

學堂門前有一小方場四周圍以鐵欄紫花碧蔭縹絡其上場上細草如鋪綠茵場外

即街夾道植梧桐及榆柳每當夕陽將下有二妙雙携手同行於綠天之下口唱小歌  
爲狀至適則阿紅與翠如散課晚歸也次日東曦上樹阿紅即與巫氏爲整理其髮易  
髮而辭其衣裝不華而深襟上必綴一家園所種之鮮花至七句鐘即辭母上學如是  
者習以爲常

適休沐日阿紅或至學堂與同學練習樂歌及爲蹴鞠戲或約翠如至家中小園藉草  
翫書傍花散步其二人之形影實無日相判者一日阿紅偶見歐美小說中有男爵美  
人之事於是邀翠如至即以海棠花下爲跳舞場自居爲男爵翠如爲美人唇櫻映雪  
纖腰互抱一時香風拂拂嬌喘細細落紅如雨狼藉於玉肩之上其相親相愛不啻一  
對瓊枝璧月之小偶蓋天真爛漫中方寸之情芽已從此漸漸萌矣

未幾翠如與王生相識王生者杭州人隨官吳中一韶願俊目之美少年也白袷翩翩  
平生惟以尋香獵豔爲事雖入學堂讀書而每日口脂面藥修整服飾一若奉爲課程  
者然傍晚則蹊蹊於普愛女校之前後可四五次蓋王生之身已墮入翠如之情網二  
人無不可一日不見見輒作無數情話此種情話想長日在學舍中預備者不知何益



沿不竭如此有時通一藝藝上作蟹行之歐字而文理類不能解然二人自可相喻於筆墨外者也

翠如生長蓬門綺羅未識今則衣鈕上挂珍珠鑲嵌之小金錶右手之小指加金約指約指花樣乃篆一尖字意者其鴛鴦之尖歟此皆王生之定情物也大凡定情之物較諸親長所賜及已之以金錢所購者尤足寶貴翠如時時以炫阿紅阿紅數作諧語爲之道喜翠如微赧然心中滋樂也而翠如所以報王生者則纖纖素手所結五色線之小囊及剪綵之像生花王生受之已榮過於金魚之袋文虎之章矣

一日風日晴美翠如輕衫小扇効男子粧束與王生同遊於金閨門外之留園園中風物正佳二人携手徜徉覺小鳥作聲好花弄色無一非增漲其愛情之料至此心神俱醉須臾園出佳茗遂就臨水之小榭對坐而語翠如曰西子湖果比山塘佳否王生曰西湖爲地誠佳然山溫水軟自吾觀之終覺蘇勝於杭吾至死不去此間矣翠如嫣然曰僕與君同去則何如王生曰妹言信耶吾祖母病吾父將請假歸養吾因戀妹不忍去然家庭間難免無小風波也今妹能同去天下美滿之事尙有逾此者乎翠如曰吾

狂雖非難事。然抵杭將寄身何所。此則君當爲吾善謀之也。王生日。此無慮者。杭地女校如林。至則任妹自擇。何如翠如曰。姑緩商之。今日天色已晚。儂欲歸矣。王生日。天色晚乎。吾二人今日之遊。可謂恣樂而極歡矣。然吾欲延其時刻。至百年方已。語時同緩步出園門。握手爲別。余知王生是晚。其夢魂當轉輾於曲廊小樹間也。

新時二人之愛情。隨年月而增。阿紅之學問。亦隨年月而進。蓋阿紅質既聰慧。又能專心致力。故所學均能深造。其奧立品亦純粹無瑕。然所短者無識而寡擇。薰蕕不分。猶引翠如爲莫逆。不知翠如有王生後。固已久無阿紅。且翠如之名譽。大損於人口。非一日阿紅以繼翠如。故輕薄之子。遂亦切切然有以議其後矣。

阿紅自入校以後。其兄阿玉歲能得百餘金。歸奉其母。家道漸臻小康矣。巫氏仍終日在家治鍼。晡願傭居。幽獨憂多。樂少年纔四十。髮漸頽白。兩眼已花。不能更從事於工。級之物。阿紅每夕燈下。出其緒。餘或繡或畫。或剪綵。無所不妍巧。得錢反較其母爲多。而未嘗以爲已有。巫氏亦不以其錢充家用。常爲阿紅購趁時之服飾。雖不能如翠如之精妍。然此僅以繡手一雙得之。亦非易也。

巫氏則布衣蔬食。未嘗少改其度。蓋性安樸素。非故事掙節也。阿紅常語之曰。母某衣已敝。盍添製一新者。某味頗佳。盍購取一嘗。母年鬢已多。亦何必終身食苦哉。巫氏曰。吁。吾女未見世界。若人乎。有終朝而未得一勺之食者。隆冬而未得一衣之襲者。正多也。以我較彼。即覺甘已無比。我猶恐命薄不能永。永如今日也。阿紅曰。如是則女何得獨厚於母。巫氏曰。吾女不當與老母比。女如含苞之花。正宜以和風甘露醴之也。母則已如經秋之樹。霜霰將集。自分其黃萎矣。阿紅聞言不覺。黯然無語。蓋吾人骨肉之情。大概母女最爲密切。而此巫氏之與阿紅。尤非尋常母女可比。自是阿紅非復前此嬌痴纖小之阿紅矣。芳年漸長。情實亦開。每途遇少年。目光一注其面。則必生一種難言之感情。似羞非羞。似喜非喜。蓋女郎至及瓜年紀。固當有此狀態也。某日對戶封姓之妻胡氏。適來閒話。謂巫氏曰。令媛之美。蘇州殆無第二人足爲其匹。汝何福生此玉人。巫氏曰。爾過獎矣。此女貌亦並非出衆。然秀慧嬌柔。猶足令人憐愛。時阿紅在側。聞二人言。面有羞容。遽俯其首。胡氏曰。吾當摩挲老眼。爲覓一佳婿也。言已。視阿紅而笑。阿紅大頰即離座去。入臥房深匿。不出。蓋已化羞爲愁矣。

聞數日。胡氏復至。見巫氏笑曰。吾常謂令媛貌既至美。福亦非小。今吾言果驗矣。巫氏  
變然語。此語何來。胡氏曰。令媛之佳。壻得矣。巫氏曰。壻不可必。何更云佳。胡氏曰。汝不  
聞此間有富戶童姓者乎。巫氏曰。未聞。胡氏曰。即金師巷童知縣也。童知縣新賦悼亡  
欲圖續娶。吾心目中。以爲如童知縣之富貴。必配以令媛之才貌。方合。巫氏曰。然則知  
縣年幾何矣。胡氏曰。年纔四十耳。貌亦偉然。人皆謂其有冠帶相。且處人極善。復有勢  
力。汝家長郎。苟得其一臂之助。不難平步青雲也。巫氏曰。良佳。但婚姻爲人生大節。且  
吾儂此一弱女。容細商之。當即報復。斯時胡氏爲意至得。又瑣瑣道童氏屋舍之大。田  
產之富。至一小時之久。始行。行時拊巫氏之肩曰。金師巷吾明日去。俟選定吉日。吾即  
來取庚帖。巫氏良久曰。諾。

更箭沈沈。沈沈。紅曖曖。阿紅對影。悄然方涉。遐想忽母氏緩步入房。阿紅起立曰。阿母盡  
安眠乎。巫氏曰。時尙早也。日間封家嫂來。所言兒聞之否。阿紅心忤。然動知必以婚事。  
此時幾無一語可答。徐語曰。未也。巫氏則色霽言溫。以胡氏所述。盡告諸女。阿紅驟露  
不耐之色。低聲曰。兒願依母。終老何讓。及此事爲。巫氏知女不願。遂不復言。

問日。胡氏來索庚帖。麗氏婉謝之。胡氏以爲庚帖非婚書比。姑持此三寸紅箋。以爲其  
卸責地。他日占筮不合。索還亦無妨也。巫氏竟昧然授之。去其事不以告阿紅。而阿紅  
則微有所聞。然亦不便詰其老母。惟自幽思憔悴。日在愁雲淒霧中。非復如曩時之花  
鬢玉笑矣。

一日。忽郵遞尺素書至。發緘命讀。則翠如寄自虎林者也。書曰。

紅妹粧次。別來時以爲念。姊於日者抵杭。暫寓湖濱旅舍。當此大好春光。欲約我妹  
來此。同爲西湖之遊。段家橋畔。小舫衝波。白公堤邊。青隄繫柳。蟠螭蝕薛。讀鄂王之  
豐碑。乳燕銜花。弔蘇娘之芳塚。觀雙峯插雲。勝披畫本。掬三潭印月。足證禪心。蓋西  
湖擅十洲之勝。而陽春占四時之先。願遊之懷。想吾妹亦同之也。謹佇芳函。即惠德  
音。翠白。

迴環飄誦。知此種筆墨。非翠如所長。必出於王生之捉刀無疑。然此一寸芳心。已不覺  
馳往六橋三竺間矣。而於阿母前若逕白以遊事。必難得其許可。無已。乃言同學某在  
杭某校主講席。有事而書來乞往代庖者。老母亦以嬌女多愁。不如姑暫出門爲排遣。

計。於是。遂。曲。從。之。

微。波。渺。渺。汽。笛。嗚。嗚。而。阿。紅。子。然。行。矣。野。色。滿。窗。無。心。領。略。迴。首。一。帶。遙。山。斜。暉。掩。映。若。送。此。驚。飄。鳳。泊。之。美。人。而。作。離。別。可。憐。之。色。擁。衾。斜。臥。但。聞。風。聲。水。聲。迷。離。愉。悅。中。又。似。遠。遠。聞。阿。母。喚。女。聲。心。至。淒。厲。未。免。深。悔。此。行。也。

次。日。輪。船。抵。埠。翠。如。已。得。信。遣。人。迎。接。遂。乘。籃。輿。至。湖。濱。旅。舍。握。手。默。然。是。日。天。晴。朗。無。風。午。殮。以。後。翠。如。喚。一。烏。蓬。船。蕩。漾。過。西。冷。橋。山。翠。如。滴。綴。以。參。差。之。樓。閣。倒。影。入。湖。中。隨。波。作。滿。量。絕。似。一。幅。泥。金。山。水。夾。堤。桃。花。色。如。微。醒。之。楊。妃。與。垂。柳。畫。難。紅。碧。相。色。濃。淺。靨。隨。空。氣。之。盪。激。搖。曳。笑。人。白。袷。少。年。靚。粧。稚。女。編。羅。裙。屐。拾。翠。尋。芳。而。多。頻。頻。注。目。於。烏。蓬。船。中。之。二。妙。鬟。一。若。忘。其。領。略。春。光。者。

四。圍。山。色。一。鞭。殘。照。有。側。帽。輕。衫。跨。雪。花。驄。自。蘇。堤。揚。善。疾。馳。鈴。聲。環。環。間。以。馬。蹄。得。得。行。近。段。橋。攬。轡。迴。顧。視。線。適。與。船。中。人。相。接。船。中。一。人。亦。已。瞥。見。伊。郎。披。花。拂。柳。而。前。手。揮。縞。巾。嚶。嚶。致。語。曰。僕。等。在。此。遲。君。已。久。君。來。何。姍。姍。幾。疑。君。健。忘。矣。馬。上。人。對。驂。凝。視。翩。然。下。鐙。繫。馬。於。垂。楊。之。下。而。登。船。也。

伊何人歟。蓋卽翠如之所款。王生見阿紅同在。笑曰。難得芳蹤到此。吾妒湖山。具  
茲。豔福。阿紅聞言。流波暈頰。不得不報以一粲。半晌嚶嚶聲。出自朱櫻之口。蓋別來  
無恙之四字耳。而翠如則儻搗王生之腕曰。頃者君別赴他人之約乎。適儂不招呼。其  
忽忽過矣。然君卽不來。儂等亦何處不可遊覽也。王生謝曰。午前有厭客至。絆余足不  
能行。後又奉父命。作一入行書。脫稿卽出門。賃一騎。兼程並進。不容稍遲。然已勞妹久  
待。疚我心矣。於是二人相將上岸。徧覽園亭祠宇。晚風動樹。倦鳥歸林。殘陽漸下。地平  
練。游騎畫船。多已散去。阿紅曰。夜色侵矣。盍歸乎。來乃復登船。王生則仍超乘而去。  
阿紅與翠如既歸旅舍。相對一燈。喁喁話舊。翠如曰。妹近在家作何事。伯母健飯否。儂  
以伊人之招。忽忽首涂。故未及與吾妹話別也。阿紅曰。姊行之次日。妹往姊家。卽知之。  
但云已膺此間女校聘矣。至妹之家事。片言難盡。母也不諒。造作冤孽。邇聞將字妹於  
金師巷童氏。而諱莫如深。不令妹知此事。而信妹在此塵世者。暫矣。女權未張。婚媾不  
能自主。當爲天地間無可名之第一憾事。不知前生作何孽。墮此魔障中也。言次。淚毗  
瑩然。翠如曰。妹勿多慮。斯事未必果信。苟家中多煩惱。何如卽留學於杭。吾不日亦將

入校矣。阿紅嚙然。

羅王生與翠如之秘史爲生之父所聞。父持家嚴厲。不禁勃然。禁生屢迹不能至門。以外其苦。乃同囚虜。而翠如孤館淒涼。盼穿秋水。旅食所負亦已不支。即阿紅行囊時時稍爲之助。今且罄矣。阿紅乃速翠如同作歸計。無奈翠如輕薄。楊花風狂。已慣阿紅。而羅桃李塵劫難逃。蓋翠如嘗於旅次與一班梨姐花鴉相識。早被人窺而居爲奇貨。至是竟投其機。弄忍捨身爲寶。笑生涯而最傷心者。白璧無瑕之阿紅。遂與翠如同爲一對可憐蟲矣。

進院之前。阿紅絕無所聞。一日翠如託故與之遊拱宸橋。乃爲一惡捕所誘。入迨阿紅知已爲人所賣。推心飲泣。亟欲自殺。而迴念老母龍鍾。阿兄孤弱。即死此孽海中。此心卒莫由表白。何如忍死須臾。以待彼蒼之見憐也。由是自誓不應客。翠如則時入以甘詞久之。有文人雅士。至始稍稍出見。諱阿紅之名。而改呼紅玉。

一日有虞山彭生者。遊幕浙東。道出之江。小作勾留。遇友邀飲於翠如處。曲巷傳車。深宵刻燭。頗極一時文酒之樂。迨酒闌歌罷。座隅有一垂鬟。裝飾淒麗。如兩後棠梨。爐中



芍藥而囁然不發一語。若重有心事者。彭生不覺惻然。心動詢其名。爲紅玉。聆其口音。爲蘇州。觀其儀態。絕不似風塵中人。乃約以明日來訪之。

次日傍晚。阿紅默坐。淒涼芳心。撩亂渺渺思潮。正爲無限之起落。而外報客至。蘇焉足音。趑然而入者。卽彭生也。阿紅見彭生一跌。蕩書生儀容。秀雅決非登徒子之流。亞或能爲薄命人。援手而出。此孽海亦未可知。故是時既驚且喜。轉悲爲感。不知當以何語先也。半晌始招彭生坐。以香茗進。彭生曰。吾昨日與卿一面料。卿非風塵中人。卿其有難言之隱乎。阿紅不待其詞之畢。已伏於几上。淚如斷綆之珠。嗚咽不能成語。乃屏婢媪殷殷告以前事。生黯然曰。卿勿過傷。余當爲卿籌虬髯公黃衫客。非異人任也。其言以待之。阿紅含淚感謝。鄭重而別。

數日有警卒與偵探數人。至院中向搗索紅玉。搗不敢匿。縱之去。阿紅既見彭生於客邸。感極而涕。挽生之腕。堅握弗釋。黃昏人靜。阿紅破涕宛轉。欲與生訂白頭之約。生慨然卻之。而居以別室。生有詩云。國事艱難家事拙。不堪自誤誤佳人。卽爲阿紅作也。又數日送阿紅入工藝女學校。臨別叮嚀。謂阿紅徐徐謀歸計也。

(完)



御花裏

一  
画

# 博愛

小鳳

介老矣。追念往事。覺地下無地獄則已。否則余名字必隸籍此中。佛說口頭懺悔。孔子曰。既往不咎。此特大聖人勉人改過耳。何足以例余。余家素豐。先大夫隸宦籍。車馬在門外。笙歌滿堂上。巍然動閭。襁褓中母嘗懷余見戚黨。戚黨諛余爲令器。余誠令器也。官階食廩。罔不煊赫一世。而余罪以是重矣。

母婢吉兒。余之佳伴。余雖幼。罔弗攜與俱。母妊余妹。揮余就婢宿。余恆中夜失乳而號。婢潛解衣就余。芬馨暗溢。輒觀雙頰。酣然醉矣。母妊既類。余乃無夕不與婢俱。視婢如。日就傳讀。自信慧倍常見。傳譽余於父母。父母但顧余笑。屬余於吉兒。寢長。舉五經。傳授余文選。歸爲吉兒曼聲誦之。吉兒喜。以果餌佐余。夜深課輟。衾輒枕雙。熱香四流。吉兒恆以薄怒警余。而愛護益篤。時余年十五。果餌余者。頤長玉映。父母德其護余。議捐質券論婚士族。吉兒於是覲然作師母去矣。

師爲黃州士人。豐於學。奮於命。四十餘猶老童子。得吉兒。感主人誼。不忍去。質一廬於牆左。夙興入教余讀。而余慧大減。日與鄰兒嬉。師以余不耐讀。輒早歸。歸每觀余於其

室視師母方凝笑執針線也。越三月而師母妊。余遂不復與鄰兒嬉。願不慈如故。師亦不復嚴督余。且日誦余慧於母前。時妹子方彌月。母思所以乳之者。得昆陵莫媪。媪新寡。寄遺腹女於鄰。出應乳傭。入余家後。恆陰捻余腕。余甚畏其健。輒逃之師母家。師母拒余令返。凡三數返。遂稍稍與媪習。一夕聞母語父曰。媪乳驟減。似不能餵阿大妹。當別雇一人。而以莫任襁褓。余不解所謂。戲以語莫。莫竟怒視余者。再。余驚欲號。逸至師母許。告以故。師母不特不余慰。且泣然向余。嗟乎。余誠何罪。致就吾所愛者之白眼哉。曩日余家驟多一人。其人服事如莫媪。而妙媚過之。余母屬呼以媽。余乃媽之。默念媽與媪年歲不相若。呼以媽殆亞於媪耳。願媪由是日怒余以目。且日攻媪短於母。母以愛吾妹。隱言不欲信。益與媽親。余念母苟不引與媽同坐臥者。親媽即愛余焉。未幾而余妹期歲矣。親朋畢集。交口之譽。直如印刷之紙版。苟無三舅家親姨者。余且中席逃矣。

學使按郡來。余被父母命。襁被人南都。議所以伴余者。嚴莫如師。時師母已爲余生世第。且彌月矣。人謂余世弟酷似襁褓中之余。余頗笑其妄。父母愛余篤。屬余於師。仇償。

俾一司寒暖。一督課業。余深感父母愛子之懷。踴躍出門去。所不捨者。余世弟甫彌月。卽令別其父母。從莫媪乳耳。

梁淮河畔。厲廬橋比。淮徐揚鎮間。水旱且四五載。老弱轉溝壑。流離至此者。羣謂科舉。賴積德。醴錢向士人。資於大腹萬倍。因是災鴻之數。幾十倍於應舉士人。時師方奔走。故奮間。余隨師母居。爨浙澆掃。樂乃不支。一日師母午睡方酣。余爲覆裘垂帳已。出倚戶際。見有盥褻局促以前者。乞兒女也。含淚言不食三日。願得炙餘。余審視旣周。引以入。願不入厨下。竊以師母盥濯之具。出授女。女初不解。揭巾視几上。則澄澄作魚肚白色者。在焉。盥濯旣畢。爲理髮作雙丫髻。而師母醒。呢喃呼余矣。

榜發獲薦。欣然隨師與師母歸。去里門三里。迴視行李。不特多贖黃。捷報且爲師母。羅雜婢歸矣。征車甫解。議婚者接踪來。余意此特若輩欲多得油酥蹄膏殘物耳。然余家豈少是區區者。苟各鑿所欲以去。余且擁衆美作南面王矣。願父母平日若甚愛余者。至是獨靳靳。僅許一人使去。余初頗執執。漸亦置不復念。惟自此日而後。師母遇余輒避。卽驚來新婢。亦不復加余以顧盼。其他若莫媪與媽。且聯合以訕余。余欲走告親。親

而姨又病矣。

既婚始服師母。輩讓德實有不可及者。吾妻脂香粉。而新嫁娘嬌羞儀態。又足令人友眼人間。不識一物。况媵以來者。如平勃之於漢高。皆有造作一世之度。因是余幾爲吾妻與媵所私有。夫七尺丈夫。而私有於妻媵。豈人情哉。願父母見余如此。相顧歎慰。若爾平生。此誠事之大惑不解者。余於是磨刀霍霍。作潰圍突陣計。憐意不及一月。父母竟命余隨妻媵歸。妻無父母。寡嫂視吾妻如女。則婿余也可知。居數日。余方樂此不。而吾妻信讒。遽挾余歸。夫余家臥榻之側。叱叱於余者。且倍蓰於寡嫂。而妻乃挾余歸。不智孰甚。時余猶二十許少年耳。自願來日如錦。天生福於余。不取有殃。乃竭吾之力以應。傳知事乃大謬不然。余妻有宿痼。舉措易怒。既歸。余疾益劇。讒詞遍國內。怒後必繼之以泣。父母罔知吾妻疾。每左妻而抑余。余乃起坐如針毡。幸是歲貢於鄉。例得官。父以余不習吏事。不欲余行。余念親姨等不來。婦又善怒。決意他去。乃盤資入都。擊銓得江右。及謁省吏。吏迎余以目。溫澤踰同輩。漸聽竟小字余而不名。余以雙月到省。歸數年許。得署星子。星子在山僻。自是而余之厄運至矣。余行時。左饋頗盛。願皆不足。

涵余獨厲主呼女行矣。舉杯道珍重。則此情彌可感耳。

平生頗有青雲志。既至星子。始謫宦途生活。非人生所能堪。山城十里。左右侍余者。其羸奇醜。直如枯腊。口鼻洩唾。恆污鬚頰間。而皂履破靴。却足與之相稱。嗚呼。此豈人世間物。或天公妒余。故降余於此羅刹之獄耳。苟能棄官歸里門。即日受吾妻扑責。猶天堂矣。而上官偏譽余能。非余不勝疲難。留不令去。小隸有沈某者。每出必侍與前。嗚聲清以越。余偶屬之。雜髮猶覆額焉。遂呼侍衛內。倍其廩給。一時被執。請呼總管矣。然使余而不爲赫赫邑宰者。又何因而護此奴子哉。昔鄭板橋得一王二。至形賸備。什持吾奴子去。不知老人當復何若。

星子地朴。民椎魯。不習私法。余從前賢治亂世用重法之說。刑法頗峻。一日有呈牒來訴者。言夫傭工鄰邑。婦私從里中惡少宿。夫出年許。而妻孕者再。惡少以利啗夫後母。僞稱婦不孝。告里黨而出婦。婦遂醜於惡少。逮夫歸。入宮不見妻。得其實於好事者之口。憤然以佔婦訟惡少。余乃屢拘惡少及婦至。見婦楚楚。年猶少。因押惡少於吏。傳婦入燕寢密詢之。翼日一鞠定讞。惡少踰牆撞人婦。罪且不赦。姑以遇婦不惡。減械三年。

杖二百。婦夫棄婦不顧。情義已絕。判離。婦留官給配。而追惡少。路後母者入官。堂下聽者。錯愕叩謝去。余退堂。皇呼沈鍊進酒。鍊色殊懈。余惟故爲不察耳。

余蒞邑載許。讞案以百計。而邊僻下邑中。始稍稍有南朝金粉氣。古人以變理陰陽責宰相。今乃知之。嗟乎。苟令余宰天下者。如此邑矣。

余昔求去不得。至此日漸不欲去。而省吏忽以上控案飭員來勸。余倉皇謁之。拒不克見。饋以筵。則捧以反曰。某非謀醉飽來。余不知所指。獨自進酒。歎息視沈鍊。鍊未語而委員之書來。言欲假新入署某女傭去。是固非余願。然何能不顧哉。

天道之行不息。其禍福人。乃如雲雨之下降。雲雨將霽。於晴雨之交。必有溟濛之氣。炫爛之霞。以承上轉下。沈鍊與村婦案。殆將霽時霞氣乎。或謂是直亡國之槩。孤笑服耳。余不知究爲何屬。然余竟以是行矣。舟泊潯陽。聞琵琶聲甚苦。出船竊聽。絆於巨絛。願入水際。橋觸雙目。江水灌入如流泉。睜乎。幸爲官人身。人肯援以出。而雙目盲矣。韓愈代張致李浙東書。謂心猶未盲。使余并心而盲者。亦少作幾許擊。世之盲於目者。其心私其欲熾。余固然。凡盲又何獨不然哉。



隔夕琵琶聲又作。余以盲益識其哀怨。且身業已廢。卽膚憲者何。補前愆。此時不作放浪。愚已。遂呼彈者入。以手代目。知爲伎人。有蹠履於左右者。急揮之去。迷離一覺。江水碇碇船下。兩岸聞浣紗女聲。清越靡曼。漸作鄉語。蓋泊金陵城外矣。余斯時自喜盲余目者。聽余耳。柴門近處。必有莫媪與媽。余妻與媵。媚聲以悅余。苟然者。余將以摸索爲賭。而以渠輩爲采。庸知甫近故鄉。聞呼聲甚厲。嘈雜中竭余耳之聽辨之。云某家火。全家成燬。幸留一子作官去。否且絕香火。嗟乎。誰使聽余耳。而令余辨此傷心語哉。

(完)



備  
變

大

恨

搜

嗟夫。嗟夫。此悲劇也。淚華斑斑。帶以血絲。塗澤于其脚本。行墨之間。讀之日。距今已二  
十年矣。登場人物。凡六三。爲文學家。一爲不知誰何之人。一則爲畫家。調鉛殺粉。爲術  
特神。能捉天下萬物。狀之于尺幅之間。而插寫美人。尤覺脂香粉膩。見之者。爭稱之。謂  
其五指之力。不弱於帝力。能造作好女兒也。此五者。均男角。畫家主之。然天下佳劇。不  
可無女角。脫無女角。則立覺其枯寂。故此悲劇中。途亦不可少。此女角。其芳名曰小娟。  
玉貌娟然。如玫瑰。此三文學家者。均稱之曰天上安琪兒。劇未半。遽爾被不知誰何之  
人。全劇之幕。將下。吾畫家亦飄然而逝。徒遺其一幅心血凝成之美人畫。畫人惆悵。嗟  
夫。嗟夫。此悲劇也。

予何人。卽此劇中之配角。所謂三文學家中之一也。畫家柯氏。名蓮宗。予債友也。予債  
諸人。予錢。常空而腹。當滋富。則卽賴此腹。當得錢。以實錢。予債之所入。雖微。願  
乃善。予行樂。筆耕墨繅。不以爲苦。長日相對。但解歡笑。至人世間。煩惱。惻愴。愁苦。  
等字。初不列入予債之字典。而被阿蓮。則生性多感。迨與予債。異暮春花。落隆冬。爲死

亦復。其。情。惻。既。見。予。儕。歡。笑。則。亦。歡。笑。時。或。售。其。所。為。畫。得。資。奉。母。每。分。其。餘。沽。酒。飲。予。儕。予。儕。悅。益。盛。稱。其。畫。口。大。張。酒。食。在。唇。瞬。間。躍。躍。欲。出。阿。蓮。聞。談。亦。悅。擬。箸。蘸。酒。劃。桌。作。美。人。畫。酒。痕。縱。橫。幾。弗。辨。美。人。面。目。矣。當。是。時。猶。為。予。儕。演。喜。劇。時。也。惟。是。天下之喜劇。幕數恒少。故為時亦暫。幕甫閉。笑聲猶未絕。而賺人眼淚之悲劇。已登場矣。此悲劇之開幕也。實自一女角登場始。此女角之來。實以阿蓮為介。芳名兩字曰小娟。小娟何姓。不特予儕弗知。阿蓮弗知。井小娟亦弗自知。小娟登場之日。乃在秋風秋兩之天。是日為九月。蕭晨風厲甚。殘葉辭柯。漫天作人舞。阿蓮自其廬所來。工場工場者。予儕四人共賃之一小屋也。屋小而潔。且靜。阿蓮作畫。于是予儕亦為文。于是無以名之。則名之曰工場。或謂是名弗稱。當易一雅名。斯得而予儕則頗以為當。良以天下文人實亦無異于苦力。彼苦力自食其力。文人則自食其心。為業雖殊。為況一也。用是予儕一致。稱是屋為工場。他人因亦從而工場之。阿蓮來時。每在凌晨。以步不以車。來必以時。不致晷刻。人家僉曰。阿蓮為報時之鐘。阿蓮過則皆知為七時半。立紛紛治朝炊矣。阿蓮家與工場之間。有橋如弦。月日遶。迨橋為阿蓮。每日必經之地。適時且憑欄。

小立對水。照影以揀其光澤之玄髮。是晨過橋時。乃忽見一十七八女郎。竈立橋畔。雙  
波注水。似有所思。女身尙衣單衫。狀至瑟縮。若秋後弱柳。不禁風力者。衫已做舊。多破  
裂痕。香肌如雪。都于破處隱約外露。阿蓮見此。實女臨水竈立。疑其有他心。不能無動  
因趨前。輕拊其背。蕩然詢曰。女郎立此作麼。生此中。初無游魚也。女聞聲立迴。其首面  
豔若春花之玉顏。及其湛如秋水之明眸。乃映入吾美術家評香品玉之慧眼。從茲刻  
骨鑲心。縱歷千萬劫。而弗能忘。阿蓮初不期于亂頭粗服中。竟得見傾國之姿。胸息間  
似受電感。神經都爲之震。女陡見此冠玉少年。爲狀亦至。覲覲素髻。本如淡白梨花。至  
是則類一乍放之玫瑰。俯首弗答者久之。旣始仰其淚花榮榮之波。眸銜悲注。阿蓮面  
發爲嬌怯之聲曰。儂願死耳。阿蓮急曰。以女郎妙齡。胡遽言死。而不見此世界。方韓  
如花耶。女喟然曰。其如此。韓如花之世界。弗能容儂。何阿蓮曰。吾意匪世界。弗能容  
女郎。恐女郎弗能容世界耳。女曰。謂世界。弗能容儂。可謂儂。弗能容世界。亦可質言之。  
儂天下之崎零人也。人有父母。儂獨無父母。人有兄弟姊妹。儂獨無兄弟姊妹。人有戚  
疏朋好。儂獨無戚疏朋好。即人人所有之姓氏。天亦斷儂。而弗與。福祿中事。儂都涉。註

不自知。但知十數年來。有一不知誰何之老儒。教僕育僕。老儒貧士也。月入微資。用以自贖。且復盡力贖僕。匝月以前。老人遽以老病死。屋主磨僕出。僕遂無家。飄泊經月。窮無所歸。汝謂此世界。轉轉如花耶。僕則謂爲一片長林。豈草實虎狼之所窟宅。試思以僕孤零之身。日見凌于虎狼。如何能堪。世界既不容僕。則僕卽去此世界可耳。阿蓮泣然曰。女郎母然舉世皆虎狼。吾初匪虎狼。願援女郎以手。幸女郎信吾。女郎無家。吾有家。在寧弗能爲女郎家。耶女郎行矣。女垂其蟻。續照其亂髮于水中。尙猶豫。弗卽行。阿蓮弗耐。促曰。行矣。行矣。需事之賊也。而女仍猶豫。弗卽行。綻其香纓。作微聲曰。僕願死耳。毋溷僕爲阿蓮。揚聲曰。女郎奈何。故故言死。令人弗怡。女郎果敢從此一泓清流去。者。吾亦當奮袂從女郎。後女郎死。吾則與女郎同死。女郎忍死。吾耶。女聞茲懇擊之語。宛轉出于少年之口。顏色不期微絳。已乃吃吃笑曰。慈哉。耶君僕死。無與耶君事。耶君乃欲與僕同命。何也。女言至。同命斗憶。其下尙有鴛鴦二字。世人往往連帶言之。憶及花腮。又絳若朝霞。阿蓮弗覺立曰。女郎謂無與吾事。願吾偏欲與女郎事。女郎其從吾行矣。女不得已。遂從阿蓮。行途次。自顧形穢。低頭弗敢仰視。沿途人家。承家之婦。向以

阿蓮爲時計。按時治朝炊者。今日則頗訝其後。時見其後。又隨一鴉。衣花貌之女。則更竊竊私議弗置。然而阿蓮弗顧也。予前行一武。一回其首似防女郎之逃。中心滋。搗搗自得。謂今日拾得一並世無兩之美人畫。歸矣。既至工場。女尙垂淚。次且不。遞進阿蓮。則力引之入。且笑慰之曰。女郎母傷此非虎狼窟也。女亦嬌笑曰。僕何嘗。既入阿蓮已。踴躍而舞。予俯初猶未見女。見阿蓮狀則咸愕然。以爲顯畫阿蓮。平日實。未嘗有此每晨來時。悄然如鬼影。予俯雖循西例與道晨安。而阿蓮聲息都無。但一點。其首爲報今日之舉。直突兀出人。意表。故予俯不得不疑彼爲顯阿蓮。每少間始引彼。女。面予俯。期聲言曰。若曹其趣起。遂此天仙化人者。予俯。女益。且驚其。予俯。笑謂阿蓮曰。阿蓮汝殆嘗上天去耶。不然何引此天上安琪兒歸也。阿蓮雀躍曰。柯阿。蓮今日成名矣。若曹試視之。似此美人。並世烏得有二天。殆欲玉吾子成。因以此。妹見。賜脫無此。妹將從何處覓好範本者。自今日始。吾且捉取其眉黛。頰痕。一着之紙。上。此畫而成。柯阿蓮畫名立滿天下。若曹其誌之。成吾名者。必此妹也。予。曰。以君傳。神。之筆。寫此絕世之姿。兩美既并。傑構斯成。他日不特享盛名。且獲大利。吾豈碌碌當不。

復着君眼睫矣。阿蓮佛然曰：「惡，是何言！子目吾爲何如人，寧有以一朝得意遂欲拔入者。此畫果獲售，自可得重資。阿母者矣，年年苦寒，向者以所入薄，但能製蒹葭，奉母命。後則當易以狐貉矣。若三人爲吾患，難之交，吾烏能忘一得資，且與諸君共爲平原士日之飲也。」予憐，即同聲歡呼曰：「君子哉！阿蓮乃能不忘其舊，吾輩命當祝君成功。」阿蓮曰：「諸君毋譁，吾畫今未着一筆也。」遂微笑，顧女引女就其桌次坐，即詢之曰：「女郎朝來已進餐未？」女又微頰，嚶嚶答曰：「猶未也。」阿蓮矍然曰：「然則飢矣。」當少進食物，始得兩餅。小僮入市，市餅，首少選，已歸，立奉之。女且淪茗，進既，則側坐視女進食。恐女嬌羞，伴飾他顧，實則其眸子初未一去。彼妹羞花閉月之面，而彼妹之面，自亦有動人情處。香肌皎然，白如璧，玉順于白中，又帶淺絳，如植紅牆，塵于雪裏，亂髮似雲，半纏蓮，額間有數十絲，下拂及其秋波，秋波澄然如水，映月偶一微轉，直足令人狂。曷阿蓮舉其金盃，盡實注于彼妹，幾已自忘其身。予私念阿蓮對此如花，飽餐秀色，今日可無事，遂午餐矣。女食已，阿蓮始如夢之乍醒，命小僮以巾進，女繼乃言曰：「吾當爲女郎寫生矣。」女郎易坐日光中，以手支頤，作思索狀，惟姿態須出自然，勿示人以強制。彼室隅不有西窗。



美人圖在耶請女郎以妙目移注其上無事願吾則吾下筆寫汝神態在勢豪益生動  
女自願其身曰以儂此狀詎可入畫圖耶果爾則街頭女丐手百均能爲君範本何必  
儂阿蓮曰吾圖汝玉貌也衣服以爲章身之具雖儂事足損美觀吾正欲以汝此狀  
入畫圖彼無數粉黛淡妝濃抹自命爲美人者如以吾美術的目光衡之且不願爾唾  
耳女嫣然笑曰君意儂殊不甚了了特君既以儂此狀爲佳者儂又烏敢悖君意耶阿  
蓮曰女郎厚吾吾至感女郎語次遂張一素紙于畫架理其繪具創鉛筆備作草圖女  
卽如阿蓮言舉纖手支其香頤爲秋闈思遠狀阿蓮凝神注女面木然如癡着筆數四  
當立以橡皮去之陸陸可一時許紙上但有鉛痕初無美人面目觀其均不得神志似  
亦弗屬於畫而繫於太虛縹緲之鄉有頃阿蓮遂擲其筆慨然嘆曰吾筆雖能生花真  
如雉圖天人寶相何次則移椅近女坐柔聲言曰吾誠憤憤既欲友女郎乃不與女耶  
芳名芳名果云何者女以嬌面面阿蓮如雉營之嬌囁曰儂小字小娟也阿蓮曰可人  
如花固當璧錫此佳名然其上當冠以何字耶小娟曰儂適已告君他人有姓氏儂獨  
無姓氏百家姓中無一爲儂姓氏亦可謂無一非儂姓氏阿蓮曰然則汝父母安在何

物。老。蚌。產。此。明。珠。殊。足。令。天。下。之。爲。人。父。母。者。見。而。豔。羨。也。小。娟。婉。婉。言。曰。耶。君。健。思。以。僕。亦。已。告。耶。君。矣。僕。世。界。崎。零。人。也。鳳。凰。驚。泊。身。如。萍。梗。初。不。知。孰。爲。僕。之。父。母。僕。呆。有。父。母。者。今。日。當。不。致。淪。落。至。是。且。亦。何。致。低。首。下。心。見。凌。於。彼。嶷。嶷。之。氓。天。乎。僕。無。父。母。也。女。語。至。是。哽。咽。幾。不。成。聲。紅。冰。之。淚。已。類。珠。落。玉。盤。浪。浪。而。下。遂。俛。其。體。之。領。弗。能。復。仰。阿。蓮。雙。眸。亦。赤。爲。狀。滋。悲。旋。出。素。帕。遙。擲。於。小。娟。之。身。悲。聲。言。曰。小。娟。母。悲。繼。念。締。交。未。久。不。當。直。呼。其。香。名。則。立。易。爲。姑。娘。又。循。西。例。稱。密。司。願。數。易。終。覺。未。當。因。仍。其。舊。稱。曰。女。耶。小。娟。取。阿。蓮。帕。搥。其。淚。痕。緣。首。亦。少。少。仰。阿。蓮。復。曰。女。耶。母。慈。汝。旣。無。家。吾。幸。有。家。吾。家。即。汝。家。也。小。娟。搖。首。曰。是。何。可。者。人。生。於。世。貴。自。立。耳。實。人。籠。下。匪。計。也。阿。蓮。曰。女。耶。何。出。是。言。吾。方。欲。賴。汝。成。名。汝。乃。忍。棄。吾。去。耶。汝。即。欲。行。吾。亦。必。強。汝。弗。行。小。娟。遂。無。言。居。頃。之。時。已。享。午。遠。處。禮。拜。堂。中。鐘。聲。敲。鏗。而。動。報。十。二。時。子。儕。咸。起。阿。蓮。起。小。娟。亦。起。珊。珊。至。畫。架。前。斗。作。錯。愕。之。聲。曰。嘻。君。畫。猶。未。着。筆。耶。阿。蓮。曰。然。此。半。日。間。吾。癡。看。花。容。直。同。入。夢。自。明。日。始。方。能。捉。吾。夢。影。着。之。紙。上。女。耶。可。隨。吾。歸。進。午。餐。矣。言。旣。即。與。子。儕。爲。別。逕。攜。小。娟。去。午。後。二。時。許。復。與。小。娟。偕。

至小娟。衣履已一新。畫爲阿蓮亡妹。所遺。彼此身材。固相若。御之。乃適。無。乎。情。願。狀。或  
炫其美。以爲眞。天上安琪兒矣。阿蓮于畫。亦滋悅。復引小娟面。予。辨。款。然。言。曰。請。君。觀。  
之。此。非。畫。中。人。耶。予。笑。曰。以。天。上。人。爲。畫。中。人。吾。阿。蓮。成。名。必。矣。阿。蓮。曰。然。吾。將。成。一  
從。來。未。有。之。傑。作。一。躍。而。爲。美。術。界。之。雄。獅。若。在。西。土。且。冠。桂。葉。之。冕。即。皇。冕。亦。不。足  
數。耳。予。曰。吾。輩。當。爲。君。賀。阿。蓮。如。未。聞。吾。語。又。揚。揚。作。得。意。之。聲。曰。此。畫。一。成。世。之。人  
且。無。一。弗。知。吾。大。畫。家。柯。蓮。宗。二。十。二。行。省。爭。相。傳。觀。擊。節。嘆。賞。之。聲。騰。于。三。大。流。域。  
南。北。後。遂。渡。重。溟。連。西。土。西。土。美。術。家。一。見。咋。舌。謂。耶。穌。基。督。降。生。以。來。未。嘗。見。此。神  
品。今。乃。出。于。中。土。人。之。手。大。足。爲。中。土。光。吾。人。號。稱。先。遺。竟。不。之。及。思。之。行。自。慙。也。乎  
是。各。棄。其。畫。筆。畫。板。誓。終。生。不。復。作。畫。而。法。京。巴。黎。之。大。美。術。院。中。遂。以。吾。畫。占。首。席  
矣。居。未。久。美。國。之。大。富。豪。僉。買。轉。來。巴。黎。觀。此。不。世。出。之。名。畫。觀。後。心。皆。大。動。各。出。重  
金。爭。購。恐。後。萬。而。十。萬。十。萬。而。百。萬。卒。爲。一。人。以。千。萬。金。購。去。至。是。吾。不。特。爲。世。界。之  
大。美。術。家。亦。儼。然。爲。中。國。之。大。富。豪。矣。堂。上。老。母。慈。顏。必。且。大。展。眉。吾。畫。中。人。天。絕。麗  
傾。動。一。世。之。小。娟。當。亦。粲。其。香。櫻。以。嬌。然。一。笑。報。吾。耳。予。憐。聞。此。大。美。術。家。一。席。豪。談。

如。聽。人。作。夢。語。不。期。失。笑。然。吾。人。心。中。自。未。始。無。此。期。望。小。娟。在。側。亦。吃。吃。而。笑。豈。謂。阿。蓮。曰。聽。郎。君。語。固。足。令。人。起。舞。然。此。畫。聲。天。下。之。名。畫。果。安。在。可。得。而。示。與。否。阿。蓮。少。默。指。室。隔。一。巨。鏡。笑。答。曰。吾。畫。在。彼。鏡。中。汝。自。臨。觀。可。矣。小。娟。曰。郎。君。休。矣。空。言。事。能。集。事。阿。蓮。曰。然。則。吾。當。着。筆。汝。其。趣。坐。遂。夾。趨。至。于。畫。架。之。前。小。娟。即。亦。盪。盪。而。坐。支。頤。如。前。狀。阿。蓮。手。甫。拈。筆。神。志。似。又。弗。屬。尋。則。兀。坐。手。其。自。由。椅。中。然。雲。霧。吸。之。且。吸。且。視。小。娟。狀。似。入。夢。雲。茄。之。燬。交。兼。如。香。霧。縷。縷。四。散。氣。血。弗。散。阿。蓮。之。身。纖。亦。隱。于。烟。裏。而。眸。子。炯。炯。尚。注。小。娟。不。已。小。娟。知。阿。蓮。又。是。畫。立。嬌。嘆。曰。君。何。刻。假。弗。察。至。此。筆。旣。屢。把。屢。輟。畫。將。何。由。而。成。阿。蓮。微。喟。曰。汝。勿。嘆。吾。是。實。故。之。理。也。汝。刻。事。具。此。瓊。花。璧。月。之。姿。勝。入。心。魂。奪。人。神。志。且。吾。適。已。告。汝。今。日。乃。在。夢。中。夢。境。迷。離。顛。倒。幾。不。自。持。須。俟。明。日。方。能。寫。汝。玉。影。也。小。娟。聞。其。語。中。似。有。微。旨。則。赧。赧。然。注。其。星。眸。於。壁。間。之。西。方。美。人。畫。上。弗。敢。一。視。阿。蓮。阿。蓮。仍。吸。其。雪。茄。冰。視。小。娟。迨。及。斜。陽。瘦。暉。幾。已。看。殘。花。影。矣。詰。朝。朝。旭。乍。放。其。光。阿。蓮。即。挾。小。娟。至。玉。榻。及。予。精。臣。則。已。聚。精。會。神。曲。繪。美。人。眼。波。意。殊。專。二。不。若。昨。日。之。弗。屬。是。日。把。筆。可。比。小。時。初。不。願。子。

儂且嚴。減其口。沈默無語。薄暮遣小娟歸。命小僮。遣其家。將寢具。至夜中。即下。挑燈對畫。端相弗已。然此竟日所成者。不過兩泓秋波。足見其下筆之著意。迨其於。日。是夕。予亦宿工場中。爲彼伴。隨寢阿蓮。始與予語。每發一語。必及小娟。似一分寸。問亦弗能去之。於儂。予私自領悟。知彼萬丈柔絲。已着吾阿蓮身矣。翌日。小娟歸。至。蓮復畫。意興頗麗。舉凡五日。面部之草圖。已成。又五日。逾及其身。此十日中。阿蓮已爲情網所絆。無復解脫之餘力。正如癡蠶織繭。絲絲自縛。觀其狀。且將僵死。繭中不作化蛾之想。予儂。平昔固好調談。則皆加以諧嘲。輕譏。或借端他事。故爲旁敲。側擊。而阿蓮懵然無覺。顛倒于小娟如故。一日。凌晨。予至工場。入時。頗突兀。則見阿蓮。跣坐於地。展。二。手。把小娟。柔。美。雙。眸。上。仰。燁。然。發。情。光。注。小。娟。面。小。娟。亦。垂。睫。視。阿。蓮。花。鬢。微。絲。如。蟻。靡。二。人。無。言。相。對。神。會。於。情。天。之。上。初。弗。覺。他。人。之。潛。窺。於。側。予。自。諗。孟。浪。將。返。身。出。而。阿。蓮。已。覺。立。顧。其。頰。躍。然。遂。起。予。亟。致。辭。道。歉。謂。事。出。無。心。初。非。有。意。阿。蓮。他。顧。無。語。惟。微。蹙。其。眉。而。已。越。數。日。距。阿。蓮。遷。返。小。娟。之。日。已。兩。星。期。矣。阿。蓮。從。事。於。畫。頗。力。夜。仍。宿。工。場。但。遣。小。娟。歸。其。家。一。夕。爲。星。期。六。日。之。夕。天。上。星。月。俱。燦。不。覺。曉。雲。予。

儻三人散步於公園中者久之。遂入一餐館就晚餐。入座未久。偏室中足音。儻儻似有  
 人至。須臾即聞嗚嗚之聲。隱約可辨。其一為男子。一則如遠樹鶯語。聲絕婉媚。殆為女  
 郎。予儻初本弗欲竊聽人語。特以彼女郎之聲似所習聞。則各側耳屏息。以聽已而聞  
 彼男子之聲曰。卿既云愛吾。胡尚戀戀于彼。吾心為無價之寶。匪可供卿作玩具也。語  
 發少寂。尋聞微噫之聲。似出于女郎。檀口繼乃言曰。郎知儻者。今適弗能諒儻。耶。郎之  
 識儻。纔七日耳。儻之愛郎。已不可謂不厚。郎心何猶弗知足。耶。予細辨其音。吐盡于失  
 聲。而呼視吾二友。亦皆相顧失色。蓋此嬰嬰宛宛者。絕類小娟。願吾心雖善疑。尙未敢  
 遽必良以阿蓮。掬心瀝誠以愛小娟。小娟心匪木石。詎遂吐棄其款款深情。舍而之他。  
 况天下女子之嬌喉大率相類。彼隔室女郎。或未必即為小娟也。念至是疑雲漫然。盡  
 釋。復續聽後。此作何語。男子又曰。吾固知足。然卿當知吾人愛到深處。即亦不能無虧。  
 今彼伶長得與卿相對。飽餐卿之秀色。謂吾尙能默爾以息。耶。語次。乃又聲鏗然。作是  
 見語者。心中之鬱勃。彼女郎又曰。儻知郎心矣。郎殆欲儻立絕。彼人來從。耶。儻既愛  
 耶。自烏敢拂耶。意惟耶。亦當體儻苦衷。儻之殘生實賴彼以保。兩星期來。所以愛儻。與

貼。儂。者。亦。備。至。儂。胡。可。不。虛。與。委。蛇。少。慰。彼。心。一。俟。彼。盡。告。成。儂。即。從。那。俱。去。天。涯。海。角。唯。耶。所。命。至。欲。儂。立。與。彼。絕。是。實。背。信。而。忘。義。儂。不。爲。也。予。一。聞。一。俟。彼。盡。告。成。之。語。色。乃。暴。變。知。彼。女。耶。決。爲。小。娟。矣。傷。哉。柯。蓮。宗。汝。特。空。用。其。情。耳。方。嘆。嗚。聞。又。聞。彼。男。子。冷。然。作。聲。曰。儂。哉。卿。言。吾。人。生。斯。世。尙。欲。樹。信。義。耶。圖。富。貴。可。耳。顧。信。義。胡。爲。彼。士。大。夫。輩。且。各。棄。其。信。義。于。不。顧。逐。逐。于。利。祿。之。場。以。卿。女。子。身。誰。復。以。信。義。相。責。者。卿。但。從。吾。幸。福。正。復。無。量。彼。窮。措。大。耳。窮。年。自。食。其。力。一。月。所。入。且。弗。足。供。吾。一。夕。行。樂。之。資。卿。其。思。之。將。從。彼。耶。抑。從。吾。耶。然。卿。既。弗。能。即。絕。彼。儂。亦。胡。敢。相。強。但。有。數。納。用。爲。吾。二。人。定。情。之。券。至。是。卽。聞。有。聲。窸。然。似。啓。合。者。須。臾。則。又。物。屬。卿。晒。繼。以。嚶。嚶。之。聲。曰。嘻。耶。爲。儂。故。竟。不。惜。金。錢。購。此。鑽。石。指。環。貽。儂。耶。男。子。爽。然。曰。是。淺。淺。者。又。何。足。道。僅。三。千。金。耳。卿。曷。以。玉。纒。授。吾。吾。當。爲。卿。加。之。以。後。則。聞。嚶。嚶。軟。語。低。抑。不。可。辨。予。憐。念。及。阿。蓮。慘。默。無。語。酒。食。入。口。幾。亦。弗。能。下。咽。越。十。分。鐘。許。聞。隔。室。中。足。音。又。蹇。然。作。知。彼。二。人。將。去。則。皆。注。目。於。門。外。少。選。卽。見。二。人。聯。臂。而。過。一。爲。西。裝。少。年。狀。至。挺。拔。一。則。果。小。娟。也。予。情。擬。覘。彼。二。人。所。往。因。各。糧。食。命。侍。者。登。賬。同。起。從。之。既。出。

二人以馬車行。予儕則僱人力車，遙隨於後。過街三四，抵一巨廈前。二人同下，笑語而入。予仰首，則見電燈光下，巨字作金色，赫然一旅社也。二友亦已見字，均作色視。予乃不期而顛，嗟夫！此狀脫令吾阿蓮見之，其腐心怵骨，爲何如耶？予儕環眸四顧，覓對坐，爲茶肆。因相將，過街入肆，憑欄坐。藉曰：品茗實則將俟彼二人之出。願處時良久，初未見彼二人無已，遂出。緩步而歸工場途中，各有所思，寂然不交一語。既至門前，予少止，願謂二友曰：今姑勿告阿蓮，阿蓮之心不禁搔癢也。入屋見阿蓮，凝精坐畫前，對睡蓮花面上，蕩然有笑容，不知其作何好夢，乃得意如是。予儕對彼畫中倩影，竊立竊語。時姑各太息而去。明晨小娟猶未至，阿蓮指畫示予曰：吾草圖已成，子觀之不其美耶？予憶及昨宵所見，心乃彌痛，低聲答曰：似太美耳。阿蓮不解，吾旨但對畫微笑，自覺得意。詎知此畫中之人，方將磨刀霍霍，寸斷其心矣。小娟來時較平日特遲，玉唇紅，眼亦惶惶作倦態。阿蓮見狀，亟柔聲問故。然彼小娟者，吾舞臺上之明星也，特笑巧，爲技特工。阿蓮遂又見蒙於萬重雲霧中，冥然罔覺，自是日始。阿蓮畫益力，長日把筆，弗輟。初無倦容，惟偶與小娟談語，始得少息。而一片深情，至是乃如日光穿雲，湧旋頓。



掩小婦。石人也。事有身受而弗覺者。耶。予儕冷眼。羨其。阿蓮。迷。此際。覺悟。尙未。爲。晚。迷。懸。益。深。則。他。日。益。難。解。脫。一。日。予。儕。自。工。務。中。出。逢。次。集。離。離。卽。以。彼。夕。事。白。之。阿。蓮。因。相。將。復。返。時。斜。陽。已。半。隱。見。阿。蓮。尙。坐。殘。光。中。拈。筆。設。色。畫。盤。上。全。神。貫。注。初。不。聞。予。儕。之。入。半。晌。渠。猶。未。覺。予。遂。悄。然。謂。二。友。曰。善。畫。行。矣。時。猶。未。至。也。於。是。各。蹶。足。而。出。聽。彼。迷。離。悄。恍。顛。倒。于。沈。沈。大。夢。之。中。結。以。俟。諸。來。日。出。至。街。上。一。友。亦。謂。予。曰。子。言。良。然。今。者。時。猶。未。至。自。以。少。須。爲。得。吾。輩。法。言。快。彼。傑。構。成。以。後。始。破。其。情。夢。意。彼。對。此。畫。真。真。或。減。少。慰。其。痛。苦。吾。觀。此。畫。筆。技。自。不。弱。阿。蓮。畢。生。之。心。力。殆。已。盡。萃。於。是。畫。世。美。術。界。上。殊。不。數。數。觀。也。匪。月。後。畫。已。告。成。而。阿。蓮。之。精。力。亦。絕。雙。頰。失。其。華。彩。深。刻。勞。瘁。之。痕。眸子。則。灼。灼。四。射。作。光。惜。屬。畫。成。之。日。小。娟。以。頭。痛。爲。辭。未。暮。卽。告。歸。阿。蓮。則。招。予。儕。同。觀。其。畫。笑。頰。微。展。于。畫。乃。且。展。額。猶。悄。立。于。側。以。俟。予。儕。之。品。評。予。儕。但。有。嘆。賞。初。不。得。一。道。當。之。語。語。觀。畫。時。仿。佛。見。小。娟。如。花。招。展。自。畫。中。盈。盈。而。出。珠。香。玉。笑。一。室。皆。春。身。上。繡。衣。霞。衣。兩。天。仙。此。夫。之。妙。容。初。不。爲。之。減。色。似。此。美。人。畫。可。云。不。世。出。之。傑。作。阿。蓮。傳。神。之。筆。固。足。以。壓。刻。

一。世。矣。予。歎。實。久。之。念。吾。非。畫。家。耳。果。為。畫。家。者。寧。減。吾。二。十。年。壽。命。願。得。署。名。于。其。  
 上。少。遲。遲。擱。阿。蓮。肩。歎。然。呼。曰。美。哉。此。畫。柯。阿。蓮。可。以。不。朽。矣。阿。蓮。微。笑。曰。予。以。為。美。  
 耶。吾。亦。云。然。三。十。日。勞。心。勞。力。得。此。似。尚。值。得。他。日。或。竟。高。懸。于。巴。黎。大。美。術。院。中。為。  
 千。萬。人。所。瞻。仰。孰。則。知。之。者。予。曰。是。固。意。中。事。耳。彼。美。術。院。中。之。畫。畫。十。得。君。畫。且。立。  
 生。其。光。輝。然。君。將。何。以。名。之。阿。蓮。曰。即。名。之。曰。仙。影。似。頗。直。截。了。當。予。微。稱。曰。畫。  
 中。人。固。類。仙。影。情。其。有。塵。心。耳。阿。蓮。弗。解。吾。意。惟。發。其。銀。鐘。之。聲。則。終。日。日。之。夕。矣。  
 吾。聲。當。博。一。醉。以。賀。吾。畫。之。告。成。酒。闌。更。往。劇。場。樂。此。一。宵。三。君。其。能。從。吾。遊。乎。言。未。  
 笑。聲。遽。絕。示。其。中。心。之。得。意。而。予。則。省。省。然。憂。憂。此。得。意。瞬。即。幻。為。泡。影。歸。于。烏。有。復。  
 陷。吾。阿。蓮。以。入。悲。慘。之。境。歷。劫。不。能。自。拔。微。視。二。友。似。亦。黯。然。無。歡。既。出。阿。蓮。即。引。予。  
 倩。入。一。餐。館。縱。酒。豪。飲。酒。酣。而。出。雇。車。至。新。劇。場。入。座。時。樓。幕。已。揭。正。劇。方。登。場。一。時。  
 華。燈。四。燦。座。人。盡。籠。于。一。片。銀。光。之。中。面。目。歷。歷。如。畫。阿。蓮。聚。甚。則。又。盛。稱。小。媽。弗。敢。  
 謂。其。有。才。有。貌。多。情。多。義。天。下。紛。紜。千。萬。富。貴。者。惟。此。一。人。而。已。履。談。問。畫。日。他。日。且。  
 光。溢。定。顏。色。遽。變。朱。唇。亦。立。泛。為。白。予。知。有。變。亟。就。其。目。光。所。注。處。視。之。則。見。朱。子。第。

座。可。丈。許。一。觀。妝。美。人。方。儂。一。美。少。年。肩。並。頭。款。語。時。以。羅。帕。掩。其。櫻。唇。吃。吃。作。嬌。笑。  
美。人。衣。飾。甚。都。似。出。大。家。春。葱。上。一。鑽。石。指。環。奇。光。燦。然。直。射。吾。目。請。視。玉。貌。雖。僅。見。  
其。半。然。予。已。一。望。而。知。爲。小。娟。也。阿。蓮。木。視。許。久。似。喪。其。魂。已。而。嚙。齒。低。呼。曰。天。乎。吾。  
何。罪。呼。既。忽。面。予。儕。作。微。笑。虎。躍。而。起。疾。馳。出。座。去。觀。其。爲。狀。殆。類。狂。易。予。儕。大。駭。亟。  
同。起。追。之。既。去。劇。場。阿。蓮。如。虎。出。柙。奔。乃。益。力。直。置。生。命。于。弗。顧。予。儕。狂。追。不。舍。至。于。  
工。場。見。阿。蓮。已。奪。門。而。入。始。各。少。止。二。友。謂。予。曰。傷。哉。阿。蓮。寸。心。碎。矣。予。善。于。辭。令。易。  
和。譽。之。予。遂。入。則。見。阿。蓮。方。兀。坐。畫。前。掩。其。面。予。手。中。咽。泣。聲。已。而。畫。中。仙。影。猶。凝。餘。  
情。淺。笑。似。笑。此。癡。人。盲。目。盲。心。淚。用。其。愛。情。也。阿。蓮。聞。予。足。聲。立。釋。其。首。趨。前。慰。之。  
阿。蓮。把。予。手。銜。悲。言。曰。君。其。去。吾。毋。故。相。逼。吾。將。窮。此。一。宵。之。力。補。吾。碎。心。也。予。復。由。  
慰。之。始。出。裏。展。予。儕。同。至。工。場。見。畫。尙。在。架。而。阿。蓮。已。杳。意。必。歸。也。因。亟。同。造。其。家。至。  
則。門。已。外。扃。有。鄰。人。出。謂。柯。家。已。于。今。日。凌。露。他。徒。不。善。何。往。有。圖。一。幅。呈。三。先。生。者。  
遂。出。一。書。授。予。予。剖。封。讀。曰。

嗟夫吾友吾會去此矣三君夙知吾者當知吾心已東碎也爾今而後吾當力忘彼

人。力。忘。此。土。精。息。荒。村。寒。市。聞。律。母。以。終。從。茲。溝。水。東。西。相。見。不。知。何。日。仙。影。好。  
 作。為。吾。數。十。日。心。血。所。成。用。特。遣。吾。三。君。作。為。畢。生。之。紀。念。至。吾。他。畫。都。已。付。之。一。  
 炬。傳。吾。不。祥。之。名。字。即。隨。枯。燼。同。滅。不。欲。留。諸。人。間。為。人。嘲。謔。嗚。呼。夫。壽。友。長。相。別。矣。  
 友。誼。無。盡。會。當。握。手。于。百。年。以。後。也。柯。蓮。宗。白。

體。夫。此。悲。劇。遂。于。是。閉。幕。矣。天。胡。不。仁。獨。令。我。人。伺。傷。憔悴。其。碎。心。而。去。願。語。  
 者。亦。欲。一。見。仙。影。乎。今。猶。在。昔。書。室。之。中。四。夕。與。吾。相。對。花。鬢。茶。展。難。禁。昨。日。笑。  
 而。吾。何。蓮。已。不。可。得。見。五。十。年。來。一。面。無。緣。不。知。茫茫。天。壤。間。何。處。有。此。舊。心。淚。也。

# 學獄

德一德

天街沉寂。羣影迷離。電燈閃爍中。露一種悽愴可憐之景象。其時俄京聖彼得堡克魯阿撒街。畫樓臨道左。有一風鬟霧鬢之美人。凭窗而立。眉目間隱含憂色。小語曰。天。天。天。學乃獲罪乎。不然。又以何事挂法網乎。

美人名赫菲亞。有誤其慕蘇菲亞之爲人。而取此近似之名字者。有誤其名掛虛無畫。轉者都未可知。赫菲亞之父。爲愷斯德。曾任駐法大使書記長。赫菲亞侍父後。因隨學巴黎。俄國留法學生有阿克鳩夫。亦聞聞奇也。邂逅他鄉。兩相喜悅。願其相悅也。非如世俗男女。感以瓊瑤。投以桃李。久處新共和國。聞法人稱道盧梭孟德斯鳩。皆之學說。深印腦筋。如着魔。如中電。平日喁喁切切。輒相講如何。可使俄國如法蘭西。如何。使俄國爲英吉利。攜手並肩。纏綿軟語。不外此種事。不知者以爲二人之情話。其實。非情話之情話。乃世界上莫大之情話也。

維多利亞夫英吉利。嘉富海妻義大利。此極言無人可夫之妻之體。阿克鳩夫與赫菲亞志趣既同。赫菲亞心中。覺阿克鳩夫外無人可夫。阿克鳩夫亦以赫菲亞外無人可夫。

學獄

二

妻。轉笑維多利亞及嘉富洱。雖貴爲君相。而家庭幸福。乃遠遜彼等。易得千黃金。難得  
有情人。彼等愛情之牢縛。非特形影不離。抑且肺腑可掬。殆謂瀟灑宇宙。再造俄國。皆  
係於吾二人之愛情。二人自命。直新斯拉夫族之亞當夏娃也。果也良緣美滿。有志竟  
成。愷斯儘竟許赫菲亞姆阿克鳩夫。而兩人結縭於巴黎。

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愷斯儘擢痼疾。辭職歸聖彼得堡。赫菲亞姆女也。亦與阿克鳩夫  
同返祖國。無何而愷斯儘疾篤。愷斯儘逝世。阿克鳩夫亦以法國大學畢業之資格。出  
任聖彼得堡法律學校之講座。

阿克鳩夫將就聘。商之赫菲亞曰。卿乎。吾誠不欲與卿爲每日數小時之離別。然吾與  
卿同抱宏願。欲增長我俄人之程度。欲改良我俄國之政治。吾以爲虛無黨今日。固未  
奏效。即奏效亦恐人民憐於天賦人權之旨。改革之結果或不良。擬從教育上爲根本  
之培植。卿以爲然乎。赫菲亞曰。耶。耶。愛妻。耶。尤愛斯拉夫人。去愛耶。去。尤愛俄國。耶。  
耶之志。妻之志也。行矣。勉旃。勿戀戀作兒女子態。

一日。阿克鳩夫方自校出。探手衣囊。出時計。注視指針。目不他瞬。查阿克鳩夫每日赴

學校預與赫菲亞約定歸來時刻。及期則赫菲亞躬迎於門。攜手入室。話本日所舉之學說。預測其有何影響。以爲笑樂。有分秒差。則中人望穿秋水。遂中人亦默印。厚也。乃旁有警吏來。卒然問曰。先生即阿克鳩夫乎。阿克鳩夫曰然。警吏曰。然則吾長官有事奉邀。幸移玉趾。

聞者。諸君當知俄國警察之威。令人股慄。况阿克鳩夫一書生。呼之來。敢不來耶。阿克鳩夫此時一念此身未犯何罪。則坦然無疑。一念不知何時得歸。勞費寒衾。則怒焉如搗。足趾無一息停。週腸已千百轉。而警察署當前矣。隨警吏遽入。警察長據案坐。呼阿克鳩夫問曰。汝畢業法國乎。阿克鳩夫曰然。曰汝法律學校教授乎。阿克鳩夫曰然。警察長曰。然則汝何以妨礙治安。違犯國憲。阿克鳩夫愕然曰。長官何言。我乃不解所謂。警察長曰。汝謂國家由人民之契約而成。汝謂人民有天賦之權利。汝謂人民擁立君主。而唯君主所欲爲。即失其國民之資格。汝謂貴族特權之政治。與天賦之人權。兩不相容。信有之乎。阿克鳩夫曰然。有之。又曰。此我所得之師傳。世界之正義公理。我有何罪。我自講學。又何與長官事。警察長曰。汝亦知我俄國爲何國。汝亦知汝任何

國之教育事業。汝爲帝國人。居帝國地。竟排皇帝。排貴族。廢民權。汝實違犯國憲。汝以講學使人民信汝邪說。悉起而主張人權。益助虛無黨張目。俄國現有之秩序。必不保。汝實妨害治安。汝須知汝之所謂正義公理。乃法國之正義公理。非俄國之正義公理。我俄國之正義公理。惟皇帝之權威。貴族之勢力。汝反此大義。何自謂無罪言。夫。其。若。有。得。色。阿。克。鳩。夫。絕。然。怒。曰。汝。輩。今。日。尙。坐。井。觀。天。以。盡。瀾。海。謂。世。界。趨。勢。可。以。有。此。專。制。稅。政。可。與。終。古。乎。汝。輩。專。務。蠶。食。民。智。乃。至。仇。視。講。學。乎。勿。多。言。我。甘。殉。世。界。人。道。惟。汝。所。處。置。

阿克鳩夫入獄矣。赫菲亞尙盼其歸也。是日。本。將。以。五。時。歸。俄。而。六。時。離。七。時。阿。克。鳩。夫。足。音。杳。然。莫。沸。於。釜。肴。具。於。枵。厨。晚。餐。時。衆。在。平。日。言。笑。燕。燕。一。室。春。風。極。家。庭。唱。隨。之。樂。今。則。赫。菲。亞。塊。然。獨。居。淒。涼。欲。絕。且。孤。疑。滿。腹。不。復。有。貯。餐。飯。之。餘。地。乃。自。出。探。之。於。學。校。得。聞。阿。克。鳩。夫。被。捕。耗。且。量。矣。藉。強。自。摧。挫。趨。善。察。學。欲。一。面。時。眼。和。至。則。警。吏。以。日。暮。辭。無。已。仍。歸。路。第。是。夕。也。鋪。屏。寂。寂。電。燈。閃。閃。眉。目。皆。愁。恨。之。色。此。中。人。之。以。眼。淚。洗。面。可。知。也。



次。阿克鳩夫方在獄中。默念己身之不幸。俄國之黑暗。俄門之殘矣。欲求其非。非其  
一。捲。腰。一。接。吻。無。言。相。向。蓋。蘇。菲。亞。既。嘆。不。能。出。一。語。阿。克。鳩。夫。亦。不。知。從。何。說。起。  
非。立。人。之。不。落。言。詮。也。良。久。阿。克。鳩。夫。始。曰。卿。我。乃。以。講。學。獲。與。因。屢。屢。講。學。事。  
蘇。菲。亞。適。正。答。曰。果。如。此。乎。虛。樓。當。日。舉。世。欲。殺。法。政。蘇。菲。亞。而。名。捕。之。實。爲。其。  
時。虛。樓。待。日。內。瓦。所。之。石。像。高。臺。雲。表。田。黎。招。魂。社。之。鳥。驚。劫。者。無。不。身。受。其。害。之。  
患。在。學。術。不。如。虛。氏。效。果。不。如。虛。氏。身。之。囚。之。殺。皆。非。所。計。應。令。隨。身。隨。身。爲。待。法。因。  
妻。柔。腸。寸。斷。深。爲。耶。悲。如。爲。俄。羅。斯。人。民。悲。然。耶。與。妻。兩。人。之。身。與。夫。也。身。也。皆。斯。地。  
夫。民。族。托。命。之。身。也。耶。以。此。獲。罪。妻。仍。以。臨。志。自。勉。妻。不。能。行。耶。妻。相。隨。拜。禮。耳。既。  
克。鳩。夫。急。吻。之。曰。吾。感。卿。惠。俄。羅。斯。人。感。卿。德。卿。行。矣。勿。以。我。爲。念。  
阿。克。鳩。夫。入。獄。後。二。十。餘。日。警。吏。數。人。偵。探。一。二。人。據。一。女。耶。入。獄。三。層。去。第。三。層。者。  
聖。彼。得。堡。審。判。國。事。犯。之。地。也。此。女。耶。面。黑。紗。曳。巴。黎。式。之。長。裙。衣。履。殊。稱。麗。度。  
殊。嫵。娜。道。旁。噴。噴。羣。謂。若。個。玉。人。兒。究。犯。何。罪。得。毋。虛。無。耶。及。審。判。後。則。謂。此。女。耶。  
爲。屈。利。德。散。布。印。刷。品。反。對。俄。政。府。者。以。發。往。西。伯。利。亞。充。軍。

此女耶果厄利德乎。非也。赫菲亞探視阿克鳩夫歸。私語喃喃。書空咄咄。蓄薇未脫。色  
語將離。瓜瓞不綿。心傷獨活。自念耶苟殉人道。我亦義不獨生。徐趨至案左。搜獲書。尋  
錦囊。取一小冊子。反覆展誦。旋握管疾書。此冊何物。蓋赫菲亞近年之著作。阿克鳩夫  
爲題其眉。曰人權鑑。大概本法蘭西人權宣言。而指譏俄國之惡政治者也。然未嘗出  
以示人。至是窮一夕之力。塗乙點竄。刪繁冗。補罅漏。次日持付秘密印刷機關。付梓行  
世。未一旬而聖彼得堡莫斯科華沙諸大都市。人手一編。洛陽紙貴矣。偵探警察。坐是  
乃大忙碌。既踪跡此書所自出。復訪察著者爲何人。當赫菲亞之探視阿克鳩夫也。載  
本頗聞其語。且阿克鳩夫有一志同道合之賢妻。俄人亦多識者。第三屆長格魯雷氏。  
迭訊阿克鳩夫。冀得顯末。然赫菲亞發行此冊。署名爲厄利德。彼其居心。實備有用已  
名。必務運其夫。即有一線生機。亦將復望。阿克鳩夫雖亦疑之。然既不忍入愛妻於罪。  
且並無其妻之名。故雖輒訊。卒無所吐。然偵探視疑。因以赫菲亞爲集會點也。赫菲亞  
有舊同學多莫古女士。向亦醉心法國學說者。時相遇從。作長談。痛論俄國政治之腐  
敗。但多莫古近爲一男子所盛與訂婚約。此男子則爲私家偵探。世上無如大欲墮。

人到此誤平生。多莫古與此偵探往來。火一般熱。膠一般粘。不知覺間。每露他人之秘密。然赫菲亞於多莫古之一段新豔史。尙不知也。赫菲亞被逮之前一日。多莫古適過訪。深困奮件。慰我寂寥。夙昔同心。兩無疑忌。不禁於忘情時。微吐人權鑑之大意。次日。即有警吏來。捕赫菲亞去。漏洩春光。多莫古殆不免嫌疑地位歟。

沉沉黑獄。深鎖紅顏。獄中况味。赫菲亞但於阿克鳩夫人入獄之際。精神上嘗之。今則軀殼亦嘗之矣。芳心欲碎。隻影自憐。雖甘以身殉人權。而於同心共患難之夫婿。一日間。思念之度數。直不少於鐘擺之振動。况依然明月。送秋千以無情。如隔銀河。填星橋而待鵲。明知同在此獄。而相見無緣。且不識多情之夫婿。亦知汝愛妻之來此否。汝若知之。憐卿憐我之情。亦能自寬解否。凡人靜極之際。萬念紛來。赫菲亞此時。母乃類是。檻車具矣。戒途長征矣。越烏拉嶺。渡貝加爾湖。抵寂寞荒涼之西伯利亞。赫菲亞平日。皎如玉樹之臨風。豔如紅蓮之映日。至是乃蕉萃枯槁。判若兩人。乃征驂甫停。眼簾有觸。若喜若悲。若疑若信。則其地之羣囚中。有一人在。儼然阿克鳩夫也。耶已在此耶！妾亦在此耶！不禁脫口欲出。願哥薩克守兵。稔視如鬼。手鞭箠一。不如彼意者。切切。

學 歌

A

私語者。輒舉手痛扶。血肉作紅雨飛。赫見阿。阿亦見赫。竟相對不能通一語。咫尺蓬山。紅牆銀漢。情場之苦境。於此爲極矣。

幸而哥薩克兵。狼雖如狼。豕則如豕。且不解法國語言。阿克鳩夫與赫菲亞。雖不能夕同居。日同食。一訴相思之苦。而於同役作時。漸得以隱語相問答。久之而囚人多習之。其語維何有解。法語之遊人。述其日用之名詞曰。Droit Personnel 曰 Contrat Social。

(先)

## 皇帝借債

債 民

噢！怪事怪事。皇帝又借債了。說這話的是一個四十左右的鄉下人。披着一條麻藤  
腰。腰的麻布手巾。掛着一條蓬蓬鬆鬆的稻草辮子。手裏還拿着一把四分五錢的破  
芭蕉扇子。一面搖着。一面說着。那對面的也是一個村牛。年紀約三十外歲。赤着脊背。  
腦後拖着一個鹹菜把子。蹲在一個大碌碡上面聽了。這話便霍地站起來。說道。豈有  
此理。皇帝家裏金山銀礦多着哩。你看他賠起外國債來。動不動便是幾百兆銀子。幾  
千兆銀子。那裏還會同我們窮百姓借債呢。老六哥你想想看。真不是縣大老爺想我  
們孝敬他點地皮。不然便是差大爺想出花頭。敲我們的竹槓。再不然便是……講到  
這裏。忽然的咽住了。老六道。老八怎麼不說了。再不然便是什麼。老八跳下碌碡來。走  
到老六跟前。低低的說道。便是。董事先生地保。老爺倚官仗勢。又來榨我們的油了。老  
六點點頭就不講了。那東邊一家籬笆旁邊。走出一個白鬍子老者。走兩步咳嗽一聲。  
還喘喘的。拄着一根細竹竿做的拐杖子。慢慢地踱得來。老六老八見了。急忙的避  
上去。一連聲叫着王伯伯。王伯伯。王伯伯。道。你們在這裏乘風涼麼。老六老八道。乘風

涼呢。你老可曉得皇帝又來借債了。麼你老活到七十多歲從來的皇帝是從來沒有這樣事情的。何以民國的皇帝却年年向我們借起債來。皇帝家會哭窮。我們窮百姓豈不是大家應該餓死了麼。王伯伯嘆了一口氣道。俗說大有大難。小有小難。皇帝向百姓借債也是說不定的。但是我聽見董事先生說今年仍是按畝派捐。這分明是抽田畝捐罷了。那裏是借債。老六接着說道。我們心裏也不明白。聽你老一說。確確實實是抽田畝捐了。昨天董事先生叫地保老爺到我家裏來。說我家裏每年收三石租。要出三元。老人家裏一石半租。要出一元五角。這不是田畝捐。還是甚麼。上年派捐的時候。剛剛莊稼上場。我收了三擔租。他却只派我一元五角。今年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反而加了倍了。要像這樣加倍來。我的三石租將來恐怕都不够出捐呢。王伯伯道。我去年在城裏聽見說皇帝借債。還有債票呢。又有人說皇帝借了去。終久要還我們的。我想這都是皇帝欺騙大老爺。騙人的。我們小百姓還能問皇帝討債麼。所以我上年雖然派了大洋十元。却另外加了五元。送給董事先生吃茶。董事先生假惺惺的裝着不要。這似乎要寫張收據給我。我却苦苦的央求他道。我們還有不相信先生的麼。先

生替皇帝辦事。還會錯麼。還要什麼收據。好在我的錢。既然捐了。也不想皇帝還我。一毫便是。十年八年後。皇帝真還起錢來。我也情願送給先生吃茶。收據就擺在先生這邊罷。那董先生聽了我這一番話。似乎臉上有點笑容。却又沈沈的說道。皇帝借債。誰敢向他討也。斷無還的道理。這張收據。不過騙人罷了。給我也沒有用處。只好點火吃烟。但是。你這茶錢。我却擊着不過意。我又央求他道。先生不必說客氣話。我們先生的事體多哩。但求先生不把我的姓名寫在捐冊上面。下年如其再有這回事。便派不到我的頭上。那就是先生的大恩了。董先生便笑嘻嘻的說道。保這老滑頭。真想得週到。我便收了你的罷。但是我吃了你的茶。自然要幫你設法。你放心罷。那時我還扒在地下。磕上幾個大頭。謝謝他。所以今年竟一文也沒派着我。我却落得不管子。老六聽了。便說道。王伯伯。到底年紀高。閱歷深。竟調皮到十二分。你老上年派了十元。親自送到董事家裏去。還見着一張收據。我們派了一元兩元。不過交在地保老爺事上。收據兩個字。且不會聽見。說過債票。更沒有看見過了。好在我們出了捐。也不想他還錢什麼。債票什麼。收據有也好。沒也好。縣大老爺吃茶也好。董先生吃茶也好。地

保老爺吃茶也好。我們只好當會茶東罷了。老八也笑着說道：我還聽見一句話，孫家敢在旁人面前說好在王伯伯同老六哥都是不會搬話的人。我便說了罷。我們那位董事先生從前不是個光蛋麼？自從上年辦過一回田畝捐田也買了五十畝了。牛也買了兩匹了。大兒子也娶媳婦了。大女兒也出門了。他的錢是那裏來的？只怕是茶錢收多了。還有那位地保老爺不是窮得沒飯吃的麼？自從上年幫着董事先生辦了十回田畝捐米也五斗五斗的買了粗布衣裳也穿完全了。鴉片烟也多吃幾口了。他的錢又是那裏來的？只怕也是茶錢分多了。老八說罷便吃吃的笑。老六也笑。王伯伯也笑。老六一回頭遠遠的望見兩個人來便說道：那不是董事先生帶着地保老爺來麼？麼讓他們發他們的財去罷。我們各人回家也吃茶去罷。

唉。作者做這一篇小說却是含着一泡的眼淚。一肚皮的窮氣。看官你想。天下人是可憐極了。連總統都不曉得。還是滿口的皇帝皇帝。他還曉得什麼叫做國債。那辦國債的縣大老爺受着巡按使大人的壓力也只好學着他壓百姓。城裏百姓調皮些。他們還看看報。什麼九扣收歛呢。六厘利息呢。還喘不住他們。然而動到



他們出錢。總是哭窮不了。所以縣大老爺沒得法。只好把些董事先生傳上來。某鄉派幾千元。某鄉派幾千元。限幾天繳。董事先生嘴裏便一千二百個是字的答應下去。只得同地保老爺商議商議。用那按畝抽捐的辦法。有錢的呢。就大敲他一敲。沒錢的呢。也零碎派他一派。好在收據也不發。就發給他們。那些鄉愚也不敢要的。所以一個堂堂正正的公債。竟變成田畝捐了。那些狗鄉董狗地保。竟一個個的變了土財主了。照這樣看起來。公債的信用。踏踏盡了。將來五年六年七年八年的公債。又怎麼樣辦呢。債民自跋。

鴉離曰。債民此篇。以嬉笑代痛哭。以痛哭爲呼籲。稍有人心者。讀之當無不動容。雖然比年政務。病民而不利國。類此者衆矣。安能一一爲之燭照而披寫之。即能之亦但我債民之痛哭呼籲而已。安能動彼廟廟章綬之聽。則鴉離與債民不亦虛爲此豐干之饒舌哉。噫。

讀者請讀

六

## 記湖杭異人事

續錄

道家之正宗爲性命。其要收視反聽。乃凝于神。遂能前知。殆與近日管理心理二學相參互。其傍出則爲術數。微矣。間有可信者。亦催眠術千里眼之亞也。客宿無侶。友人喜述異。偶能成憶。輒復筆之。

紫陽先生。臨安人。與張陸貴善。願制行絕不相類。人見之于光緒中。葉率五十許人也。冥默孤往。人罕接其面。夜所居室。書聲琅然。越日。人造問所業。終不答一語。人稱精引去。先生亦終不顧。猶介自守。一芥不苟取。黃冠草屨。儻然遺世。所居屋數楹。花木環之。燕治絕整。循畦舒嘯。時或竟日。獨以善陸貴故。人僂陸貴。遂亦僂先生。造請者日益衆。率占祐患。問休咎。強聒不已。先生不將迎。亦不拒。徐擇一人。略答數語。其人始茫然。繼大悟。終且汗下。自投焉。復之其他。亦如之。所言無詭說。無諛辭。父勉以慈。子勉以孝。如是而已。人其聞之。則似熟察其陰私。無不神寒體聳者。予是一郡以爲神。積久。先生稍厭苦之。客至不復酬對。書心肝脾胃腎五字于几。目注神往。邈焉如傍無人。將死。或具侍者。治事如恒。詰旦不起。趨視膚已冰。而衣服褶疊置床次。無少亂。郡人購葬之。舉棺

絕輕。或以爲化去也。

張陞貴者。居某寺中。風狂爛熳。冬夏一布袍。嚴寒行風雪中。冰凍然落鬚眉間。未嘗言  
疾。盛暑金石流漿。未嘗見其汗。自言能爲醫。病者乞治。則支以他語。雜取泔水敗菜施  
之。然病者無不應手愈。酬以金。輒不受。或繼以謾罵。爲易以錢。始持去。然亦不過二百  
也。陞貴舉止紆徐。袖寬可容斗許。既得賞。則市餅餌實其中。所行過。兒童輒成市。陞貴  
則徐舉袖中餌。徧啖之。畢。從容竟去。拱宸橋者。武林之繁墟。陞貴時殊荒落。官府徵地  
賦。附近居民無應者。陞貴某日坐橋下茶寮。獨大言曰。誰言此地荒者。苟有認徵賦  
者。不十年富矣。肆人夙神陞貴。爭趨詰其故。陞貴曰。遇馬而閉。遇羊而盛。謹誌斯言。當  
是時陞貴名張甚。言出遠喧傳。達于官署。仁和令姜某。以名進士。令浙。素惡異端。聞之  
盛怒。立遣役執之來。將窮治之。令甲吏胥莫敢應。令愈怒。躬率隸皂往。至則張已端坐  
而化。令檢驗。件作持巨鍼刺張胸。入五分許。鍼無血。咸謂已死。令始罷。令與馬去。未遠。  
張已能坐笑語。揚揚如平常。嗣修拱宸橋。工久不成。張遍告人。將以身殉。語訖赴水死。  
未幾而有湖州某之事。陞貴之語。爲國馬。國羊。其指乙。未。湖州某。不詳其姓氏。能術數。其

友知而要之。則謝弗能。某日偕遊于市。立橋側。一擔不托者于來。友復以爲請。某曰。可。然我術不以窘細民。君輩當償其值。則可一試。咸應曰諾。某俯拾石塊。以意作數。塚擔不托者方過橋。至塚石處遽蹶而顛。棄擔于地。復起。整擔將行。卽復仆。如是數四。不托盡不可食。擔者踞地泣。始笑償之以錢。某遊杭。飲于酒肆。肆人弗能禮也。某怒。陽爲沽。質其壺以歸。越日而肆中酒甕盡罄無滴酒。肆人大駭。嗣察知某所爲。卑辭往乞恕。甲笑曰。若尙敢無禮乎。茲姑宥汝。所失酒在屋後空甕中。驗之良信。知其異人也。

編離曰。天下事理之不可窮。如是哉。聞諸譚者。上列故實。亦得之一友人。其人因亦好言術數。嘗令人手一物而已。則踞步作術求之。能舉其物質狀不爽。是又他心通之類歟。

記胡杭異人事

■

## 別爾爵邸

編文輝

咳。人生世界上。風雲不測。這種事原也是常有的。無論如何。我這顆心。自己總能支展得往。但是……但是這消息。要一傳到他耳輪中。這怕就要憔悴死了。他呢。但是早已如此。也就說不得了。這時別爾男爵。獨坐在書室內。一隻司撥玲園椅之中。垂頭喪氣。的那面目。頓時就老了許多。本來滴翠般。兩道脩眉。如今在那眉梢。平空的落了許多。兩一雙秋水。皎的碧瞳。也溷了。眶邊隱隱現着濕痕。把一方白巾。拭個不住。口裏喃喃的說着。拿那淚眼。四面瞧瞧他的屋子。覺得樞梁上的雕刻。牆壁上的名畫。架上的花瓶。架芸籤。几案上的玲瓏陳設。依舊的一派繁華富麗氣象。好似在那裏開口而笑。叫他主人不要傷心。那裏知道他主人正在腸若消湯之際。眼見得這一座二百年來。管理世襲的爵邸。不上三月。便要歸他姓了。到那時。不要說別的。即如男爵今日身子坐的。那隻園椅。也不能不和主人握手告辭。另覓主顧。試想男爵此時的傷心。還傷心得了嗎。他自己鼓勵着自己的勇氣。鎮定着自己的心思。把編貝般的牙齒。咬得格格地響。兩手交叉着胸前。似乎要把胸中。洶湧洶湧的思潮。竭力按捺下去。却如何能。殺仗重。

的一起一伏不已。鬧得全身都索索地震顫起來。他自己知道今天萬萬的支持不下。急忙斟了一大盃白蘭地。揚着頸子一氣喝完。拓地走了開去。在辦公室中來往。走起地又凝了一凝神。走到書桌邊。開了抽屜。取出一支玲瓏小巧的十二響手鎗。握在手。中對着衣鏡。把自己端相了一端相。微微地歎了一口氣。自己兩頰上紅的如胭脂一般。握鎗的那隻手。却顫個不住。宛然害了手症似的。自己笑自己道。別爾。你往日的勇敢。那裏去了。怎的忽然變出婦人女子的態度來。如果這樣去上決鬥場。是要叫人譏笑的。喂。不差。不差。今天本來也是決鬥。今天是我。和命運。作最後之決鬥。喂。別爾。放大方些。一鎗便殺了。決不要放到三鎗的。快些快些。證人要發煩了。說到此地。忽然放起了嘲弄的態度。把心一橫。舉起手鎗。端端正正的向着自己胸口。正待扳機。不覺又觸着一件最關心的事。慢慢的吐了一口冷氣。把手中的鎗又放了下來。把一只臂倚上大鐘簷上。支着頭低低的說道。我無論如何。不應當不給他一個信。使他知道我是爲什麼死的。也可以免他無謂的悲傷。是的。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來屢去跡。須要使他分明。何況又是他呢。咳。愛蝶司。愛我的心思。便連我也不曉得他多少真丈。但是。遲。



了。已來不及了。我是個四海無家之人。怎能得消愛他。這千千萬萬的溫和精密的愛。情罷了。愛。繫。司。你。也。不。要。怪。着。我。總。是。我。的。命。運。不。好。帶。累。着。你。也。做。了。一。場。空。花。幻。夢。如。今。你。那。心。中。之。人。別。爾。和。你。告。辭。了。望。你。千。萬。要。恕。我。的。罪。惡。替。我。薦。告。上。帝。處。別。爾。一。壁。想。着。一。壁。斷。斷。續。續。的。自。言。自。語。那。淚。珠。一。點。一。滴。的。滴。上。簾。簾。再。也。忍。耐。不。住。過。了。三。五。分。鐘。方。才。慢。慢。的。一。步。換。一。步。覓。到。圈。椅。上。坐。下。重。復。開。了。抽。屜。取。出。一。張。粉。紅。色。的。書。箋。把。筆。蘸。了。墨。水。慎。慎。重。重。的。寫。了。一。行。又。擱。了。筆。歎。了。一。口。氣。接。連。寫。了。數。行。把。筆。一。放。取。那。書。箋。輕。輕。的。放。在。唇。邊。接。了。一。個。三。分。鐘。的。長。吻。那。淚。珠。兒。早。又。滴。滿。書。箋。自。己。鼓。動。全。身。的。勇。氣。把。書。箋。輕。輕。塞。入。封。中。方。要。丟。過。再。去。取。那。手。鏡。時。說。時。遲。那。時。快。書。房。門。外。一。陣。拍。手。的。聲。音。和。着。一。陣。銀。鐘。般。的。笑。聲。書。房。外。早。進。來。了。一。個。輕。裝。情。髻。冷。容。曼。態。的。女。郎。曳。着。薄。如。霧。縠。的。淺。碧。長。裙。披。着。灰。色。上。衣。一。雙。皓。如。霜。雪。的。玉。腕。舉。起。來。交。叉。在。頸。際。把。一。個。花。冠。也。微。微。偏。了。一。些。只。見。他。帶。着。笑。把。一。雙。曼。目。覷。住。別。爾。道。好。呵。我。偷。窺。着。你。的。秘。密。了。別。爾。我。來。了。已。經。好。幾。分。鐘。你。一。聲。兒。不。言。語。在。這。兒。寫。些。什。麼。我。可。是。不。許。你。瞞。着。我。的。別。爾。這。時。老。大。

跳把方才鼓起的一股勇氣早丟向瓜哇國中。兩隻手一齊軟下來。逼得臉土發白如紙兒一般。幾乎連心房的跳動也停止了。只是呆呆的向着那女郎發愣。再也揮不出。出一句話兒來。女郎眼快早瞧見書案上一個書函。墨汁未乾。是方才寫下的。便含羞行近別爾的身傍。款款的道。別爾。這封信可許我瞧一瞧。我想你必然又做了好詩呢。還只管發歎做什麼。說罷輕移皓腕。便要取那信封。別爾一眼瞧見。急得什麼似的。額上的汗珠都逼了出來。連喘帶說的道。愛蝶司。我愛這。這你看不得的。一句話沒說。寫早搶了那信封。塞入衣袋中。心想發一個狠。索性給他看了。倒也了結。只是始終沒有這個勇氣。那時愛蝶司便老大的不願意起來。一隻手伸出去。幾乎收不回來。這樣子還是他和別爾的第一回呢。你想愛蝶司怎會不生氣。骨多着。小嘴兒向傍邊椅上。一坐。不由的冷笑道。別爾。你不給我看也罷了。但是你不犯着生意。你看臉都青了。這又算什麼。難道我和你還有什麼秘密不成。你倒說呀。這時的別爾真是冤屈到極。他。他也萬想不到愛蝶司此時會來。而且一定要看他寫給愛蝶司的信兒。言語之間。倒似怪着別爾不給他看似的。真是百口難辯。只是呆呆的一言不發。幸而愛蝶司是非

帶愛着別爾的。一時間便回過意來。看着別爾。又是詫異。又是可憐。他剛要我別的話兒來岔開去。一眼又見火爐簷上一支雪亮的手鎗神經斗的一震。不知不覺的失聲道。啊。這。是。爲。的。是。什。麼。呀。這。時。的。別。爾。真。是。做。聲。不。得。恨。不。得。那。牆。壁。上。頓。時。開。了。一。個。孔。穴。好。讓。他。插。翅。飛。了。出。去。顏。色。一。陣。陣。的。更。變。青。黃。迭。現。好。似。開。了。個。頭。料。鋪。一。般。那。一。顆。心。真。個。比。隨。着。宣。告。死。刑。上。斷。頭。台。那。個。當。兒。還。難。過。正。在。延。挨。之。際。當。不。得。愛。蝶。司。這。時。已。疑。心。到。十。分。一。疊。連。聲。纏。着。別。爾。要。叫。他。告。知。緣。故。又。立。起。身。來。傍。着。別。爾。坐。下。把。一。個。頭。直。偃。到。別。爾。懷。中。那。黃。金。似。的。頭。髮。披。了。別。爾。一。肩。呢。着。別。爾。道。別。爾。我。不。與。你。這。個。樣。你。一。定。要。把。心。中。的。秘。密。告。訴。我。你。當。真。還。是。愛。我。呢。不。愛。你。要。是。真。不。愛。我。那。就。罷。了。要。是。愛。我。你。就。別。瞞。着。我。好。別。爾。你。告。訴。了。我。罷。不。然。我。便。一。發。子。不。出。這。書。房。門。口。說。罷。嬌。然。露。齒。只。自。愁。笑。把。別。爾。的。萬。千。心。緒。在。這。一。嘆。中。斗。的。鈎。了。起。來。不。覺。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我。愛。你。快。別。逼。着。我。我。想。這。書。兒。你。還。是。不。看。的。好。是。的。我。愛。你。決。意。不。看。了。罷。你。也。別。胡。思。亂。想。我。是。決。不。瞞。着。你。做。事。的。不。過。這。一。回。……咳。望。你。以。後。還。是。拋。了。我。的。好。我。如。果。有。什。麼。意。外。你。可。不。必。盡。

着記。聖。着。我。我。愛。記。着。罷。這。便。是。你。的。別。爾。向。你。說。前。後。的。肺。肺。話。你。要。……說。到。這。裡。已。哽。咽。得。說。不。出。來。聲。音。也。啞。了。那。時。愛。蝶。司。不。聽。便。罷。聽。了。真。覺。得。膏。天。霹。靂。意。外。驚。慌。不。覺。的。一。手。將。着。別。爾。的。頭。頸。一。手。按。他。的。胸。前。急。道。別。爾。什。麼。事。你。說。出。這。樣。的。喪。氣。話。來。這。不。是。我。聽。錯。了。嗎。別。爾。你。到。底。說。什。麼。快。說。快。說。這。時。他。緊。蹙。眉。頭。微。睜。星。眼。急。得。氣。都。喘。不。過。來。別。爾。那。時。又。是。愛。他。又。是。憐。他。不。由。的。沖。口。而。出。道。你。別。急。我。就。給。你。看。這。書。兒。說。罷。向。衣。袋。中。搗。了。出。來。向。桌。上。一。丟。急。急。的。把。兩。手。掩。着。臉。心。中。一。陣。難。過。便。向。沙。發。上。倒。下。愛。蝶。司。着。那。書。兒。不。到。一。半。一。雙。纖。手。已。顛。個。不。住。末。了。索。性。全。身。動。抖。起。來。嚶。的。一。聲。已。經。暈。了。過。去。別。爾。大。驚。連。忙。起。來。把。他。擁。到。懷。中。低。低。喚。着。心。中。感。激。他。的。至。情。到。十。二。分。不。覺。又。洒。了。幾。點。淚。愛。蝶。司。醒。了。過。來。顛。聲。道。別。爾。你。難。道。真。無。以。自。揀。嗎。這。些。話。是。真。的。嗎。便。是。真。的。也。不。打。緊。別。爾。你。快。別。起。這。些。念。頭。你。要。知。道。你。這。生。命。是。我。和。你。二。人。合。着。的。呀。說。罷。一。陣。傷。心。也。嗚。咽。個。不。住。道。時。屋。中。靜。悄。悄。的。止。有。那。時。鐘。機。兒。板。着。臉。不。言。不。笑。一。秒。一。秒。的。走。將。過。去。不。二。回。鏗。鏗。的。響。了。十。一。下。別。爾。斗。的。一。驚。連。忙。把。愛。蝶。司。推。開。又。眼。睜。着。爐。簾。的。

手鎗。免強鎮定着道。我愛。這時你可以回去了。讓我料理我自己的事。愛樂司一言不發。止把頭搖了一搖。道。別爾。我不信。我此刻萬不能離開你。我想。你這番兒一定是撒謊。是的一定是撒謊。說着連連搖頭不止。別爾急道。我愛。你別傻了。這種事那裏可以撒謊的。我真個已經破產了。不到三月。我這裏的一草一木都屬了別人了。但是並非由我自己做成的。咳。這也不必說他。父兄的事。原和我自己的事一樣。求你原諒我罷。愛樂司怔怔的觀着別爾。覺的他神色如此。這話萬無不實。便道。然而別爾。你也太胡突了。破產的一件事。算得什麼。我和你的愛情。又並不在乎財產兩字的。說到這裏。又把別爾的頭髮揉了幾揉。又柔聲下氣的道。別爾。我和我的愛情。是百劫不變的。你現在便赤手空拳一無所有。可知道。你還有一件最珍貴的東西。比了那些金錢田產。還要高貴。個十倍百倍。這便是你。和我的愛情。這愛情能殼使你快樂。能殼使你忘掉了。一切。能殼使你整刷精神。重做一番新事業。出來。別爾。你雖說如此。好在我們結婚的日子近了。結了婚後。我們便清清苦苦的過一輩子。也不見得一定會窮死我。別爾。你聽了。我的話。聽說到這個當兒。又俯身下去。溫溫和和。和別爾接了一個吻。只是別爾

依舊是一聲兒不言語。愛迭司想了半回，忽然點頭道：「是了是了，我想我愛這樣傷心，必定是舍不得二百餘年的故家喬木，一旦歸之外人，如今這樣罷我父亨利男爵遺下來的家產，恰和這裏差不多，如今不拘賣了那一邊，歸清了債務，便是了。我和你的財產將來總得要歸併一處的，又分什麼彼此？別爾，我求你這句話，你也答應了。我是別爾，聽到這裏，不覺臉上一陣陣潮熱起來，連頸子微鬚，腳紅個滿面，心想堂堂丈夫，怎麼叫愛我的女子代理債務起來？這一下子，豈不成了個卑鄙賤夫了嗎？連忙把頭一搖，說道：「我愛這萬使不得，我如何好用起你的錢來？這話請你不必再提，還是讓我自己料理爲是。」愛蝶司見他說話時一種斬釘截鐵的氣概，依然一些兒沒有改變，心中更添了十分欽愛之情，只一時想不出個解決的方法來，蹙着眉兒，悄然不語。別爾也不則一聲，雙眼不住的偷覷那手鎗，隨了兒還是愛蝶司想出一個主意來，帶着笑說道：「別爾，這樣罷，你不是說破產還有三日期限呢？安知道三個月之中，又想不出六個兩全的法兒？你且忍耐着幾時，無論如何必要接着我的信，允許你行事，你才肯不允許時，你休得要亂鬧。說時又嫣然一笑，半莊半諧的道：「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你的

生命是我和你三人合著的。你要將害了這中間也有我一半兒。如今我要去了。你聽不聽我的話。快立一個誓。別爾不語。一會兒亮着臉笑道。我愛這又何必呢。遲早我總是這個辦法。要有法子。早想了。愛蝶司聽了一定不依。感着他一定要立一個誓。別爾實在不得已。只得宣了誓。允許他三月之期。愛蝶司方才歡天喜地的抱着別爾。一連接了幾個吻。方才分手。那臨行之時。眉梢眼角之間。更露出一種志得意滿之狀。可惜別爾沒有留心到他。

光陰先生板着臉兒。不言不嘆。一天一天的過去。是無可挽回的三個月的日子。禁得起幾個瞋眼。但是在別爾那裏。又覺的慢得了不得。不是日子過得慢。實在別爾太要緊。喬遷到別一世界去了。他明知目前境地。無論如何。轉輪旋不過來。勞勃男爵的采邑田產。本來也不很多。不過在中人以上。經了老男爵及別爾的哥哥勒里兩人的揮霍。黃金虛耗。早已典質一空。到了別爾手裏。竟是一無立錫之地。還虧他竭力掙節。支持了幾年。剝肉補創。也在所不免。一過這回的馬而吉節。實在萬無法想。只有預備破產了。那天呆呆的坐在書室裏。心中雖然空空落落。了無牽掛。但是想起先勳滿然片

瓦不存。自然的愁來欲絕。這時別爾男爵的景况不好。已漸漸傳開來了。親友賓客。漸漸的日稀一日。到得二月未滿。居然的門可羅雀。轎無停車。男爵也不去管他。暗想。倒也省了我許多酬酢之費。實在拜賜不小。不過有一樁最奇的事。便是那亨利男爵家愛蝶司小姐。自此也就絕跡不來。別爾想着愛蝶司決不是負心的。自然決不可與他人同年面語。何況息壤在彼。他還痴心望我恢復故業呢。他還不來。一定是怕遇了我傷心之故。這也不能怪他。忽地又把手重重的向他自己額上擊了一下。笑道。別爾。別爾。你也太痴了。這時候。你正要以不見愛蝶司的爲妙。這苦。苦。他怎的。立刻直豎起來。取了一枝雪茄吸着。在室中踱來踱去。看看夕陽西下。天色四合。那邸外的一花一木。漸漸的沉入黑闇中去了。嘆了一口氣道。不過如此。一日日挨去。咳。愛迭司。你何必一定要我受這三個月的罷呢。

過了數日。忽然有個僕人跑來告訴他道。亨利男爵家的會廳。買了。別爾正在書空嘔吐之中。一些兒不介意。但想不知又是那個亨利男爵呢。難道世界上還有與我一般命運的人。想了一回。又過了數日。忽然決然叫人知會他的律師。說要破產。一句話。



出去。不到一星期。那律師便跑了來。說現在有一個經商賺富的美國人。要買這邸地。做別墅。別爾一口答應了。三日之後。便已成交。只是那新主人終不曾見過一面。別爾等他的價款交下。料理了數日。夙通一清。在這當兒。不知不覺已過了三月之期以外。別爾硬着心腸。把大事辦妥。暗想。我如今百事已了。還痴等着愛蝶司。做什麼。便又慢慢的踱到書室中。開了抽屜。見那枝玲瓏雪亮的十二響手鎗。依然端端正正的擱着。不覺暗暗點頭道。如何我到底還脫不了這一則呢。可巧那時又有一個僕人嚙吁吁的跑了進來。說道。爵爺。愛蝶司小姐來了。而且還帶着許多東西。奇怪的很。說猶未了。愛蝶司已走了進來。明粧華服。比前益覺倩豔了許多。一見別爾。便擁抱着。連接了幾個吻。帶哭帶笑的道。我愛別爾。你可苦了。但我叫你總不要灰心。我有法子呢。說畢。連忙向襟底取出。一個小革囊兒。雙手呈上道。我愛可瞧一瞧。睇過了。我便要毀掉他哩。別爾這時。一些兒不明白。不知他關的是什麼一回事。急急開了革囊一看。不覺呆了半邊。你道他囊中是什麼東西。正是一大疊的契約。有亨利伯爵的賣產別爾男爵感賣產各種契約。一疊不少。別爾呆了。一回。愛蝶司見他看過了。便連囊取過。向火爐中

一。丟。烈。轟。轟。燼。個。正。着。別。爾。忽。地。醒。悟。過。來。大。叫。道。是。了。是。了。感。愛。透。明。你。真。誤。了。我。呢。這。叫。我。怎。樣。對。得。在。你。和。你。那。叫。亨。利。爵。邸。四。字。呢。愛。蝶。司。笑。着。接。吻。道。我。愛。我。愛。我。愛。你。也。說。不。得。了。

# 我爲誰

編 雜

蒙克洛自迭雍趨程之第一日。手弄其絕重之銀鑲鍊。儼然作聲曰。嘉哉。我茲爲誰。迭雍之人。嚙不知我爲慶賀大希加冕之代表。以副牧師資格。一躍爲國中之聞人。嘉哉。乃負手于背。張目四眄。似欲覓途人而告之。願威望雖張。而胃力實朽。以蒙克洛凌晨來自僕司忒村教堂中之拖人輒善睡。蒙克洛遂無從得晨餐。此時已十時有半。胃中隔宿之硬麪包已見。偪于蒙克洛胸中之熱度漸滅。無餘途不得不時時作響。以警告此聞人代表。謂更不以物實之者將超距而出。與蒙克洛爲最後之握手。蒙克洛大恐。迺微步入一餐肆。去車站僅半味。行時力支其腰腹爲聞人之狀。願腰腹乃時時抗命。不從節制。此時蒙克洛所服。至可駭笑。殆如質造之古瓶。土色斑爛。而施以時花之點綴。爲狀迺至弗稱。高冠至堅實。特徵窄于額。每一冠之必勒額作紅痕。如爲其願畫棋枰之界。此冠蒙克洛至寶視之。非屑。聖節必不之冠。故歷三十四年。呢色仍新。如乍脫冠匠之手。燕尾之衣。博乃無倫。實則非博。斯衣固蒙克洛牧師少時之服。此時日嚼粗硬之麵包。不期身瘠如腊衣。遂不適於其體。固不當以是爲衣。此外尙挾行杖一。聖經

一。賀表則貯之行篋之中。表外尤有白色之禮衣。則牧師暨人婚嫁時所服。似此牧師視朝賀之事。類于證婚。特彼不審。將以拿破崙第三橫之誰氏。行次高舉其杖。氣概有類教皇。肆傍之人。相顧愕然。謂此牧師必自喪家送殯歸。而此喪家又新不與錢。故鬱怒至此。實則牧師固無怒。卽有怒。亦但恨恨其腸胃之尊鳴而已。既坐傳餐。侍者立以饌進。牧師視之陰念。如在平日者。此盤餐固較堂中之硬鈔包爲良。特不能概之今日。今日之我爲誰。非恭賀大帝加冕之法蘭西迭雍城侯司脫村村民代表副牧師蒙克洛乎。爲身分計。此尋常饋品。萬不當取。以果我名貴之腹。願蒙克洛雖如是矜持。而腸胃已不復能耐。幾欲奪喉。大呼攫取。此盤中之品。以去蒙克洛無術。亦姑遣之。立時刀匕之聲凌亂。牧師既舄。尙目注盤中。形很很之色。意謂汝輩乘我不備。以賤品實我腹。果我謁大帝歸。將傳語我侍從。盡碎盤碟之類。無少遺。特肆中侍者。則竊竊議牧師食量之宏。屬餐無算。猶戀戀有欲炙之色。兩者不審其孰是。而車時屆矣。牧師乃立起赴車站。

車中牧師流盼四顧。形其得色。微恨同車舉非解人。迺無人趨前向之申賀。心念故輩

固鄙我爲賤牧師不知蒙克洛爲牧師之時代已告終矣。今而後方將與聖經長別爲藉豐履厚一呼百諾之蒙克洛若輩又胡知者我賀表之工我村名之古益以我年高德耆望實並茂之蒙克洛牧師爲之代表舉法國誰足僂我雖我村民固少僅農戶數十家然此復胡患大帝當不以是爲病又我村貧瘠土壤居迭雍城之下下特此益不足論我村固無不納稅之民其忠實實爲無上如是種種特爲我之過慮語有之半麵包較無麵包強也我將赴巴黎觀我大帝思至此精神立爲煥發拊掌而歌力擲其冠冠觸窗櫺而墮仍不自已車中之人以爲牧師痛發或將毆人則盡斂避移坐不復與面牧師乃逾無懼不得已取聖經讀之牧師平生好爲偉人志意高抗故于經辭絕生此時矜目而視字字如觸怪物力欲成誦願終不能脫口而出則大怒捲卷遽沈沈而睡而腦中猶有聞人代表之四字跳躍上下漸至漫漶化爲一人軀幹偉岸服大將制裝拈髭而笑者則已也如是久久車停檢票者力推之蒙克洛始醒佯饒下車檢票者推其冠夾鉛筆耳際口中則微語曰異哉此老教士龍鍾如是至巴黎胡爲耶

牧師至巴黎于時爲拿破崙第三加冕大典之前三日旅邸擁擠已無復隙地牧師挈

行篋。奔走通衢中。累日氣咻咻然。卒不能得宿處。於是置篋禮拜堂之階石上。坐而少憩。此時始驚巴黎之繁賾。為平生所未見。然盛氣殊不少衰。人人過其前。牧師輒以盛氣相向。努目忤視。如有宿仇。行人為之辟易。牧師之意以為彼輩。但見我為老牧師。故人人咸以憐憫之色向我。不知我固非我。我為誰。為攀龍附鳳之俊傑。為賀大帝加冕來也。苟我引手篋中。出我倭司脫村之賀表。汝輩必至震驚。欲絕。特牧師以仁慈為懷。不欲人以震怖而失其魂耳。忽有一人進拊其肩曰。師從何來。乃止于此。牧師微睨之。作不屑狀曰。我乎。若固知我之為誰。其人失笑曰。師不自知。我則知師之為牧師無疑也。茲且弗他語。師得毋欲得逆旅乎。牧師點首示意。其人曰。我為聖路易逆旅之招待者。我當導師行。且語至此。翕肩作響。以手微揚。一街車即應聲至。其人曰。師行矣。我為師取此篋。即取篋納之車中。同載而去。牧師心鬱鬱以為降尊。乃與市僧同車。顧亦無策。則焦竦而坐。少時車止。同下。牧師之室。乃在四層樓之顛。偪仄陬隘。僅容一人。牧師大怒。堅請易舍。肆人言無有。客果不欲者。則請另賃。牧師不得已。亦遂安之。掛搭既畢。展臥而憩。首抵窗。足抵門也。

餐時既屆。廣廳中男女畢集。珠光寶氣。觸目欲炫。牧師心氣固壯。亦復自慚形穢。頗不自禁。惟念果得帝眷。驟富貴者。當悉以文綺珠鑽飾我堂中之犬。以洩我憤。此時則青燈而坐。默然自飯。背誦賀表中警語。以自壯。然而餐畢矣。牧師既歸室。忽憶一事。則力按電鈴。呼侍者至。詢曰。他日大帝加冕當在何所。汝知之未。侍者曰。師得弗欲往一遊。矚乎。然禁備森嚴。出入恐弗便。我意師以弗往佳也。牧師不待其詞畢。立大怒叱之曰。止。若胡言。我固齋有賀表來賀。今上加冕者。我爲代表之一。即語未竟。侍者熟視其面。已欲胡慮。力忍之。詢曰。然則師代表何省。曰。非省。曰。非省。然則何城。曰。無城。曰。然則師果何人。牧師昂其首。以手作勢。曰。若知我爲誰。我迺迭雍城西倭司他村之代表。曩爲村中之牧師。惠借蒙克洛氏。是侍者力掩其胸。奔迅而出一。至梯次。笑聲已大。繼旋謂其伴曰。却而司汝思之。果我大帝拿破崙第三。更加冕一次者。將見我架上之鸚鵡。亦能爲勳進之代表矣。我思此老牧師必癩作。不然弗能狂謬至此。却而司則曰。此事究之。汝法國不及我英之故。汝法之人。日日言民主。而胸中則人人欲爲攀龍附鳳之功。臣乃至垂老之世外人。熱血激心。成是癩症。是實大可憫惻。侍者不然之。嘖嘖與辨。而

老牧師百不之聞。心中但念我為誰。我究為誰。往復不置。

越日。老牧師盛刷其外衣。嚴妝既畢。即至籌備加冕事務之所。崇樓輪奐。閤深窺窺。為老牧師平生幻想中所不能到。行人盤旋如蟻。穿壇老牧師亦顛頓而前。至一處。標其門楣曰賀表收存處。門中一人據案而坐。服二等軍官之服。肩章燦然。冠上插一羽。受風微顛。年事在三十四十之間。虬髯繞頰。目彪然。作異光。蒙洛克見之。已不寒而慄。復見衛士數輩。槍劍如雪。雁立而鷹視。益大驚。足趑趄幾於不前。此時心魂已蕩。幾欲舍賀表而遜。一念隨行之時。曾宣言於衆。謂此行無異登仙。以布衣往者必奉綬而歸。果衆不見信者。可對聖經而宣誓。今若是胡以歸面。思至此。不期力鼓其垂絕之勇氣。向此將軍為一鞠躬。願此將軍乃岸然不答。願一衛士曰。詢之彼何事者。牧師期期曰。我為代表。為賀加冕來。果弗可者。我亦即歸。語已。欲上其表。將軍咄然曰。止。若為誰。且何業。牧師垂首曰。我為倭司他之副牧師。將軍不語良久。嘻曰。牧師。且副牧師。曷不歸。若堂。宜若經較來。慶賀為功。良也。語已。亦不願視其表文。立團而擲之一紙箋中。明日。隨禮單門券。同出。實之腐草之間矣。



牧師知不得當。意固以情籲之。但得一觀禮之券。使我得入。駢足立一分鐘。即使雙眸無親所覩者。但爲前列之背。我亦無祈。以我意初不欲果親大帝。使果得親者。天威所攝。亦立足以消耗我之軀命。至于十年之久。但得一次入場。歸我僕司他時。可以爲粉飾吾辭之資料。於願已足。如是思維。至於久久。坐上將軍。已大弗耐。厲聲曰。先生胡仍弗行。得毋須人掖公出耶。果欲之者。我則尙有囚車。以汝風狀。固不難判。以禁錮十年之罪。牧師聞語。至囚車二字。大驚立竦。而額汗已續續而下。此時眉目。腰腹亦無復能力。自支屬以爲偉人代表之狀。但有鼠竄喘息。欲絕。額上堅冠。亦不勝顛頓而墮。牧師惶恐中。至不暇取而拂拭其灰。牧師既行。侍衛之兵。不期興然。即將軍亦局局不已。此時聖路易逆旅中。已張賀燈。爍若列星。組織錯落。作拿破崙三字之形。牧師張目徘徊。幾無從覓其門邸。陰想今日始知大帝加冕之真相。固與草莽之民何與。然每聞大帝。帝就職宣誓之中。必有仰承民意云云。不審此民意云者。得諸伊誰。殆即大帝一人之智力。足抵國中千萬之氓。大帝之意。即爲民意。舉國中但有違率。無敢抗撓。緣是國中之人。相率習爲趨踰儀注。備一日之朝賀。他事又寧可計。然我儕細民。乃並此區區。

不可必得。奈何。老牧師且思且喘。胃部立復雷鳴。蓋牧師之身。忽通忽賤。窮極變化。而腸胃之位置。則如故。不升不沈。初不因牧師之塞運而減。其消化之力。牧師此時頓憶其飢。捫素囊中。資斧垂罄。計供一二日者。尙足支屬。於是亦不復爲饜飶甘肥之想。依然進其枯寂無味之麵包。侍者進具。則詫愕不已。意此老人或見拒於同席之國秀。故容色灰敗至此。不則必爲車驂所驚。或傾跌而失其足。蓋老人此時之顏色。并惶懼。喪。懣。惱。爲。一。而。出。之。目。動。脣。顫。時。時。狼。顧。則。爲。受。驚。深。蹙。其。眉。似。以。濃。愁。爲。鉛。失。望。爲。筆。而。加。冕。二。字。則。執。此。以。饋。飾。諸。六。十。老。人。之。眉。部。醜。怪。之。狀。不。能。使。人。對。之。而。勇。然。亦。微。斟。其。酒。進。曰。師。今。日。似。宜。爲。大。帝。揮。杯。申。賀。師。不。見。乎。巴。黎。國。民。代。表。方。盛。設。筵。席。於。我。廣。廳。之。上。巴。黎。名。士。淑。媛。下。至。女。優。無。不。蒞。者。噫。此。何。聲。此。非。巨。觥。醉。香。樓。舉。以。相。觸。之。聲。乎。此。又。何。聲。我。知。之。矣。利。亞。那。姑。娘。方。爲。主。人。延。奏。國。慶。之。曲。此。相。愛。陸。玲。聲。也。師。不。知。利。亞。那。姑。娘。爲。康。堆。侯。爵。之。女。所。謂。交。際。界。之。女。王。者。姿。容。資。產。舉。弗。論。卽。論。樂。技。已。足。洪。醉。一。國。都。之。男。子。師。亦。讓。之。乎。以。交。際。之。女。王。奏。曲。賀。政。始。止。之。國。皇。真。二。難。并。具。天。下。無。論。何。國。君。主。傳。則。足。備。我。皇。者。言。已。張。吻。而。笑。且。謂。此。時。

恨我無紅酒。不則亦將借人觸杯爲樂。牧師聽已。心神爲癡。忽念如此盛會。安得無我。迭雍代表之名。或都人不審我之僑。此乃未以東延我。我蒙克洛。畢生幸運。盡洵影矣。思極計當以語哀。侍者使出觀客單。以決其有無。願弗論巴黎社會。即迭雍。僕司他亦無不得東而圖與宴之事。語出必爲侍者揮搶不止。於是踟躕可五分鐘。決然託命侍者以恢復此千載一時之遇。乃舉杯向侍者微笑。柔聲曰。若思紅酒。盍姑盡此杯。吾尙有辭。侍者此時實則已醉。以方爲夥。伴趨至鄰側小肆。飲劣釀。盡擲碎其瓶。而歸。願得酒亦不復辭。舉飲立盡。復欲力擲其殘。幸爲牧師所止。旋告以謀。侍者亦諾。願雖諾。侍者之目已上仰。此時方模糊辨蒙克洛之顛。數其白髮之莖。數實則白髮非客單也。

牧師立促侍者出窺。侍者雅步去。力言無有。牧師喏然。此時百念皆灰。心境之枯寂。如人行於沙漠之中。莽曠蕭寥。心氣俱絕。微微似尙聞樓上廣廳中男女跳舞之聲。以笑語雜沓。至不可名狀。幸所居室距廳絕遠。牧師罷無力。不能奔迅至廳。窺其狀。杯爾一窺。足使老人氣壅而死。又陰羨侍者。雖不與宴。尙得假進候之。竊一寓目。跡在

豁朗其胸次。已乃並此而無之。堂堂國民代表。乃至不足並一下役。天番有知。何以爲其忠實無上之教徒。地思至此。立起開篋。欲取聖經出。立擲諸樓窗之外。真經手中。掉目而視。手垂發矣。忽復悚然自止。喟然曰。我爲誰。我究爲誰。於是真經案次。取菸吸之。默坐深思。不復作語。

著者曰。我書至此。我爲誰一語。已數見不一見矣。實則牧師此時之我爲誰。與前次之心理。固已大異其趣。此時百幻俱絕。天良陡萌。思我何人。非牧師耶。胡爲乃爲是護聖毀書之舉。更進之。牧師也。而與人家國胡爲者。且此加冕。果足爲應天順人之舉否。如是思維。汗下如瀉。卒明立以車返迭雍。他日人見之者。特爲一皓髮長眉。慈祥和藹之老牧師。與人語刺刺不能休。聽之率僭己愛人之語。向之豪舉。如隔世矣。卽其破碎之聖經。亦敬謹裝潢。列之座右。至死卒未與作別。特斯堂清苦牧師之腸胃。尙作雷鳴與否。則不可知也。

(完)



長篇小說

# 警世續海上繁華夢

初集  
每集即一冊  
六角



警夢癡仙所著之續海上繁華夢  
共三集緊接前書先後凡二百回  
一氣呵成實爲說部中洋洋大觀  
第一集已經出版二集三十回大  
半爲近日花叢事描寫尤覺盡致  
准本月底出書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總發行所

# 簞曝餘聞錄

雋 雋

鷓雛讀稗乘。至儒林外史。心好之。謂其寫明季文士。上九天。下九淵。藻飾續繪。無復剩義。閱世之士。可以觀矣。遜清一代。文學頗昌。于乾嘉。名輩繼出。軼事流傳。談詭譎恣。風流儒雅。殆亦百禩之所徵也。爰以墨餘。成此贅錄。匪曰國故。藉存遺聞。庶幾其亞。歐。嘗謂說部之書。無繫世要。卮言日出。亦固其所。特少編以雅。斬不導淫。或捃拾掌故。或淺譯西書。載陳載諷。要視正論。爲易入。綴學之士。所深賴焉。春間有燕。賦筆。絃錄之作。刺取竹垞。亦猶茲編。以卷苑閣主爲首。若夫屬事連林。間出造作。固猶意于畫向壁也。乙卯孟冬。錫鈞鷓雛甫識。

## 第一章 踞石獅狎侮醜賈 翻水疏折服詞林

陽湖縣治南。爲里可十餘。有山巖然。重而屏立。小溪抱之。折而西。有隴水之村。戶凡數十。竹籬籬扉。風物幽絕。居戶強半耕。次爲牧。又次乃賈。故設肆者殊夥。村風尤樸。粟席外無他需。有之社集豚蹄。歲時濁酒。如斯而已。吾嘗發端之初。卽系此村中之一人。以是人故。吾遂不得不首述此村之梗概。知質樸之區。珠璣川輝。精華初不外洩。乃篤生

俊彥。所謂幌敵而物佳也。程生者。字禮堅。居村中。凡三世。禮堅生未週歲。父彥華遽時疾卒。遺孤孑孑。家四壁立。先是彥華讀書。入邑庠。治毛詩。亦間爲韻語。選運莫不才之。城中陳翁者。妻以女。即禮堅母也。陳故世族。嗣中落。田產已盡。而世讀書。因未衰。後裔無無文者。陳翁無子。僅一女媿文。則自課之。稍長。盡通諸經。尤喜習韻語。青蒲昭明文選。如瓶瀉水也。翁嘗歎曰。天不相我。使我爲鄧伯道。苟媿文而男子者。青紫如拾芥耳。緣是尤憐愛之。願貌絕娉。無問名者。陳翁媿文尤高。自期許。逾數年。得程生彥華文。陳翁狂喜。持以示其女。女無所可否。特曰。氣秀而神不王。收束處時見蕭瑟之致。此子固才。恐不永年。禍祜隨天。我亦固不自知也。陳翁知女有允意。乃使人徵其指于程。程固貧未娶。聞之大喜。過望。遂娶焉。程生既得才。婦益溺苦于學。婦亦耽吟詠。蕭蕭紙閣間。唱和不輟。而家政井然。初未以米鹽瑣碎妨程。程益德之。逾年。生禮堅。是年疫盛行。不三月。彥華遽以疾歿。遺孤猶襁褓也。陳翁知之大戚。堅迎女歸。女不可以撫孤守節。當于夫家。不當于母家也。翁無術。則姑厚恤之。願翁家亦貧薄。力不足終履程。程氏佐以女紅。乃僅足給旦夕。荏苒數年。而禮堅生九齡矣。程夫人念家赤貧。無以供禮堅。



讀。因未就傳。又念先世家聲。不欲從茲而墮。意恒怛怛不樂。禮堅尤穎異。廣穎豐下。十許歲。行止如成人。程夫人絕愛憐之。未幾陳翁亦歿無嗣。視舍殮者夫人及禮堅而已。陳翁殮殍。執夫人手。目禮堅曰。兩姓之不佞。視此子矣。我老無成。彥華英英而早卒。皆天也。今若此。必以此子竟我及彥華之志。然爾家固貧奈何。語未卒。翁泣。夫人泣。禮堅亦泣。自是夫人課子之心乃益堅。夫人日中織得一縷。呼禮堅持售于市。垂晚。夫人漸米治餐。禮堅得錢則踴躍持歸。爲夫人市鹽豉。脫粟一飯。而母子之樂乃彌甚。夜中夫人檢殘書。擇其易者。授禮堅讀。禮堅輒不待三復。已了解。夫人授已。復織。或事針黹。而禮堅執書琅琅就風簷誦之。非漏三下。輒不得休。禮堅心念讀亦大易事。胡我目所接者。都不知書。意人自不知好耳。願我聞人言。持是乃以市富貴。夫富貴何爲。胡以必索自故昏之中。則區區蠶麻之餘。人當有寶之。若連城者。乃殊不見有車駟之人。臨我門而索取以去。如是輾轉。心彌不釋。乘間遂以告其母。母笑曰。若才童年。乃遽蕪心及此。耶。我教汝。固無望。是特願汝讀書明道理。治生愛物。以娛我暮年足矣。苟讀書必富貴者。視若外祖及若父何如。語至此。淚已奪眶而出。禮堅大踴躍。亟以他語亂之。乃解一

日爲清秋之晨。氣宇肅爽。晨曦融融。漸接牙簷而上。禮堅方難文選。輒大沖詠史諸作。斗憶一事。立奔迅向市井而去。市中有雜貨之肆。距禮堅家才數十武。主者爲一老翁。爲村間方聞之君子。所以然者。以老翁有感。申居城中。爲縣學生員。老翁時至城中。就其家偵取闌閨消息。歸則向衆津津道之。衆旣憫于生員之名。尤羣服老翁博洽。則交推不置。因之夕陽西下。耕作旣罷。小肆之中。屢趾恒滿。來者旣朝。老翁講宣講。翁樂時復出柿餅饗客。故客之心。目在老翁與柿餅之間。禮堅旣至門。老翁是日殊無歡。以詐譚一故事。經人駁斥。指爲誣妄。心乃悒悒。竟日爲之不怡。則推其眼鏡。置額際。拭目而嚼。意謂世風不古。孺子乃敢譏及長者。此事爲可。禮堅呼曰王丈。孺子率揖。翁蹙頰不祝。徐曰。汝耶。禮堅以何事來者。孺子須知。以下王翁將爲長篇之論說。揮寫其朝來之伊鬱。乃爲禮堅銳利之聲所止。曰。我將向丈乞銀硃也。王翁愕然。視此童子形態。決爲健敵。更言將不得直。乃力吞咽其餘辭。詢曰。若須銀硃。胡爲。又將以塗面具飾。炫人耶。孺子須知。銀硃之爲物。其貴重爲何如者。時一人攬言曰。丈言謂何。老者意得。取券管向火吸之。意此朝之言。有人見聽矣。則威力立張。慷慨曰。若輩皆稚齒。曾胡知者。我聞

前村馬秀才。富戶也。語此三字。乃故洪其聲。若惟恐人聽之。弗審不知。凡得聽王翁宣講者。固已人人耳熟之。無需爾也。而王翁少遺其菸。復曰。前年延牛相公至家。雙其弟妹讀。牛相公新入庠。故馬秀才特延之。不爾。簪舍中人。安用白衣。廁足其舍。牛相公既至。命取三字經數卷。慎重取閱。將加句讀。舉筆墨筆也。牛相公大怒。遺擲筆于几。聲錚錚然。盛氣呼馬秀才。謂馬大不敬。在例館師句讀之筆。宜以丹。不以墨。設在密過。或躬遭斬喪者。乃墨之。茲我既未喪其父。若母。皇上春秋鼎盛。萬無乘龍之理。馬秀才之爲非。咒詛我。則爲怨。謗國家。詛我翁。可惡。誅國家者。罪當族。氣洶洶然。將控馬秀才于理。馬秀才大恐。亟力辯無他。以首控。地無教。袖中出青蚨千。納牛相公懷。久之。牛始色霽。復言歸于好。自是我始審銀硃之貴。貴乃無倫。語已大款。四顧向僂言者。已不願去已久。王翁復大怒。面絳徹頸際。意其更來者。我當力以菸管叩其人之脛。願其人。在乃祇以菸管力撻其几。斗憶禮堅。徬徨未去。則復聲。撮銀硃錢許付之。禮堅懷之。申謝乃歸。王翁目送其去。灰白之眉。幾以擊故。連合爲一。微歎曰。孺子貧至無袴。乃妄意好讀書。似汝骨相。乃足爲相公耶。我城中趙表妹丈。方面大耳。望之。尊嚴如神。乃窮十

載力得青一矜汝何如者日得脫粟活者媿不堪薄堅食不可得乃譖妄真此且語且入悼歎不已禮堅亦弗聞既歸取丹筆加文選讀其心賞諷誦愈烈母願之尤大樂無已如是復及一月某日晨起方洒掃斗聞戶外嚙息聲有人叩關啓之王翁已至禮堅無語則揖之然心亦微詫念母子相依十許稔舍外祖外無有過我門者以我家故貧貧之爲力足力屏一切朋友親戚使舍我而去乃獨不能屏王翁則王翁良亦異人王翁願禮堅謂須請見嫂氏禮堅立肅王翁坐入報母願之程夫人已出柴鈔刺布已及中年而氣度端嚴望而知爲大家乃不爲貧悴所累王翁揖之夫人答禮訖肅客坐王翁既坐徐捋其髻喟曰嫂子弗怪接鄰多年乃不相存問良以老子年力衰朽不良于行即有行時又率爲城中戚串邀去作十日飲碌碌至不暇寓家罔問其他矣夫人唯唯徐曰深感高鄰厚義願今日以何事見枉者願聞之王翁微歎願禮堅以烟管就其吻曰嫂子我爲此言似爲無禮願老朽質直人無不知者城中相公輩即以是故稱老朽曰王翁質直不欺人也語已微歎少止似欲待人之讚語願乃無之則不得不續言曰老朽視嫂家况乃大可憐今禮堅長矣胡弗令出謀食亦足少分嫂勞是爲質直之

言。弗然。老朽亦不輕吐。以程相公在日。遇者朽厚。亦賞老朽質直。不欺老朽。苟不爲是。質直之言。虞死後。無以面我亡友。夫人聞語。念彥輩平生。實未與王翁爲友。然其意固可感。乃曰。承厚愛。未亡人實不知所報。第未亡人家。固貧亦不欲富也。寒家世代讀書。止此一脈。尤不欲其輟讀。而他驚。母子相守。飲水讀書。亦未遽填溝壑。敬謝翁矣。王翁面復絳。亟曰。執言。趨令郎廢讀者。老朽誠告夫人。老朽之戚趙相公。篋序中人也。肄業揚州梅花書院有年。茲以山長病歿。故返里。今且行矣。昨與老朽言。愁首途之日。孤寂無伴。且謂此屆書院方考試生童。獲薦者。得入書院肄業。月得膏火銀三兩。吾鄉乃無人應者。不甯可怪。我聞大樂乃亟。以令郎薦。趙相公謂果欲行者。行李往返之資。舉一人任之。獲薦喜不必言。卽不獲當于嫂亦無所損。不甯佳耶。夫人初意殊不樂。以禮堅往。繼念讀書事大。使禮堅至名邦。交碩彥。縱覽藏書。異日或當有成。終意于篋門圭竇中。守數卷殘書。以終老者。意遂決。乃謝王翁。約日而別。至期。夫人爲禮堅撰楮行裝。兼貧薄。亦楚楚無虞。飢寒。夫人揮涕勉禮堅。語連旦不已。禮堅默聆而首肯。母子之淚。不期齊落。錯綜衣袂之上。不勉其爲母淚。爲子淚也。越日。王翁將之同行。禮堅由是遂至。

維揚。我書至此。當別叙一事。暫與禮堅母子及王翁作小別矣。梅村書院爲維揚文獻長之者。率海內耆宿。是年山長某病故。繼之者爲江右張士濟。字遇菴。以編修告歸。奉母。詩文奇崛。負海內重名。爲南中三大家之一。車騎出都。雍容華貴。所至遠迎恐後。尊酒不空。戶屢恒滿。至維揚。揚人士固留之。以長梅州書院。請退菴念京秩清苦。家故貴。三徑之資。殊不足以奉母甘旨。乃允爲。爰迎母之揚。爲就養計。方禮堅起程。卽爲遇菴履院之日。院中司禮者。先期戒諸生。肅行冠履。行立以遵院長。逾時提調知揚州府某至。諸生迓之如儀。而院長殊未來。衆皆焦悚不可耐。又無敢失儀以取咎。乃貌爲恪恭。而心中則人人有情意。日申午。院長始與馬至。院長四十許人也。清癯鶴立。微鬚。長不逾中人。而果銳之氣。撲人眉宇。至中門。降輿。稚步入。與提調爲禮訖。若坐少憩。禮堂中則已盛設以待。山長提調率諸生謁聖如儀。送神訖。飲福。提調卽宴山長于院。揚之名紳數人陪焉。院生則別具席於廣廳中。恣其飲啖。以盡一日之樂。飯次。人大譟。譁所譁又事爲新山長之爲人行事。加以評議。語遽大喧。其間一人。鼠目而顴。語次時。揚其屬。其人一語出。則必欲踞衆口之顛。於是弗論人言之當否。悉加以詆斥。豈不如是。劇

不足拓其人發言之地。衆方噙噓時。其人立發其故。語揚筆斥曰。大衆弗諱。論人必自擊親矣。則言始無誤。若輩亦但扣柴扞燭耳。誰如我者。則釋其箸。勉其揖指曰。我姨表姑丈汪總商。固今山長張公友也。張公之場。必主其家有年。我親炙其顏色者屢。大衆亦知總商家之富爲何如者。卽論飲食。語時。方以箸取盤中之羊膏。則曰卽如此羊。衆知汪家乃若何治之者。衆和曰不知也。曰汪家年例遣幹僕。齎鉅金。購取上選之綿羊數百頭。飼之則以精粲麥苜之屬。數月始入廄。別以數人監之。閉置空室中。一人持杖數擊驅之。以杖擊羊後股。羊大奔。盡數日夜方已。則羊體膏華。悉在前肘。於是取肘膏之餘體棄弗食也。故甘美過於尋常。珍錯倍厯。語已立健進。衆笑曰。若然。君何不之汪府。噉珍羊。嗜此草。具何爲者。其人弗答。徐舉首曰。上年張公過此。聞我總商汪公宴之時。余亦以汪公之招。在坐。語已略止。引目四眄。矜其得意。復曰。衆知張公以詩名當世乎。飲次則立觴政。以詩句飛坐客。我汪公固非不善詩。特避務煩劇。稍稍健忘矣。須知詩者固措大爲之。以取悅。貴盛若旣貴盛矣。能詩又胡爲者。幸汪公天擅聽。睿力索得一句曰。柳絮飛來一片紅。按次當張公飲。張公固不善體人意。又特自矜炫。舉爵曰。請

絮何以云紅。請示上句。則當飲。顧汪公乃偶忘之。甚窘。於時我乃起曰。語時則覺。隱而起。曰。張公聽之。舍親固匪誤。上句爲夕陽返照桃花塢。南宋人詩也。於是坐客皆得出。不意爭以日向。我有離坐而起。飲酒。齋我者。張公無語。舉酒自飲。後汪公過。我必驕我。搏洽出張公上。謂我他日名位匪微也。然此又胡足道者。語畢。微笑。引盃自慶。顧亦無人離坐。齋之者。衆中一人大聲曰。楊恂。爾又大誤。此甯秋心司農事也。事攝士年。君乃遽據爲己有耶。言已。長笑。不顧而出。衆爭目之。審此人爲院中著稱之狂人。黃姓。嘉蘇。字庸齋。陽湖人。廷瘦鶴立。清狂磊落。有不可一世之概。黃蘇既出。膳廳徘徊。迴廊。心念士習之卑靡。至今日極矣。世間乃有若楊恂其人者。不甯可異。正咄咄問。庭。徐某才得一第。亦大驕蹇。乃不念世有黃庸齋其人耶。必有以報之。於是級散。屣行。入山長私室。時張方送府縣紳士返。入室去冠服。少憩。手盃茗。幾。若有所思。庸齋趨而入。整敝舊之衣。一揖朗聲曰。門生請見老師。有疑義奉質。語已。亦不寒喧。抗然而立。衆公愕然。意頗訝其不敬。視其衣冠岸異。眉目奇古。髮久不梳。積垢滿面。決。踵見。肘。面。惡索之態。心亦異之。徐曰。子姑可坐。徐言所懷。庸齋大笑曰。異哉。我來以所。明。師。臣。



求益之不暇。我固弗須坐。苟思坐。奚患我室無坐具。而必於是。我以質疑來。師乃置。蓋坐異哉。師也。語已益笑不止。張公意微愠。然亦不能不驚其狂邁。蓋張公固亦狂士。後日亦曾使酒罵坐。目無情輩。中年微斂抑矣。今日乃遇其偶。心雖少之。不能不以同儕相憐也。乃曰。然則若何問。恣言之。果我能奉答。必不自隱。庸宣曰。諾。於是滔滔滾滾。數史傳疑義若干條。經疏疑義若干條。僕指而譚。移時未已。張公靜聆之。有知者有所不知者。則舉所知以答。於是譚益肆。庸宣口講指畫。沫封於吻。髮皆聳。立面垢剝落。有聲。張公亦漸忘其尊。加足於膝。以手拈髭。坐而傾聽。至肯綮處。則擊几。鏘然曰。善。善。侍僕相顧竊笑。謂主人狂態復萌矣。不知何許來此狂生。乃足與吾主分庭抗禮。衣敝至是。腹中物值固不貲。一僕至。謂自是而後。我即道行遇乞丐。亦當加禮不呼叱。其人嘗嘗曰。乞丐如何。我不敢知。至庸宣爾日之狀態。則似之矣。二人高譚。漸及水經。張公心念是類繁雜之書。即至博洽者。亦難盡記。則曰。是書僕少時。因涉獵及之。茲屢置不讀。講久矣。君有所得。盍以教我。庸宣笑曰。師固不之習耶。門生雖凡鄙。頗能憶之。則朗誦鄭道元全書。纖悉不遺一字。未數章。張公笑曰。止矣。我折服君矣。以君記問。當世書全。

少詹士。驚外。當無過君者。有之。惟陽湖名士黃庸重乎。君因具何術能而得此。庸重長笑曰。身即陽湖黃。何憶孔北海。乃知世間有劉備。今日之謂也。有一語告公。天下知。蘇者。至夥。公異日。遇之。幸弗以輪苑。面目向人。亦盛德事耳。於是復一揖。予出矣。張公固不怒。目送之。歎曰。異人也。自是張公遂不敢輕梅花書院士。遇黃。蘇敬禮尤有加。是日庸重返已室。大笑聲。磔磔然震牆壁。曰。快事。快事。自縣試折小陳後。此爲至得意時矣。於是終夜輾轉不復寢。甫明。亟攝衣起。秋晨驟寒。簷際墮霜。着窗上。朝暾卽之。立融。作巨珠。彙彙。庸重衣故單。又敵不掩體。則力撻其掌。取暖意。行次。衣絳絳。有聲如鼓。紙初不類衣。過司閤者之室。閤者張目。哈然而庸重意。乃至得徐至衡門外。門次有石獅。二百年故物也。庸重跨其一。習爲日課。而論次。又必昭弗穆。庸重嘗謂江淮之間。必出異人。二己其長。尙有次者。遍索弗得。因虛右以待。幾視石獅爲鱗。驚班秩。願庸重雖自重如是。而人人咸弗之信。院側餅師。負擔而出。以趨朝壘。願視庸重。踞石讀書。適心賦。不置。以爲丐者。胡以弗丐。而讀於院門。未敢丐者。少憩。候院中人出。乃乞周。振心亦惻然憫之。願弗敢留。促行。行次。則揚長自語曰。趣行。趣行。不者。我擔中。又少一餅矣。其

後日日如是。始弗之怪。庸重踞坐。金風刺衣而噓。氣成雲。曾無幾。微寒相也。旭日既射。院中人語漸雜。蓋堂餐時矣。庸重弗食。讀如故。衆既餐畢。則棄而笑語。遙矚庸重。而目笑。願絕弗敢犯庸重。以庸重在院。以狂肆稱。力又絕偉。忤之者輒斃。老拳。衆既畏。訛嚴憚之。遂相戒弗近庸重。庸重之枯寂。至於但有石獅爲其良伴。讀久。偶一舉首。忽而曰。異哉。昨日冠蓋。今日冠蓋。梅花書院。乃有今日。眞黃庸重所不料也。茲非又向我院中來者耶。而是時亦已爲衆目所矚。立辨來者之爲何如人。來者與馬絕盛。前導者可五騎。鮮衣花帽。騎俊如龍。似爲公府虞侯。騎過綠圍之輿。以四壯夫昇之。尤有執東者。致饋者。紛紛逐輿後。既止。騎者皆下。與中人命止輿。卽有四僮從掖之以出。冠貂御狐。茸茸如蝟。面枯白。舉步氣息若不屬。衆中有相識者。則咸回顧耳語曰。此汪總商也。總日殆爲山長來。爲山長來。於是人人爭呈其誠羨之色。著者曰。當時無怪爾也。以汪今商之富足。象一院之措大。爲力尙贍。惜其弗爲耳。人則安得弗羨。正於是時。陡見一人。嫻嫻而前。垂首至。隨作媚態者。則爲楊恂。庸重心異之。計當察其何作。則見楊恂行至。總商側距其僮。從尺有咫。亟屈一膝。垂手。白楊恂請表姑丈大人。安總商微視之。若不

相識。仍俯其首。桀桀而前。據從。且以其手微推之。使弗近。總商楊恂。亦踰階。兩處之家。皆竊竊笑。爭以目向之。楊恂面絳。酒微。兩鬢蓬退。皆不知所可。庸重大怒。立跳。擲而下。履飛去。數丈外。力奔而前。及汪總商。自後以手掣其領。曳之。汪商大驚。反顧。視庸重狀。盤膝。膝立。而目光如炬。益大愕。以爲遇管。僦從者。辟易不敢前。庸重大聲曰。若識陽湖黃酥黃先生乎。若何人。此何地。敢爾恣肆。更若是者。必不爾恕。則又顧楊恂曰。此爲楊先生。若亦識之。後此弗復。無禮以自取。僦語已。汪商木然無聲。蓋疑驚之下。心神已離。庸重則力推之。始釋曰。茲姑釋爾。汪商顛頓數武外。蹙而入。庸重拊掌狂笑。徒跣飛越上石獅。睥睨如故。爾時衆驚愕不已。亦良佩庸重之膽力。偉調能。挫辱此。盛名學。君之鹽商。則天下事無不可爲矣。汪商既入。關山長。周旋。應。下之致。寒溫。訖。纒。曰。貴院生黃酥。語未竟。張公拈髭。喏曰。異人也。君亦識是人乎。是人殊不。越。爲。無雙。士。論。考據詞章。江以南無此才也。異日享大名。當在鄙人上。鄙人。極。極。矣。君。道。君。及。此。我。尙憶此君少時一事。殊足笑人。語時則仰首微思曰。當時令陽湖者。爲。數。同。年。陳。本。甫。名。下。士。也。縣。試。之。日。輒。常。服。巡。行。院。中。黃。酥。文。方。成。擲。筆。於。几。拊。案。曰。今。日。嚇。殺。小。陳。矣。

陳議其卷面名字。默然而去。及揭曉。蘇之名獨無有。衆咸大駭。謂蘇歲必前列。茲獨無名。疑以病不應試。蘇亦內自詫。向晚忽鼓吹送一案出。標曰超超等第一名黃蘇。蘇悅。衆喧如雷。陳會徐步而前。撫蘇肩曰。今日嚇殺小黃否。相與一笑。後陳遇我。乃自述之。猶謂黃生之狂態。日拂拂我心。目間不去也。即鄙人亦優容之。君言及此。亦識之乎。我讀君所交文士。皆下屬才。若黃生者。方足爲千金之駿。識之。異日弗可失也。張公語未已。汪商已踟躕無地。以山長既深。致禮重于其人。則告訐之言。弗可入矣。汪商固輕士。特不可以例輸苑。汪商重輸苑。若神張公之言。逸勢在弗能弗聽。無怪與蘇。嗣是遂不敢復至梅花書院。以黃蘇故。然越日山長亦事集。以觀風之試。校閱勞也。試竣居首者爲程禮堅。禮堅遂入院矣。

第二章 蘿蔔頂文人狡獪 蕉葉扇老子癡頑

禮堅既至院。張公深見賞異。禮堅始與庸重不相下。然禮堅固不敢庸重多聞。內自作。途見事焉。久之益相得。講道論藝無虛日。二人出入必偕。于是門外虛位之石。獅亦有入。圍之矣。一夕天微雪。江天一望。黯如潑墨。禮堅枯坐齋中。沈沈如有所思。所慮萬端。

而時時及阿母。思歸之念旋生。極力拂拭。終不可去。則取書讀之。而慈母手澤。赫然在書中。則對之欲涕。正徬徨間。庸重闐然自外至。大笑曰。快哉。今日酸風刺骨中。奔波未少息。然我殊謂值得。若亦欲聞之乎。禮堅笑曰。何事。乃意得至此。又駭曰。此物何來。兄殆癡發矣。且語且笑。一一以其物陳之案上。曰。此爲紅蘆藎之頂。此爲稻草所結之垂珠。此爲馬糞所成之翎。噫。是何意耶。則狂笑絕倒。以禮堅年固稚。好弄之性。猶未除。得此乃大樂。曰。兄試演之。亦足于枯寂中博一粲。庸重正色曰。若究提孩。乃不善我此物之用。爲用博且要也。若欲一覩其異者。詰明試依我。我步亦步。趨亦趨。財富能償若願。禮堅固詰之。庸重斬不言。遂罷。次日飯罷。庸重已懷物而出。禮堅陰隨之。懼一洩言。庸重將吝不與觀。尾行至一通衢。有巨宅赫然臨之。宅西則爲茶寮。庸重入擇僻處坐。禮堅見其舉止詭秘。意大弗耐。乃圓然而前。庸重微睨之。曰。若來耶。靜觀弗嘩。嘩且敬我事。禮堅首肯。坐頃之。一作僕御裝者。張皇入。四呀如有所覓。庸重招之。遂趨至其前。微語曰。渠今日弗出。若可弗俟。語已忽忽即去。庸重亦起。偕禮堅歸。禮堅終愕然。苦詢不得端倪。第曰。姑視他日而已。明日又如之。如是者數日。而其人忽曰。今日出矣。將至平。

山堂。赴某顯者宴。庸重急頰之。以物按其手。鏘然作金錢聲。其人立竊竊去。庸重大喜。眉目間得意之色畢露。立起取所攜御之禮堅。此時乃駭不可狀。第見庸重。諸齒爲頂。稻草垂胸際。腦後馬。寬之翎。方受風。而顛飾已提肆傍。一巨葵。強跨之。巨葵帖然不少。動觀者。賦以爲。妓人也。未幾巨宅中。衝門齊闕。僮從盡騎以待。汪總商出矣。庸重一見。力鞭其跨下之葵。口中則作嘶殿聲。葵大轟。乃視馬爲速。頃刻已及。于是接轡徐行。遂汪總商與後。瞬息間已渺。途人聚觀者無數。咸謂爲風人。或謂是人不得於汪總商。鬱而成風。乃作是狀。尤謂是人資財必盡爲汪總商所奪。其所以至此者。正坐失產之故。禮堅聞之。尤心駭不已。亦遂自歸。是日垂暝。庸重始歸。歸則狂笑不已。禮堅嘲曰。兄謂汪商。儻從猶少。乃不惜以身益之耶。庸重冥目搖首不語。徐曰。非孺子所知。我自行樂耳。言次。踈足而臥。探囊得胡餅大塊。曰。我至平山堂。彼僧入。我亦隨。止假山下。坐候之。彼僧不知。謂我去也。縱飲極歡。搏戰聲達戶外。我亦哦。我詩聲愈高。示不稍讓。覺饑。則出百錢市胡餅。噉之有餘。亦及我騎。我騎葵也。得胡餅已。歡甚。懇懇我。側不少。離亦猶彼僧。門客之爲狀矣。語已少息。復曰。我俟之久久。彼僧乃出。我立從之行。彼僧時時在

輿中目我。我意彼殆將風人我也。胡知禮堅僂言曰。兄休矣。一市無人不風人。君者豈獨彼僂。庸重大聲曰。此其所以爲一市人也。若亦作爾許語。是若亦市人矣。我胡風衣冠者。衣冠耳。沐猴而衣冠之。則又何可。汝視我服何如。語已。力拔其馬。置之。翎擲之地。曰。天下悉若是而已。禮堅無語。相與一笑。各歸其寢。次日庸重方起。卽有僮者借一牌。贈之。僂忽忽入。見庸重執禮甚恭。言家主請黃先生安。爰有書柬。庸重取書。視其封。貽曰。汝耶。又將胡爲。折書中。言辱荷。參注。感愧莫名。先施之隆。無以爲報。敬具不腆之儀。白磁千。聊爲膏火之資。簡義。涕罪。某白。庸重得書。始大怒。欲以拳擗之。繼忽默然。詢其僕曰。將來未。僕敬謹對曰。已作二禮盒。挈之來。候先生示。庸重曰。卽取來。歸覆汝主可也。僕唯唯。處分畢。辭去。禮堅是日。殊不樂。以宵來鄉思。苦樂魂夢。起乃倒榻假寐。醉以禮堅。務晚得一家報。爲老母手書。詞意至溫。露悱惻。大致謂已爲兒聘得一婦。以吾家固衰宗。嗣續之計。不可不亟。且汝亦長。在理老母當爲兒辦此。願我家貧奈何。此次之姻。爾處。舅媒也。而老母主之。爲城中洪氏女。亦書香而中落者。其在我家。可謂兩兩相稱已極。老母雖未見其女。聞頗知書。則母願已足。無復他奢望。已貸我嫁費。善耳。爲兒



下聘矣。茲告兒無他語。遲兒業成始完姻。努力珍衛爲望。禮堅得此心。乃大弗寧。念老母於已。可謂愛淪肌髓。願以已故。致使垂老之母。貸其嫁衣。此如何而可者。尤念久去庭幃。母之孤寂已極。無聊出此。以博他日之承歡。用娛晚景。母意正復可悲。且思且淚。潸潸下。冥思兒時。至於釣遊之類。一草一木。無所不憶。心上一一潮遍。悲儉交雜。終夕不復成寐。晨乃頭岑岑也。禮堅得師友啓。學已大進。晨草得烏夜啼一篇。持以至庸室。則呀然無人。願視几上。殘箋作狂草。一詩曰。山真隱隱水迢迢。酒醒清愁意未消。斟酌滿江春漲了。兩行紅粉一輕棹。禮堅讀之。微頷其首。似已了解。即亦不更衣。匆匆出院去。迤邐間。風日漸朗。晴雲滿空。道傍老樹。枝葉童然。作伸臂攫人之狀。而原草知春之將至。已全舒其綠。此時風物。蓋在冬春之交。禮堅既至虹橋。四顧。已見庸室放舸中流。雜坐者。似爲錢。黛。願甚隱約不可辨。庸室亦已瞥見禮堅。遽大呼。命停棹。舟子遂緩緩移棹近岸。禮堅諦視。乃笑不可忍。庸室囚首垢面如前狀。衣綵綵如紙。亦無改其故。此時飲已微酣。則跛脚臥船中。以象箸擊節。歌東坡水調歌頭詞。嗚嗚不已。亦不視禮堅。歌闕。始起擲箸曰。咄哉。天上三分。月人間第一。流程生亦知我樂乎。豈來飛一

簡。禮堅如踏不卽下。庸寬強曳之。坐定四顧。誠不可狀。舟因精潔。裝潢尤奇。船中絳竹  
 數板之類咸備。有數輩吹搗之管絃。並奏。乃彌覺其觸耳欲沸。列坐長眉。三數輩奉茶。  
 羅裙藕絲裙。墮髻作懶裝。鬪齒善笑。姚冶光華。不可方物。禮堅素不出里閭。又母教嚴。  
 目未嘗觀是類。則竊竊私歎。以庸寬爲非可。尤見庸寬肘次堆白銀。每伎歌一闕。  
 終。則揮巨錠擲其懷袖。已輒自浮一白。沉沉然欲醉。禮堅無策。則姑聽之。禮堅故善手。  
 儀。風御亦稍整飾。妓爭目之。禮堅乃大頰不自聊。於是舟已緩緩而前。樂樂俱掩。飲作。  
 細響。平波恬然。溫靡欲醉。未移時。庸寬肘次之金垂響矣。舟泊橋次。少憩。庸寬已淡醉。  
 尙張目四顧。岸次之人。岸次槐柳扶疎。下有羣人駢足而立。似爲柱人之場。實則非也。  
 維揚此時奢靡已甚。聚博之風遂張。率有呼盧喝雉者。隨地張場。以來縱博。盤龍。癖者。  
 稍稍趨之。浸至匪地。無有此時。方有一短褐之人。年事已老。匆匆囊錢至。願行障袖。似。  
 不欲面人。禮堅失聲笑曰。博徒中。乃有資高重望如此。君者。良爲不易得。庸寬大笑。旋。  
 狂呼曰。噫。此非大癡先生耶。胡以至此。良爲我所百思而不能得。禮堅曰。誰爲大癡。非。  
 庸寬僞言曰。剛泰忠也。子詎不知者。禮堅微笑曰。否。我終不信。剛泰忠先生學問文章。

冠絕一時。乃屑爲此。庸童曰：此其所以爲老瞶耳。適我辨之甚晰。決爲非誤。矧老瞶先時固嘗長梅花書院者。我耳濡目染。其聲音笑貌已久。茲詎遂不能識。我知老瞶因嗜博。非一日事也。禮堅笑曰：若然。必語我以詳。不然。我終莫之信。以此事因至足贖人者。庸童笑曰：若言亦甚善。孺子狡獪哉。欲餽我。以其詳。故言終弗之信。然此時暮矣。盡歸院語之。禮堅曰：諾。遂起登岸。付賃資而返。晚膳畢。禮堅至。庸童許圍燈共話。禮堅曰：茲可語我以剛大癡事矣。庸童曰：勿躁。聽我陳述。予知剛大癡胡爲癡也。剛少讀書。羨博覽。亦頗能泛覽子史。乙未以鴻博授檢討。京曹清閑。玉堂華貴。甚自得。不審胡故。忽觸此老之慧性。庭試策中。力陳滿漢當通婚。國家定鼎已久。不宜更存此界。洋洋五千言。思之。思之。今上英武。法網尤密。盈庭辯貳。孰則敢出此批鱗之舉。果也。嚴旨。聽之不與復。出大癡之爲。此人頗疑之。或知此老冒利。乃謂此老蓋實薄京秩之貧。又覽魏江淮離賈之宣。激而出此。以爲從此直聲震天下。無處非伊。噉飯所。又懇懇此。棧豆胡爲者。不期旣歸。而所望大失。離賈固禮重名士。若戴帝天。特所禮者。要爲二種。一則踞傲。一則示人以不可測。千金之奉。安坐受之。故爲落落。不出一感激語。尤宜不承。主人意。

旨。主。人。每。有。陳。詢。必。揮。斥。無。少。諱。而。語。中。實。陰。爲。之。地。欲。揚。反。抑。使。主。人。既。歎。其。高。復。感。其。私。已。則。曰。眞。名。士。眞。名。士。一。則。阿。諛。奉。迎。無。所。不。至。投。其。人。之。好。主。人。嗜。名。者。則。導。之。噉。名。主。人。冒。利。者。則。導。之。攫。利。復。宜。小。有。才。閭。出。奮。作。竄。入。主。人。之。名。刊。以。行。世。雌。狗。一。生。安。富。已。極。所。不。可。得。者。神。仙。名。士。兩。者。而。已。神。仙。既。不。可。驟。得。財。姑。降。而。求。爲。名。士。果。能。揮。斥。少。許。金。錢。而。不。須。讀。書。識。字。名。士。之。名。已。安。穩。而。得。則。又。何。樂。不。爲。於是。嘉。之。稱。之。曰。眞。名。士。眞。名。士。語。至。此。禮。堅。笑。止。之。曰。我。欲。君。謂。剛。泰。忠。君。乃。盛。引。無。謂。之。雌。買。夫。雌。買。事。又。與。剛。泰。忠。胡。涉。者。庸。重。以。手。試。茗。壺。曰。冰。矣。盍。溫。以。火。隨。移。銅。爐。檢。數。炭。數。枚。投。之。焰。立。熾。則。眞。茗。壺。其。上。引。手。微。烘。復。語。曰。若。不。知。茲。乃。與。泰。忠。至。有。關。繫。泰。忠。細。行。固。不。檢。其。人。亢。直。尙。不。失。爲。中。人。既。至。淮。僧。仰。均。不。得。言。乃。鬱。鬱。無。所。就。州。牧。憐。之。引。置。梅。花。書。院。閱。年。又。以。不。得。於。同。儕。故。引。去。之。粵。以。捆。載。書。院。中。楮。墨。之。屬。至。家。故。爲。其。友。鄞。縣。金。樹。山。所。識。泰。忠。啣。之。次。骨。樹。山。卒。銘。誌。則。泰。忠。爲。之。遂。多。微。辭。蓋。用。是。以。報。私。怨。泰。忠。之。行。往。往。類。是。往。者。今。上。南。巡。泰。忠。循。例。迎。駕。今。上。曰。剛。泰。忠。固。猶。未。死。耶。蓋。今。上。亦。以。前。事。耿耿。於。懷。泰。忠。懼。甚。召。見。時。至。噤。不。能。聲。上。

曰若家居何所事。秦忠期期曰。臣無所事。以賤值購破銅爛鐵。陳地上。售之。上大笑。初上惡其妄譚國事。有窮治意。聞此。乃解手書。寶買破銅爛鐵。六字付之。秦忠出。則大喜。自是無敢有北行意。而縱博亦彌甚。且好短褐草屨。雜稠人中。呼喝甚得筋漲。於額弗恤也。禮堅聞語。微笑曰。此公亦可謂有癖好者矣。然實亦無礙。人固不可袒裼裸露。以爲曠達。若此類者。偶一爲之。亦致足以見其邁往不羈之韻。庸重長笑曰。未也。未也。我語未竟。若乃好僂言。更如是我。乃決不更語。禮堅笑起。揖曰。諾。請亟畢爾語。我聞固未娶也。庸重曰。某日。大痴雜博場中。博方酣。聞有呵殿來者。則督學使者某方謁客。過此間。時天方暑。大癡袒絺葛。芒鞋不韠。手蕉葉扇。臭味淋漓。殊不自過。使者過。大癡未覺也。斗見與中人。若甚習見者。忽憶某年秋闈分校時。得一弟子。貌正與類。復思名姓籍貫。亦合無訛。大賊亟歸。則學使與從已集門外。固爲謁已來也。大癡踟躇。甚不敢自衡。門入叩後戶。亟易衣。始出。見焉。門生見禮已譚次。時時目之。大癡大頰。強詢之。門生曰。不敢欺。老師頃與過博場。一老博徒。貌乃與師絕類。故未能忘耳。大癡賦媿交作。語期期曰。是或。是或爲偶然。其門生一笑而罷。自是不復至博場。博者有年。茲或故態復萌。

耳。禮堅若未出里閭。安知天下事。須知士大夫此類者多也。語畢起蹶屣而去。口中則微吟曰。本無胸次。容公等別有樓臺寄夢中。禮堅微笑曰。狂奴故態。有如是哉。

(未完)

# 賓河鵝影

鵝 雜

## 第一章

却說那年秋尾冬初。維也納城一條賓倫格河裏的水。澄潔得同玉一般。微風吹着。打了幾千百個穀紋。兩岸的榆椽。只顧隨着河流。徘徊顧影。不多一會。一鈎眉月漸漸的穿出林梢。把千百道清光。一齊注射在那河流素面之上。把莎裏的鶯鷓鴣。驚得打夥兒的拍拍亂飛。在那煙波瀾森之中。微微的聽得幾聲欸乃。和着清清冷冷的唱歌聲音。一葉扁舟上立着一個英偉壯健的男子。掉着雙槳。慢慢的開來。那個男子挑一幾健的軀幹。却穿着件毛茸茸的厚呢大衣。把領兒拉得高高的一直壓到腮上。一項廣簷的呢帽。四邊垂了下來。要在我們中國的畫圖上。人家可都要當他是個披護帶笠的漁翁喇。只見他一邊掉着槳。身傍放着一瓶上等的拋脫爾酒。拍的一聲舉去了瓶塞。也不用杯盞。揚着脖子。把瓶口和他的嘴唇。接了一個吻。嗚呼。嗚呼的一氣喝了一半。放下瓶來看時。那賓倫格河裏的水光。攪和着那月光。一片清涼。從布篷底下直漏了進來。天上半星兒雲影也沒有。真是水天相映。蔚藍一色。那人停着槳。怔怔的癡看。

一回。接着便喟然歎了一聲。又唱起歌來。那歌辭是。

山。川。無。恙。兮。如。我。何。我。行。四。野。兮。悲。踈。跼。秋。葉。盡。脫。兮。秋。水。始。波。橫。梁。中。流。兮。期。我。于。山。阿。我。行。却。曲。兮。如。我。何。噫。吁。噓。山。川。無。恙。兮。如。我。何。

那唱歌的聲音。泠泠中帶着抗烈。到了末句。便似裂帛一般。暫然停住了。那餘音繚繞。好似激得水波都盪漾起來。那人把帽簷掀了一掀。才要再取酒瓶。月光之下。早露出他的面目。看來年紀還不過三十歲。濃濃兒的眉。碧炯炯的眼。含着一腔飽滿的精神。這時雙眉微蹙。快現着不快樣子。那雙閃電似的碧眸子。只緊緊的注着河流。悄然不語。那槳便啞啞的又盪開來。猛可裏一陣馬蹄聲。從西岸樹林子外。直穿出來。離那河邊。不過百碼遠近。只見兩騎馬。一先一後的拚命跑來。八個蹄子。追風逐電似的走着。月光之下。那人早聽了一個清楚。爲首一騎。一個西格羅式的花冠。偏在半邊。那支駝羽。顛危危的要墮下來了。把一雙纖小的手腕。控住絲繩。身子似乎不住的在那裏顛。後一騎馬。那個人。却身材高大。一手籠住韁。挺出一隻右手。手裏還似乎有件東西。那人一見。知道這件事一定有些兒不能不管。一個惡漢窮趕着一個柔弱婦人。不是好



盜。還有什麼。那時賓倫格河兩岸靜悄悄的不要說人影兒。便連飛鳥也不見了。我要不救他。還有誰救他。說時遲。那時快。兩騎馬距離河岸不過在二十碼外了。他們似乎也見了河中的小船。那第一騎馬上的女子。只嘆了一聲救人。那聲音已經傳了。後騎的知道不妙。只見他那惡漢一挺手腕。將要扳那鎗機。在這當兒。嘯的一聲。一顆彈兒從蘆葦叢中直飛出來。那惡漢的鎗還沒有放。便掉在地下去了。右臂上一鎗。早着。嘯了一聲。撥回馬。飛也似的向樹林子裏逃去。只有騎上的女子。只嚇的素素亂顛。幾乎攔不住。離鞍。那時船中那人從從容容的放好了手鎗。把船擡了岸。整一整外衣。便一躍而上。向着馬上女子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禮。放着朗朗的喉嚨說道。密司受驚了。幸得小可在這兒。如今密司可不用害怕了。請你想我的胃味。我可以助密司下騎。略憩憩兒嗎。一面說着。一面溫溫和和的走近來。看女郎已驚得說不出話。那人便扶着他下了馬。在一塊石礮子上坐下。忽然又想着了一件事。飛也似的奔回船中。取了那瓶拋脫爾酒。一個酒盃。又飛也似的奔回來。斟了一盃酒。投給女郎。誰知那女屍方才在性命呼吸之間。死命的在馬上掙扎着。如今強盜已走。一緩過氣兒來。早精神

罷茶再也支持不住。一仰身暈倒在地上了。那人一見並不驚慌。只立刻放下了酒盃。屈着一膝把女郎輕輕地抱了起來。把他擁在懷內。慢慢的把一盃拋脫酒放在女郎唇邊。使他飲下。不多一會那女郎精神已復。微微的吁了一口氣。嬌擡星眼。向四邊望了一望。斗的見自己坐在一個男子的懷內。不覺急的兩頰通紅。要立起身來。委實的四肢無力。那人知道女郎已醒。便不等他開口先說道。密司。此刻覺的怎樣。方才是密司暈了。女郎帶着戰兢兢的聲氣說道。如今那賊人呢。從此我再也不騎那喪膽兒了。那人接口道。此地沒有坐處。密司還是到我的船中略坐一會兒。說罷便挽了女郎起來。一步步的走到船邊。上了船。女郎那時拿眼細細的打量那人。一泓秋水。中流灑着萬分感激的意思。那人恰好也回過臉兒來。和女郎的視線門個正着。只見那女郎雲膚花貌。中帶着幾分嬌憨。婀娜的神態。一頭栗色的髮兒。堆了一個雙鬢。髻一雙俊目。略帶些兒錫態。真個是橫波一顧。令人魂消。穿着最時的青灰色。騎服。一根綴着綠勝的馬鞭兒。還在手中。軟洋洋的倚着那人臂上。那一寸芳心。還不住的忐忑跳動。那人雖然是鐵石爲腸。也甯不了心中一動。却急忙收斂着。請女郎在船中坐著。自己便凝

神正色的在女郎對面坐了下來。一壁拿手印着船舷。便道。待討起我。可肯把令兒隨事的原委告訴我嗎。說着頓了一頓。那時女郎的神色已完全復原了。便轉着歷歷的鶯聲說道。先生。我真不曉得要怎樣謝你好。我今天要不遇着先生。可一定要落賊入的毒手。先生這原也是我的不是。我家庭內昨天新得了一匹賽驢兒。便是我今天騎着的。生得神俊不凡。我一見了。我便一定要騎。那國人却也會勸我。說這匹馬是非常兇劣。姑娘騎不得的。又嘮嘮叨叨的什麼。今天晚上的跳舞會。老主人的車要配上那賽驢兒。去延一個貴客啦。我一聽了。便嚷着一定要騎。因為我向來自負騎馬的本領是不差的。怎禁他說我不會騎那馬。我便騎定了。而且不許他跟隨。我那國人聽了。怕鬧出亂子來。便要去回老主人。叫我的父親阻止我。我便撒一個謊。說我不騎了。叫他出去替我買東西。他一走。我便立刻上馬。像跑出來。却一路走得好好的。沒半聲兒不舒服。我在馬上不覺笑了起來。想幸也沒有信那國人的撒謊。不然豈不辜負了這樣的好馬。我一路上歡歡喜喜的逛了一回。又去歇落。地看了看那古塔。在埃西公園裏坐了一回。天也晚了。我也逛够了。便起身。上馬回家。不曉得這一回。那馬的劣性

發了。因為路傍有一夥小樑樹。他要走過去。嚙那葉子。我不答應他。他便咆哮起來。却驚起那邊樹上一隻鴿子。張着翅。從馬頭上直掠過去。那馬便橫七豎八的跑去。只揀樹林子。小土岡子穿過來。蹣跚上去。把我驚出了一身冷汗。那邊又很冷落。道上簡直沒有一個人。誰來幫我勒住那馬。費了許多時候。好不容易那馬的劣性定了。我勒住。鬆透了一口氣。四邊一望。哎呀不好。誰知一陣亂跑。早走到一個不知什麼地方。很大的樹林子。四無人煙。那太陽已漸漸的墮下地平線了。我要回去。又不認得路。把我急得什麼似的。却好那賊人騎着馬在樹林裏出來。說到這裏頓了一頓。看那人時。一言不發。只把眼光注着河水。靜聽女郎的話。女郎便接着道。我那時還指望他是個好人。便問他進城的路。他打量了一回。一眼看見我身上的鑽石東西。着實望了幾眼。似有垂涎之意。便說他肯送我進城。我自然歡喜。便跟着他走。走了一回。愈走愈荒僻了。我那時情知不妙。心裏急到萬分。偷眼觀他。只見他正取出懷中的手鎗呢。我喊了一聲。曉得這人一定是斷路的強盜。便沒命的打着馬。向剎斜裏逃走。那賊人便追了下來。說到此秋波一轉。殷殷動動的道。今天真是虧了先生啦。先生這樣的俠義。直教我。說到

這裏便吞住不說。一個粉麵却漸漸的低了下來。玉頰上一陣紅潮。眼波落落的。只是欲說不說。那人連忙說道。密司。請你快不要這樣客氣。這不過偶然路見不平。便相助一臂。又算得什麼。密司快不要記在心上。只是我遇着這個機會。得與天仙人相効微勞。這倒是平生之幸啦。說着微微的笑了一笑。倒把那女郎說得含羞起來。不知怎樣方好。那人便道。小可還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和密司譚了許久。還沒有請教密司的貴姓芳名啦。女郎低聲一笑道。我叫梅白爾。斐文。我父親便是斐文伯爵。是這德維也納城的府尹。我母親却是西班牙人啦。先生好像不是此地人。是說到這裏。那人搶着說道。不差。不差。小可是普魯士人氏。却立路索的便是一向沒有到過貴國。這回是從西印度回來的。還想在這兒耽擱幾月啦。這裏的風景真好。我看就是瑞士意大利也不過如此。怕還沒有這裏的天然蔥蒨哩。斐文笑着說是。兩人譚了一回。皓月當空。玉露無聲。萬籟俱寂。在這悄悄的寶倫格河裏。一對可憐蟲。早深深的墮入愛河。那河濱的鶯鶯。伸脚高眠。還在那裏。向他兩人暗暗的點頭歎息。喇過了一會。却立司便答應送梅白兒回他邸第。這時斐文伯爵邸中。遊騎如雲。霜燈映月。開着那維也納城中。

人人注意的跳舞會。這並不是維也納的人民自古以來。沒有見過跳舞會。也不是斐文伯爵家的跳舞會。和尋常人家。異樣的好看。不過這一會。伯爵會中請了一位盛名鼎鼎。說是跳舞皇后的女優。這女優兒才從瑞士南返。便道過英國。也會在拍爾大劇場中獻過幾回技。與斐文伯爵却曾有數面之緣。他的名字喚做立愛。渾担紐兒。司客脫。黃金似的髮。蔚藍似的眼。玫瑰似的容貌。楊柳般的腰肢。沒一瓣兒。考不上最優等第一。只是情性驕亢。舉止不凡。輕易的章授。巨公五陵年少。不值他正眼兒一觀。人家說他另外有個情人。心盟金石。白首不移的了。却從沒有人見過他那情人一面。司客脫却也不論對着何人。總是冷冷的好像從不知道愛的一個字。那天斐文伯爵把他請了來。頓是轟動了許多青年貴族。却說那老伯爵斐文。披着銀絲似的一頭白髮。襯着一雙圓彪彪的怪眼。穿着燕尾禮服。在廣廳中和衆賓客周旋。內中便有一個客大說道。怎麼今天不見斐文姑娘。他是最歡喜熱鬧的。斐文繙着眉說道。這兒子真個奇怪。我不怕衆位見笑。實在他從小兒沒有了娘。把這孩子慣的了不得。今兒騎着我的賽驢兒。又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一天到晚只是頑不叢。我也沒有法子啦。說着丟掉

了手中半盞的雪茄。搓着手。很露着焦煩的樣子。便有一個叫做愛倫夫人的拍着手笑道。伯爵。今天有了司客脫姑娘的跳舞曲子。斐文姑娘也不能不回來的。勸你不用擔心。預備着耳朵。停一回。儘着賞音啦。說的衆賓一齊笑了起來。說道愛倫夫人真說的不差。我們停回大衆痛飲香檳。謝謝伯爵的盛意。叫我們得聆法曲。這時伯爵那嚴重的輔頰邊也微微露一絲兒笑意。把手按着胸前一隻打黃金表。道十點鐘了。是開會的時候啦。司客脫姑娘還沒有來。這便怎麼處。正說着只見一個僕人跑到伯爵身邊說道。姑娘來了。只一句話把衆賓的視線陡然集了過來。千百隻眼兒齊齊向廳門邊望着。道是司客脫來了。老伯爵也慢慢的立了起來。把一個紫羅的胸結整了一整。這是斐文伯爵生平沒有的事。可見他的傾心啦。一回兒聽得廳中小蠻靴的步聲。把那幾個青年貴族。心脈震動得跳個不住。一回兒廳門開處。白梅爾帶笑帶跳的走了進來。把一雙嬌憨的眸子向衆人望了一望。走到伯爵身邊。親了一個額。說道阿父。我怕你等的不耐煩了。今天我又鬧了一個亂子啦。伯爵把眼色示意叫他不要說。這時便有衆賓上前和他寒暄。梅白爾也一一回答。一會兒廣廳中祇聽見梅白爾銀鐘

般的笑聲。和着衆賓客的笑語聲。頓時熱鬧了許多。愛倫夫人撫着他的栗色髮兒。笑道。梅白爾姑娘。今天你的容貌有了對兒了。停一回。你可見着啦。但是你別妬忌。我越歡喜你的。梅白爾只是笑。一會兒說道。夫人。我看你也長的不差。雖然有了幾歲年紀。還是那麼白嫩。要是我變了男人。我是一定要娶你的。愛倫夫人笑着輕輕的打了他一下。瞅着他道。傻孩子。又胡說了。停回仔細我告訴了你的老子。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呢。梅白爾膩着他道。好夫人。你說什麼。你要告訴我的父親。敢又怎麼。除非你做了我的母親。我才一句話未說完。愛倫夫人早鬧的臉上熱刺刺的。發恨道。這孩子。越說越不成話了。你這樣。我便不和你再說。梅白爾偷眼觀他父親時。只見他們正圍着桌兒。鬥白立奇耍子啦。衆女賓也有和他所歡說笑的。也有忙着整衣理髮。亂個不了的。便悄悄的說道。夫人。你才說的那個是什麼人。愛倫夫人道。那個麼。便是這個呀。梅白爾急了。把身子倚在夫人肩上道。夫人。好夫人。你別那麼作難我。知道我的性子是最急的。夫人只是笑着。一聲兒不言語。梅白爾道。是夫人真不告訴他。一扭身。噙嚙着小嘴兒。在夫人身邊坐下。也不則聲。夫人見他沒趣。笑着道。好孩子。你不用發急。我告訴你。



了。我說的那個人便是却拍爾大劇場的立愛浪担紐兒司客脫姑娘。今天會裏有他的梅白爾詫異道：怎麼今天會裏有他？我父親從沒有和他往還過呀。夫人冷冷地笑道：往還麼？怕還不止往還便算了。哩。梅白爾聽了，便不由的不心中一驚，心裏只覺怔怔的不知怎樣才好。再要想拿話去問愛倫夫人，夫人却是再也不言語了。梅白爾沒奈何，怔怔的退到他父親身邊。那時衆賓客等那大名鼎鼎的跳舞皇后已等得不耐煩，只他白立奇胡亂的閃着老伯爵一壁敷衍着衆賓客的，把他的白髮兒熬個不住。看看已經十一點過了，方才聽得迴廊邊一陣的步聲，有四五個僕人，唱着進來，高聲道：司客脫姑娘到。只見一個碩碩婀娜的美人兒，後邊隨着一個樂師，拿着三絃琴進來。這時廣廳中一片喧笑聲，把白立奇的玩意見也止住了。在那嘈雜的聲音中，老伯爵脫冠上前，執了執司客脫姑娘的手，兩片灰白的鬍子中放出笑盈盈的音調，說道：姑娘今天想必辛苦了。這時才來。我們大衆已等候得久啦。便向大衆約略介紹了一介紹。衆中也有向來認識的，便上前去和他供幾句應，那不認識的便竊竊的議論他的美貌。說那髻式怎麼的入時喇。鴨色奧爾羅的禮衣，怎樣的新巧喇。有和他執手的

便說手指怎麼樣的蔥纖。真是柔荑一握啦。真是目有視。視司客脫。耳有聽。聽司客脫。便是那伯爵也背着他的雙手。哈哈的笑的不住。把那府尹的尊嚴伯爵的華貴全個兒丟掉在爪哇國了。獨有梅白爾。愁蛾雙鎖。半聲兒不言語。他心中只把勞倫夫人的一句話。上上下下的潮着。還不止往來便算了。不止往來。還有怎樣。唉。便不忍說了。只可憐我那去世的母親。再想想。在今兒。還有人來分我父親的愛情。他在九泉之下。也要不安喇。但是這不過是一句話。不見到我父親便當真這樣。而且我父親平日是何等尊嚴。何等矜重。那有便看上了了一個女優的道理。但是愛倫夫人和我父親也算。是老友了。他很能知道我父親的性情的。他何以可說出這樣奇怪可怕的話兒來。難道我父親果然要忘掉他自己的身分嗎。眼看着今兒他父親歡喜的情形和那向來好久沒有聽見過的笑聲。覺得這話兒。確確的有些兒真的住。他要和別人有了情愛。那情愛深一分。便對於我已死母親的情愛減了一分。久而久之。那邊的情愛完全增加這邊的情愛。却全個兒消滅了。不然我父親一向見了。我便要撫着我的頸兒。親着我的頰兒。說好孩子。你真像你母親的。有時還老淚盈盈的。灑在我的髮上。何以今兒。

個覺得冷。一些便是我親額的時候。也不見他。一絲兒笑容呢。不用說了。總之這司客脫將來一定要做我母親的對頭。那是我一定不能饒恕他的。他心中這樣想着。所以見了司客脫那種千嬌百媚的樣兒。驚啼燕囀的喉嚨。和他父親握手深談。直好似千百柄鋼刀刺他的心一般。眼兒不住的偷覷他們。心兒却不住的忐忑跳動。粉頰兒紅的似胭脂一般。等到大衆入席的時候。飛潛雜進。笑言宴宴。他還是同木偶一般。那時司客脫姑娘恰和他父親坐在一塊兒。席間許多被服煊燦的貴婦們。老爺爺正眼兒也不顧他一覷。只和司客脫密密的交譚。又用手中的刀叉。畫着桌兒。點點指指的。不知譚的什麼一會故事。司客脫却用一塊鮫綉掩着口不住的吃吃兒笑。這時衆賓客也有些看出來了。也有竊竊私議的說。今兒有一個鋼鐵做成頸項的人。要屈服在石榴裙下了。只不知那老天何以故意差池着。豈不成了一樹梨花壓海棠的故話呢。這時愛倫夫人正用刀刮着一個梨。和隔坐一個少年說話。只聽得少年說道。愛倫夫人。你還記得去年那一回嗎。我們和俄京新到的橫倫子爵。天天掉着槳。在賓倫格河裏。消磨長日。還說學游泳呢。那裏知道。那俄羅斯人最是膿包的。了不得。才把

身子入了水。四肢就好像拘攣了一般。幾乎不把他淹死了。我們七手八腳的忙着救。了起來。他倒說從此以後。我要不學會了遊水。再不到河裏來呢。你想這話可笑不可笑。愛倫夫人皺着眉道。海西子爵。你又說謊了。這是希臘古人的笑話。你如何說是檀倫說的。也就形容得太過了。分兒了。海西道如今可不比從前了。那河濱荒涼得不成樣兒。聽說還有斷路的強盜呢。果的玩耍的人就慢慢兒稀了。說到這裏。梅白爾接着道。正是子爵說的不差。我今兒便遇着這一回事。虧得有一個却立路索的少年。救了我。說到此。只見司客脫一雙閃電似的眸子。欽的射了過來。梅白爾却也毫不介意。把方才的事說了一遍。說到自己暈去。那人把他救醒。又請他下船。譚了好久。還伴送他進城的當兒。看那司客脫姑娘臉兒漸漸的變了灰白色。一雙眸子兀自注着梅白爾。面上身子却軟洋洋的。靠在椅背上。微微的吁了一口氣。老伯爵這時正譚的入彀。看了司客脫的樣子。也很有些兒詫異。還認道是他聽見女郎冒這個險。婦女們的性情。不由不驚。便攬着他女郎道。這些話不用說了。今兒難得請了司客脫姑娘來。大家正喜歡。你却去冒這個大險。叫人聽了心裏害怕。如今可再不敢獨個兒去逛嗎。兒呀。

快靜靜心聽司客脫姑娘的妙曲罷。一席話才說完。鋼琴的聲音便悠悠揚揚彈了起來。司客脫走至琴邊。唱了一支法國的名曲。是桑希而大詩人做的愛立梅坦爾故事。道着兩美爲了一個男子爭妍鬥寵。那失寵的坦爾自訴胸臆。唱的激越非常。聽末忽轉入最低的調兒。司客脫有氣無力的唱着。活現出一種失望無憐的情形。悽悽切切。把大眾都聽住了。欸的一聲。鋼琴停住。司客脫也坐了下來。臉上慘白。好似大病了一般。身子也顛危危的舉着一盃白蘭地。那支腕索索地只自抖。鏗的一聲。早把酒和盃兒全擲到深翠色的案鞴上去。老伯爵見了。大驚慌忙的過去鞠着躬兒道。姑娘怎麼樣。別是有些兒不適了罷。這是老夫的不是。方才過于勞動了你了。如今還是回去歇歇兒。一會兒就好了。說罷分付外面預備馬車。送司客脫姑娘回去。還殷勤的握着手。問姑娘可要老夫送你回去不要。司客脫只搖了一搖頭。向大眾道了一句抱歉。便亭亭而去。衆賓客看着伯爵揚着斑白的鬍子。還粧着溫存腔兒。忍不住要笑。梅白爾一眼只望着司客脫一步步出去。心中暗暗納罕道。怪呀。

## 第二章

本來天下最靈慧不過的是女孩兒的心思。別的不說。至于關着人生情愛的關頭。他們的芳心自警。更自不同。一言一動都好樣含有什麼意思似的。在人家以爲最不足注意的地方。他却以爲至要。必得審查出這裏邊的消息來才罷。如今梅白爾爲了他父親那件事。心中恍恍惚惚了好幾天。在他眼裏看出來。他父親斐文老伯爵比從前。確確改了個樣兒。以前老伯爵是最惡徵逐的。他那一付嚴重態度。本來也令人望而生畏。又是乘着維也納地方生殺全權的府尹。一天到晚。擺着坐公堂的樣子。耐歌。舞的地方。輕易見不着他的影兒。如今却第一件最喜歡的事。是觀劇。不拘公務忙到個什麼樣兒。一天一定要抽個空到拍爾劇場去一驗。那斑白的頭髮。天天刷上翠青。把他當做了一件公事。整衣刷靴。鐵日價忙。梅白爾見一回。便想起他去世的母親。一回。瞧着他父親等到公事完篇。便坐着馬車。駕着棗騾兒。一溜煙的去了。只好暗暗的傷心。有一天。梅白爾拈弄了一回針線。覺得倦上來。便拋下了。獨自一個呆呆的坐着雕欄。把一隻皓腕擱在欄上。右手兒放在唇邊。不住的嚙那指甲。沉沉想着。只見兩個人影。立在面前晃來晃去。一個便是他母親。一個却是賓格爾河邊的少年。却立刻

路素。想着一邊兒。便放下那一邊。剎那間那一邊兒的影子。又湧上心來。一寸芳心中。不知怎麼。隔得千頭萬緒起來。薰聽得壁上的時計。鏗鏗響了四下。知道是父親回廊的時刻了。不多一回便見草場外風馳電掣的進來自己家裏的一部馬車。他父親跳了下來。昂着頭向上望着。見了他便微微的笑了一笑。向書房那一方走過去了。停了好一回。還沒見出來。梅白爾沒精打采的退歸自己室內。想父親一定又在那裏講他的粧飾了。無論年紀老到怎樣。總還有這一則兒。豈不奇怪。他却起了一個心思。想悄悄地走到他父親的書室。偷偷兒瞧去。覷着機會。還可以規諷他父親一回。心裏想着。脚步兒便趑趄的向書室行去。只見書室的兩扇門。緊緊的閉着。在百葉窗眼裏。一顯他父親正對着大着衣鏡。整他的胸飾呢。梅白爾也不則聲。把門推了一推。却是虛掩的。便呀的一聲開了。老伯爵當時見了他女兒進來。心中也有些兒慚愧。忙把粘着胸結的一隻手。放下去。拈他的鬍子。粧做在那裏沉思一般。梅白爾笑說道。阿父。今天回來得恰似略略早了一些。怎麼又換了衣服。是那裏赴宴嗎。老伯爵越越的答道。正是。是一個伴倫夫人。不是不是我記錯了。是衣利亞公爵夫人請我去吃晚飯。他們那

裏還閉着美術評論會。有好一回兒耽擱呢。女兒我知道你近來的身子不復爽快。惹不得夜。所以沒有叫你去。你快去憩憩兒罷。說罷這話也不等他女兒回答。揀了一頂帽子。望外便走。老伯爵這時心中也覺得有些對不起他的亡妻。又怕他女兒絮聒他。巴不得一步跨出了大門。去揀他最歡喜的事做去。這時梅白爾也蹣跚着出來。嘴裏說道。阿父。但是這幾天秋涼得緊。老人家身體也要保重。可早一些兒回來罷。伯爵聽了這話。忽然停住脚步。怔怔的瞧着他女兒道。正是天氣狠壞。我自自然己保重。但是沒有一個人服伺我。總覺得有些兒不方便啦。梅白爾笑道。父親。你這話可差了。不要說這裏男女僕役。那一個不是服伺你老人家的。便不要這些人。還有你女兒哩。老伯爵燃着鬍子。狠不願意的答道。他們各有各的職務。便是你做女兒的。也有你做女子的責任。難道說你一輩子不嫁服伺我到老嗎。好傻孩子。說着連連的搖頭。梅白爾一聽這話。裏已經有些機鋒在裏面了。不覺暗暗着急。便又問道。那麼阿父的意思。打算怎樣呢。伯爵躊躇了好一回。面上忽地漸漸的發起燒來。嘆息着道。這個道。個現在且不用說。橫豎你到了那個時候。自然會知道的。總之你父親自有一個主意就是了。梅白



爾聽到這一句話。好像焦雷轟頂般。噤聲不語。眼看着他父親跳上馬車飛一般去了。怔怔的立了一會。嘆了一聲。方才要回他的臥室。只聽得很高朗的聲音叫道。梅白爾我的孩子。你在這兒賺什麼。你父親到那裏去。吾方才賺見他的馬車啦。原來是愛倫夫人來了。笑吟吟手捻着一朵紅羅吉花兒。打扮得一身華麗。出落得別樣風流。原來愛倫夫人年紀雖已三十外了。却似舊的薰香傅粉似少女一般。生成的熱鬧場中人物。寡居數載。依然不減他的興趣。不過行止光明。並沒有些兒放蕩。也算是難得的了。這時愛倫和梅白爾手挽着手兒走着。一面款款的說道。梅白爾我賺你這幾天清減了許多了。好孩子。你有什麼心事。你可不要瞞我。我總肯替你忙的。你快別自苦了。梅白爾笑着道。天人你真肯幫助我嗎。你說我有心事。你便猜一猜。爲的是什麼。夫人笑道。好孩子你真要我猜嗎。我可能一猜就着。只是猜着了。你可別賴。我們一同到屋子裏去講罷。這兒怪涼的。二個人便向梅白爾私室中來。愛倫夫人坐下。把梅白爾做的針線東西。翻弄了一回。指着說道。這個好。那個不好。說了一回。却只不回答梅白爾方才那句話。梅白爾瞅着夫人道。夫人。到底你猜呀。我這裏又不開什麼美術評論會。你讓

這些做什麼。夫人格格的笑道。我猜。我猜你心中一定爲了那賓格倫河邊的少年英雄。有些丟不下他。這是少年女子的普通感情。我也是過來人。這用猜嗎。只是你不說的美術評論會。恰好今天尼勒泊爾公園。倒真開着一個美術評論會。說罷又笑。梅白爾兩頰紅紅的。噉了夫人一眼。說道。你可猜錯了。我這事是並不爲的那個說書頓了一頓。又道。怎麼今天尼勒泊爾公園。又有一個美術評論會。那邊衣利亞公爵邸裏。又開了一個。不就有了兩個了嗎。愛倫夫人一怔道。那個衣利亞公爵邸。你想是在那裏做夢呢。一個月前衣利亞公爵夫婦雙雙到瑞士去了。還開什麼美術評論會。那是去評論他那空空洞洞的一所屋子呢。梅白爾驚道。夫人。這話怕不確罷。這是我父親方才告訴我的哩。愛倫夫人聽了。側着頭想了一想道。哦。你父親告訴你的。接着又笑道。這事便有些緣故了。梅白爾又撞了一個悶葫蘆。心裏只自不解道。夫人。是什麼緣故。你告訴我罷。我想我父親是一定不騙我的。夫人笑道。你父親騙你不騙。我並不知道。不過這美術評論會。是只有在尼勒泊爾的。便是我今晚晚上也去呢。說着。車馬的立了起來。這好孩子。你將息着罷。要有興味。咱們今晚一塊兒去可好。梅白爾點

了點首。這時滿腹疑雲。也不暇同愛倫夫人談話。由他自去了。梅白爾一個人在草地上走來走去。把手叉着腰間。一個蟪蛄似的香頸俯着。看那夕陽兒漸西墜。人影兒漸漸長起來。不到一會便已暝色四合。花影蒼然。梅白爾用過晚膳。約略裝束了一回。用個厚厚的面網罩着玉容。便坐上車子到尼勒泊爾來。正走到尼勒泊爾公園門口。只見面前有個人影兒一閃。閃到暗中去了。那人身材很高大。隱隱約約好像還把一塊白巾兒絡着膀子。不由不心中斗的一驚。想不要又像前回遇了險。只見尼勒泊爾公園中遊人如蟻。熱鬧異常。也就寬了許多。下了車。輕移蓮步慢慢的進了公園。且不到會場上去。只向柳陰花畔清靜去處走去。走了一回。沒見半個熟人。便連愛倫夫人也不見。心中納罕。且向一隻鐵椅上坐了下來。略略蘇息。才坐不到一刻兒。忽然來了一個紳士模樣的人。溫溫和和的走到面前。略一舉手說道。不料姑娘一個人坐在這裏。累成找了好久啦。咦。姑娘。你無端戴着這個勞什子做什麼。梅白爾愣愣的聽着。正不知道人是誰。只覺着這聲音好像不久在那裏聽見過一般。這裏電燈黯澹。急切看不清那人的龐兒。只得立起身仔細認了一認。驚道。呀。是路索先生麼。先生怎麼知道

我在這裏這幾句話未說完把路索也驚的怔住了。方才知道是認錯了人。連忙鞠躬道。原來是斐文小姐。小可一時認錯了人。冒昧得很。小姐不要見怪呀。梅白爾這時倒弄的含羞起身。一會兒頰上潮熱。那顆心又勃勃的跳個不止。只答不出一句話。好方才說了一句。先生從那裏來。找的是誰。路索噤嘴道。不過是一個女友罷了。梅白爾一想。覺得那話又說冒失了。那裏有才見過兩面的人。便盤問起他的朋友來的道理。只羞得連耳根都紅了。路索知道他爲難。便想拿別的話和他岔開。便在傍邊一張椅上坐了下來。道。小姐。我們從那天別後。又有一星期了。日子真快。但願你以後永不遇這樣不如意的事。梅白爾這時方定了定心答道。先生那天的仗義。真叫我沒齒不忘。但是先生何以不肯到我家裏來。我那天告訴了阿父。阿父也很敬佩你的。至于我更不消說了。很願意同你做朋友。先生。你可肯到我家裏來嗎。路索用很懇切的聲音答道。小姐。這事我現在還不能回答你。因爲我現在爲了一件事。這事沒有做成。我是永不和人家酬酢往還的。梅白爾聽了微露着不悅之色。說道。先生。如此是你不允許我做你的朋友嗎。我想說到這裏便咽住不說了。路索看着他似蹙非蹙的翠眉。

似愁非愁的星眼。流露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這種感情竟能壓服住路索的鐵石心腸。他垂着頭。弄着衣上的鈕扣。心中不知怎麼的也漸漸有些兒愉快起來。正在這個當兒。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在那裏說道。喂。這鷓鴣兒怎樣又飛到別處去啦。那種嬌滴滴的音調。觸着梅白爾的耳膜。不覺又是心中一動。只見路索立了起來。說道。小姐且請坐着。小可有事去去便來。說罷連忙辭了梅白爾向那說話的地方走去。一壁走着。一壁心中想道。今天真可謂奇遇啦。只是這斐文小姐。雖是這樣的殷勤。向着我。可惜他的地位和我恰恰兒立在反對。無論如何。我總沒有和他交接的緣分。我可不能爲着娟娟此身犧牲了我平日的抱負哩。正想着。耳邊忽聽得叫道。却立司。你想什麼。一樓頭只見司密脫已立在面前。穿着灰褐色四週緣水紋的禮衣。嬌嬌亭亭站在那裏。眸子中露着焦煩的樣子。說道。却立司。你來了多會了。你怎麼不找我。却和別人兒拉扯。我見你們譚得好密切呢。我才喊了一聲呀。你怎麼一臉的不快。不是因爲我打斷了你們倆的話嗎。路索一言不發。過去携客司着脫的手。低聲道。愛浪。我愛你別多疑啦。你放心。却立司總是你的。却立司不會叫人。家奪了去的。司密脫笑道。那麼那

天。賓。格。倫。河。畔。遇。着。的。斐。文。姑。娘。呢。路。索。笑。道。咦。你。又。來。了。怎。麼。你。總。不。相。信。我。的。話。難。道。你。不。許。我。救。一。個。難。女。嗎。却。立。司。也。笑。道。我。不。知。什。麼。道。理。天。天。惦。念。着。你。好。似。我。自。己。的。影。子。一。般。一。天。不。見。着。你。便。像。失。掉。了。我。的。心。似。的。要。聽。見。你。又。和。一。個。女。人。做。朋。友。我。心。裏。便。說。不。出。來。的。不。快。活。那。天。斐。文。伯。爵。邸。裏。我。聽。見。了。密。司。斐。文。的。話。我。幾。乎。便。暈。了。過。去。啦。求。你。原。諒。我。這。妬。忌。也。是。婦。人。家。的。尋。常。之。事。不。過。因。爲。我。愛。你。比。常。人。格。外。進。一。層。所。以。那。妬。忌。的。心。思。也。格。外。比。人。深。一。層。但。是。我。總。是。愛。你。的。便。是。叫。我。丟。掉。了。性。命。我。也。總。是。愛。你。說。到。這。裏。不。覺。微。微。的。吁。氣。路。索。忙。攙。着。他。的。手。掌。道。愛。浪。我。知。道。我。深。信。你。我。的。靈。魂。第。一。便。是。這。件。密。事。第。二。就。是。你。了。決。不。會。再。攙。入。別。的。事。的。你。放。心。罷。說。着。攙。着。他。輕。輕。地。接。了。一。個。吻。司。客。脫。便。倚。着。路。索。的。肩。在。一。張。椅。上。坐。下。定。了。一。定。神。道。路。索。如。今。我。們。譚。正。事。了。你。計。畫。的。這。件。事。怎。樣。了。路。索。忙。把。眼。兒。向。四。面。望。了。一。望。見。靜。悄。悄。地。沒。有。半。個。人。影。便。輕。輕。地。說。道。我。愛。好。教。你。喜。歡。這。事。已。垂。成。了。司。客。脫。也。輕。輕。道。垂。成。了。路。索。道。正。時。不。出。一。禮。拜。我。們。匈。牙。利。的。十。萬。健。兒。便。要。轟。轟。烈。烈。的。把。那。奧。兵。驅。逐。出。去。了。只。是。第。一。層。沒。有。藥。

引子。這一劑藥。便不能見效的。我這會來。使自己奮勇做這劑藥。把一粒彈丸。輕輕送轉了。那殺人不眨眼的維也納府尹斐文。便叫那佶大維也納城中頓時內亂起來。我們好趁此大舉我愛。你想這不是一件很有趣味的嗎。司客脫聽了。半晌不語。路索說道。我愛。你怎麼便不言語。難道你還未滿意嗎。司客脫吐了一口氣。道。滿意是狼滿意。但是你的生命可很危險呀。路索笑道。我愛。你這便不像是我。我却立路索的情人。了。這又值得什麼。你我的愛情。是萬劫不變的。區區形骸。又當顧他嗎。司客脫笑道。却立這話。狠是我便依你去幹這件事。如今快同我到會場裏去罷。說着兩人立起身來。手挽手兒去了。不半會。椅後大樹傍邊跳出一個凶神似的人來。揚來白巾絡着的手。說道着了。着了。哼哼。你做的好事。還傷我一鎗。倒在這裏。同這個不知恥的女優。處處榮榮的商量這種事。哼哼。我總教你賺着罷。說着一溜煙的去了。却說那邊梅白爾。坐了一會。胸中只覺得七上八下。不得停當。便起身向會場中來。想尋找他的父親。但是。一寸芳心中所印的路索一個小影。又深了幾分。道。兒問他。到底是念着他。父親。還是念着路索。弄的他自己。也有些兒不明白。啦。在會場中逛了一會。總不見老伯爵的。

影子。却見愛倫夫人立在一張水彩畫的前面。和一個女友。指說點點。不知說些什麼。梅白爾便上前去招呼了。問他可看見他父親。愛倫夫人笑道。怎麼不見着他。還和他說了好一回會兒的話呢。如今那到那邊廊下去了。却說老伯爵斐文。果然坐上馬車去約司客脫姑娘赴會。但是司客脫總懶懶的說有些兒不舒服。請伯爵先去。要身子不覺得怎樣。便隨後就來。伯爵無奈。只得到會場中等他。一直等到三點多鐘。把個斐文老伯爵焦煩得什麼似的。却又不肯走開。怕萬一他走了。司客脫倒來了。豈不辜負他的盛意。又遇着愛倫夫人絮絮叨叨的譚了一回。只沒有說起他女兒的事。所以梅白爾在園中。伯爵再也想不到。不過覺的厭煩極了。便信步走到廊下去。只見遠遠的有一雙男子。携手而來。來的不是別人。却正是司客脫和却立路索二人。一路上款款的譚着。路索道。愛。浪。你到斐文邸中。可曾認清那老斐文的面貌麼。愛。浪。笑道。怎麼認不得。這個老頭兒。最可笑的。是這點年紀。還和我絮絮的道他愛我呢。路索不答。只問他斐文伯爵的年貌被服。以及平時玩好是那樣。親信的是那幾個人。司客脫笑道。却立。你到底愛我不愛我。路索笑道。這話已不知說過好幾百遍了。還用問嗎。司客脫也



笑道。但是你的愛我。總沒有我愛你的真摯。路索道這又何以見得呢。司客說道。譬如我見你遇見了一個女郎。便妬忌着。心中恨不得那個女郎立刻死了。永遠不能把手指觸着你的外衣。你却不是這樣。你聽見了有人要愛我。你還是漠然的。這便可分得出我們兩人的深淺了。路索笑道。我愛。你這話又差了。你們女子有女子的血性。我們男人便有男子的胸襟。那是不能盡同的。你到底把斐文的詳細告訴了我呀。說猶未了。司客脫眼快。只見斐文伯爵兩手插在衣囊中。彳亍走來。司客脫這一驚。宛如遇見怪物一般。他深恐一說出來。却立鹵莽。一定要做出事來。在道大庭廣衆之間。可一定要給人拿住。他明知路索犧牲着性命。但他總不忍眼見着情人擲了生命。便撒了路索。說了一句再會。三脚兩步的跑到斐文跟前。叫了一聲伯爵。斐文舉目一看。喜的真好似小孩子見着娘一般。滿面堆下笑來道。好姑娘。身子好了麼。來了多會了。說着。又舉起一雙怪眼向前邊望了一望。心裏又疑惑起來道。姑娘。方才不是你嗎。我好像見有一男一女手挽手兒走着。說着。司客脫笑道。伯爵。我與你說過好幾回了。叫你不要盤問我。你什麼又盤問起來了。方才的人。便是我。你待怎麼樣。你說呀。伯爵連忙告罪。

道。姑孃不要動氣。這是老夫一時的不是。脂油蒙了心。磨突了枯槁了。以後再不敢。便是如今請問姑孃。要望那裏去呀。司客脫心中暗暗的笑着。這老頭兒還是這樣的胡突。好不自量。便要拿手去格斐文。不叫他近前。忽地心中一轉。沉吟了半回。便將纖纖。縱竟把隻左手授與斐文。說道我們且向茅亭邊去逛一回罷。我也覺得玩膩了。要觀觀兒呢。伯爵拿厚餅的手握着他那香溫玉軟的柔荑。快活得說不出話兒。只是唯唯的答應着。一會家兩人已到茅亭邊。一行石磴子上坐下。伯爵睜起那一雙老眼。瞧着司客脫。目光中好像要放出火來。身子已軟化了。司客脫專專不語了一會。忽地放著嬌婉的聲音道。伯爵。你儘着瞧我做什麼。我看你好幾回欲語不語的樣子。你到底是那一回事。如今只有我們倆在這兒。你好說呀。說着媚眼流波。笑了一笑。你想那想來天鵝肉的老斐文。那裏禁得起這樣的淺挑輕逗。登時如奉丹竈一般。驚喜交集。且相期的道。天上安琪兒。真是我命運中的明星。姑孃。我聽了你這幾句話。頓時使我枯木重春呢。姑孃你可知道。我是斐文家第七葉的伯爵。還是這維也納城的府尹。我在這裏有裁判一切的權力。有十幾世揮霍不盡的金錢。但是我一切放棄了。我只是要你。

姑娘。你可能愛我麼。你可能嫁給我嗎。我能使你安樂。使你滿足一切欲望。便是你嫁了我。我也決不干涉你。儘依着你歡喜的事做去。但要你答應嫁我這句話。我就心滿意足了。比了國皇超擢我做宰相還快活。那斐文氣吁吁的說了一大篇話。好不切實。那司客脫姑娘。却只一聲不發的聽着。末了兒才道伯爵。你這話可真的嗎。斐文急的發誓道。我如有半句話哄着姑娘。我等到上帝開神聖裁判的時候。我自己願意打入地獄裏去。司客脫嫣然一笑道。不是這麼說。我如答應嫁你。我說的話你果然一一做着我做嗎。我的要求。你永不駁回嗎。我怕你顧着伯爵的尊嚴。未必真能依我呀。斐文連聲道。依一百個依。你不能再拒却我了。司客脫只笑着。再不言語。斐文情不自禁。不由的拿起司客脫纖嫩的十指放在唇邊。吻了一吻。呀道。好一夥鮮紅的痣。越顯着白玉般的手。真好美麗。真好美麗。司客脫急奪手道。伯爵。你不用再囉唆了。讓我再細細的酌度。過了三星期再回復你。我還要看看你果然能依我的話不能喇。如今我可要回去了。願你晚安。更願你晨安。說着。柳腰款擺。嫋嫋而去。把個斐文伯爵。鬧得好似失掉了魂一般。呆呆立着。直到望不見他的影子。方才無精打采的喚套車回去。喚

了好一回。不見他的車夫答應。原來車夫見沒事。早到隔壁一個酒店裏喝紅酒去了。伯爵好不生氣。一步步踱出茅亭來。只聽得柳陰中嚶嚶鶯鶯喚了一聲阿父。舉目看時。原來是他女兒來了。伯爵想着日間的扯謊。不免也有些慚愧。但是索性粧做沒事人兒的樣子。坦然道。我們好回去了。你有坐車來嗎。梅白爾道。坐車來的。但是阿父。我方來見司客脫姑孃在這裏出來。阿父可看見嗎。伯爵眼望着別處答道。什麼司客脫。我沒有看見他。女兒你別多說了。我們坐車回去罷。梅白爾也不再言。父女二人同車回去。才到家只見會客廳中燈火猶明。梅白爾也不在意。自向阿父道。晚安。回他的樓室。只見一個僕人跑到伯爵身邊道。方才來了一個客。坐在會客廳裏。說有秘密事要報告府尹呢。伯爵呀了一聲道。這半夜裏還有什麼事嗎。

## 第三章

却立路索獨個兒出了會場。覺得熱鬧場中。俗塵萬斛。立在公園門口。揚著頭吸了幾口空氣。看着滿天星斗。玉露無聲。四邊兒靜悄悄的。只有他騎來的那匹烏雲白鼻駒。還繫在槐中陰。迎風長嘶。路索撫着他的長鬣嘆道。你也無聊得狠了。但是你忍耐著。

些。總。有。日。叫。你。効。命。疆。場。同。你。異。種。肉。薄。呀。那。馬。好。似。懂。的。他。的。說。話。一。般。不。住。長。嘶。四。蹄。竦。動。路。索。騎。上。了。緩。轡。垂。鞭。覓。他。的。歸。路。走。了。一。英。里。多。些。才。到。桌。卡。士。橋。離。他。的。寓。所。還。有。半。英。里。遠。近。這。裏。是。維。也。納。城。中。最。僻。靜。的。所。在。只。有。一。兩。家。小。咖。啡。館。家。照。着。半。明。不。滅。的。電。燈。遠。在。百。碼。外。有。幾。個。穿。着。厚。呢。大。衣。戴。着。圓。邊。帽。兒。的。人。進。出。路。索。也。不。在。意。催。馬。急。行。才。到。橋。邊。只。見。橋。下。的。水。激。着。碎。石。濕。濕。的。似。萬。玉。哀。鳴。一。般。星。光。映。着。水。光。逼。的。人。精。神。一。發。抖。的。把。賓。格。倫。河。那。件。事。提。上。心。來。把。鞭。絲。揚。了。一。揚。心。中。暗。暗。太。息。想。我。却。立。路。索。自。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委。身。許。國。把。那。人。間。男。女。之。愛。久。已。付。之。東。流。却。不。道。如。這。桌。卡。士。橋。下。的。水。一。般。有。東。流。的。水。便。有。西。流。添。注。着。兀。自。滔滔。不。斷。那。司。客。脫。一。邊。未。了。如。何。又。添。了。個。梅。白。爾。斐。文。我。可。要。自。己。仔。細。着。萬。不。可。爲。駕。之。自。縛。呀。想。着。歎。着。忽。地。那。白。鼻。駒。一。聲。長。嘶。倒。退。了。幾。步。路。索。一。驚。急。睜。眼。看。時。橋。下。邊。黑。茸。茸。的。有。個。人。影。兒。一。晃。崑。的一。聲。一。個。彈。丸。兒。向。帽。簷。邊。直。擦。過。去。路。索。急。伏。身。在。鞍。橋。上。一。手。拽。韁。騰。出。一。隻。右。手。搗。出。手。鎗。只。見。那。黑。影。兒。撲。上。橋。來。還。未。上。橋。路。索。一。揚。手。也。回。敬。了。一。鎗。鎗。聲。過。處。白。烟。四。冒。那。個。

人影兒却不知到那裏去了。路索一聲長笑。依舊揚揚催馬。走下橋來。自己回他的寓所去了。明晨薄日初升的時候。那却拍爾劇場的司客脫姑娘。已經早起來。在他自己寓裏。理了一回髮。薰了一回衣。晨粧才畢。便進早點。食時神情總有些兒悄悄悅悅。却並不爲別的。只爲他的情人擔着心事。他眼看着那奧地利如狼如虎的軍醫。如鬼如蜮的偵探。總覺得不是好主顧兒。他那情人却義胆如天。一些兒不覺得還拚命的犧牲着自己去做事。他那一寸芳心。天天的如旋磨一般。想着他拿他高尚潔白的女孩兒家情感去敷衍那府尹斐文。這通爲的是什麼。無非預爲之地罷了。可憐我一個弱女子能做的出什麼來。不過盡我心不叫我那人非。這我是一無所能的弱質。也就罷了。想到這裏。不由的酸淚如鉛。直沿着玉頰滾了下來。正悲傷哩。忽覺得肩上有入拍了一下。接着很柔和的聲音說道。愛浪。我的孩子。你又在這裏傷心了。司客脫回過頭去。却是却立路索來了。面色很歡喜的精神煥發。丰采異常。襟上簪了一朵很大的紫羅蘭兒。顛危危的在那裏含笑。司客脫道。怎麼你這麼絕早就來了。又一聲兒不言語的倒斃了我一跳。你昨兒晚上回去好嗎。路索笑着拽過一把椅子坐下道。好。很好。你

不見我今天的臉色嗎。昨兒做了一夜好夢。睡的很安穩。說的司客脫也笑了。路索回想着昨晚鼻卡士橋畔的鎗聲。恍惚還在耳邊。不過總不肯說出怕司客脫受驚。只聽司客脫又說道。如此很好。你說安穩。我也安穩了。我愛你。怕還不會用過早餐。快來一塊喫罷。路索道。不用。我已喫過了。我這回來。却有一件比喫早餐兒還要重要的事呢。司客脫嬌瞞了他一眼道。你既不喫。我也便不喫了。真個分付侍女撤去盃盤。在路索身傍坐下來。問道。却立有什麼事。你快說。路索笑道。也沒有什麼事。不過我們的意。知道那老斐文很愛你。便要你做個探子。在你身上。探明白了斐文伯爵家出入的道路和一切。以便我們行事便了。司客脫嘆道。我不來。難道要我用虛情假意去哄那斐文嗎。你還提他呢。那東西簡直太不知自量。還絮絮叨叨的向我求婚。我司客脫雖是個伶人。但是心中愛了一個人。却只有一片純粹純白的愛情。斷沒有半絲兒他意。可以混合的那老斐文一面口口聲聲說是愛我。一面却證他的口。什麼府尹。喇伯爵。喇威。喇財產。喇說了一大堆。這還算是真愛情的嗎。路索却笑着故意和他玩笑道。那。你看我怎麼樣。司客脫眼波微瞞道。你還用說什麼。難道你同斐文一般的。路索

笑着道：正是。正是。我果然同斐文一般。我愛你的情也。算不的高尙純潔。也有別的念頭夾雜在裏面的。我實對你說了罷。愛浪司客脫聽了。等時急的面色如紙兒一般。說什麼。你也有別的念頭。難道你又愛上了別人嗎。哎。我這猜真猜的不錯。我果真有下情敵了。上帝可憐呵。說着幾乎暈了過去。路索方悔說話太過了。忙道：吾愛。你聽着。我還沒有說完喇。你怎麼便急的這個樣子。我告訴你。我所說的別意。是並不是愛人。却是愛國。我心目中第一最愛的是個匈牙利。第二才是你。你可許把匈牙利做你的情敵嗎。司客脫怔怔的聽着。撲嗤一聲笑了出來。道：好險。我幾乎想是沒命了。這時他一顆螻首。直倚到路索的懷中。把一頭金絲似的瀑髮。披了路索一肩。香息微聞。口脂濃度。不由不把路索一個鐵錚錚的男子收拾住了。却不道那間壁客室之中。有一個蹙眉愁娥的女子。正在那裏進退維谷。手足失措。你道是誰。却原來是斐文伯爵的女公子梅白爾姑娘。梅白爾如何會到這裏來呢。原來他自昨天同他父親回家之後。胸中的疑雲更湧起了一層。睡在牀上。翻來覆去。兀自睡不熟。挨着香枕。眼眈眈望着窗兒。那窗上好似張了一幅圖畫。畫中便見他父親同司客脫並坐在公園茅亭之上。促膝



譚心十分親熱。一會兒又變了司客脫穿着結婚的禮服。和他父親並站着。恍恍惚惚。又見他去世的母親。含着一臉的失望。拿愁苦的眼兒瞧着他。梅白爾忙把纖手掩着眼兒。想睡去却總睡不着。好容易巴到天明。那芳心中千回萬轉的籌度。總想不出一個轉旋的方法。正進着朝餐。忽地心中一動。想做什麼。我何不索性用個釜底抽薪的法子。去勸那司客脫不要嫁我父親了。要勸的他動。我父親便也沒有了法子。仔細想想。雖然覺得無禮。但也不能不行。主意已定。便分付外面預備馬車。到含芳橋司客脫的寓所來。到了門首。按着電鈴。由一個女侍模樣的人。招待進去。在一間會客室裏坐下。說主人才喫飯呢。請貴女少待一回兒。說罷便鞠躬退了出去。原來這會客室和餐房只隔着一層壁兒。那邊的聲息。這邊一聽一個着。這時司客脫和路索。正說着纏綿情話呢。那裏還有心去照顧着隔着壁兒的動靜。那侍女不知道主人和這位路索先生。是不久便要成夫婦的。必定有幾句體己話兒。也不敢去驚動他們。等了十分多鐘。聽見裏邊沒有話聲了。才把門兒扣着。裏邊喚道進來。那女侍便鞠躬進去。報道有一位梅白爾斐文姑娘來拜訪。已候了好一會兒。路索聽着斗的立起身來。目光炯炯。

的騰着。侍女司客脫却慢吞吞地道請他稍坐。我就出來呢。這位姑娘也奇異。我和他素沒有來往。大清早來打攪人。不知是什麼回事。說着又回順對路索道。請你略等一等。我打發了他還來和你有話說呢。便起身出了餐室。從回廊裏走到會客室的門口。一看呀。那裏有什麼人影兒。這斐文姑娘早不知那裏去了。滿室一瞧。却祇有一朵紫澌澌的玫瑰花兒。遺在地下。露香猶濕。司客脫愣了一回。那侍女也愣愣的做聲不得。却說那梅白爾。悶坐在會客室中。正在打算那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却聽得隔壁中朗朗的人語兒。他並不是有意要竊聽人家的秘密。只是祇隔着一層壁兒。那語音清清楚楚的送入耳來。却也沒有法子。只聽路索的聲音。正用話安慰着司客脫。司客脫却一聲兒不言語。似乎在那裏嚶嚶啜泣。梅白爾不聽猶可。一聽時好似冷水澆頭。那五臟六腑。立刻冰涼起來。幾乎呼吸也停住了。幸而他沒有聽見路索起初那一席話。不然他知道一個五中傾倒的路索要致死他的父親。他正不知還要怎樣傷心呢。這時他慢騰騰立了起來。一個失望的高山。把他的螻首直壓到了胸前。兩肩一上一下的聳着。知覺全失。眼前膝黑的好似入了地獄一般。身不由己的移步出了會客室。

顛危危的走出大門。等到司客脫出來。他早已去的遠啦。在車中還是一悲一喜。心頭似軸轆般轉着。喜的是司客脫並不能真嫁他父親。悲的是司客脫唯一的情人。却是他素所欽佩的路索。回到家來還是竭力支撐着。但是合家的人已斷出他已經失了容啦。且說司客脫回到餐室。告訴路索。梅白爾姑娘已經去了。心中深疑方才的話。已經被他竊聽了去了。路索却毫不介意。立起身來。辭了出去。司客脫細細思量着路索。現在的地位。實在危險得狠。正在計無所出。却好又見一個侍女喘着跑進來。報說斐文伯爵到了。司客脫斗的一驚。却鎮定着粧做沒事似的迎了出來。只見伯爵穿着全身制服。金章燦爛。面作異光。哈哈地笑着道。姑娘。在下來得早了些。可不打攪姑娘嗎。司客脫和他執了一執手。笑道什麼話。伯爵怎麼這樣抵謙起來了。這裏你也不是第一回來呀。說着讓到客坐裏。坐了一回。伯爵却也沒別的話說。只把眼兒瞧着司客脫。躊躇跼跼的。司客脫笑道。伯爵。我知道你今兒又有什麼話兒要說了。我一瞧你的顏色。便知道的。只是你別又是盤問我喇。伯爵經這麼一說。那顏色更覺得忸怩。強打着笑容說道。姑娘真是絕頂的聰明。這話可給你說着了。只是這也不算什麼盤問。不

過。不過方才出去的那個少年是誰。那長長兒眉毛直直的鼻子。碧爛爛一雙眼兒。精光射人的。是不是姑娘的親戚。還是什麼。司客脫這時早已安下心來。反粧做出那不悅的樣子。微微冷笑道。伯爵。你這還不算。是盤問我嗎。我知道你是還兒維也納的府尹。有生殺之權。極歡喜盤問人家的。但是你別把此地當做你府尹署的大堂。噫。伯爵滿面慚愧的說道。是的。是的。但這也是在下的。一片癡心。姑娘可別見怪。如今且譚我們的事。噫。姑娘。那尼勒泊爾公園的話。姑娘到底幾時可以答應我。還望姑娘憐憫在下的愚誠。不要叫我失望才好。司客脫格格的笑道。伯爵。你又來了。才隔了一晚。便這般的逼着人家。這須不是買賣的事呀。我幾時真信服了你。便答應嫁你。現在還沒到這時候哩。伯爵聽着。知道緊催他總不是事。便換了口道。便是。須是如今第一層在下。願意爲姑娘効力。做姑娘的忠僕。姑娘但有什麼事。用着我。但請分付我。要是在下。得到的。便赴湯蹈火。也沒有不答應。至于那一層。往後再說罷。總之我實在愛你。一定等你。等到你信我。再說那話。如今要告辭了。在下還有一件要緊的公事。要勾當。姑娘請自在罷。說着辭了出來。司客脫這天也不到劇場中去。獨自個閑坐在家裏。坐臥不

安精神渙散。不到晚上九句鐘。便自睡了。一覺。醒。到十一句鐘。一個女侍把他叫醒。取出懷中一張紙兒。遞給他。司客脫睡眼惺忪。問是那裏來的。那女侍用手做了一個暗號。司客脫知是黨人密信。忙忙接了過來。就着電燈光下。只閱得一行。哎喲一聲。把紙兒摔去半邊。看司客脫時已暈了過去。那女侍也只叫得哎喲。

#### 第四章

却說斐文伯爵對司客脫說還有一件緊要的公事。要勾當。是什麼事。原來那天晚上伯爵回到家來。僕人說有客在會客廳中候着。有秘密的事要報告。伯爵想了一想。便揮退僕人。走進了會客室。電光裏。只見一個彪形大漢。穿着做工人穿的粗呢衣服。戴着便帽。坐在下首一隻椅子上。不住的翕唇作響。消遣他的寂寞。老伯爵向來是最講究身分的。那裏見這種人到他的會客室裏來。不覺勃然不悅。不過他既是有密事來報告的。不好便叱他出去。只得放着最嚴重的聲音。說道你是誰。那人聽了回顧伯爵。連忙起身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禮。把那絡着的右膀垂下了。答道。小可叫做巴士敦。是皇帝陛下最忠實的百姓。這會是特來給爵爺請安。還來報信的。伯爵點了點頭。不

覺聲音便溫和些。道：「報什麼信。你可坐下說。」巴士敦鞠了鞠躬道：「謝爵爺。小可站着很舒服。也不敢多費爵爺的時刻。只略講幾句就完了。便是一個匈牙利的人。伯爵立時放出彪彪的眼光道：「哦。黨人。巴士敦道：「名叫却立路索。他們黨人中多稱呼他做秋風子。這回潛來維也納。要圖害爵爺。引起革命。他住在保西路巴得夏旅館第十九號。那時伯爵又道：「哦。保西路巴得夏十九號。巴士敦道：「正是十九號。爵爺別忘了。這是小可忠實的報告。可以在上帝前發誓的。爵爺把他拘來一訊。就明白了。說着便又深深地鞠一個躬。伯爵不語了一回。拈着鬍子說道：「很好。明兒到署裏來領獎金。那人諾諾的應着退了出去。雙文明天一早。因為是聯邦的國事犯。陳明了真處。領了逮捕狀。匆匆而去。他打官裏回來。便到司客脫那裏轉了一轉。回到府署。便立刻發命令派警署長去拿人。自己便高坐堂皇的等着。不多一會。早把一個劇烈黨人秋風子前簇後引的拿了來。伯爵眼望着那人的身材舉步。心中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怔了一怔。及至近前。看清他的面貌。不覺心頭一驚。幾乎說不出話來。暗想：這可不是才在司客脫門首見的那個少年。一絲不錯。眉目舉止。宛然無疑了。這黨人何以又在司客脫那裏進出。

難道司客脫也是。呸。一定不是的。他便與司客脫認識。這事定與司客脫無關。忽地一轉念。又把那方才的一腔妬念。提了起來。提高着喉嚨。喝道。你便叫做秋風子的。却立路索嗎。好好。如今有人告你是革命黨人。意圖暗殺。引起革命。你有什麼辯論。沒有。路索挺着胸脯。揚着長眉。說道。府尹。你既然說是有人告我。何不叫那原告來。對質。呵。斐文伯爵突然被他一駁。一時答不上來。只睜着怪眼。看着他。路索冷笑道。府尹。有生殺之權。你說是黨人。誰還敢不自認做黨人。况且我是一個確確實實的黨人。這回是確然以單獨的意思來謀刺你的。請你不必多問。便定了。我一個死罪就完了。斐文伯爵到也想不到路索承認得這麼乾淨。一腔妬氣。無從發作。只好按捺下去。便分付打入迭立盜牢獄中去。嚴緊的看守着。只不許虐待。至於讀書寫字。一概不准。路索向斐文點了一點頭。便昂然而去。這迭立盜牢獄。是維也納最著名一個所在。銅牆鐵壁。高聳入雲。這裏頭不知葬送了多少英雄。那灰褐色的獄門。好以一隻怪獸一般。張着口。等着那鐵鎖瑯瑯的人兒。一個個的生吞進去。那渾身是膽的。却立路索。便也是其中之一了。一宵易過。斐文伯爵清晨起來。忙着到署。整理了些別的公事。便擬了一條命令。

發到迭立盜去。把那國事犯秋風子宣告死刑。准於明晨八句鐘執行。料理既畢。坐了車兒。出衙署。想到司客脫那裏去一騎。一來去親近他的玉容。再則可以盤詰他和路索的事。想罷。便命馬夫到含芳橋來。到得寓所一問。那知已經出去了。只得快快的回邸。下人們接着。便回道。司客脫姑娘來望爵爺。在客室裏等着哩。斐文大喜。三脚并做兩步的跑進客室。連聲道。姑娘可果你等候了。實在抱歉得狠。一眼只見司客脫玉容。寂寞。淚痕猶在。道呀。還未說完。司客脫已見伯爵進來。連忙定了一定神。把一腔愁思。改做滿面歡容。深深款款的道。爵爺。我特來賺你。不想你還沒回來。倒驚動了府上呢。伯爵笑道。笑話笑話。姑娘光臨。我們歡迎還來不及啦。接着便自己坐下。把外衣一抖。道。忙壞了。天天辦公還忙不過來。百忙裏又跳出一個革命黨來。攪老夫的賬。真是那裏說起。司客脫道。革命黨嗎。是誰。可拿住了沒有。斐文笑道。正是。便是姑娘不問。在下也要告訴姑娘。那革命黨叫做秋風子。已經拿住。打入迭立盜牢獄去了。司客脫聽得迭立盜三字。立刻顏色慘變。道。迭立盜嗎。那是一個狠可怕的所在呀。斐文道。正是。也好叫那厮嘗嘗這可怕的况味。還有一層。在姑娘前可不敢說。司客脫說什麼。斐文道。



那秋風子那斯的面貌。却宛然和昨天在姑娘門首見的那少年一般。真好詫異。司客脫吃吃的笑着。面色却白的似石像一般。說道。伯爵。你總脫不了那老話兒。實告訴你。那少年我也並不狠認識的。你放心罷。只是我今天有一件要求你的事。斐文笑道。什麼事。儘請說來。是做得到的。我總沒有不答應你。姑娘。但分付我一句話。我的胃力。就立刻加增啦。司客脫正色道。我要一紙在迭立盜牢獄自由出入的允許狀。你可給我罷。斐文聽了半晌兒。做聲不得。只得婉轉的道。姑娘。要這個。那是立刻可以給的。只怕姑娘沒有用這個去處呀。司客脫笑道。伯爵。你到底還是不能依我。我要依我。便給我。管我有用處沒有用處呢。老實說了。我聽人家講迭立盜獄那麼利害。那麼怕人。我是生性最好奇不過的人。本要想去瞧一個明白。今天又給你說起來了。引動我好奇之心。要去逛一回。是真的。斐文聽了。囁嚅道。不過。姑娘。司客脫橫波一盼道。不過什麼。你不過不肯依我罷了。說着。粧做要立起身來。斐文早着了忙。連忙道。依你。依你。我立刻發一個命令去取來。姑娘等着罷。說罷。便匆匆走了出去。一會兒。只見一個下人騎着那匹最快的棗騾兒。飛也似的。跑出邸去。司客脫便坐着和伯爵閒譚。隔了不到十分鐘。

那人已回來。取到允許狀呈上。伯爵轉身遞與司客脫。司客脫取狀時。那只手微微兒有些顫動。便謝了一聲告辭去了。司客脫回到寓中。在牀上躺下。這時一絲氣力也沒有。四肢百體都麻木了。一眼見着壁上。却立路索的小影。還是微微含笑。好像拿那碧瞳兒注着他。叫他不要悲傷。那司客脫的珠淚撲簌簌的溜下。腮來。嗚咽個不住。一會兒取出。却立路索贈與他的東西。取出來看。這樣弄那樣。那眼淚兒也點點滴滴的洒在那些東西上。猛可裏一聲狂叫。便暈倒了。那壁上的挂鐘鏗鏘的響了六下。侍女們聽見忙着進來喚醒了他。勸着他胡亂進了些晚餐。司客脫還不住的無聲暗泣。侍女們知道他悲傷過度了。勸他也沒用。只好怔怔的呆看着。直至十下鐘。司客脫擱着眉兒。把編貝似的銀牙咬了一下。好似決定了什麼主意似的。便揮手叫侍女們出去。却掩上了寢室的門。不到十五分鐘。便見一個氣概軒昂的少年。從寢室裏出來。坐上馬車向迭立盜去了。原來司客脫是女優。他那化粧手段。本來是很高的。再說却立路索自從被一起如狼似虎的軍人。拿住了。關在迭立盜牢裏。那邊的陰慘聲。真叫人一刻兒也存不得身。他却只是若無其事的進了獄室。四周一看。一隻木牀。幾個石磴兒。

還有一隻白木的桌子。一個水瓶。這室中的陳設。便止此了。因為府尹分付不許虐待的。還算少為好些兒的地方哩。路索走了進來。笑說道。很好。很好。這裏很安穩。倒一些兒沒有危險的。只是如肯把法國上等的雪茄烟賜我一枝。那便更感激不盡了。須知我是頂歡喜那種煙的先生。你聽見了嗎。那獄卒板着臉兒。只不答應。剛的一身便鎖上門走了出去了。心裏也詫異道。那裏來的這個沒心腸的漢子。連這裏多不害怕。只怕問起來到有些棘手呢。想着也自去了。看看天晚。那獄室中本來不見天日的。這時更黑暗得和地獄一般。路索冷笑了一陣。閉目坐着。細細的消受那淒涼況味。胸中再擺不去的是匈牙利和司客脫兩個名字。只是如今功敗垂成。一身為幃。那第一層也將就算敷衍過了。只是他呢。想到這裏。那司客脫的亭亭倩影。好像只在這暗室之中。晃來晃去。忽又想到他得了我這被捕的信息。不知悲傷到怎樣劇。我雖然時時鼓勵着他。用義俠的精神來感化他。只是他那一樣柔情。總是萬難消滅的。但是如今一切完了。我也只好聽之天命。無論如何。再不必想念他了。便暗暗的叫着愛浪的名兒。說再會了。我愛。但願你後福無涯。前途珍重。說罷了這兩句。一雙精光耿耿的眸子也現

着濕痕。那鋼鐵似的手腕。也有些索索地顫起來。過了一會。那獄卒又開門進來。拿了兩片薄薄的麵包。一瓶冷水。這便是這獄中的晚餐了。還算他們的厚意。替路索燃了一盞慘綠色的油燈。路索也不喫那晚餐。一個人清冷冷地坐着。直到十一點鐘。將要睡覺。那門兒又呀的開了。路索立刻收拾起愁容。用着囁弄的口吻道。先生。想是飯罷了。來和我閒譚嗎。很好。我也正想找個人。譚天。喇。說着。却見來的那人裹着件毛茸茸的大衣。拉着闊邊的帽兒。那帽簷兒直壓到眉梢。簡直和他在賓括倫河裏的時候。一個模樣兒。不由得不陡的一驚。身子從牀沿上直豎了起來。睜着眼。喝道。你是誰。只見那人半晌兒不言語。慢慢的去了。帽兒把大衣領口拉了一拉。再舉起。有一顆鮮紅般。小紅痣的左手來。路索只驚的連連倒退。啊呀。呀。一聲。恍惚似在那裏做夢。司客脫却不忙不慌的在牀沿上坐下。這時玉容不曾露一些悲傷。兩只眸子中放出作作異光。宛然和路索的神氣一般。路索替他卸了外衣。不覺詫異道。怎麼。我愛你。穿着這一身男子的衣服。做什麼。司客脫目光一顧。連忙借。瞧着窗兒。遮飾過去。道。沒什麼。路索你心裏覺得怎樣。呵。路索接着胸口。微微的笑道。不怎樣。或如今。倒安逸了。一絲不挂。

了。呵。說着舉了舉手道。我的匈牙利萬歲。司客脫咬着銀牙也強勉笑了一笑。說道。却立。我真佩服你義勇的氣概。我做了你這樣俠士的情人。我心中說不出的快活。無論如何。我決不悲傷你的愛情。我深深的篆在心房裏。一千年一萬年也沒有。一些兒模糊。却立。但是你還記得前日我們倆說的話嗎。路索笑道。愛浪。你說那裏的話。你的話我總記着。沒有半個字遺漏的。司客脫重重的執着路索的手說道。如此。我今兒有一句話要求你。求你允許我在這世上。我也只有這一句話求你了。你聽着。我要求的愛情永永不變。無論你活着。或者我活着。不許你再愛別一個人。你如得出了險。你總要抖擻着精神。抱着你的宗旨。做去。無論無時。總像我在你身邊一般。不要忘掉了。我允諾我。說時那聲音已咽住了。却立拿冰冷的手執着司客脫。慘笑道。我愛。這不用說的。這是我要求你的呀。但是我看你還是丟掉我的好。我如今的責任已盡了。不日便要把這清淨的靈魂。授給上帝。這花園錦簇的世界。久已與我無緣。你還苦苦的懸着。我不要再耽誤了你的青年。呵。你須仔細想想。司客脫別過臉兒去。半晌道。我不問這些。我只要問你。可允許我的這句話。路索道。一百個元諾。我那裏還有不允諾的理。司

客脫銳聲的呼了一聲。我的上番身子已疲罷的了不得。路索擁着他。司客脫便倚在路索的懷裏。閉着眼。輔頰邊却微露笑容。路索輕輕地和他接了一個吻。只聽見門外獄吏的聲音。呼道先生。關獄門的時候了。可以出去喇。司客脫斗的睜開眼來。輕輕離了路索懷抱。路索倒微微歎了一口氣。司客脫叫道。再等我一等兒。便拿着外衣和帽兒。將要穿戴。口中只說却立記着。別忘掉我呀。忽地回眸向路索嫣然一笑。道路索你瞧我這身材和衣服。可像你一般不像。路索道很像很像。簡直和我一模一樣。愛浪。你這身衣服是打那裏弄了來的呀。司客脫不答。一壁把大衣和他穿着。把帽兒和他戴。着笑吟吟的道。路索你走近這門邊來。我要借着燈光瞧瞧你。到底像我不像。路索楞楞的正不知他是什麼用意。便依他走向門邊來。不提防。着的一聲。司客脫把室門開了。很命的把路索向外一推。推出了門。着的一聲。又關上了。驚的門外的路索和木偶一般。要喊出聲來。想一想又縮住了口。還不肯走。禁不得二三個獄卒在傍邊簇擁着。道。早要關門了。先生你早些出去罷。你還是將了府尹的特許狀來的。才許你到這個時候。說着也不等路索答應。把他扶出迭立盜獄的門外去了。隨即打着陰慘慘的閉

門。簷風四激。鴉鷓怒號。路索如麻醉般立在那裏。那魂靈兒還悠悠的繞着迭立盜獄室之中。一陣箭攢般的心疼。早暈倒在地。歇了半個時刻。寒風拂面。才把他醒了過來。這時也顧不得俠義的氣概。剛強的精神。那淚珠兒如泉水一般。滴個不住。胸前抽搐着哀呼道。我的愛浪。我的愛浪。我真佩服你了。却還是我誤了你。從今叫我怎麼對得起你呀。哭了一回。聽那冷森森的獄鐘。已報十二下。沒奈何站了起來。一步步走着。黑魃魃一個影兒穿入樹林裏去了。那迭立盜獄那隻怪獸。却還是大張着口。向着他。還希望他再來喇。過了一晚。明天清晨斐文伯爵。絕早起來。依舊穿着他那煉燻燻煌的制服。坐在官署裏。兩傍邊。一個是本城警務總長。一個是陸軍總長的代表副官長。齊齊的坐着。兩廂站了二十四名軍士。鎗刀如雪。鴉雀無聲。開着最神聖莊嚴的軍事裁判。把那國事犯人却立路索提上堂來。過了這一堂。便要執行死刑喇。這時斐文伯爵心中還推敲着那犯人路索到底是司客脫姑娘的什麼人。是不是他情人。還是真不相識。心口相商的呆了一回。早見軍警簇擁着那犯人路索上來。依舊是直挺挺的站着。一言不發。審判官便照例的問了幾句。可奈那犯人半句回答也沒有。副官長

便宣布說犯人是默認了。苟山少校請你十分鐘內預備好鎗隊。便在署中大場上執行死刑。分付已畢。而少校答應一聲遵命。不多一回。便擁着犯人立在大場中心。十二個軍士執着快鎗。把鎗口兒齊齊對着犯人胸口。這時斐文伯爵也走下階來。在場邊站着。監視行刑。他那一雙圓彪彪的怪眼。已不知經過了多少流血的慘狀。早是視而不見。漠不動心的。好似把死人的熱血封了他的雙眼啦。不多一會時刻已至。伯爵疾疾的高呼了一聲。快執行。只見那犯人徐徐的把玉面仰着天。目光凝靜。略無一些恐怖。把沒綁着的左手。揚了一揚。呼道匈牙利萬歲。却立路索萬歲。一句話未說完。砰的一聲。白煙冒處。司客脫的靈魂已挾着他那千萬丈深的愛情。栩栩的離那塵濁世界去了。行刑已畢。警務長和副官長也離了坐同着府尹斐文走至場心。監視着處置那尸身。伯爵細細端詳着那尸身。看軍士們包裹。只見一個軍士去把那尸身縛着的繩子鬆了下來。舉着那左手。去褪那衣套。只見右手掌上一顆猩紅鮮明的珠痣。直映入伯爵的眼簾來。伯爵似發瘋般狂呼了一聲。疾忙跑到尸身邊。把那尸身面貌仔細看了一看。止不住一陣發顫。那身子搖搖欲仆。早有那的僕人上前攙住了。兩位陪審的



警長和副官長也吃驚道府尹。怎樣了。可是中惡劇。伯爵搖了搖頭。分付道趕緊掩埋了。說畢也不和他們作別。顛危危坐上馬車。便回去了。却說自那天以後。報紙上沸沸揚揚的說着最利害的牙匈牙利黨魁秋風子已被官廳捕住。執行死刑。接着便是却拍爾大劇場著名女伶愛浪擔紐爾司客脫失蹤不知去向。問他那裏的侍女。只說從那天晚上十句鐘出去了。便不見回來。有的說司客脫已被一個爭風的情人謀殺了。有的却說那黨人秋風子是司客脫唯一的情人。秋風子一死。他便厭世獨居。向深山荒僻的所在去了。却自從那天以後。斐文老伯爵忽地一病纏綿起來。

## 第五章

却說梅白爾自在司客脫家裏出來。便病了好幾天。所以外面的事他却一些兒不知道。只在藥爐茶壺之傍。過他清冷無味的生涯。一天一天的捱過去。他心房裏新萌芽的。愛之花。好似經着嚴霜烈日。一般。萎地枯萎了。不留一莖。前天早上他父親回來了。他嬌怯怯的迎了出去。看他父親也含着一臉的頹喪。那顛危危的手。攙着他熱的似炭火般說話的聲音也枯了。不覺心中十分詫異。想他父親雖然年過五旬。却向來是

康強無病。從來沒有一天不快的。今兒好端端出去。回來時便鬧的這個模樣。好叫他好生不解。隨着他父親進了休息室。他父親只是一聲兒不言語的。向一張沙發上倒下。用手帕蒙着臉。時時拿手去按他的胸口。可見他有說不出的難過。梅白爾走到他父身傍。問道。阿父。可要點什麼兒。斐文伯爵只搖頭兒。又揮手叫他退去。梅白爾再要問時。斐文怒道。傻孩子。他去罷。讓我靜靜的躺一回兒。梅白爾無奈。只得退了出來。接連三天斐文也不上衙門裏去。只閉着臥室的門兒。一個人在裏頭書空咄咄。不許一個人進他臥室裏去。他治家的規矩。向來是很嚴厲的。他說的話。家下的人。誰敢不遵。便連梅白爾小姐也不能常進去。只聽得他的履聲窸窣。一天到晚滿屋子裏往來不已。梅白爾十分惶急。無奈他也是有病的人。又不能前去服伺。解釋他父親的愁悶。把他也急得似熱鍋上螞蟻一般。也只在滿室裏打旋轉。不上兩天。父女倆雙雙病了。把斐文爵邸裏用的柏洛文樂醫生。忙得個不亦樂了。診罷爵爺。又要去賺姐兒。却是最奇怪的。父女兩個患着一樣的病症。都是七情所傷。憂思抑鬱。驚恐過度所致。倒把個醫生難住了。想姐兒正在芳年。韶華大好。免不得有些傷春懷遠的意思。那爵爺的

病又是打那兒來的呢。難道這傷春病竟變了傳染症了不成。那裏曉得父女倆一樣的病症。却是各樣的心事。梅白爾十分傾倒那却立路索。不料却立路索已是司客脫囊中之物。免不得把司客脫恨上幾分。斐文伯爵正當要娶那司客脫的官兒。忽地又跳出一個黨人秋風子來。變成了李代桃僵。把生的一個心愛的天上神仙。自己親手兒致之死地。便把那却立路索恨得不共戴天。這父女兩人合演成了一齣爱情的妙劇。却還是各不相照。各走各的路。我做書的捏着筆兒。不禁要笑出來咧。內中斐文伯爵。却又比他女兒不同。又氣又急。又羞又恨。自己做了三十年的皇室劍子手。那小黨人斷送在他手腕之下的。正不知多少。臨老了。却鬧出這個把戲。事關至誤。當着人又宣布不得。眼睜睜看着心愛的司客脫死在他手裏。那秋風子倒一陣秋風。迷到個不知去向。這一氣真非同小可。有時又想着司客脫待他那付情形。真是心上溫馨。眼前哀樂。一陣陣的潮上來。把久已闊別了二十餘年的愛情兩字。斗的提了起來。終日裏只是懵騰騰的和沈醉一般。那五十多歲的老兒。那裏經得起這樣的愛恨磨鍊。不消七日。一個嚴重高傲的斐文伯爵。早變了個呻吟牀褥的病夫。兩腮縮了進去。那

眼眶却格外大了些。在額上邊重疊縐紋底下。瞪目直視。好不怕人。一部斑白的鬚鬢。披拂表外。却好似長了些。滿日裏只是譫語。那熱度便一天天加增起來。梅白爾掙扎着起來。瞧了他父親的病勢。早着了忙。一面忙着打電話去叫醫生。一面便叫人去請了愛倫夫人來。幫着自己看護父親。一回兒那醫生帶着一個瘦長身材青生生臉兒的看護婦來了。那看護婦自己說是這裏的舊僕。如今在海倫醫院做看護婦的。聽得舊主患病。自己情願來看護。柏洛文樂便同了他來。愛倫夫人和梅白爾果然認得他是這裏十年以前的侍婢名字喚做却克。大家便叫他住下。醫生診察了一回。愛倫夫人先來了。瞧了瞧伯爵。便和醫生到別室去譚了一回。擱着眉兒進來。看梅白爾時。兩個蘋果似的豐頤。已消瘦得失了形。呆坐在窗前一隻椅上。癡癡的望着夫人。夫人撫他的肩兒說道。好孩子。你別悶愁。我瞧你已經失了容啦。快去歇歇罷。這裏有我呢。梅白爾一絲半氣的答應了一聲。接着又捧着夫人耳邊問道。醫生說怎樣。夫人搖搖頭。低說道。我的孩子。這話你不用問了。你聽了更難過。說着只是攙眉。梅白爾知道病情不妙。出了他父親臥房。一直回到自己寢室。伏在桌上。把腕枕着頭。只是無聲暗泣。過

了一晚那柏洛文樂醫生。用盡了千般方法。想清那伯爵的腦血。只是沒有効力。熱度漸漸增高。那腦中的血管。將要爆裂了。只得用最利害的清血藥水打了一針。却不阻沒有効力。氣息反慢慢的微弱起來。柏洛文樂搖了一搖頭。轉身輕輕的對夫人說道。夫人聽了不要害怕。老伯爵所走的路。已去天國近了。便是在下做了這邸中二十多年的醫士。這回怕也要和老伯爵告別喇。說着又微微歎了一口氣。便告辭出去。醫生才去。梅白爾也來了。在斐文牀前坐着。這時斐文兩眼閉得緊緊兒的。面上火炭般燒着。口中却只有出氣的分兒了。梅白爾觀着他父親。不覺要落下淚來。愛倫夫人做着手勢。叫他不要哭。只聽斐文喉中格格的一聲。忽地睜開眼兒。向牀前望了一望。愛倫夫人連忙取了一盃藥水。澆着斐文的唇邊。送了下去。斐文吁了一口氣。拿兩手交叉着胸前。啞聲道。梅白爾我女。梅白爾連忙應着。斐文又瞧着愛倫夫人。說道。謝謝你夫人。可能讓我同女兒說句話。愛倫夫人聽了。便走了開去。斐文怔怔的望着梅白爾。好一回。便斷斷續續的說道。你你可知。道那致你父親于死的是誰。那便是。是真惡的國事犯人。不錯。國事犯人。他的名兒。叫。叫呀。我忘掉了。他真是個萬惡的惡人。是你

父一生的仇敵。我如今。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兩頰上的紅已退了。神氣似乎清爽些。那目中放出兇光。心口不住的起一伏。接着厲聲道。要你給我復仇。沒有復了仇。你不要嫁。好一心一意的做那件事。呀。想起來了。他的名字是秋風子。秋風子。說時左手握着拳向上伸了一伸。却精神已盡。那隻手落下去。便再伸不起了。過了一會。愛倫夫人又取了些藥水。送下去。一連三次。可奈斐文伯爵命運已終。便在這天半夜裏。化。當下喪葬完畢。又過了些時。愛倫夫人見梅白爾悲傷過度。便帶了他到巴黎散心遊賞去了。如今且按下不題。却說却立路索自那晚出來。到他那黨人秘會的所在。便接了本黨一個密電。叫他到俄羅斯去。和那邊黨人接洽。勾當一件要公。路索本來因事已破露。在這裏不能再住。便連夜改粧搭車到俄國去。他在車子上。一行一動。都像機器一般。一點兒沒有感覺。胸中總覺得爲了國事。却犧牲了一個情人。自己對不住自己。第二天晚上在南俄一個地方下車。買了張奧京的晚報看看。只見緊要欄內。第二行幾個大事。就是秘密黨人秋風子。于今晨在府尹署執行死刑。知道司客脫的希望。已經達到了。他這時的悲傷。真是比自己。要上斷頭臺還難過。面上強打着精神。肚子

裏却只叫的苦。在旅店中住了一天。第二天便病起來。在斐文伯爵死去的當兒。他的病也正在劇烈的時候。過了一個多月。才徐徐的好了。趕緊攬程到俄京聖彼得堡。真是俗語說的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連二接三的敗意事。是黨中的總機關部被奧軍搜查着了。所有計畫。一切失敗。同志星散四方。那首領嘯刺蘇便通知各支部。一律暫行解散。徐圖再舉。那天路索得了這個信。仰天長歎了數聲。兩手緊緊的交叉着前胸。他這時真要發狂喇。接着格格的笑道。惡夢。惡夢。我別是多飲了拋脫酒喇。上帝也太會作弄我。把我似孩子般的引逗着。什麼匈牙利呀。司客脫呀。這都是上帝派來捉弄我的角色。只是也過了分兒了。說着丟掉了手中的雪茄。他這時正粧着個少年紳士的模樣。戴上禮帽。穿着燕尾烏衣。雪白的卡拉。襯着一個淡青色的結。打扮得瀟灑出塵。氣沖沖出了旅館。向公園一帶跑去。心房中的血要到沸點啦。他一口氣跑了五英里。也不曉得走到什麼地方。只覺兩傍邊的樹木和房屋。飛也似的向他身後退啦。到了熱鬧地方。不管他汽車馬車。滿街攔着。他只自橫衝直撞的走過去。偏偏那大街上的人擁擠的了不得。有一個像兒在人叢裏去摸他衣袋裏的錶。被他拿行杖打倒了。

他也不知是什麼回事。只自亂走。走了一陣。行人徐徐的稀少了。電燈也徐徐的稀少了。那地方便是浮尼士橋的東邊。路索一脚踏上了橋心。被那冷風一吹。心中漸漸的清醒了。依着他的故態。交叉着手。兩脚丁字兒立着。望了望河心。這時已屆夏分。夜涼如水。銀河不波。繁星滿天。倒映着河中。累累如綴珠般。癡了一回。那賓格倫時的舊事。兜上心來。只覺得四顧蒼茫。萬緣泡幻。他昂着頭。定了一定神。暗暗的呼道。愛浪。愛浪。你還記着我嗎。我却立路索。枉是一個昂藏七尺的男兒。却用了你。做個李代桃僵。留着我。這個千災萬劫的。編殼。眼看着。偌大壯圖。盡歸灰燼。咳。我實在也生活得厭煩了。愛浪。我愛你等着罷。說完了這一句話。把他大衣脫去。往後退了一步。才待轉身躍入水中。却聽見一陣子馬蹄聲。一部四輪車。駕着雙馬。潑風似的向那橋上來。聽得車中一種頂嬌脆的女子聲音。呼道。愛鳥得。快些。快些。那邊橋上有人要投河喇。路索愣了一愣。只得縮住。那車子已到了面前。只聽車中女子驚呼道。噫。我打量是誰。却原來是路索先生呀。接着車門開處。一個三四十歲的半老徐娘。將着一個二十歲上下的絕世美人。亭亭的走下車來。車燈明處。照個正着。却不是別人。正是賓格倫河尼勒油爾。



公園兩次所遇的梅白爾姑娘。那一位中年婦人。諒看官也一定曉得是倫格夫人無疑了。

## 第六章

却說却立路索英雄氣盡。志士途窮。正要在浮尼士橋臨流一決。拚着把畢生志業帶入這滔滔洪波裏去。却不道蕪地裏來了一個愛倫夫人和梅白爾兩人。把他的生命竟扣留住。不放他丟掉。那時只得深深的鞠了一鞠躬。說小姐。我們不料在這裏相會。可算得奇巧不過啦。只是小姐又何以好端端跑到俄羅斯的地方來。梅白爾聽着。眼眶兒一紅。幾乎掉下淚來。愛倫夫人岔着道。先生。你既和斐文小姐相識。咱們也不必在這會立譚。可同車到我們寓所去細譚罷。說着便和二人上車。梅白爾扶着路索。身傍坐下。心裏突突的只是亂跳。想找句話來說。却只是找不出來。左右總是不定當。那個軟綿綿的手。不由和路索握了一握。便疾忙縮了回去。不到片刻那車已在一個宏麗的宅子前停下。三人相將進去。只見那會客室裝潢得和天宮一般。梅白爾披着晚禮服。穿着法蘭西最新的小蠻靴。只在這室中走來走去。一回兒拿眼斜睨着路索。

要說什麼却又不說的。路索和愛倫夫人還是初見。免不得說了些閒話。梅白爾走到窗前。按着鋼琴。唱了一支歌。路索聽着那歌聲。抑揚宛轉。還含着凄楚之音。入耳恍然。好像在那裏聽見過的一般。便問道。小姐。這歌詞很熟。我似乎常常聽見一個人唱着的。如今迭遭失志。心神渙散。竟記不起來了。梅白爾嫣然一笑道。正是路索先生。這歌你是不應該忘掉的。這便是我和先生相見的第一天。我家裏開着跳舞會。司客脫姑娘唱的那大詩家桑希而的愛立梅坦爾自歎曲呀。我正有一句話。不好問先生。前幾個月裏頭。我們奧京報上。沸沸揚揚的傳着說。那却拍爾的明星。跳舞皇后。司客脫姑娘失蹤了。想必先生一定曉得他在那裏。可肯告訴我們呵。路索怔了一怔。連忙改容道。正是。我也聽見人說着。不知他到那裏去了。怕他是已經厭煩了那熱鬧的世界。已經住在一個天國似的山巔水涯。人跡不到的地方去喇。梅白爾笑了一笑。那眸子中還露着不相信的意思。恰好愛倫夫人接着說道。路索先生。我們這會子才從巴黎到這裏。住了兩個月。住的有些兒膩了。恰好有位巴桑爵夫人。今年到外國去了。他把那苟立得地方一個別墅借給我們。叫我們可以去那裏避暑。如今方在收拾。將要動身。

噫。只是我們在這裏聖彼得堡的地方。朋友是很少的。恰覺得寂寞了些。先生既和斐文姑娘是舊友。可肯伴着我們一同去。彼此也有了伴兒喇。原來愛倫夫人說着這話。其中很有些緣故在裏頭。不然也沒有萍水相逢的人。也不等梅白爾同意。便約他做伴的道理。原來愛倫夫人和這斐文伯爵是十多年的深交。自從伯爵死後。他便一直陪着斐文姑娘。到外邊去遊歷。他瞧着梅白爾的樣子。每天總是憂憂鬱鬱的。明知爲他青年喪父的緣故。小兒女的心裏。自然也有了一番說不出的苦衷。却尙還不曉得伯爵臨死的那一席話。因此便打定了一個主意。他想梅白爾綺年玉貌。花朵一般的人兒。總不能天天浸在這憂鬱潮流裏過日子。便想拿男女之愛來打動他。不拘什麼。只要他有了得意人兒。便老老實實的索性玉成了他。自然叫梅白爾別換一個世界似的。丟掉他的憂愁。舖滿着他的樂趣。如今一見了那却立路索的模樣兒。又長得俊。譚吐兒又來得風雅。服御兒又齊整。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美少年。把愛倫夫人的意思便打動了。因此聽着梅白爾彈琴。呆呆不語了好一會。想把他們怎麼撮合攪來。也是一件好事。又見梅白爾頻頻流盼。那一種嬌羞愁媚之致。恰非無情。夫人是二十年

的酬酢場中老閱歷家。那雙眼光何等老練。怎便瞞不出來。因此更決定了。等到梅白爾琴彈完之後。便說出一番說來。約却立路索同住。這時路索正和喪家大漏網魚一般。天壤茫茫。竟無他廁身之所。聽了一番話。暗想也無妨。得過且過。再說。當時便答應了。又和梅白爾愛倫。殷殷動動的譚了一回。那梅白爾更是喜得杏頰添花。柳眉帶笑。臨別的時光。伸出一支玉腕。聽路索握了一握。又帶笑說道。路索先生。還記得去年尼勒泊爾園中的話嗎。如今你可許和我做了朋友了。但是路索先生。你不能失信的。果我和愛倫夫人。在別墅裏眼巴巴的等着呀。路索只點了點頭。輕輕說了聲遵命。便坐上愛倫夫人的馬車回去。那邊的梅白爾不消說這晚上一定要喜的睡不熟喇。却說浮尼士橋邊。愛倫和梅白爾的馬車去後。黑魃魃從樹陰裏又轉出個人來。一雙趂着脚兒走着。自言自語道。又給他走脫了。可恨又是那厮打岔了我的事。那厮真是我巴士敦命運中的魔星。必得要驅除了他才好。到那時不是那娃娃便在我掌握之中了。說着走到了一個小咖啡館門首。用手指在門上彈了兩下。呀的一聲。一個肥胖臃腫的中年婦人。開出門來。蹙着鼻子。酒氣撲鼻。兩隻肥胖的膀子。揸着衣袖。在腰裏橫着。

見了那巴士敦。笑了一聲道。你回來了。那維兒可有消息麼。巴士敦嘴裏囁嚅着。把頭一搖道。司坦夫却克。可在屋裏麼。我要和他們說話。那婦人懵騰騰的道。他在那屋裏坐著。已同我說了一大回子話喇。我也沒有心去聽他。我的紅酒。可是性命。不能冷淡了。他去敷衍那個婦人呢。你去便去。你可別和他說歪話。做那不好的事情。那可是老娘不答應你的。一壁說。一脚脚步歪斜的步到酒槽邊去了。巴士敦也不睬他。自走到間壁一間室裏。這裏已有一個衣服略為齊整些的婦人坐著。一個長臉兒。青生生的。加着一雙凶狡的眼兒。十分可怕。一見了巴士敦。也不起身。只點了點頭兒。便道。你可遇見他沒有。巴士敦恨恨的道。怎麼不遇見。便是那姓愛倫的婦人。日日同他在一塊兒。如今却又加上了一個了。却克。你看這事怎麼辦。却克目視着地板。很注意的答道。那人兒是誰。巴士敦道。還有誰呢。便是我那切齒的仇人。在迭立盜獄中漏網出來的。却立路索。却克道。哦。却立路索嗎。這個不要緊。他不能助着那人的。巴士敦急道。你不知道。那維兒很愛着他。那天尼勒泊爾公園裏的情形。給我一瞧。一個明白呢。如今那司客脫賤人。已替着他死了。怕那兩人將來不要成了一對兒。到那時那才費事呢。却

克冷冷的只是冷笑。停了一回才道。你說我不知道。你才真不知道呢。那却立路索的確是那人的仇敵。從前雖然要好。如今變了敵國了。你還怕他怎的。如今待我索性告訴給你聽。那老頭兒病着。我不是充了看護婦。混入他府裏去的嗎。我從前是他們家裏的侍婢。他們一些兒也不疑我。那時我到探着了一個秘密。說到這裏。巴士敦連忙側着頭俯着身道。秘密。什麼秘密。却克道。便是那老兒臨死的當兒。親口對他女兒說。他的仇人是秋風子。要女兒給他報仇。不報成仇。不許他嫁。說完了就再沒話兒了。但是那人他却不知秋風子是誰。他父親也沒告訴他清楚。就死了。你想秋風子不是却立路索是誰。巴士敦聽了。側着頭想了一回。說道。但是那離兒始終還不明白這路索就是秋風子。須得要想個法子才好。却克撲嘴的笑了一聲道。愚漢。還有什麼法子。只用一封書信。明白告訴那人就是了。頓時可以叫他自相殘殺起來。只要路索一死。還怕那離兒飛上天不成。巴士敦道。這不安。不安。離兒是最愛他的。明白告訴他。斷不成功。須得如此如此。方好。說着又和却克附着耳說了一回。方才各有笑容。且按下這邊。却說却立路索給愛倫夫人及梅白爾邀他到別邸裏避暑去。那夜回到旅館。便收拾

了一收拾。到十一下鐘。便上牀睡了。說也奇怪。他上了牀。只是睡不着。因為見了梅白爾。忽地又把愛浪司客脫的聲音笑貌。一一記了起來。只有那支柔坦爾的曲子。還恍恍惚惚的在他耳邊繚繞。才合了眼。便夢見司客脫和梅白爾。攜着手。在一塊兒站着。向着他笑。迷迷糊糊的做了一夜夢。早上起來。便遲了些。等到十一下鐘。又接着愛倫夫人和梅白爾的信。約他午餐。他便去了。談了一回。和愛倫夫人鬥了一回。白立奇。又和梅白爾騎着馬到郊外去玩了一回。又同喫了晚餐。才回來。才回到自己室裏。脫去了外衣。略略休息一回。只見旅館裏的僕人。遞上一封信來。那信兒的筆迹。是向來沒有見過的。不覺一怔。便拆視道。路索先生鑒。君至愛之女子。實未死。現在此間。方竟君也。君如不忘其人。可於今晚十一時。至西勒尼路公園等候。必可一見。弗自誤。一友人白。路索把他翻來覆去。看了好一回。心中着實不解。想他相愛的女子。只有一個愛浪。難道愛浪果然沒有死嗎。難道是斐文伯爵把他放了出來。又把別一個不相干的人來替死。不然。不然。這是斷沒有的事。那麼還有誰呢。要便是奸人設計要害死我。也不然。我本來是一個求死不得的人。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死的。他害死了我。又有什麼

益處。真是百思不解。欲待不去。又怕失了勇概。叫人恥笑。又想萬一天從人願。果然是愛浪未死。豈不是生生錯過了。他踟躕了好一回。還是決定去的好。便結束了一結束。取出手鎗。放在袋裏。邁步獨行向西勒尼路公園中來。這時酷暑未消。遊人如蟻。都像要在公園中消夜。西勒尼路上的車馬如流水一般。路索徘徊了一回。總沒見一個和他相識的人。不覺悶沈沈在一張鐵椅上坐了下來。轉眼間十一點過了。接着便十二點一點。園中遊人漸漸的稀少。路索大張着眼。留心來往行人。也有些倦了。便回過臉去。瞧着那噴水池。只自發呆。這路索坐的地方是在園中大廳左側。那邊的電燈斜射過來。路索斗的有男女兩人的影子。影影綽綽。往路索坐的地方走了過來。才待回首。驟時。只聽那男子說了一聲。這便是的。接着一聲鎗響。路索已撲的倒了下來。在電燈影裏橫着。轉眼那個男子已走的不知去向。那女子瞧見路索的臉兒。不覺喊了一聲。哎。也驚的暈倒了。

## 第七章

過了兩禮拜。路索悠悠忽忽的有些清醒了。瞧了瞧自己睡在一隻鐵牀上。那間房子



十分幽雅。却不知在什麼所在。只見牀前坐着個美人兒。淚眼泣紅。愁蛾凝翠。只在那裏拈弄他的裙帶兒。仔細一瞧。不是別人。正是梅白爾斐文。心中一驚。要想坐了起來。問個端的。却疲憊極了。坐不起來。只微微的吁着。梅白爾連忙止住。叫他不要動。用手在他額上試了一試。溫度便取過一杯藥水來。路索飲了。又昏昏的睡去了。又過了兩天。路索已經大好了。支撐着坐了起來。在房中一隻安樂椅上坐下。梅白爾也坐在傍邊。路索忍不住問道。小姐。我今天可要說話了。你再不要阻着我。我再不說話便要悶死了。我呀。小姐。我記得那一晚在西勒尼路公園裏。被人打了一鎗。怎麼又是小姐揀了我。小姐揀我已經兩次喇。真叫我說到這裏。梅白爾搖了搖手。很悲切的說道。你不用說感激的話。我是個很可惡的女子。你聽了。一定要恨我的。便是我這回稍盡了些心。那裏能抵得過我的罪惡。但求你將來不很恨我。已經是你的大度喇。真的。路索先生。你可以不恨我嗎。你可能恕我一時的鹵莽嗎。路索詫異道。小姐。這是爲什麼呀。梅白爾定了一定心。慨然道。先生。我明白告訴你。這回殺你的便是我。路索驚的一跳。微呼道。便是你。梅白爾道。但是我也並不是要殺你。不過要殺我父的仇人。我父的仇人。

是臨死時告訴我的。是一個叫做什麼秋風子。我父親死的時候還恨恨的呼着這個名兒。命我一定要給他報仇的。說到此略停了一停。路索的臉却漸漸兒灰白了。梅白爾又道。只因兩禮拜前。便是我和你分別的那一晚。十二點鐘時。有個人跑到我的宅子裏。說有秘密事。一定要見我。是個很高的男子。那臉兒好似曾經見過的。又有些兒不樣。也想不起了。他一見了我便問道。小姐可是帶着父命尋一個仇人嗎。我那時因為給他一口說着。不覺呆了一呆。他便道。小姐請你不用疑心。我知道那仇人秋風子的去向。小姐要報仇可同我走。我我便被他哄來了。我也並不是容易上當。只為想着父死遺言報仇心切。不料誤傷了你。我那時的心中不知怎麼樣難過呢。路索我如今已說完了。聽你裁判罷。只是我始終敬愛着你。這話我本不該說。但是如今願不得了我。我心愛你。我願意把靈魂和生命一齊交給你。只求你恕了我的罪。不要丟掉我罷。梅白爾說完了話。那淚珠已滴滿了一塊白絲巾兒。看路索時臉色青中帶白。直好似重新發了病一般。等他說畢。頓了一頓。方始開口道。唉。小姐。謝你愛我的厚意。如今也把我的秘密告訴了你罷。噫。梅白爾。我這回是第一回喚你的芳名。但是也止有這

一回了。我在這世界上已沒有愛人和受人愛的權利。我是和一個人在上帝前訂了約的。況且小姐的殺我。一絲不錯。這秋風子的確是我。便是我的別名。小姐我可以立誓的。實在你不曾認差。我只和你家老伯爵政治的宗旨不同。也沒有什麼私仇。不曉得倒做了你父親的仇人。然而也算差不多。我們倆政治的意見上。本是立於反對之地的。如今說明了。也聽小姐的裁判罷。只是你的愛我。人非木石。豈有不知道的。況且病中又承你這般看護我。只是障礙層層。也只得期諸來世了。一席話說完了。起先梅白爾如焦雷劈頂一般。怔怔的聽着。聽到後來。嚶的一聲。早又暈了過去。路素支撐着把他抱起來。使盡力氣。放他臥在安樂椅上。一會兒。梅白爾兩眼一睜。淚珠如雨。却說不成一句話呢。痴痴的對望了一回。還是路素開口道。小姐請進去歇着罷。梅白爾怔怔的道。原是我該去了。說畢。顛危危立了起身。伸出一隻手。路素執着。親了親他的鼻尖。歎了一口聲道。再會罷。願你安好。梅白爾慘聲道。再會嗎。怕不能了。說時。嗚咽個不住。便進去了。

隔了幾日。路素全愈。梅白爾便病了起來。得了一個咯血症。不上一月。香消玉隕。路素

和愛倫夫人日夜不離。到他死後。殯殮已畢。路索便飄然獨往。不知何處去了。一個月後。浮尼士橋上。又來了一個少年。濃濃兒的眉。碧炯炯的眼。戴着禮帽。穿着燕尾。烏衣。雪白的卡拉。襯着一個澹青色的領結。把兩手交叉在胸前。兩脚丁字兒立着。兩眼望着那天上。秋星微微的歎道。一事無成。萬般成夢。却白白的斷送了兩個天上神仙。愛浪梅白爾。你們倆等着罷。我也快來了。又看看橋下的水。連聲呼道。水兒。水兒。我真和你有緣。前次沒有成。今番到底還歸結在你手裏呀。

鵝雛曰。鵝雛草。此書時淚且時時。逐筆下也。夫又獨鵝雛一人而已哉。天下之至足感人者。無如生死離別。僅生死離別而已。嗚呼。然庸常人耳。庸常人之事。猶未足以令人聞之而迴腸盪氣。不能自己也。則又何如以奇女偶俠士。抗然而武烈。幽然而融熙。激之爲笙。鏽掩之爲恬。管歌泣。纏綿無不出以激昂。磊落之爲尤。足以蕩人魄哉。我草此書。初未敢謂已造此境之極。致特中間數段。已自不忍卒讀。亦欲使人知余之別有懷抱。固不欲以言情之書。重爲織者所詬病也。

(完)

# 瀟湘雁影

胡寄塵

## 第一章 異簡

片紙新詞。當簡投一行細字。一行愁。有人問到瀟湘客。風雨芭蕉病。小樓無端。秋夜自迢迢。檢點琴書。慰寂寥。一卷毛詩。當日贈至今。珍重不輕拋。殘夢隨風渡。洞庭大江兩岸。楚山青。滔天白馬春申浦。阻却離魂不許行。明鏡無聊。開白晝孤燈。有恨伴黃昏。偷君不識。淒清意。認取詩箋血淚痕。

看官諸君。要知道這四首詩。是個甚麼人做的。麼說起這四首詩來。話是很長的。也是很奇怪的。把他這件事情。拿來編部小說。雖然采蘭贈藥。脫不了尋常的科套。却是奇謀巧計。另開個特別的生面。諸君不信。請看下文。話說上海地方一家精緻的洋房裏。有一天坐著一位少年書生。一手托著頭。一手插在洋裝衣袋裏。半個身。肢伏在一張外國寫字臺子上。心裏好像想甚麼心事。想了一回。忽聽得樓外馬路上。丁丁的一陣腳踏車鈴子響。便走上陽臺上去。擡眼遠望。心裏暗想。莫不是我所期約人來了麼。聽知馬路上冷清清的。並無多人。只有一個郵政局送信的差人。穿了郵局的號衣。肩上

掛了信袋。將一付腳踏車停在門前樹下。擡頭來看門牌。看得對了。便將手裏拿得一封信。從門縫裏丟入屋子裏。管他跨上踏脚車。丁丁的如飛一般去了。這裏陽臺上的少年。看見有信丟入自己天井裏。便立刻跑下樓來。拾那一封信。拾起看時。怔了一怔。看那信封上寫得是。

上海魯濱孫路九十一號陳鏡涵先生收。

左面一行寫得是。

長沙萬壽街楊公館寄。

少年看了。說道。陳鏡涵是個甚麼人。不是住在這裏的。莫不是送錯了麼。又道。魯濱孫路九十一號門牌。是不错的。這事又奇怪了。低首沈思了一回。又道。我明白了。半年以前我家沒搬到這裏來住的時候。聞說這裏住的是個姓陳的。這回那陳家却不知搬到甚麼地方去了。眼見得這信他是收不到的。再開門看那郵差早已去得遠了。便隨手將信塞在衣袋裏。仍走上樓去。挨了一回時刻。看看壁上的自鳴鐘。差不多要敲三點了。他所等的那個人。還是不來。心裏好不焦急。便伸手從衣袋裏摸出剛才一封信。

來把玩把玩消遣。光陰只見那信封是個最新式中國宣紙製的白色底子。上面畫一尾淡墨色的鱖魚三四點粉紅色的桃花。便是這個信封。已是可愛。况信封上的幾行字也是寫得齊齊整整灑灑落落。越看越秀。越看越媚。分明認得出是個女子寫的。看官。凡是女子做的詩文。女子寫的字。一到人家眼睛裏。便辨別得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只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若問他們爲何認得他出自女子之手。沒人說得出一個道理。在下至此便要插一句閒話。說是女子所乘的是清氣。男子所乘的是濁氣。乘了清氣所以做出來的文字也有一種清氣。乘了濁氣所以做出來的文字。難免一種濁氣。在這清濁之間。便看得出男女之別。好像這個道理。紅樓夢上也是說過的。道是「男子是土做的。女子是水做的」。看官諸君。你道在下這話對不對。這是閒話。不必管他。且敘正文。當時少年看了這個信封。禁不住手裏癢。要啓封。看裏面的信。管不得人家秘密事了。不啓封便罷。一啓封更不得了。原來裏面一張精美的信箋。寫的不是信。只是四首詩。這四首詩前面說過了。這回不消再說。只見詩後還有

葵心代柬

四個字左邊角上又有

秘密秘密

四個字這四個字便用八個圈將他圈起來難道是表明寫得好麼只是表明這句話是頂要緊的少年看了呆呆的說不出話來恐怕他的魂靈這時候已飛過洞庭去了停了半晌定一定神纔自己說道楊葵心又是個甚麼人一封信裏只有四首詩又道葵心代柬照此看來他是有許多話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拿幾首詩來代表他的心事我們看了這四首詩他的身世便可知知道又道他這箋上深深的寫了秘密秘密四字分明是不許鏡涵讓他人看見的誰知却落在我手裏豈不是冤枉麼假使給鏡涵知道豈不要氣死了便使給葵心知道也要哭死了罷罷我何故造這一場孽這時候偷然知道鏡涵的住址我便將這信送給他去豈不是好又想這信已被我拆過了偷然送給鏡涵鏡涵不謝我反要罵我分明是自己討一場沒趣罷又將那詩讀了。一回讀了又是妄想越想越糊塗了覺得這信分明是寫給自己的自道我是姓禾旁程他却寫錯了一個陳字這也是常有的事「鏡涵」被安」音也相近分明是寫錯



了。但是。我却。沒有。這個。相識。的人。在。長沙。莫。不是。從。別處。新。到。長沙。去的。麼。却是。『莫心』。又。記。不起。是。甚麼。人。來。胡亂。的。想。了。一。回。只。聽。得。扶。梯。上。閣。閣。的。一。陣。履。聲。知。有。人。來。連。忙。鎮。定。神。經。看。看。樓。上。的。電。燈。已。通。明。了。一。面。將。那。封。信。收。入。衣。袋。裏。去。一。面。走。至。扶。梯。邊。呼。道。秋。山。你。這。時。候。纔。來。麼。

## 第二章 議婚

話說程筱安走至樓梯邊呼著秋山。心裏想是他期約的朋友傅秋山來了。誰知那扶梯上的人走上來時不是傅秋山却是自己的書僮書僮見了筱安呼道相公你這時候還不下樓吃晚飯麼老爺太太都坐在那裏等了。筱安答道曉得一面跟著書僮下扶梯走入膳室裏只見他父親古安和他母親劉夫人他妹子榴雲圍坐了一張桌子只留得上面一方待筱安來坐。筱安坐下大家舉箸吃著晚飯古安一面吃一面說道俗語說得好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說著又望著筱安榴雲道你們睡在搖籃裏的時候好像是在眼前怎麼忽忽的過了十幾年都已長得這麼大榴雲的婆家還不知在那裏然而替你哥哥娶了嫂嫂也便要預備你的粧奩你在家至多也不過三四年了劉

夫人笑道。做爹爹是不容易做的。安頓了這個。又是那一個。豈不要將你老人家勞頓死了麼。古安翹著鬚。撇著嘴巴。笑了一笑。纔道。這不是做爹一個人的事。你做娘也不是好做的。劉夫人道。罷罷。我是再不來管這些閒事了。前回我替後安揀了日子完姻。你却要說時候太匆促了。預備不及。既然我說的話。算不得話。以後你不要問我。便了。爲甚麼又說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有了擔子。到要分一半。往我肩上推。正經我說的話。來又算不得數。我又何必要插著身子。在這裏頭自討煩惱。古安聞言。笑起來道。不是這樣說。你動不動便說氣話。什麼事情。便不好商量。我勸你……古安還未說完。劉夫人越發氣起來。說道。這都是你的面善了。親家說要遲一年。你便答應他。遲一年。他家女兒和寶貝一般。抱在懷裏。舍不得放手。難道他便打算留在家裏過一生一世麼。便是皇帝的公主。也是要下嫁的。疼痛女兒的。我也不知見了多少。却不曾見過和諸集五這樣古怪的人。古安本來有一肚皮的話。要想逐句的說出來。被劉夫人這一席話。將他的氣奪了。只有話悶在肚裏。說不出。他們老夫妻說這話的時候。後安和梅雲只默默坐在旁邊靜聽。先見他們說的像是笑話。暗暗的好笑。却不便插言。後來見

他們說得是氣話暗暗的納悶也不敢插言只管低著頭吃飯。楊雲聽見說到他的家面上便起了一陣紅雲。後安聽見說到完姻的日子心裏也有些不舒服。看官後安聽見完姻的日子爲甚麼不舒服呢。原來後安這天接到楊葵心的四首詩。他的魂靈便被這詩攝去了。恍惚他良心向他說。一定要有才如葵心的人你纔可娶他做妻子。像你現在父母替你聘的諸蘋花女士不知道他是甚麼樣一個人在你父母眼裏看起來自然是好的。只是他們都是老古板的人。怎樣能揀得出一個有才的女子來。不如趁著還沒有娶過門。早點悔了。約重娶一個有才如葵心的。那纔是你一生的幸福。你若不早點打算。一娶過門。再要翻悔。便來不及了。後安受了良心的教訓。胸中早存了個賴婚的願頭。只是無端賴婚。不但諸家不肯答應。便是自己父母也斷斷不肯依的。他本來是心頭如轆轤般。七上八下。好不自在。不料吃飯的時候。又聽見父母提起婚姻來。他母親是巴不得早完了姻。便算是做父母的責任盡了。誰知後安越聽見要早日完姻。他心裏越急。自己想道。儻然把諸家的婚姻暫時攔起。我還好慢慢的想個法子說不定還有機會將這頭不自由的婚姻賴了。儻然像母親這般心急。那麼我

的事便糟了。所以他一面吃飯，一面想，一面心裏忐忑不安。本來要想附和父親將完姻的事暫擱起來，只因見他父親纔說了一兩句話，他母親便這般的盛氣逼他，所以也不敢多說半句。直待晚飯吃完了，婢女們收拾了杯盤，劉夫人走往房裏洗臉去。被安纔慢慢的走向古安身邊去，說道：「父親據孩兒看起來，這完姻的事是不必著急的。古安道：「論理你今年也有二十歲了，爲甚麼不必著急？只是前回揀定了日子，寫信報知你岳家，他家回信說日子忽促了，請稍遲幾時，這也不能不受他商量。只是你娘執固說是自己揀了日子，人家却不允許，分明是丟了面子，所以他心裏老大不快。活他恨你岳家連我也恨起來了。你知道他是個肝火過旺的人，有一點事兒不如意，他便要發急起來的。他性子發了時，任便甚麼人的話，他都不聽。越說越惹動他的火，只好不理會他。任他性子發過了，再說被安聽了這話，便心生一計，向他父親說道：「父親如此說來，却也怪不得母親發怒。我家不揀日子，便罷。既然揀了，照理是他家不能不依的。我看他家故意的推辭日子，匆促這分明是挾了意見，有意和我家爲難的。我家爲甚麼甘心受他欺負，便不能想個法子報復他麼？據孩兒的意見，他家既然揀日子，忽

促我家便索性把這事攔起來。過十年八年不提。看他又是怎樣。古安聞言笑道：你們到底是少年人不懂事。三句話說得不對，便生起氣來。一生了氣，這事體便弄糟了。你岳家不過是如此和我商量，答應不答應，還是在我儉然。我當時不答應他，他也不得不依。只是我已經答應了，這回又要翻悔，這不是曲在我麼？我們家庭之間，只管趁著性子行橫理，是不要緊的。難道和親戚們來往也好如此橫行麼？古安說著，又嘆了一口氣道：你娘是奶奶們不知世事的，所以我只得受他埋怨，却不肯聽他的話。向親家去嚼噉，我却不料你也是這般固執，豈不是笑話麼？古安說著，又將手捋了鬍子，歎道：你們少年人自然不知道這些事。等你年紀大起來，閱歷深了，你便知道你今天的話說得大錯。彼安的意思，本不是在欺負，不欺負，報復不報復，只是他有他的心事罷了。這回聽了他父親的一番話，知道父親是說不動，只須向母親說去，便不怕不濟事。所以他當時唯唯的答應，幾個是字敷衍過去。剛巧他母親走出來，又談別的閒話去了。

### 第三章 和詩

話說第二天，彼安見了父母，他父母又沒將婚事提起。彼安幾次想自己先向母親說。

到底臉皮薄。他母親不先說自己說不出口。吃過早飯之後。仍是兀兀的坐在樓上書房裏。出神。這時候是個新秋天。氣薄暑初退。新涼乍生。一陣陣的微風吹到身上來。好不爽快。却是臨風小立也覺得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兜上心來。自己不知道甚麼緣故。只覺懶懶的好像是失了魂一般。這是任便甚麼人都有這個光景。也不但後安一人如此。且說後安這時將靠書桌前的兩扇玻璃窗子開了。便有一陣秋風吹入。窗來將桌上的書吹得亂翻。牘中供的剪秋羅花也覺得這秋風涼冷。禁當不起。都隨風內向側面避著。後安見了這個光景。不期然而然的要愁起來。自己有了愁。便又要替葵心設想。自道葵心自從發了這封信後。沒日沒夜的不盼一封回信來。約摸也有十來天了。這十來天他做夢也是夢得這封信。這封信他是珍重得比寶貝還要貴。誰知無端落在一個不相干的人手裏。他還是眼巴巴的在那裏死等。等不到回音。他只是埋怨鏡。涵負了心。誰知這裏頭有個曲折。後安想罷。心裏便是七上八下的。自己鎮壓不定。坐也坐不住。立起來在房裏踱了一回。那秋風越吹越緊。窗外馬路上兩旁的樹葉都瀟瀟瑟瑟響起來。後安聽了。越發覺得心裏難過。不得不把兩扇窗子關起來。摸

出衣袋裏那四首詩摩挲把玩一面自己想道現在要安慰妾心除非冒鏡涵的名寫封回信去也是仿他的法子除了四首詩外沒一句別話詩中的意思本來是隱隱約約吞吞吐吐的只消字句之間做得動人待他看了自然要被這詩的魔力迷住斷不疑惑是他人假造的了便是被他看穿了或者也從這裏頭生出甚麼機會來那時我再見橫行事豈不好麼想罷拍著桌子說道這分明是一個妙計事不宜遲這時便預備做詩罷連忙找著紙筆起個詩稿子依著原韻成了四首詩道

片紙新詞有汝投在無言處見深愁茂陵略似瀟湘意風雨瀟瀟一角樓  
一痕湘水遠迢迢萬里吳天亦寂寥千種相思向誰說只餘紅淚爲君拋  
落月窺人入小庭半窗別夢一燈青可憐情海無邊際欲喚哥哥不得行

酒盡藥銷消永晝凄風淡月度黃昏相逢欲驗相離苦認取青衫舊淚痕  
彼安將四首詩稿子打好了另找出一幅最新式的精潔角花詩箋來將四首詩磨寫在上面署了鏡涵的名字再用一個五鳳磚文的信封將詩箋端端正正摺好了放在裏面上面寫道

長沙萬壽街楊公館楊葵心女士收。

左邊一行又寫道。

上海魯濱孫路陳寄。

寫完將他細細的看了一回。然後吩咐書僮拿到郵政局裏發去。書僮領命去後。彼安又是一個人在書房裏出神恍惚。他的魂靈已跟著這信往長沙去了。不多一刻。書僮發信回來。却又另呈上一封信。說是郵政局裏送來的。彼安聽了。自道莫不又是楊葵心的信來了。麼連忙接著看時。纔知是傅秋山來的。知道沒有甚麼關切的事。方把心定了。敢開函來。只見上面寫道。

前日之約。弟以瑣務瑣集。不能前往爲歉。下星期雙清棋會。弟當先至尊處。偕兄同往。餘候面叙。彼安知己鑑。秋山手書。

彼安看了。自道下星期日雙清別墅。又要開甚麼棋會。麼秋山這人賭棋賭瘋了。我約他喝酒。他便不來。別人約他著棋。他便要去。他到這裏來約我一塊兒去。我偏不陪他。去看他怎樣。彼安想著。便暫把葵心的事丟開。管他預備對付傅秋山去了。



第四章 棋會

話說雙清別墅是上海有名的一個花園。建在滬北康勞脫路。地址偏僻。結構精緻。雖然一棟一櫺無不位置妥貼。也沒有甚麼玩把戲的三脚人。兩脚狗。這班俗物。也沒有甚麼拍照的賣洋貨的這班商人。只是良辰佳節。有一兩個風雅之人在那裏開個會吟詩飲酒彈琴著棋。傅秋山所約的棋會。便是約定幾個朋友在這裏開會賭棋了。自從孫安接到秋山那信。忽忽過了幾天。已到星期日。孫安一早起來。看看天氣甚好。秋山也已來訪。孫安一見秋山。便道：秋山。你今天却起來得這麼早。真是難得的事。秋山道：我每天是九點鐘前起身的。這時候差不多十點了。還算得早麼？孫安道：怎麼我約你喝酒。等你到晚上還不來。秋山笑道：這是我失約。早已有信來道歉了。這說他做甚麼。一面說。一面走上樓去。兩人在書房裏坐下。孫安道：前天我約你。你不來。今天你約我。我也是不肯去的。你停一刻。還是管你去。不要等我罷。秋山道：我也知道。你是不歡喜著棋的。我又何必勉強約你。只是今天却不可不去。孫安道：只有今天偏偏不去。秋山道：你是報復我麼？孫安不做聲。管他低頭翻桌上的書。秋山道：我今天約你去。不過借

棋會爲名。我還有別的事。告訴你在這裏不便談到那邊去談談罷。被安道：你這話是騙我的麼？秋山道：不是騙你。你只管放心去。被安見他如此說，便吩咐書僮進了點心。和秋山吃過，備了馬車。同秋山向雙清別墅去。馬蹄得得繞過了幾條馬路，已到別墅門外。二人下車入門，向左手邊轉進去。從樹影子裏穿過了一道迴廊，便是鑑亭。鑑亭擁廊面池，境界清絕。一池秋水澄清可鑑，也算是別墅中一個勝地。兩人倚著石檻，俯首弄了一回影子。只見對面一絲絲半青半黃的柳條，都倒影在池子裏。微風起處，池子裏的柳絲影子也搖擺不定，將人影都搖亂了。兩人玩了一回景，我又趁著脚走了幾步，走出鑑亭到了亭左假山上。一路還不見棋會裏的朋友來。秋山便道：這時候還早，所以他們都沒有來。我是特地早點來和你談談的。被安道：秋山，你剛才不是說過了麼？說是有別的事告訴我。這時候你可告訴我了。秋山道：這事不要管他。我且先問你：你不是還沒有娶夫人麼？被安隨口答道：正是。秋山道：這時候已聘了麼？被安聞言怔了一怔，半晌回答不出。他心裏想：回他聘了也不好，回他没聘也不好。心頭如轉轆轤般，七上八下的不定。秋山見他不做聲，又道：被安，你儼然沒有聘時，我便替你介紹。被

費沈吟道。這番話。我立刻不能回答。秋山道。道。自然不要你立刻回答。只是你已聘了夫人時。我便不必再說這話。彼安又沈吟道。聘是沒有聘。但這事是很難說的。秋山會意。便道。彼安。你莫不是有甚麼意中人。格於父母的命令。不能如願麼。彼安道。雖然猜著幾分。你不知道這裏頭還有許多曲折。秋山道。我們是至好的朋友。你有甚麼事。難道也不能告訴我麼。秋山說這話時。彼安已遠遠的走開了。故意拾了假山上的小石子。擲那短竹叢中的麻雀。秋山說的話。他雖然聽清楚了。却是裝著沒有聽見。等秋山說完。才他纔走過來。問道。秋山。我有甚麼事。你也能幫助我麼。秋山道。這有甚麼不能。彼安道。真的麼。秋山道。自然是真的。但是。要你把你的事告訴我。纔好助你。彼安道。這時候。我可不能告訴你。到那須你的時候。你自然知道。只是你不要食言罷。秋山道。我本來是想替你。做媒的。你既然有了意中人。我的話。可不必說了。只待你要我相勸的時候。我再來。做介紹人。彼安道。我是不要你做介紹人。只要我在我父母面前說幾句話罷了。秋山道。這有何難。我那有不極力成全的道理。二人一面說。一面從假山石洞裏穿出來。已見幾個棋會的朋友。陸續來了。秋山上前招呼。彼安一看。也有認識的。

也有不認識的舍舍渾渾的招呼了一回跟著衆人回到盤亭便向秋山道秋山這時候不早了我又不曾著棋讓我先回去罷恕我不陪你們了衆人道既然來了何妨玩去玩去秋山代他答道他來的很早玩得殺了不如聽他的便我們也應該把棋秤布起來了秋山一面說彼安已一面辭別衆人走出門外跳上馬車揚鞭歸去心裏自己估量還回約好了秋山在父母面前替我說話我今天也不算虛走一遭了

第五章 瓊報

話說彼安自從雙清別墅棋會歸來忽忽過了幾天他心裏又記念著葵心不知他收到那四首詩是信是疑是喜是怒這幾天裏頭他便被這事纏住了不料過了兩星期的光景居然有回信寄來道一天清晨彼安剛和他妹子榴雲坐在書房裏玩著美術明信片一幅一幅都是彼安的朋友寄與他的一面寫的是信一面都是精緻優美的圖畫榴雲拿著玩只管逐幅的揭開來看翻過了好幾十幅山水美人榴雲都不留意忽然翻著一幅畫得是個奇形怪狀的婦人也是帶著些滑稽的意思榴雲看了不覺嘖嘖一談一定神他又禁不住大呼道哥哥這個信可是姊姊寄與你的麼彼安聞

言不知榴雲和他相戲只當是葵心的詩簡被榴雲偷去了慌忙呼道榴雲你說甚麼快快拿給我。我看一面說便一面伸手向榴雲這裏來搶榴雲見他露出這副驚惶的態度只當這個明信片真的是個秘密信。彼安越要搶他越不讓。彼安看索性將這信片塞入衣袋裏。雙手緊抱著衣袋死也不鬆。看官既然是封秘密信也不應該用明信片寫這個道理。是人人知道的。獨有榴雲是個嬌癡的女孩子。不知道這事。所以竟將一封人人可看的書信當了一封極秘密的柬札。閒話休絮。且說榴雲越藏得緊。彼安越搶得急。彼安將指爪在榴雲頸下抓了幾抓。榴雲便笑得暈了。將身肢縮做一團。動也不動。任彼安將他衣袋翻轉來。搜檢這個醜婦人的明信片。不消說是搜出來了。彼安看了早丟得遠遠的。却不料這個明信片外另搜出一封信來。信封上寫的陳鏡涵三個字。早被彼安看見。彼安這時一面搜榴雲的衣袋。一面也見自己衣袋裏落下一封信來。原來便是前天葵心的詩簡。自己便糊塗了。自道葵心的詩簡分明在自己衣袋裏。爲甚麼榴雲身邊又有一函。各各拿來看時。分明是兩封信。便問榴雲道。榴雲你這信是那裏來的。榴雲道。這還是昨天母親給我的。彼安聞言更糊塗了。爲甚麼這信到

了。母親手裏便問道：母親給你的父親可見過了。慶榴雲道：父親見過了。……彼安這時面上已漲得緋紅。榴雲接著說道：父親昨天接了這封信，知道是郵政局裏錯送來的，交給母親教他丟入字紙簍裏去。我在旁邊看見這信封上的花可愛，不過便向母親討了來玩，却不料又被你奪去了。彼安聞言，始知詳細，暗暗的自呼萬幸萬幸，沒有扯碎，丟入字紙簍裏去。再看這信，還沒有啟封，知道父親沒知道裏面所說的話，越發歡喜。先拿話將榴雲支吾下樓去，然後打開這封信來看，只見上面寫的也只有四首詩。那詩道：

胸中舊恨來無跡，眉上新愁疊有痕。慰我淒清書片紙，摩挲病眼一燈昏。  
灰心不唱短歌行，一傳悽辛讀小青。貪却看書忘夜永，月光如水入中庭。  
午慵纔把一書拋，夢入遙天最寂寥。縱使靈犀通隱約，銀河終古恨迢迢。  
懷人曉起強登樓，天末孤鴻慰我愁。但得清才如此手，一函珍重再須投。  
彼安看了，說道：原來是倒疊前韻。這詩真做得好，吟了一遍，又道：他第一首是說我前次四首詩可以慰藉他的淒清，但是燈昏眼病，幾度摩挲，這便是認不清，是真是假了。

第二第三兩首是叙他自己的事。沒有甚麼深意。第四首第一句便是說曉起登樓盼陳鏡涵的覆音回來。第二句是說天末鴻來離懷大慰。第三句是說這詩雖認不清是真是假。但是清才如此。已是難得。第四句是說。不管是真是假。但是愛他清才。終須覆他一信。照此看來。他分明是有意了。只是我下次覆他的信。還是冒陳鏡涵的名呢。還是我自己出名。這到是個難事。又想到他中間兩首用的典故。恐怕還有個啞謎兒在裏頭。只是我不知道罷了。又道。照第四首看起來。他的意思已說明了。何必多疑。筱安正是一人在那裏出神。却又聽見樓梯上呼哥哥的聲音。原來是榴雲喚他下樓去吃點心了。

## 第六章 退婚

話說筱安在樓上聽見榴雲呼他下樓吃點心。走下樓去。跟榴雲入了膳室。只見桌子上清燉的百合和蓮子已擺好了。榴雲走進。便問婢女道。來喜太太還沒有來麼。來喜道。已請過了。不知他爲甚麼還不出來看他的樣子。好像是在那裏動氣。不知道老爺有甚麼事得罪了他。榴雲聞言。叱他道。瞎說你嘴巴。謹慎些。被太太聽見了。不要敲斷。

你的骨頭麼來喜聞言驚道。小姐多謝你。不要告訴太太。罷。你不告訴他。他是不知道的。你告訴了他。那麼我的性命便是送在你手裏。榴雲笑道。你要我不告訴他。麼。你替我做一百個雞毛毬子。我便饒了你。正說着。被安拉着榴雲背了來。喜問道。榴雲不知可是真的。母親在那裏動氣。榴雲道。可不是真的。麼。你不要問也罷。問起來。全是爲着你的事。被安道。難道我有甚麼事得罪了母親。麼。榴雲道。你到沒有甚麼事得罪母親。只是嫂嫂得罪了母親。便是你得罪母親。被安道。我知道了。不知母親怎樣說。榴雲道。我聽見母親說他家再不讓你娶時。便要把他家的小姐擱起。替你另娶一位嫂嫂。只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被安道。不必問我。我且先問你母親這番話。父親也聽見過麼。榴雲道。他是背着父親的面說的。父親不知道。被安道。父親這時候往公司裏去了。麼。榴雲點點頭。還未回答。只聽見來喜呼道。太太來了。二人聽見母親出來。便走過去迎接。榴雲道。快吃點心罷。我們等得好久了。劉夫人聞言坐下。被安榴雲也坐在下面。各吃著百合蓮子。被安先問道。母親你今天身體有點不適應。劉夫人道。也沒有甚麼不適……榴雲插言道。哥哥老早說過爲着你的事。你這時候還要問麼。劉夫人聞



言畢。半怒的。溜着。眼珠。將。榴。雲。看。了。一。眼。罵。道。小。丫。頭。誰。要。你。多。嘴。纔。罵。了。一。句。便。又。禁。不。住。疼。痛。起。來。說。道。好。兒。子。你。下。次。不。要。多。話。我。便。不。罵。你。了。這。個。情。形。本。是。母。子。之。間。常。有。的。事。不。足。爲。怪。只。是。來。喜。在。旁。邊。看。了。禁。不。住。心。酸。起。來。自。想。太。太。罵。小。姐。和。小。姐。罵。我。是。一。樣。的。話。却。是。太。太。罵。過。之。後。便。要。安。慰。他。一。番。可。憐。我。便。受。人。罵。死。了。也。沒。個。親。生。娘。來。疼。痛。我。想。著。眼。睛。紅。了。這。是。閒。話。不。必。細。表。且。說。劉。夫。人。正。在。安。慰。榴。雲。後。安。便。插。言。道。這。都。是。我。不。好。爲。著。我。的。事。連。累。榴。雲。受。罵。劉。夫。人。笑。著。道。這。也。怪。不。得。你。只。是。你。的。丈。人。太。好。了。後。安。呆。呆。的。笑。道。我。的。丈。人。不。好。道。也。不。是。我。自。己。找。來。的。俗。語。道。『。結。親。如。結。義。』。他。家。既。然。不。講。道。理。我。家。也。不。必。講。道。理。了。難。道。他。家。小。姐。死。了。人。家。的。兒。子。便。要。做。和。尙。麼。榴。雲。插。言。道。任。便。怎。樣。也。不。見。得。做。和。尙。真。正。沒。得。人。家。給。他。老。婆。我。便。替。來。喜。做。個。媒。也。是。可。以。的。後。安。聞。言。舉。起。手。來。要。抓。榴。雲。榴。雲。忙。說。道。算。了。算。了。我。下。次。不。敢。說。了。劉。夫。人。自。道。他。家。的。女。兒。好。留。在。家。裏。過。一。生。一。世。人。家。的。兒。子。難。道。便。等。他。一。生。一。世。麼。後。安。乘。機。譏。道。等。不。等。到。不。管。他。只。是。他。這。種。無。禮。教。人。家。如。何。受。得。過。孩。兒。早。打。算。過。了。素。性。把。這。事。擱。起。來。十。年。

八。年。不。提。看。他。又。是。怎。樣。劉。夫。人。道。攔。起。來。是。不。能。的。不。但。攔。了。他。的。女。兒。也。攔。了。我。的。兒。子。索。性。把。這。段。親。事。退。了。另。外。娶。個。好。的。罷。彼。安。聞。言。正。合。著。他。的。心。意。便。道。母。親。既。然。有。命。孩。兒。那。敢。不。依。只。消。和。父。親。說。過。寫。個。退。婚。書。去。便。天。大。的。事。都。完。了。劉。夫。人。道。說。是。如。此。說。到。底。這。事。還。有。些。嚼。嘴。難。道。一。封。書。去。人。家。便。不。做。一。聲。任。你。退。了。婚。麼。這。總。要。借。著。一。件。甚。麼。事。情。纔。好。說。退。婚。的。話。彼。安。聞。言。如。冷。水。澆。背。一。般。呆。的。說。不。出。話。來。原。來。他。一。團。的。興。致。被。劉。夫。人。一。句。話。打。散。了。這。時。候。點。心。已。吃。完。了。來。喜。收。拾。碗。盞。去。劉。夫。人。方。伏。在。桌。子。上。暗。暗。的。想。個。退。婚。的。法。子。彼。安。擡。頭。見。母。親。不。起。身。也。是。坐。在。那。裏。不。動。剛。巧。古。安。從。公。司。裏。回。來。這。裏。三。人。纔。起。身。走。出。膳。室。去。彼。安。心。裏。暗。想。母。親。一。意。要。退。婚。他。總。想。得。一。句。話。來。藉。口。母。親。主。意。打。定。宣。布。出。來。父。親。也。不。能。不。依。的。待。我。先。將。這。不。自。由。的。婚。姻。賴。了。然。後。慢。慢。的。見。機。行。事。楊。葵。心。這。裏。遲。早。終。要。如。了。我。的。心。願。况。我。有。許。多。話。不。便。向。父。親。說。的。還。有。傅。秋。山。幫。助。我。的。事。沒。有。不。成。的。道。理。今。天。待。我。先。約。秋。山。來。叙。一。叙。想。罷。便。走。入。書。房。裏。寫。了。一。個。條。子。分。付。書。僮。送。給。傅。秋。山。去。

第七章 求婚

話說程筱安打聽得他母親有意退婚。心裏暗喜。只待父親一允。這不自由的婚姻。便退得成。了一面寫信約傅秋山來相助。一面探聽父親的消息。忽忽過了兩天。消息全無。心裏疑惑。這事情有些不安。莫不是母親變了卦。麼。莫不是父親不依母親的話。麼。暗暗地向樓雲來喜探問他們也。只回個不知道。這兩天筱安心旌搖搖的好不難過。直到第三天晚上。傅秋山纔得了他的信。赴約前來。這時候筱安剛在樓下吃過了晚飯。一見秋山來了。便招呼向樓上書房裏坐去。只命書僮預備了茶水。便吩咐他走開。書房裏除了筱安賓主外。沒得第三個人。筱安指著一把輪椅。命秋山坐下。自己却低頭立在他身邊。就著秋山的耳朵。說道。秋山。你前天答允我的事。今天可要你費心了。秋山道。自然我斷不食言。筱安道。我求你的不是別事。便是我已經聘定的親事。我自己不願意要。願婚的我母親也肯了。只有父親不依你。儻然在我父親面前說好了。許我退婚。那時我再重重的謝你。秋山聞言。將身肢向左一扭。那椅子底下的輪子一轉。他的身肢便跟著轉了過去。只把一個背向著筱安。默默的不發一言。這便是代表不

贊成的意思。彼安見他轉了過去，也便跟他走過去。低聲說道：「好朋友，這事非你不可。秋山却道：『原來我只會替人家做媒，却不會替人家拆婚。』這事休要問我。你問我，我是萬萬做不到的。』說著，便立起來，要走。彼安一把將他捺住，口裏說道：『慢慢我的話，還未說完。你且聽我說你的事。我是知道的，你是想和我妹子權雲結婚。這句話，我早聽見。你的朋友向我說了，你棋會的那天，你先問我。娶過親，沒有你的意思，不是問我。是在從我說到你自己的。你答允我有甚麼事，你極力幫助我。也是把結我的意思。我都知道的。只是不說出來罷。今天索性說穿了……秋山！……你這人的品格學問和權雲是天生一對兒。我父母早有這意思的，便是權雲自己，也願意。只要你不得罪我，我在父母面前說一兩句好話，事便成了。你若得罪了我，我在父母面前說一兩句壞話，包管你這事一輩子也不成。秋山，你須知成敗的權柄都操在我手裏。我託你的事，你還不肯幫助我麼？』彼安這一席話，一句句打在秋山心坎裏。秋山滿肚皮說不出來的話，都被彼安傾箱倒篋的說穿了。便慌忙立起來，讓彼安坐下，自己反立在彼安身邊，向彼安說道：『好朋友，這事是要重重託你的。你答應了，不誤我的事，我也包管替你想。』

法子只是拆婚的事。終不是個好事。彼安將他肩。上。拍。了。一。下。說。道。果。孩。子。不。先。拆。了。不。自。由。的。婚。姻。那。裏。結。得。成。自。由。的。婚。姻。秋。山。聞。言。裝。癡。裝。呆。的。說。道。原。來。如。此。我。明。白。了。只。是。令。尊。令。堂。的。意。見。如。何。你。可。先。告。訴。我。彼。安。道。本。來。是。家。父。揀。了。日。子。要。娶。過。門。的。他。家。却。嫌。日。期。太。速。不。肯。答。應。家。母。因。此。怒。他。欺。人。便。欲。拿。他。這。個。錯。處。作。個。退。婚。的。理。由。但。是。家。父。執。意。不。肯。須。託。你。想。法。子。在。家。父。面。前。說。好。了。秋。山。道。這。却。使。不。得。因。他。家。不。肯。答。應。迎。娶。的。日。子。便。要。退。婚。這。句。話。說。出。去。豈。不。是。笑。話。麼。怪。不。得。令。尊。不。肯。自。己。討。沒。趣。彼。安。道。據。你。看。來。可。有。甚。麼。好。法。子。麼。秋。山。低。首。沈。思。了。一。回。纔。道。法。子。是。有。只。是。有。三。件。難。處。第。一。是。怕。你。做。不。到。第。二。是。怕。令。尊。不。肯。依。第。三。是。怕。事。成。了。你。便。忘。記。了。我。的。事。彼。安。道。說。那。裏。話。果。然。事。成。了。我。包。管。不。忘。記。你。的。事。第。三。件。是。不。必。慮。的。你。叫。我。怎。樣。我。便。怎。樣。第。一。件。也。是。辦。得。到。的。只。有。第。二。件。不。知。如。何。我。所。以。要。託。你。的。也。不。過。爲。著。第。二。件。你。既。然。有。了。主。意。想。起。來。總。可。成。事。你。便。說。罷。秋。山。聞。言。却。又。默。默。不。語。彼。安。越。要。他。說。他。越。不。說。好。像。是。故。意。爲。難。的。樣。子。看。官。無。故。退。婚。本。來。是。件。難。事。况。彼。安。的。事。還。有。兩。層。難。處。第。一。層。是。他。父。親。古。安。不。肯。

答。應。便。算。想。法。子。將。古。安。說。通。了。第。二。層。還。有。他。岳。丈。諸。集。五。不。肯。答。應。待。要。將。兩。邊。  
 都。說。好。了。纔。能。正。式。離。婚。這。不。是。難。上。加。難。麼。難。怪。秋。山。默。默。的。說。不。出。法。子。來。看。官。  
 須。知。秋。山。並。不。是。心。裏。沒。有。主。意。只。是。不。肯。輕。說。出。來。這。是。他。要。求。後。安。許。他。妹。子。的。  
 技。倆。攔。話。休。絮。且。說。後。安。見。這。情。形。也。知。道。秋。山。故。意。爲。難。便。道。秋。山。你。也。不。必。如。此。  
 你。的。心。事。我。早。知。道。的。我。的。話。也。先。說。過。了。須。知。你。的。事。是。已。成。了。的。只。要。我。不。在。裏。  
 頭。說。壞。話。包。管。你。沒。得。變。卦。只。求。你。早。點。替。我。想。法。子。便。是。秋。山。溜。著。眼。珠。四。處。望。了。  
 一。望。見。房。裏。沒。得。他。人。纔。向。後。安。道。你。要。這。事。成。功。只。有。一。個。法。子。便。是。你。明。天。裝。起。  
 病。來。只。管。是。臥。在。牀。上。不。起。牀。我。來。看。你。的。病。然。後。向。令。尊。說。去。自。然。是。一。說。便。就。的。  
 後。安。道。我。的。身。肢。很。好。從。來。不。生。病。裝。起。病。來。不。但。他。們。疑。惑。便。是。我。自。己。也。不。知。如。  
 何。裝。法。秋。山。道。這。個。不。妨。並。不。要。發。寒。發。熱。纔。算。有。病。只。消。你。說。頭。痛。心。裏。難。過。鎮。日。  
 的。臥。在。牀。不。起。身。當。着。你。父。母。的。面。不。要。多。吃。飯。不。過。半。月。旬。日。這。事。便。成。了。後。安。道。  
 他。們。問。我。的。病。時。却。怎。樣。說。秋。山。道。不。消。說。別。的。話。只。說。你。沒。有。病。儼。然。他。們。問。得。急。  
 了。你。便。說。「我。的。心。事。秋。山。知。道。」讓。他。們。來。問。我。後。安。聞。言。說。道。我。明。白。了。你。只。管。

好好的替我辦去。事成了。包管不食言。事不成時。休得怪我。秋山道。好朋友。你不要失信。又道。你不要露出馬脚來。秋山再三叮嚀。然後辭了。筱安回去。走至扶梯邊。又回轉來。向筱安作了一個揖。說道。我們從此不是朋友。是親戚了。說着。又將眼睛向樓底下。一望。原來是望望樓底下。可有甚麼人。恐怕這話被他人聽見的意思。誰知一望。剛望見。榴雲從房裏。走至廳上來。幸喜這話還沒聽見。榴雲看見秋山。早回避過去。這裏秋山出了一回神。然後和筱安分別歸去。一夕無話。明天筱安便裝病了。

## 第八章 燈約

話說筱安受了秋山的教訓。第二天便裝起病來。誰知剛剛湊巧。他家來是裝病的。竟因假病生了一場真病。原來這秋初夏末的天氣。陰晴不定。寒暄無常。况在夏天。受了熱。受了寒。一交秋令。都要發作。筱安正在裝病的時候。剛剛他真病發了。當夜發了一夜的燒。明天清早。便爬不起。古安劉夫人都到書房裏來看他。摸摸他太陽筋。這時候。雖然熱退了。却是臉色焦黃。眼也呆了。唇也枯了。掩不掉昨夜一夜的惡熱。再摸他的脈。却是平平的。沒有甚麼震動。問他可要吃東西。筱安搖頭不語。問他可要吃茶。筱安

本待回答不吃却因嘴裏乾燥的熬不住了。禁不住張開枯嘴來答道要吃。劉夫人連忙吩咐來喜斟茶來。這裏彼安却又胡言亂語的道母親我心裏難過不要吃茶。只要吃嘴嚙水。古安聞言怒道不成器的孩子你這病便是暑天吃嘴嚙水吃壞了這時候還要吃麼。劉夫人道人家病了。你何苦要罵他。他想吃嘴嚙水落實是想得難過你便不給他吃也不應該罵他。萬一他有甚麼長和短那時我却和你說不清……他的身肢素來單弱你是知道的那裏受得起委曲好的時候我也不會輕罵他一句虧你眼巴巴看他病中還要如此的磨折他罷了。你快出去請醫生罷不要在這裏多事了。古安冷笑道說了這一句話便算是磨折了他麼……這時候我也和你說不清請醫生來看看。到是正經。只待我吩咐書僮去便是了。古安一面說一面走下樓去吩咐了書僮去請醫生重新走上樓來。這時候來喜也已斟了茶送入書房裏。劉夫人接着自己嘗了一嘗。罵來喜道死丫頭誰叫你斟這冰冷的茶給病人吃。你怕他病害得不重麼。劉夫人說話時彼安聽了正恐他自己病不重連忙從劉夫人手裏搶了茶去。一口氣喝乾了。劉夫人見這情形急得雙脚亂跳口裏說道該死的丫頭該死的丫頭。釀是



你不好一面說一面舉起手來要敲來喜來喜見這情形早知自己惹了禍嚇得面色灰白對夫人的拳還沒敲上他頭時他的頭早縮入兩肩的中間去了正是這個時候只聽得樓梯一陣悶悶的聲音大家知道書僮請了醫生回來古安忙道醫生在樓底下。你們不要鬧罷劉夫人聞言纔住了手便算替來喜解了一個劫大家舉目看時樓梯上上來的不是書僮却是傅秋山劉夫人先道傅先生你的朋友生了病臥在牀上你也來看看他麼秋山聞言慌忙走上前來向古安劉夫人各行了一個鞠躬的禮然後說道本來是走過來替伯父伯母請安的只是走至門外剛遇見貴伴慌慌張張的走出去我問他爲何這般忙碌他說道我家相公病了請醫生去因此我便知道後安有病不知他現在可好些麼劉夫人指着牀上道傅先生你看看他去秋山一面走上前去一面說道昨天我還在這裏和他談了半天的心不知道他一夜過來便病倒在牀上古安道正是誰料他病來的這樣快古安說著秋山却不理會只管他揭開帳子來望後安又牽了他的手摸一摸脈說道伯父伯母只管放心病是不要緊的後安在帳子裏老早知道秋山來了恨不得要呼他一聲秋山只恐露出馬脚來所以裝做

不知秋山揭帳看他。他纔慢慢的道。秋山你來了。麼我幾乎看不見你了。秋山道。說那真話。他們二人口裏雖然如此說。心裏却各各忍不住笑。看官。後安的病是叫做弄假成真的。然而在古安劉夫人眼裏看起來。便假的也是真的。在秋山眼裏看起來。便真的也是假的。真真假假。兩面都看錯了。弄假成真。只有後安自己知道。閒話休絮。且說秋山安慰了後安一番。後安便道。秋山。我昨天和你談的話。你可讓我父母知道了麼。據我看這話不必向他們說了。橫直我受了氣。我只拚著不理會他。看他怎樣。後安道。一席話分明是一個妙計。他勸秋山不必向父母說起。便是反引動他父母來問秋山。古安劉夫人聽了。果然將秋山拉至一邊。問道。傅先生昨天後安果然和你談了甚麼。秋山皺皺眉道。沒有談甚麼。古安道。你也不必瞞我們了。老實說了。叫我們好放心罷。秋山道。他也不過是小孩子的見識。見了他令岳的行事。他心裏有點不滿意。便時時把這事放在心裏。因此便恍恍惚惚似有了心病一般。我時常和他談談說說。知道他的病根。恐怕他這病根也埋伏得很久了。劉夫人聞言。便向古安道。這都是你不好。早點讓他完了姻。豈不是沒事麼。古安道。你前天不是說要退婚的麼。爲何今天又悔不

早點完了。姻秋山聞言，便插嘴道：「爲甚麼伯母也要說退婚的話？彼安執意要退婚，我屢次勸他不能如此做，他已經因此鬱鬱的生起病來。伯母如何再說退婚？伯母說了退婚，恐怕彼安越發吵得要退婚了。這却如何是好？」劉夫人道：「彼安也是爲著受了氣，生得病麼？這孩子還有志氣，他說要退婚，正是他的好處，便退了婚，重娶一個，羅秋山道：「使不得，使不得，我自悔不該把彼安的意思告知伯父伯母，萬一將來弄假成真，人家還要怪我在裏頭多嘴。」劉夫人道：「說那裏話？還是願全親家的面子，要緊還是教我兒子的病要緊？他既然不願意結這一門親，便勉強結了，將來還有許多嗚呼，不如早退了的好。這時古安本待插言，却怕說出話來，遭了劉夫人的怒，當著秋山的面，弄得大家罷不去，所以索性不做聲。」任劉夫人說去，只見劉夫人說了秋山，便接著道：「伯父伯母都是明白人，我便說一句癡話論理，是已經聘定了的親事，沒有反覆的道理，只是彼安心裏十分不願意他的病，便是爲著這事，偷然依著道理，便是害了彼安，偷然依著彼安，便是背了道理。這個事到是很難處的。」劉夫人不等他說完，忙道：「這自然是依著我的兒子要緊。如今百事都不管，只要先將這門親退了，我的心便放得下了。」

安睡在牀上聽見劉夫人說了這一句話便微微的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道果然做得  
 到那便好極了只怕父親不肯罷橫直我也管不得了知道我這活得幾時劉夫人聞  
 言不禁心酸眼淚滴下淚來連忙走向牀前去揭開帳子向彼安道好兒子你只管睡  
 覺我包管將這親退了。你父親雖然不依他見你病得如此也不得不依了。說著又走  
 過來問古安道現在人家病得這樣你到底依不依古安聞言默默的半晌才回答了  
 一句原來他一半被彼安的病勢嚇倒一半被劉夫人的氣焰逼住心裏雖然不願口  
 裏不得不然說了一聲「既然如此也顧不得甚麼只好退婚了。」這話一出劉夫人  
 彼安秋山聽了各各歡喜正在這時候只見書僮從樓下走上來回覆古安說醫生  
 請了來在樓底下等這裏劉夫人避至隔壁房裏去古安吩咐書僮將書房裏收拾了  
 一回然後請醫生上樓來看病醫生胡亂的摸了脈開了藥方古安送他出了門去再  
 走上樓來看彼安時已將睡著了不敢驚動他只低聲向秋山說道這事真弄糟了！  
 ！才說了一句劉夫人在隔壁聽見便走過來嚷道這便便可寫信給諸家去了古安  
 道說是如此說這信如何寫法說著將兩眼望望秋山秋山便道既然要如自己的心

願也不可不留人家的面子。只說筱安得了奇病臥床不能起身。恐怕從此便成了廢人。不敢連累令媛。不如將婚約作廢。請府上另擇配選。這樣寫個信去。婚也退了。人家也不見怪。況諸集翁是一响佩服古安伯的。這回斷斷不疑你們撒謊。待他家女兒另嫁了。筱安兄再娶一位嫂夫人。他家明知前次受了欺。這時候也不來干涉了。古安道。到底有些不安。劉夫人道。這樣說法是千妥萬妥的。只管行去。不妨一面說便一面逼著古安寫了一封信。送往郵政局裏去。劉夫人的心纔放下了。秋山也管他歸去。筱安的病也漸漸的好起來了。忽忽過了幾時。接到諸集五的回信。前面說了幾句客氣話。後面便一口允他退婚。古安道。他這樣爽快。却也是料不到的了。當時兩面應允。退婚彼此退還庚帖。這程筱安和諸蘋花便算斷絕了關係。看官諸君。諸集五這般老實分明。是上了筱安的當了。誰知他退婚這般容易。乃是筱安上了他的當。還是後話。如今不表。諸君看了下文自然明白。

## 第九章 結婚

看官諸君。筱安的心事。第一步是要和諸蘋花退婚。第二步便是要和楊葵心結婚。現

在他第一步已經做到。便要做第二步。說書的人。應該說。被安。葵心。結婚的事了。如今却不說。被安。葵心。結婚。偏要另外叙兩件。結婚的事。原來第一件。便是傅秋山和程權雲。結婚。第二件。便是諸蘋花和江心遠。結婚。看官。江心遠。這個人。在本書中。要算是初次登場的人物。諸君。自然是。不認識。現在。不要着急。且看下文。話說。被安。自從退婚之後。病便好了。心裏也感激得。秋山了。不得有天。他父母。說起。權雲的。婚姻。來。被安便道。這孩兒。看起來。傅秋山。這人。是個。誠實的。少年。我和他。訂交。也已。好久了。深知他的。性格。他家門第。產業。父親。母親。是知道的。倘然。兩家。聯了。婚姻。豈不好麼。劉夫人道。這事。我却。不問。你。向你。爹爹。說去。便是了。古安。接著道。兒子。定親。退婚。都是。你的。主見。兒女的事。也索性。你去。料理。罷。我再。不來。多事了。劉夫人道。我也。說。傅秋山。這個。小孩。不壞。我到。看得。中。只不知。權雲。自己。願意。不願意。說着。便。吩咐。來。喜道。你。快去。請。小姐。出來。當面。問。一句。來。喜。領命。一面。跑。一面。笑。一面。呼。著。小姐。說道。小姐。太太。請。你。原來。權雲。坐在。房裏。被安。的一番。話。權雲。都。聽見了。不待。來。喜。呼。他。他。早。知道。詳細。聞聲。之後。只是。罵。著。來。喜。道。活。見。鬼。誰。要。你。喚。我。太太。越。請。我。出來。我。越。不。出來。來。喜。道。人家。到。

是一番好意。你反罵起我來。恩將仇報。豈不是冤枉麼。這外面對夫人。彼安也嚷著。呼榴雲出來。榴雲抵死的坐在房裏。那裏肯動。彼安却道。榴雲。你也用不著害羞。這是你自己的事。須你自己答應了。便算成了。事你儉然不願意時。只管說你願意時。說一聲更好。默默的贊成。也便算了。榴雲聞言。仍是默默的不發一言。原來已贊成了。劉夫人却向彼安道。我們說好了。知道傳家願意。不願意。萬一他不願意時。却怎樣好。彼安拿手拍著胸道。我包管他願意。當時又說了一回閒話。這婚姻便算議妥了。彼安連夜告知秋山。秋山千謝萬謝。立時揀了日子。行聘禮。又過了這年的一個殘冬。一到第二年新春。便擇期迎娶。當時兩家少不得忙碌了一回。不必細叙。程家剛剛嫁了榴雲。也聽見諸蘋花和江心遠結婚了。一天古安從公司裏歸來。大衣袋裏塞了張報紙。走進門時。將大衣脫下。掛在架上。劉夫人便去替他收拾。從衣袋裏檢出一張破報紙來。劉夫人不識字。不知道這可是甚麼要緊的文件。便拿著問彼安道。這張紙可是有用的麼。彼安道。這是報紙。却不知道可有。有用。沒用。一面接著看時。原來是「長沙日報」。彼安心裏便有些奇怪。隨口回答劉夫人道。想這張破報也沒甚麼大用處。讓我拿去看看。

新聞消閒罷。說著將報塞在自己衣袋裏。走上樓去。坐在書房裏。將報紙打開來看時。只見有一行大字的題目。搶著攢入他眼睛裏。去旁的字他都沒有看見。却先看見了這一行字。那題目道。

諸顏花女士之結婚。

再看他的正文道。

諸顏花女士爲前清太史諸集五先生之女。公子幼承庭訓。博通文史。昨由黃吾庭先生介紹。與江心遠君結婚。假教育會行禮。江君籍隸灤陵。亦前清舉人。曾留學日本。法政大學。品學皆優。來賓滿庭。無不咄咄稱羨云。

彼安看了這條新聞。心裏覺得有一種特別的感觸。真說不出是喜是怒。是悲是歡。只把報紙丟開了。說道如此也好。剛說了這句話。便聞書僮傳了古安的命令。叫他下樓去說話。彼安不知甚事。依命去見古安。古安說道。如今我的心却安了。彼安聽了心安二字。自己也把心放下。再聽古安說下文。古安道。自你和諸家退了婚。我總覺得對不起。如今見他家小姐已另嫁了。我便不必把這事放在心裏。彼安裝著不知。問道。父



親如何知道這事。古安道：你向房裏找我衣袋中報紙看，你便知道。後安聞言，稱是。走入房裏去，其實這張報紙後安早看過了。還待這時再看，後安這時一意打算楊葵心的事。

### 第十章 敗露

話說後安自從退婚之後，又和楊葵心通過好幾回信，彼此情投意合。一天密似一天，美滿因緣便在眼前了。誰知他們造就的一個圈套到此便敗露出來。後安聽得這個惡消息，始知滿盤皆錯，大局全翻。看官，你這是甚麼，且聽在下說來。有一天後安仍是坐在書房裏出神，却看見書僮慌慌張張的走上來，說道：相公老爺請你去說話。老爺剛剛從公司裏回來，不知爲著甚麼事，鐵青了面色，和往時大不相同。相公去回話，可要小心些。後安聞言，早將膽子吊了起來，跟書僮走下樓去。古安一見後安，便道：你可知道楊葵心是甚麼人？後安一時慌了，回答不出話來。心裏如轉輪般，轉自己打量多半是私通音信，被父親知道了。這時候還是直說的好呢？還是瞞著他的好？正是主意不定，只聽得古安又說道：不爭氣的孩子，你還當楊葵心真有這個人麼？楊葵心便是。

諸。蕪。花。他。家。父。女。嫌。你。佻。健。用。出。這。條。計。來。騙。你。退。婚。的。你。果。然。中。了。他。的。計。……你。的。事。我。都。知。道。了。那。四。首。詩。在。那。裏。快。快。拿。來。給。我。看。這。詩。便。是。集。五。做。的。蕪。花。寫。的。你。上。了。他。的。當。不。知。道。還。在。這。裏。癡。心。妄。想。麼。……這。都。怪。你。自。己。不。好。也。怪。不。得。人。家。……人。家。小。姐。另。嫁。了。好。丈。夫。去。了。只。看。你。這。樣。不。三。不。四。的。有。那。個。給。老。婆。與。你。……你。橫。直。是。不。要。臉。的。却。是。人。家。談。論。起。來。叫。我。的。面。子。放。在。那。裏。你。從。今。只。管。你。去。不。要。做。我。的。兒。子。罷。筱。安。聽。了。這。番。話。真。比。冷。水。澆。背。還。要。利。害。除。了。呆。呆。的。望。着。古。安。外。話。也。不。說。一。句。動。也。不。動。一。下。還。是。書。僮。在。旁。邊。問。道。老。爺。這。番。話。從。那。裏。聽。來。的。只。怕。不。確。罷。古。安。大。怒。道。甚。麼。不。確。從。湖。南。來。的。人。說。起。這。事。兩。家。名。和。姓。都。說。得。一。絲。不。錯。爲。甚。麼。不。確。正。說。着。只。聽。得。房。裏。一。片。喧。嚷。之。聲。原。來。是。劉。夫。人。聞。說。這。事。拍。着。桌。子。大。罵。了。

寄塵爲文簡潔明淨亦特孤峭蓋如其人也此篇一以平實出之篇尾一筆結出蕪花詭計全局生動有畫龍點睛之妙則平實中有至奇存焉可深玩也 鴉離附識

(完)



新劇本

稗史叢書之三



（全書）（八册）  
 本類書目  
 （價洋）（二元）

- |     |     |     |     |     |     |     |     |     |     |     |     |     |     |     |
|-----|-----|-----|-----|-----|-----|-----|-----|-----|-----|-----|-----|-----|-----|-----|
| 情中幻 | 情中感 | 情中媒 | 情中化 | 情中靈 | 情中緣 | 情中私 | 情中靈 | 情中愛 | 情中豪 | 情中俠 | 情中離 | 情中義 | 情中烈 | 情中貞 |
| 情中案 | 情中離 | 情中通 | 情中外 | 情中妖 | 情中鬼 | 情中神 | 情中淚 | 情中淫 | 情中妒 | 情中累 | 情中報 | 情中仇 | 情中賊 | 情中正 |

（卷二）

發行所

上海文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 炊黍夢新劇本

編 雜

鴟雛曰邯鄲一夢。升沈俄頃。菀枯不常。然而無足異也。夢作醒觀。醒作夢觀。終於擾擾而已。世之人。孰不枕羅生之枕哉。以我徵之。故獻所傳。宦海風波。飄忽百變。時有詭恣可喜者。而湘人李某之事。其尤已。諸貞長秦。樓談錄載其事曰。湘人李某。其兄官江西。爲知縣。某乃之江西。依其兄。中道羈滯。及其抵南昌。而兄已奉母諱。先數日。去官歸里矣。遂暫留。依鄉人以居。某好飲博。鄉人皆不禮之。既久不歸。舟車之費。亦無所出。日奔走於道路。欲乞一事。然鄉人薄其所爲。皆靳不與。敝衣冠。佷儂如乞人。同居者亦遣之出。乃移居于昭忠祠。祠本以祀湘軍死威。同之民難者。故湘人皆許儂居焉。祠中居有某某同族。亦羞不與接。某既無飲博資。遂日踞坐祠廊下。與守扉者相語。某日傍夕。搥門聲甚急。守扉者出應之。則官役持一名刺。詢此間是否住有李某。明日藩臺將傳見。守扉者顧某不敢應。某愕眙不知所對。初某之兄。以憂去官。曾虧空藩庫數千金。久無以償。某常聞人言之。今忽聞官府相召。慮或以此將係致于獄。而追索之。乃誕曰。李某已他出。官役卽匆匆去。某乃告守扉者以故。且云將

他避其同族之某。謂其事。則曰。此必召我也。明日我且入謁大吏。令備呼與以候。謂旦日吾且出。至夜漏三下。前役又至。曰。我前所奉命來延問者。爲前官某縣令之弟。李某。聞礪在此。明晨幸往見。時某已臥。守扉者諾之。并趣某起。曰。果以兄虧空案係汝。則來者必以符牒。今以名刺來。當必無事。明晨盍假衣冠一入見。他日有富貴。毋相忘。某亦大悟。卽出假衣冠于素所識者。初以爲詐。不之許。某力白無僞。遂于借衣冠家坐待曉。卽出。素所識者。猶疑之。且命僕隨某行。實監視之也。某至藩署。則藩臺是日已謝客。獨傳呼使某入。見者訝之。某既入。見禮貌甚野。且首叩藩臺之姓字。藩臺亦哂其童駭。不以爲忤。還詢其邦族。并出一札示之。曰。兩廣某制軍。將屬君以贛州鹽局事。且慮君無以辦裝。屬先墊付五百金。君可卽馳書告君兄云。虧空款。近已暫置。可弗念。君何日往贛州。定期可相告。吾當爲君電達某制軍也。某捧金挾札。唯唯而退。蓋其兄爲某制軍門下士。旣回里治喪。制軍卽招之入幕府。念其江西有虧空未償。故以鹽局事畀其弟。使有所資以繳公帑。事旣定。其兄曾以書告某。適某已移居。故書未遞到耳。贛州爲粵鹽引地。當其時任同事者。歲入可萬金。某本無官。復

迫于窮餓。一旦得此。誠異數也。明日其事喧傳于人。其舊日同居之鄰人。普濟人爲道地。治具相招。願爲懷如初。昭忠祠所居之同族某。則日日造其家。爲指揮瑣事。所借素相識者之衣冠。早舉以相贈。隨行監視之僕。則已執役於左右。雖呵斥之。不去門矣。然某至贛州。未逾年而以喪歸。因某素嗜飲。且荒於色。遂以療卒。惟守扉者隨某至贛。得小資。既返南昌。營小肆以終老。每述及某事。尙指畫當日與某踞坐殿廊下。官役來打門時之景狀。太息不已。此爲清光緒中事。某制軍記係張文襄。藩司則方汝翼也。繼聞某之兄所貢之公帑。終由其兄贖產始完。繳云。編雖反復此篇。謂其可以警世。思爲譜一傳奇。然角色不備。且元曲在今。已爲古樂。解人稀矣。獨新劇極盛於今日。無已。則我亦編爲新劇乎。世之覽者。弗譏擊效。

登場人物

|       |      |       |      |
|-------|------|-------|------|
| 湘人李端五 | 三十餘歲 | 守扉者王七 | 五十餘歲 |
| 藩司方汝翼 | 五十歲  | 同族李甲  | 四十餘歲 |
| 友人趙言  | 四十餘歲 | 隨行僕史禮 | 二三十歲 |

李僕 李升 李福

李甲僕 李盛

趙言僕 趙貴

劇中人所在地 江西南昌

第一幕

布景：飾一廳事。陳設華麗。李端五作行裝。其僕李升負行囊。作懊喪狀。繞場上。

(李升)二老爺。咱們今兒往那兒去喇。

(李端五)(怒介)混帳。用不着你問我。難道說大爺丟了官。我二爺便沒有地方去不成。我二爺在南昌地方的朋友。正多着。本來也不希罕。在縣衙裏住。你慌的是什麼。

(李升)(冷笑介)二爺不是家人多說嘴兒。二爺本來鬧的也太不成話了。咱們大老爺的書信。是去年秋裏到的。本說叫二爺趕緊到他任上去。誰知你二爺一到漢口。就耽擱住了。成日價在窩子裏取樂兒。不是喝酒。就是碰和。一住上半年多。那



時。家。人。也。會。勸。過。二。爺。來。怕。大。老。爺。等。的。心。煩。如。今。可。好。了。大。老。爺。是。了。了。觀。了。二。爺。你。的。錢。也。花。完。了。趕。到。南。昌。却。奔。一。個。空。別。的。不。用。說。家。人。跟。着。二。爺。老。遠。的。跑。來。爲。的。是。在。大。爺。任。上。好。撈。幾。個。錢。所。以。一。路。上。陪。着。二。爺。也。貼。了。不。少。如。今。可。叫。我。到。那。兒。去。歸。本。呢。(作歎氣介)

(李端五)好。了。好。了。我。還。沒。有。說。一。句。倒。饒。上。你。許。多。話。兒。如。今。到。了。趙。老。爺。的。府。上。了。且。去。他。那。裏。權。住。幾。時。再。說。(作叩門介)

(史禮上)是。誰。這。麼。早。晚。還。來。碰。門。真。晦。你。媽。的。氣。

(見李主僕呆視介)

(李端五)你。們。老。爺。在。家。嗎。

(史禮)在。家。便。怎。麼。樣。你。們。是……

(李端五)我。是。李。端。五。李。老。爺。便。是。前。南。昌。縣。李。大。老。爺。的。兄。弟。今。兒。找。你。主。人。來。了。

(史禮)(驚作詭容請安介)是。是。(又猛省介)南。昌。縣。大。老。爺。好。像。姓。張。不。姓。李。呀。

(李端五)是。呀。我。說。的。是。前。任。李。大。老。爺。便。是。我。的。哥。子。

(史禮)(背語介)呸。這是什麼話。還粧媽虎呢。(回視李作驕態介)你們倆是來找我們老爺嗎。你且候着。

史禮下。趙言寬袍闊袖搖擺上。

(李端五)趙大哥。咱們久違喇。你一向好。

(趙言)(怔視介)呀呀。是是。李二哥。你多兒來的。你好。你令兄好久違得很久。違得很。來呵。(內應介)把李老爺的行李搬進去。請他管家門房裏坐。再預備酒飯喇。

趙李同行。(僕後隨介)(同坐介)(送茶介)

(趙言)二哥。這會來是什麼貴幹吶。

(李端五)(欲言又止介)沒！沒什麼事。

(趙言)(笑介)想是爲你令兄任上的事。這也沒什麼。不過二哥你帶了多少銀子來呢。

(李端五)沒……沒有帶銀子。我還不曉得我們大哥是……

(趙言)(作不悅色上下視李介)呵……你沒有帶銀子來。那你來是幹什麼的。難道

你真還不知道你老兄的事嗎。

(李作沮喪色介)趙大哥。你老不知道。我大哥丁顯的時候。我還在路上呢。我到了這裏。才知道。真是命運不通。盤費也用盡了。哥哥又不做官了。叫我怎麼辦呢。

(趙言)(冷笑介)你還說這些呢。你老兄自己也不得了。本來你們老兄也大細塗了一做了官。誰也不認得。只顧自己。關他的關。勳兒也不會去。巴結上司。倒要什麼做詩。啦。打詩。鐘。啦。成日。價。做他的名士。把衙門裏的事。攪得一團糟。自然就虧空下來了。說不少。他去任的時候。一古腦兒空了。十萬多官款。前兒我聽見南昌府。李大人。傳着方伯大人的話。要嚴飭追繳完案呢。哼哼……這就是你令兄未了的事。

(李大驚失色介)這……這……這……話是真的嗎。可怎麼好。

(李升作轉背冷笑低語介)哼……你還樂嗎。還逛客子嗎。

(趙言)李二哥。不是我說你。你在這省治住不得了。萬一給方伯大人知道。李令有個兄弟在此。一定要把你管押起來。逼勒着完案。那時你那裏有這十萬金來彌補。

你老兄的虧空呢。我看你還是早些兒去的好。

(李端五)趙大兄。你不知道。我實在一個錢也沒有了。便叫我回去。那裏來的盤費呢。

況且我回去。家裏又不知怎麼樣……

(趙言)噢。你這話說錯了。俗語說的好。一家不知一家事。又道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你的事怎麼問起我來了。(冷笑介)

(李端五)如今也沒有別的說。只求趙大哥。騰一間閒房給我們住幾天。待我再想法子。

(趙言)沉吟介。這怕有點兒未便。一來舍下也沒有閒房。可以住客。二來你是有官事的人。怕追究起來。連累了我。這道實在有點兒不便。

(李端五)作哀求介。趙大哥。你也別這麼說了。我便是有官事。我也決不連累你家。你答應了我罷。可憐我實在囊無半文。想不出別的法子。只得求你了。好大哥。你總算念我們給你府上是兩代世交。我哥哥同你大哥的情分。也不算薄。你搭教了我將來。我哥哥自然會報答你的。

(趙言冷笑起立介)交情是交情。官事是官事。誰也顧不得。誰只是我還看在這世交兩字的分上來呵。

(史禮上)着老爺有什麼分付。

(趙言)把他二人安置到耳房裏去。便請他們在門房裏吃飯。把預備的酒菜端到上房來呵。(趙言入)

(史禮)着……着……(視李噴鄙介)老爺分付。請你們到耳房裏去住呢。

(李端五)李升。

(李升慢應介)什麼事。

(李端五)把行李拿進去。

(李升)慢着。二爺這耳房是只可以給家人們住的。難道二爺也住耳房嗎。

(李端五)唉。事到如今也說不得了。

(李升)家人有一句話告訴二爺。家人一路跟着二爺遭苦也吃盡了。二爺却只顧自家兒樂。如今二爺也不樂了。却叫家人來陪你吃苦。這是算不來的事。二爺如今。

明。白。告。訴。你。我。李。升。要。辭。了。你。各。走。各。的。路。啦。況。且。二。爺。現。在。的。模。樣。也。用。不。着。家。人。多。了。一。個。人。吃。飯。倒。費。事。叫。這。裏。老。爺。看。不。過。二。爺。我。去。了。

(李升揚長下)

(李端五怔視頓足介)你看這東西多混帳。真是個忘八旦。

(史禮冷笑介)別再粧官勢啦。這裏可用不着老實告訴你。好好的隨我到門房吃一碗飯。吃完了。我還要到上房伺候老爺和姨太太吃飯呢。

(李端五)唉。(長歎介)

(閉幕)

第二幕

布景 飾一昭忠祠廟堂。李端五。衣衫襤褸。同守扉者王七坐階下。王七鬚髮半白。手持長旱煙管坐吸。

(王七)李老爺。天氣很冷了。你還穿着這夾袍子。破得七零八碎的。我看你凍得簸箕似的顫。咳。少年人。這麼便到這個地位。你難道不能想個法子回家去嗎。

(李端五)(流淚介)老王。我不說也罷。說起時真叫我好不傷心。我本來是官家子弟。

我哥哥在這裏做官。難道連一個熟人也沒有。看着我流落到這個地位。也不替我想個法子。只是如今我哥哥的官是丟了。還虧空着公帑。一個丁憂。誤知縣的兄弟。誰還來瞅睬他。

(王七)(太息介)俗語說的人在人情在。如今可要改一個字。叫做官在人情在。真是想起來叫人可怕。(作吸煙介)

(李端五)便是在這裏。不是遷住着。我一個本家兄弟。叫李甲的嗎。也不過是一個縣丞。他到省的那一年。我還在家呢。那時我哥哥做着轟轟烈烈的南昌府。還。不。來。奉。承。我。家。他。還。請。了。我。好。幾。次。臨。了。兒。求。請。我。寫。一。封。信。給。他。帶。去。把。我。哥。哥。叫。我。哥。哥。栽培。他。聽。說。他。見。了。我。哥。哥。還。叩。頭。呢。如。今。是。兩。樣。兒。了。見。了。我。總。是。愛。理。不。理。的。有。時。望。見。我。的。影。兒。便。避。開。了。倒。好。像。沾。着。他。什。麼。似。的。我自。從。趙。言。那。裏。出。來。弄。得。不。成。樣。兒。他。也。只。做。不。瞧。見。一。般。飯。也。沒。有。留。我。吃。一。頓。老。王。你。想。他。還。是。我。的。本。家。兄。弟。呢。(太息不止)(又頓介)

(王七)那個李縣丞李老爺。不是我說。我本來瞧不起他。但是你說那趙言。不是住在

府南街的趙老爺嗎。這人想是好的。你何以又住了不久呢。

(李搖首介)咳。老王說起來。真叫我好慚愧。這是我自家不好。我是世家子弟。嬌養長成的。在家鄉時。嫖賭吃喝。沒一件兒不在行。一出了門。把盤纏就在路上花完了。不料巴得到省城。又遭了意外。沒奈何。只得在趙老爺家裏權時住下。不料我的皮氣。依然未改。我生平最歡喜的。是賭錢喝酒。如今錢雖沒有。却不肯歇手。把帶來的衣服。皮的。棉的。一件件當的當了。賣的賣了。當賣來的錢。便和趙家的下人們去賭。贏了錢。便喝酒。有一天給那可惡的史禮去告訴了趙言。又添了我許多壞話。那趙言便將我趕出門來。不許再住。我原知是自己的不是。也只得忍氣吞聲。走了就完了。

(老王)可憐。可憐。這也不過是一時之錯。又沒有花你的錢。也沒有就趕的道理。再吸煙仰視介)呀。天已經晚下來了。李先生。我們進去罷。

(李端五)好……只是我冷的這個樣兒……(頓介)

(差弁持大紅名刺急行上)



(差弁)門上有人嗎。

(老王急出視介)(驚介)呀呀什麼事。

(差弁)(揚名片介)我們是藩臺衙門裏來的。大人傳諭。到這裏問一個人。

(李聞急遽欲避介)(復止步聽介)

(王七)是是。爺上請坐。請問找的是誰呀。

(差弁)名叫李端五。是湖南人。有在這裏沒有。

(王七愣介)(以目視李介)

(李端五)這……這裏沒……沒有這一……一個人。爺上別處去尋罷。

(差弁)(視李介)真不在這裏嗎。你們問清楚啦。這不是玩的事。是大人吩咐的。

(李端五)真……真……真不在這裏。

(差弁下)

(李股東介)嚇死了。嚇死了。一定是我哥哥。虧空公帑的事情發了。要究追我啦。(泣介)

(王七) 唉。可憐呵。

(閉幕)

第三幕

布景 置一牀。李端五臥其上。作熟睡狀。王七坐傍一椅上。吸煙自語。

(王七) 唉。可憐。可憐。一個人最不要犯了毛病。一犯了毛病。便要弄到這個樣子。吃也沒有。穿也沒有。好好兒一個官家子弟。鬧的。同乞丐一般。也無非爲難。難。吃。喝。四。個字的報應罷了。

(差弁上叩門介)

(王七)(聽介)誰在這裏叩門。

(差弁)我們是藩臺衙門。

(王七)呀。又是藩臺衙門。你什麼事呀。

(差弁)我問你那李端五李老爺。到底在這裏不在。

(王七驚介)(旋沉思介)(作省悟介)

(王七)你聽他們稱他做李老爺。這聲口不像是。要拿人的。不錯。不錯。頭回來。他還拿。

着。藩。臺。大。人。的。名。片。啦。我。活。了。五。十。多。歲。從。沒。有。見。藩。臺。大。人。拿。着。名。片。拿。人。的。對。對。莫。非。是。那。李。先。生。運。氣。來。了。待。我。把。他。答。應。下。來。

(王七)不錯。那李老爺的確在這裏。頭回是我們弄錯的。如今藩臺大人不是要傳他上院嗎。

(差弁)正是。我們大人請他明兒去見。你替我請李老爺的安。請他預備着我去。(差弁下)

(王七)是。是。

(李端五作囁語介)

(王七)(推介)李老爺……李老爺……

(李端五)我我不是李端五(醒介)呀。老王。你做什麼呀。

(王七喜笑介)李老爺。你的官運來啦。

(李端五)唉。老王。你說什麼。還是算罵我呢。還是什麼。像我這樣。不遭官司。也就發了。還有什麼官運不官運。

(王七笑介)我並不騙你。也不罵你。真是你的官運來了。但是李老爺要是你果然做了官。可別忘掉我啦。

(李端五)我終是不信。

(王七)你還不信什麼。那藩臺衙門裏的差官又來了。

(李端五)又來了。便怎樣。

(王七)我已替你應下了。他說叫你明天見藩臺去。

(李端五)老王……王伯伯……你這不是坑了我了麼你……你何苦呀。

(王七笑攙李介)不要緊。你放心罷。這事就在老王身上。包你明天去見藩臺。一定大喜。一定大喜。你不知道那藩臺的差官老爺還稱你做李老爺。做還請你的安啦。況且這回他是拿片子來請的。你雖沒有做過官。可聽見過藩臺拿片子去請人家坐監牢嗎。

(李省悟介)(雀躍介)是真的嗎。老王……是真的不錯嗎。

(李甲衣冠。僕人李盛持燈上)

(李甲)酒喝多了。有些醉意啦。噲開門。(作叩門介)

(王七開門介)是誰呀。原來是李老爺。

(李甲)王七。我才見有個差官模樣的人。在這弄口出來。是到這裏來的嗎。

(王七)李老爺。不錯。這是藩臺大人跟前的差官老爺。

(李甲)呀。是藩臺大人跟前的。來找誰呀。

(王七)是找李老爺。

(李甲大喜雀躍冠墮於地介)是我嗎。是我嗎。我好喜呀。

(王七暗笑介)找的是找李老爺。但他說是李端五。李老爺不是李甲。你李老爺……

(李甲)呸。你敢叫起我的名兒來啦。看我明兒上了藩臺衙門回來。問你你說是李端五。他配藩臺叫起嗎。他是個什麼人。你……你多分你老爺了。耳朵沒有聽明白來。

呵。

呵。

(李盛)着。

(李甲)預備轎子。要頂漂亮的轎夫。要跑得頂快的明兒。一早上院去。

(李盛)着。(閉幕)

第四幕

布景。(仍飾一廳事作夜景李端五偃僕上)

(李端五)唉。一個人在世界上。簡直和做夢一般。醒來倒去。真沒有一定。我在南昌。窮的將要討飯了。平白地又有一個什麼藩臺大人。叫差官來請我去。聽老王說好。像要給我官做。我一個。標。賭。吃。喝。的。執。綉。子。弟。那裏做得來。什麼官。雖說是藩臺大人。賺得起。我只不是拿了。皇。上。家。的。官。做。人。情。嗎。像。我。李。端。五。這。個。人。也。好。做。官。所。以。現。在。那。些。人。一。個。個。都。想。應。縣。知。事。考。試。高。等。文。官。考。試。了。……咳。只。是。我。好。端。端。睡。在。老。布。被。裏。正。在。暖。和。明。天。要。叫。我。去。上。什。麼。職。我。連。一。件。布。棉。袍。子。也。沒。有。那。裏。來。的。衣。帽。給。那。老。王。苦。苦。勸。着。叫。我。到。趙。家。去。借。去。沒。有。法。子。只。得。走。一。趟。呀。已。經。到。了。(叩門介)

(史禮倦眼模糊上)是誰是誰。這麼三更半夜。還來碰門。(開門介)

(史禮)赫。你是李端五。還來這裏做什麼。想是叫化窠分了家了。你沒有地方住。是不

是。

(李端五)咳。史禮。你別。儘。着。勢。利。呀。我。並。不。是。沒。有。地。方。住。來。找。你。老。爺。有。一。件。事。商。量。你。只。去。報。你。老。爺。便。是。

(史禮)商。量。商。量。攪。我。的。帳。(隨。下)(趙。言。上)(見。李。介)

(趙。言)端。五。你。又。來。做。什。麼。

(李)沒。有。別。的。只。因。明。天。早。上。藩。臺。傳。我。去。

(趙。言)咄。藩。臺。藩。臺。傳。你。在。那。裏。做。夢。呢。

(李)不。錯。的。實。在。是。藩。臺。差。官。拿。名。片。來。傳。我。的。你。不。信。時。我。還。有。個。昭。忠。祠。裏。的。

王。七。做。見。證。啦。

(趙。言。搖。首。介)你。別。說。了。拿。藩。臺。來。嚇。我。也。沒。有。用。便。是。傳。你。你。又。到。這。兒。來。做。什。麼。

(李)只。因。上。轎。沒。有。衣。冠。所。以。想。到。大。哥。那。裏。暫。借。一。用。

(趙。言)沒。有。沒。有。我。大。毛。的。衣。服。只。有。一。身。不。能。借。給。別。人。的。

(李)趙。大。哥。你。別。作。難。了。我。也。因。實。在。沒。有。所。以。和。你。商。量。況。且。藩。臺。傳。我。我。是。不。能。

不去的。用過了就還你。便是了。你再不信。還有落臺的名片在這裏。是那差官去時。把名片塞在門縫裏。我出來時。王七拿上來的。(呈名片介)

(趙言接片反復視介)方汝翼。請東。唔！唔。名片到不錯。(又想介)如此你請坐著。我拿給你來。呵。

(史禮)着。老爺不是要叫小的拿衣帽去嗎。老爺我看這人信不得的。他一定又賭急了。要來騙老爺的衣帽去當錢啦。

(趙)你去拿來。我自有道理。(史應下)(旋持衣帽上)

(李換衣帽介)呵呵。好一件狐皮袍子。好一頂貂帽。帶上了。便覺得暖和多了。

(史禮作嘖嘖狀介)

(趙)你就在這裏坐着。天快要亮了。你要上轎。是一天明就要去的。史禮。

(史禮)着。

(趙)你伺候著李老爺。坐在這兒。一天明。就跟李老爺上落臺衙門。別讓李老爺獨個兒走着。你知道嗎。



(史禮)着着。

(閉幕)

第五幕

布景 飾一衙署。侍立者。閹役數輩。撤去衙署。內卽爲廳事。李端五冠服。史禮隨行上。

(史禮)這裏便是藩臺衙門。你別嚇跑啦。

(李端五)嚇跑是不會的。只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官場禮節。一些兒不知道。可怎麼進去呢。

(史禮)(點笑介)原知道。你沒見過世面。你站着。別跑。我替你回去。(前行數步介)門上大爺們好呀。

(閹役)你是那衙門的。今天衙期。大人一概不見。只分付道是……

(史禮)是誰呀。

(閹役)是李端五李大老爺來。便請見。其餘無論首道府縣。一概擋駕。你快回去叫你們主人下次來罷。別多嘴囉。

(史禮)(大喜大叫介)我們主人正是李端五李大老爺。(上手本介)

(司閹)如此請班房坐。我便回去。(下)

(史禮)(雀躍就李介)(請安介)大老爺李大老爺小的史禮請安。

(李端五)史禮他們怎麼說呀。

(史禮)回大老爺藩臺大人說今天首道府縣一概擋駕。單見大老爺請大老爺班房裏坐。門上即刻就回。

(李端五)史禮我是個叫化窠裏來的。你還是叫我李端五罷。你別見我穿着衣帽。便大老爺長大老爺短的。

(史禮)(足恭介)小的不敢小的該死。

(司閹)(上)大人傳李大老爺(又呼介)會客呵。

(李隨司閹進)(方汝翼便服坐)

(李端五)(請安介)這位便是藩臺大人。

(方藩臺)(笑介)請坐下。

(李坐介)(役送茶介)大人你貴姓呵。

(方笑介)姓方。

(李)是是大人台甫呵。

(方笑介)是蓮重兩個字。你老兄是頭一回到省呵。

(李)是是。所以沒有和大人請教過。

(方)你貴處呵。是不是湘鄉。

(李)是是。湘鄉。離湘鄉四十里路。一個三家村。便是我的家。

(方大笑介)你令兄這會在南皮制軍幕裏。一定好。可常有家書來嗎。

(李)回大人。家兄那裏祇有兩個老媽子。沒有男婢的。

(方)不是這麼說。你令兄在兩廣張制臺那裏。我這會請你。便是你令兄的話。

(李)(急介)大人。大人別拿我關起來。我哥哥欠的錢。可問我哥哥。

(方)你聽着。前兒張制軍。有一封電報給我。便爲你令兄的事。你現在可趕緊寫一封

信去告訴你令兄。說道公款的事。已經暫緩了。叫他不用挂心。本司這裏還給你

一個贛州鹽局的差使。

(李)大人。不是。叫我到鹽局裏去做。扞子手呵。

(方笑介)那有這事。便札委你去做總辦。

(李躍起介)做總辦。總辦不是大人嗎。大人你別哄我。

(方)本司那裏會哄你來呵。

(僕)着。

(方)把鹽局札子同五百兩銀子。給李大老爺帶了去。(僕取銀及札呈李介)

(李)(接札及銀介)大人。還有這銀子。給我。是做什麼的。

(方)這也是張制軍的恩典。知道你旅況不好。一時到任去。怕有什麼急用。叫本司先

行墊付你這五百兩。你便一起帶了去。

(李喜介)謝謝大人。

(方)好啦。你回去預備到任罷。(李出介)(方及僕下)

(史禮)老爺辛苦了。這是什麼。

(李笑介)這是札子。大人。叫我到贛州鹽局去做總辦。這是五百兩銀子。叫我辦行裝。

的。(付史禮介)

(史禮)(請安介)小的替老爺道喜請安老爺榮任還要求老爺恩典許小的跟隨

(李)史禮你跟我去不怕到了叫化窠裏嗎。

(史禮)小的該死只求老爺大人不記小人過小的原是胡說不過玩話罷喇自從大人。在我們那裏住我就知道老爺一定要發跡的所以故意說句笑話兒叫老爺開開心。

(李)哈哈。

(閉幕)

### 第六幕

布景 飾一廳事張燈結綵僕從雁行立趙言李甲拱立。

(趙言)李兄是時候了你們貴本家李大老爺怎麼還不見來。

(李甲)咳不要說了俗語說的能者多勞想我們二哥自從藩臺大人特加青眼之後。省裏自從道府以下那一個不天天來會說這樣譚那樣果的他也乏了還要料理着到任請幕友上衙門謝委裏辭一天到晚連我也忙個不了我們既然是族

中自然替他分勞。所以我也累的。此刻才來呢。

(李端五盛服史禮先行上)

(史禮) 唔們大人到啦。(趙李二人趨上)

(趙言) 二哥兩天不見了。前兒親來道喜。算駕沒有在家。連薄禮也不賞收。見外得很。見外得很。

(李端五) 失迎失迎。抱歉得很。今兒怎麼又費事呵。(各坐介)(送茶介)

(李甲) 二哥你也別客氣。唔們趙老大人是直爽的。來呵替本家老爺換了衣帽着。

(趙言) 請上坐。一杯水酒。唔們老兄弟隨便譚譚。(僕人擺席介)

(李)(換便衣介) 還有一件事。前兒借了趙大哥的衣帽。沒有奉還。今兒兄弟自己。已做成了。明兒就叫小价奉上。我的記性真不好。二位別笑話啦。

(李甲) 這叫做貴人多忘事。罷啦。有什麼說的。

(趙言) 不敢不敢。那天兩件衣服實在太舊了。很不配。二哥。二哥肯賞臉。便收下了。那有還的禮。

(李甲)閒話少說。咱們喝酒罷。我已經餓啦。

(趙言)對對請請。(各坐飲酒介)(開譚介)

(史禮上)回老爺。王七來說家裏有客拜會。請老爺就去。

(李端五)(起身謝介)少陪。少陪。

(史禮)李升。李福。伺候着。老爺出來呵。(內應介)

(李趙鞠躬介)請便。請便。簡慢的很。候榮任時。再來恭送登程。

(趙言)史禮。你好好兒伺候。老爺上任。別討打啦。

(史禮)(點笑介)不用說的。我史禮同你老人家是一樣的皮氣。再不會錯的。

(三人合)哈哈。

(閉幕)

### 第七幕

布景：設一靈牀。白韓素燭。上書故候補道贛州鹽運總辦李端五之位。王七手裏燈。管坐其傍。含淚太息。

(王七)唉。人生在世。夢也沒有這麼快。我老王活了五六十年紀。一向平平穩穩的。自

從認識了李老爺。也叫牽連入這勢利的漩渦。做了一場春夢。那李老爺。君子不忘其舊。得了鹽局總辦的差使。便帶了我去。做了一名扞夫長。天天混着進款。到也不差。不料他老人家皮氣不改。一朝有錢有勢。什麼賭錢。喝酒。可。女色。呀。一件件的攪起來。不是這樣。便是那樣。到底把身子淘壞了。一朝身死。還是三寸桐棺。裝着一個皮囊。一件也帶不來。一事也留不下。和從前天天坐在昭忠祠階下。向陽捫蝨的時候。有什麼差別呢。便是我老王。也算是老王。再加上幾年。便和老爺一般。一死之後。誰也不知道。所以我聽見念書人說。有什麼三不朽。有了這三不朽。才可以死。我和老爺一般。還是白死啦。(泣介)閒話少說。又是上香時候了。(上香介)(泣拜介)

(李升李富同上)王伯伯。你又在這裏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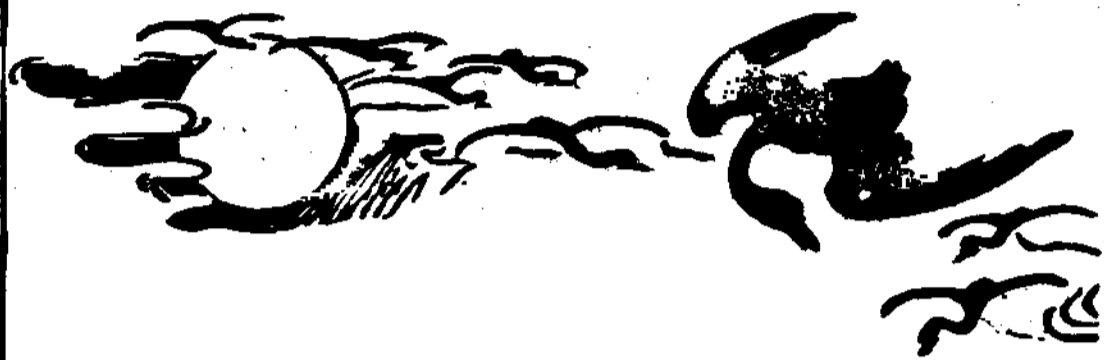
(王七)正是。如今主人死了。你們打算怎麼樣呢。

(升富笑介)還有怎麼樣。各走各的路。便是了。你不見史禮哥嗎。我們去罷。(下)

(王七揮淚介)老爺。不想你轟轟烈烈一場。還是我老王來送你回去呵。(閉幕)(完)







清史紀事本末

全書八冊 價洋二元

太平天國軼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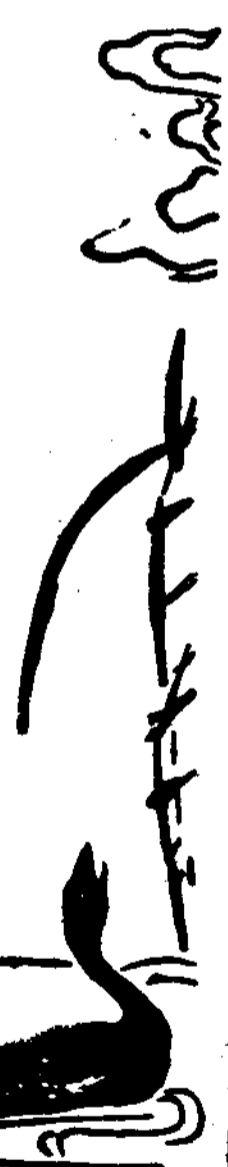
全書四冊 價洋一元

清代聲色志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銅琵琶金縷

全書四冊 價洋六角



上海文書局發行

中華書局代售

(卷八)

# 抱香篴隨筆

槩子

京師陶然亭西北。葦蘆亂葦中。有土一堆。土人名曰香塚。塚側立一碑。碑銘凡四十五字。不紀年月日。不署撰者姓名。并不志塚中人也。銘云。浩浩愁茫茫。胡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胡蝶。又詩云。飄零風雨可憐生。芳草迷離綠滿汀。開盡天桃。又積李。不堪重讀。瘞花銘。相傳一士人。昵歌妓名蓓雲者。欲納之。未果。有大腹。買以千金。強聘。妓不從。自刎死。士人爲瘞之。於此。又有謂某生。屢試京兆。不第。憤而埋其平生所作文。銘詞蓋自悼也。

京師琉璃廠。昔年新正。有粘詩鐘徵課者。題爲新娘娘春。雨。其後歷卷曰。洞房昨夜停紅燭。深巷明朝賣杏花。真無縫天衣也。

詩鐘一名折枝。龍陽易哭庵（順鼎）最擅此。昔僑寓宣南時。與陳伯嚴文芸閣。曾重伯。各以此事競勝。斜街花底。挑燭擲箋。以歌郎梅雲爲上官。昭儀。選定甲乙。一時傳誦。如賀新娘三字。鴻爪云。暮雨吳娘。桃葉渡。秋風胡騎。賀蘭山。新玉板橋。照字。錦云。新潮板渚。三春水。舊雨楓橋。五夜船。世樓。綠腰云。落花身世。隨流水。細雨眉橫。對

遠山分詠茶松子云。春愁禪榻看煙。秋夢琴牀聽雨。敲。又其弟由甫分詠樓閣烈香云。其中綽約多仙子。天下英雄惟使君。又妹香晚有朝夢鳳頂云。朝潮夕汐吳江水。夢雨靈風聖女祠。均佳。所謂一門風雅者非歟。

朱啓連棧垞爲一代文豪。專治古文詞。而詩詞隸草。又無不工絕。善談諧。發言高。傾倒一座。晚年自號琴皇。帝嘗爲贊語曰。學律不成。去而學書。又不成。去而學琴。遂稱帝。其友聞之。因鑄一玉章。以爲勸進之奉獻物。其文曰。聊以自娛。蓋刺取趙佗傳。老夫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以調之也。

寄禪上人。俗姓黃。本名讀山。出家後名曰敬安。居湘潭。世業農。誕時。其母胡嘗磨白衣大士。夢蘭而生。幼爲田家牧牛。又嘗爲僧僮。一日見籬間白桃花。爲風雨所摧。不覺失聲大哭。遂投湘陰法華寺爲僧。學道精進。率其徒提倡苦行。少未識字。壯歲忽有神通。偶登岳陽樓。俯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洞庭波送一僧來之句。後爲詩。乃大進。嘗有人指頭陀詩集三十餘卷。其說法語錄稿本亦多。嘗營生塔於天童山。自撰銘誌。並題一詩。有傳心一明月埋骨萬梅花句。是可謂能了澈者矣。

小。萬。柳。堂。藏。有。嘉。禾。黃。皆。令。女。史。畫。葉。元。禮。遇。鏡。影。事。易。吳。應。題。一。時。曰。浙。詞。近。代。喜。  
浮。眉。朱。鳳。元。來。是。本。師。淚。滴。斷。虹。橋。下。水。可。憐。朱。十。斷。腸。詞。是。能。以。少。許。勝。者。  
蘇。州。城。西。藝。圃。爲。明。賢。姜。如。農。先。生。別。墅。清。成。豐。庚。申。之。難。鄰。女。殉。池。中。以。數。百。計。池。  
蓮。純。白。多。異。種。北。海。鄭。叔。問。《文。焯》。有。詞。記。之。調。寄。秋。舞。云。殘。雨。空。圓。腰。水。佩。風。裳。暗。  
寫。愁。色。未。了。琴。尊。已。涼。亭。館。病。者。感。秋。無。力。墜。紅。信。息。廢。池。何。恨。成。凝。碧。恨。故。國。千。里。  
暮。雲。江。上。倦。游。客。還。念。舊。社。群。鷺。題。襟。十。年。飄。零。清。事。都。寂。曉。香。盡。鷓。鴒。沙。夢。續。疏。狂。  
花。也。笑。頭。白。一。語。問。花。應。解。得。又。斷。魂。處。詩。賦。廿。六。芳。陂。載。秋。單。舟。冷。楓。江。驛。  
稚。儀。程。氏。住。吳。門。之。紫。蘭。巷。色。豔。而。命。薄。痴。於。精。以。石。頭。記。晴。雲。巴。黎。馬。克。尼。自。况。嘗。  
避。仇。寄。居。黃。摩。西。家。丁。未。秋。以。幽。憂。死。年。才。二。十。三。耳。摩。西。作。長。聯。哭。之。聯。云。驚。鴻。待。  
隔。廿。三。年。絕。豔。眷。驚。才。問。眼。底。烏。衣。馬。糞。腥。兒。郎。誰。堪。擊。架。奈。氣。氣。使。者。處。未。注。定。  
正。式。姻。緣。霧。鬢。風。髮。乍。謝。牧。羊。樵。悴。繡。襦。甲。帳。又。臨。跨。虎。危。疑。明。月。易。奔。小。星。離。賦。十。  
斛。珠。聚。作。六。州。鐵。誰。實。爲。之。例。諸。鐘。建。負。我。寧。畏。鴟。鳥。微。言。網。取。西。施。贈。人。原。出。鴟。夷。  
左。計。嬌。情。成。薄。倖。狂。回。首。前。塵。半。萎。綠。葉。緋。林。細。盟。都。誤。夏。果。卿。實。志。而。終。棄。如。杜。丹。

王烈如芙蓉神癡如茶花女。欲界魔宮種種悲涼歷史。印偏腦筋。怎一箇愁字了得。代  
翻蝶忘形。五百日感恩。兼知己較世間。製體畫眉尋常。伉儷尤覺綢繆。在專制社會中  
算畧。遂自由目的。拋蓮擣麝。但拌並命。伽陵善病工啼。忍聽斷腸杜宇。紅霞餘燭。絲雪  
無靈。七香車送入四禪天。嗟何及矣。從古曠代丰姿。斷不雙修。福慧奚况。書賦寒乞。豈  
容永占溫柔。暫別卽長離。最傷心通替。重看朱櫻翠黛。玉色猶生。尙向我含聲。若語姑  
以橫塘曲。繼以上雲樂。亂以華山畿。笙朝笛夜。唱唱美滿名辭。蕩爲血淚。縷幾聲魂。分  
歸來計三百二十四言。沈博絕麗。真傑構也。

吾鄉有楊氏女。行五。家本名閥。貌亦娟麗。早年失怙恃。姊氏復嫁。女深閨待字。婿處無  
郎。惟中表兄周生。時時過從。紅牙小妹。夜擣菹梅。邨之詩。卽二人閨中行樂圖也。嗣爲  
女族叔某侍御所知。遣悍僕偵周生。出攢殿之。生返家。羞憤不欲生。吞阿芙蓉。而卒。周  
日女聞之。以珍篋所貯珠翠寶石。私自擣碎。和水。嚥下。投繯死焉。余嘗作同命鸞書。記  
小說詳述其事。

戈珊字佩文。亦吾鄉人。蓬門弱質。有林下風。能寫生。仿南田草衣賦色。絕工。又擅畫西

攝影法。以是芳譽。蜚一時。某公子。某大令。百計挑之。不動。依姑居。後從其女歸。至選  
上爲匪人所給。誓死弗從。旋歸里。卒適一海。買而去。余有無題四首。卽爲佩文作也。詩  
云。芙蓉爲貌雪爲膚。稱體輕衫試五銖。春去惜花燒絳蠟。秋來補屋賣明珠。早遊碧玉  
才人譽。重寫青溪小妹圖。惱煞高唐神女賦。中藏名字阿誰呼。又中庭碧樹未棲鴉。  
坐寒牕。擁髻斜銀管。烏絲臨薤葉。玉臺粉本畫蓮花。誰憐翠黛銷眉。自秘鮫函射月  
華。爲想文簫何日遇。彩鸞枉是謫仙家。又小閣爐煙水樣清。薰殘錦思與花情。機邊檢  
擲憐鄰女。花底琴挑笑長卿。繡帶鴛鴦描未就。雕籠鸚鵡教初成。誰知飛絮無家恨。曾  
泛吳淞一櫂輕。又生小多愁。祇解顰年年未識。鬪芳春。修來烏日山頭隱。仍是龍華會  
上人。色爲兼才尤覺秀。情何累德不妨真。蕭郎休讀樊川句。綠葉成陰暗惜神。

余昔年避暑水鄉。午窗一榻。夢至伽藍之後院。忽遇粲者扶小鬟前行。履聲細碎。風香  
襲人。折入西屋。余躡其後。雙扉已闔。隨手推之。呀然而闔。則碧海茫茫。一望無際。嗟訝  
而醒。經卷猶拋在枕畔也。

江都方地山（爾謙）工聯語。有妓小銀者。臨別乞贈聯。方得十四字云。相思不值一些。

子此別真成莫奈何運典入化妙造自然

嘗於朱彊村師處見金冬心梅花畫幀名流題詠殆徧冬心先生自題玉樓人口脂畫眉螺黛合寫小幅覺春光撩亂几案間老子興復不淺也其趣爲何如

相傳清仁宗征噶爾丹於厄魯特御營獻俘時有老胡能漢語嘗吹笛屬之酒命其奏技乃掩抑而歌曰血花如雪撲戰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何嗚呼北斗以南奈何仁宗大笑因手書此歌以告皇子按此歌有古樂府神理老胡恐無此才調也

有朱生者皖人美丰姿貧而從軍爲書記繼隨大軍度關隴隸統領陳姓麾下統領甚倚重之一夕統領忽獨邀生小飲酒闌燈炮留與同榻生不許拔刀將殺生不得已從之及登床孰知統領乃女子新苞紅綻小洞春深猶處女也大樂由是夜夜同宿僚屬皆鄙之以生爲統領之龍陽君耳久之統領之腹蟠蟠如五石瓠將分娩生懸慮直置真大帥時左文襄督陝甘得真大驚異欲據實聞於朝以事涉欺罔恐見罪乃命朱生裒陳名統其軍而陳於是易弁而斂矣十載雄飛一朝雌伏其事不較秦良玉爲尤否



耶。

李梅庵別號清道人。食量甚宏。尤嗜蟹。朋輩戲呼爲李百蟹。余曰。李百蟹可對張一蟹。或謂張一蟹又可對馮二狗。二狗令人春航之兒。

清穆宗好冶遊。常便服與官監出外徵逐。最曠一南妓名花兒。花兒者。故某相國之妾婢也。雙足甚纖小。後穆宗以惡疾殂。諱爲天花。不知別死於所謂花兒也。

十年前滬上有搗名楊妃榻。太平丞相洪仁千之愛女也。仁千之寵姬曰楊淑真。本平康女。破金陵爲仁千部下所獲。獻之仁千。仁千愛其姿媚。寵之專房。生子女各一。女即楊妃。榻小名亞珍。旣而太平亡。仁千死於亂兵。淑真攜其子女以逃。轉徙至滬上。重墮樂籍。而亞珍體肥無時譽。因有楊妃榻之謔。號繼與母及弟去而遊津沽。始稍積金蓄女。未幾復還滬。以虐養女案發。遣至杭。不數年。染異疾死。其養女有雪香。二寶。皆復姓洪氏。示不忘本也。

嘗聞楊叔備有詩鐘一聯。題爲來本二字鶴膝格云。抽刃我懸來。叔姓橫。丹入詩本劫。雄當時見者。不過賞其屬對之工。諱事之切。豈知遂成戊戌之讖。

天津李文忠專祠落成時督直者爲袁項城撰有楹聯云受知早歲代將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陽敢認臨淮壁壘世變方殷斯人不作萬古大名配諸葛長留丞相祠堂堂魏皇哉

沈北山年丈以劾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凶錮職獄居三年雖幸得釋而竟以伴狂死見曹君直有吳北山集玉溪詩云貞吝嫌茲世驚人肯再鳴風標森太華天怒譴雷轟莫學啗成血徒勞恨費聲捋髮蹙不顧物議笑輕生往事經春物駭羣雜權欲有餘澤意在不容寸腸何楚水招魂遠湘篋染淚多平生有遊舊駐馬魏東阿不減山陽聞葬之悲矣

彭嬌本名金菊仙在滬時負譽略能文義所作六法亦復楚楚有致吳瘦公嘗之甚切置爲籛室挈往津門鶴憐縹愛者三年有餘陳伯嚴贈瘦公詩云酸儒不值一文錢來訪癯公漲海邊執袂擎杯無雜語喜心和淚說彭嬌彭嬌不能憐才耳誰識彭嬌萬劫心吾友堂堂終付汝彌天四海爲沈吟瘦公爲吳武壯子有萬才與陳伯嚴下叔雅勳深之世所稱爲清季四公子者袁項城楊蓮夫開府北洋時禮爲上賓按月所入甚

鉅。悉。以。供。彭。媽。揮。霍。一。日。彭。媽。忽。攜。萬。金。亡。去。而。癸。公。始。終。情。之。未。嘗。深。究。然。以。是。抑。鬱。死。跡。其。所。事。何。前。後。與。定。公。之。與。靈。簫。如。出。一。轍。也。

吾。錄。癸。公。與。彭。媽。事。因。憶。及。吾。鄉。翁。情。庵。情。庵。本。翩翩。佳。公。子。自。戊。戌。隨。松。禪。者。人。南。旋。後。與。余。兄。弟。交。有。逾。骨。肉。朝。夕。過。從。無。虛。日。所。著。桃。花。春。水。詞。見。者。疑。爲。迦。陵。變。伽。復。生。也。偶。遊。滬。上。見。名。伎。王。小。寶。好。之。出。三。千。金。爲。之。脫。籍。挈。與。北。上。僕。曠。京。曹。魯。甫。齋。先。生。持。家。嚴。厲。情。庵。乃。別。營。一。金。屋。藏。之。每。於。月。斜。人。定。始。得。悄悄。出。門。而。去。侵。曉。歸。來。日。以。爲。常。風。寒。霜。露。飽。受。既。多。而。情。庵。病。矣。未。幾。笏。齋。陳。臬。山。右。而。此。事。已。微。有。所。聞。不。禁。勃。然。於。是。情。庵。獨。留。都。門。一。切。澆。裏。之。資。斬。而。不。與。情。庵。卒。以。貧。死。推。原。禍。水。王。小。寶。也。然。而。恨。海。情。天。中。斷。送。於。此。者。正。不。知。凡。幾。但。人。琴。之。慟。吾。於。情。庵。爲。尤。深。矣。

湯。臨。川。所。著。玉。茗。堂。四。夢。皆。信。手。而。出。納。書。種。曲。譜。言。其。往。往。不。守。宮。格。俗。伶。罕。有。能。協。律。者。然。驚。才。絕。艷。實。足。壓。倒。元。人。李。越。縵。賞。填。秋。夢。一。齣。有。那。邊。歌。院。那。邊。舞。簾。道。一。答。軟。丟。丟。的。楊。葉。兒。繫。情。絲。那。年。那。一。答。艷。生。生。的。花。影。兒。證。情。詞。那。年。我。兩。人。呵。

結下了沒頭的恩怨。試問此種哀感頑豔之句，有讓於玉茗否？  
秦淮名妓小喬，有提督楊金龍絕寵愛之，無何見爭於徐寶山。徐諱名老虎，某君道出金陵，頗聞其事。一日把筆大書小喬帳額曰：龍蟠虎踞之勝，又沈鳳樓書卷一妓曰小五子，有戲集成句，贈以聯曰：小樓一夜聽春雨，五鳳齊飛入翰林。皆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

張遜先丈嘗言品花寶鑑小說，出於清道光中葉。著者常州人，陳少逸。挾貴入紹，介歸。歸江浙諸大吏，所至以句爲限，獲金無算。書中入華公子者，崇華岩，父名玉，某兩任戶部銀庫郎中，積資百餘萬，有園林在平則門外，迨死，貧無以殮。徐子雲者，名錫，某六枝指其園，卽在南下窪，名怡園也。田春航者，畢秋帆也。侯石翁者，其子才也。史南湖者，蔣著生也。屈道翁者，張船山也。孫亮功者，穆陽阿慈安后之父，嗣徽嗣元卽其二子。四山五山也。魏聘才者，常州朱宣初卽江浙時文八名家中朱雪陸之父也。蕭靜宜者，或曰江慎修也。梅學士或曰鐵保也。奚十一或曰孫爾準之子爾準時爲兩廣總督也。潘其觀者，內城內興隆肆主人，姓蘇也。高品者，名陳森，書卽著書之人也。伶人袁寶珠，則

仍其姓名雲南甘太史爲之自盡者也宏濟寺卽興勝寺金粟者卽桂竹蓀曾植常州遭吏議者也至梅子玉杜琴言則皆無其人隱寓言二字之義也以上所述張自云得之於清宗室覺羅炳成者

花月痕小說一書閩中魏子安所作書中韋癡珠卽夫子自道也子安客川陝十餘年身經喪亂不得志以歿所著有石經考陔南山館詩話咄咄錄等書與謝枚如爲莫逆交枚如贈詩云一代才名魏子安奇書百輩快傳觀如何長向風塵下不遺文章付寫官又題其花月痕云有淚無地灑都付管城子醕酒與婦人末路乃如此獨抱一片心不生亦不死讀之可以概子安之生平矣

祥符周雲將先生（紹寅）有侍姬沈栗娘者吳名伎色藝冠一時歸先生二年而寡又五年而死任渭長嘗爲先生畫扇一面寫折枝桃花一面寫李香君小象先生亡扇存栗娘所栗娘之死冒鶴亭爲作傳一時名流咸有題咏如俞曲園云千秋兩柄桃花扇前是香君後栗娘易實甫云少日守真同姓馬中年絡秀竟歸周生無豔福鷗波館死有香名燕子樓皆傳句也



# 吳船殘響錄

服香

僕自庚子後。僑居會垣。皋橋賃廡已十餘載。於茲矣。結習未忘。多預花酒之宴。吳宮花草相識。簾多倚竹。洗桐言笑。宴習之既久。韵事滋多。少年聽雨。歌樓上。中年聽雨。客船中。前塵影事。殊難爲情。劉伶荷鍤。畢卓盜甕。阮籍眼儘。大抵有託而逃。古今傷心人。豈獨信陵君。醇酒婦人爲不可說。不可思議哉。昔余澹心之作板橋雜記也。援道君在五國城。作李師師傳。爲說豈非以佳人難再。故作此情。癡狡耶。爰將耳目所及。排闥折紙。戲爲紀錄。自詠自寫。忽忽成裘。趙秋谷所謂以誌吾過。且詒好事者。

余生也晚。已不及見張少卿。然聞其人。則因舉止風韵。綽似大家。時南皮張子青中丞之萬方。開府吳中。與有題扇之雅。自製楮聯以贈。曰。少之時。不亦樂乎。卿以下。何足算也。集四子書成語。可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矣。自此聯出張之聲價。既頓增十倍。於是寶霍名豪。五陵游俠。鷹紳貴介。過夏。耶君莫不馳奔。屢至。每宴會。以張之來否。爲榮辱。故衣裘鮮華。金帛充牣。卓然爲羣芳領袖矣。未幾中丞他調。而張之聲聞。即日衰。

時張已漸嗜阿芙蓉。故容光銳減。嗟懷身世。頗極狼狽。趙秋谷海鷗小譜云。嗟乎一人之身。三載之內。非有美惡懸殊也。前之所棄。卽爲後之所爭。前之所爭。而又爲後之所棄。觀於張少卿事。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吳宛宛行三人第。稱其行亭亭。玉立秋水。爲神時蓋罕。爲輩矣。自待甚高。意所不慊。雖竭資力百計。媚之不能得其歡。其當意者。亦卽無所隱也。用是爲雅流所賞。大鶴山人鄭叔問有章臺月詞。述其少時七夕遇仙事云。露。梨花。水。蛛。絲。一。縷。秋。魂。細。香。盡。暗。度。凌。波。地。吹。粉。仙。梯。隨。步。亂。雲。起。清。霄。記。曲。西。池。醉。天。衣。香。冷。和。雲。睡。月。中。小。字。明。珠。墜。笙。鶴。相。騎。重。解。綺。蘭。佩。時。大。鶴。爲。諸。侯。上。客。又。負。詞。社。盛。名。經。此。提。倡。一。時。播。爲。美。談。獨。居。半。塘。橋。鏞。戶。非。稔。客。不。見。顧。影。自。憐。猶。蠶。之。態。也。

李小寶爲西麒麟巷李慕宜家養女。李本老曲師。崑伶周鳳林之師也。小寶旣出其門。固獨工歌曲。而小身常貌色亦鮮好。艷名最著矣。嗣李慕宜以案繫長洲獄。全家星散。時貴陽林太史方視學過蘇。一見詫爲絕艷。以五百金聘之。而去。甲辰秋。遇於滬上。清和坊。已仍作出山泉矣。姿容頗憔悴。蓋年鬢已漸衰也。



傅彩雲。小名三寶。亦曰鈺蓮。與其姊住城東白蠟橋。性同居如少。瓊花之與南枝秀。姿態綽約。背立風前。殆奪畫圖。性尤慧。利主於應對。嬰一說評話者。朱品泉與訂啣臂盟。蓋性既蕩。佚舉動。佚急不能自持。不三年而朱竟以瘵死。時洪文鼎舉士鈞方銜命出使西歐。以請假掃墓回籍。一見奇賞之。遂以鈺金聘之。而去。龍真房也。長風破浪。載與俱西。留歐數載。通其語言文字。識其貴人。命婦某女。皇且與訂手帕交。時論榮焉。及歸國而學士不久以病死。彩雲已生一女。且擇鉅資。終以結習。未忘。重爲馮婦。改名曹夢蘭。在滬上新清和里。懸牌應局。此下酉秋九月事也。馮氏族人以其有礙家聲。控之公廨。彩雲不得已。狼狽北行。始往津沽。繼入都門。庚子難作。彩雲獨留京師。因與聯軍統帥有舊。得其片語。保全殊多。癸卯冬。以虛幣假女案發。倉皇南歸。已改名養金花。而彼都人。至因其喜作男子妝束。且尊之爲二爺云。近日滬上坊曲間。尚有養寓其人者。年登已高。羣且起而媵笑之。烏知阿婆三五少年。亦曾從東望西。抹來哉。

潘小紅始亦在西鎮。諱巷李慕宜家。後在顧家巷。自張門戶。美豔綽約。如魏姑射神人。昔吳石華先生嘗言。發未歸舟。過無錫。訪清微道人於福慧雙修庵。會其女弟子。定保。

出見年才十三。詩誦唐人詩數百首。儻眉人。學清華如玉。生平所見女子。當以阿定爲第一。眞天人也。余嘗謂天地生人。匪易生美人。更難美男子。既不見美婦人。亦少余生平未見美男子。所見美婦人。惟小紅耳。與陳其年婦人集。述曾巢民語曰。婦人以姿致爲主。色次之。生平所見。惟圓圓可稱絕色。之說同。故每逢小紅入坐。則四座顏色。迥非常觀。其爲人尤淵然靜穆。不苟言笑。而來前者莫不各得其意而去。嗣逢某公子辛丑春間。以癩疾死。紅顏薄命。紫玉成烟。傷哉。

劉二寶姿致韶秀。眉目楚楚如畫。言詞舉止。並皆安詳。雖無市井倚門賣笑習氣。玉水澱源。方流圓折。庚子之春。寒夕。濃陰。紅燈綠屋。友人某君曾爲余以計教之年。芳漸長而色不衰。翩然而來。明艷猶奪目也。某鄉達時。亦在座。平日雖以道學稱。一轉盼間。頓失常度。乃與言笑。雜以嘲謔。盡歡而罷。繼聞懸一市。會與之識。性同居。退藏於密。近聞在蒲林巷。蓄雜伎三人。作秘密賣笑生涯。鶯花小譜有云。反舌已聲乾。舞東風。與未聞。維前笑語。司空慣刻毒哉。斯言聞之者。能無慨然自失乎。

二十年前。滬上有所謂四大金剛者。曰林。曰玉。曰陸。曰金。小寶曰張。書玉金名要。

亦。莫。娘。也。曾。住。閩。門。下。塘。手。足。柔。纖。膚。肌。瑩。膩。風。韻。體。態。近。是。上。流。若。其。酬。答。敏。慧。文。士。靡。以。加。也。嗣。遷。於。滬。貢。一。時。盛。名。而。絕。無。叫。囂。突。習。氣。因。猶。是。吳。兒。本。色。也。包。衛。前。仇。氏。所。植。錢。樹。子。不。下。十。數。人。均。以。能。串。劇。得。名。故。爲。一。時。歌。壇。薈。蔚。而。其。中。以。金。鳳。翠。鳳。爲。尤。著。金。鳳。爲。生。而。翠。鳳。爲。旦。合。之。兩。美。時。人。比。爲。梨。香。院。女。樂。芳。官。之。與。齡。官。也。紅。氍。毹。上。偶。以。色。身。示。人。令。人。自。爾。傾。倒。自。金。鳳。翠。鳳。去。繼。之。者。雖。有。巧。鳳。珠。鳳。及。金。齡。巧。齡。然。極。盛。難。繼。而。仇。氏。門。風。不。振。矣。

張。翠。玉。住。閩。門。下。塘。冶。媚。入。骨。有。時。神。明。煥。發。光。照。四。座。以。其。善。自。脩。飾。故。異。常。妖。冶。丙。申。冬。爲。程。三。劫。去。擁。致。於。東。百。花。巷。家。中。經。月。不。出。程。本。執。袴。方。以。少。年。登。乙。科。斥。馳。自。惠。而。張。亦。跌。蕩。風。流。時。人。亦。以。璧。人。目。之。不。三。月。而。翠。玉。竟。以。一。夕。遁。去。赴。滬。後。更。名。祝。如。椿。且。榜。其。門。曰。韻。語。樓。一。時。香。譽。鶴。起。楚。中。孫。三。公。子。見。之。於。照。春。屏。下。相。與。目。成。繾。綣。既。深。立。界。五。千。金。爲。之。脫。籍。不。期。年。孫。以。其。蕩。佚。不。能。堪。開。閣。縱。之。歸。仍。以。祝。如。椿。原。名。應。客。年。齡。漸。長。而。名。不。稍。衰。皖。山。韓。六。亦。驪。騷。貴。介。也。其。父。方。持。虎。節。鎮。守。福。山。鞏。金。結。客。揮。霍。甚。豪。旣。識。如。椿。遽。爲。所。惑。遂。以。鉅。金。聘。去。供。應。豐。腆。不。三。年。

藹其家。賢之半。而如椿亦遂下堂。求去矣。嗚呼。願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戊申秋。猶在新清和里。然人亦相對有戒心也。盛衰榮悴。迴首何堪。茵溷雲泥。誰能遺此哉。

高秀卿住三茅觀巷。京師中之色藝俱擅者也。風格既灑然而語言尤妙。天下其爲篇。料酒錄也。座中無慮數十人。人各有性情。有面目。有志趣。有喜忌。或動或靜。或默或語。裙屐雜沓。鱗畢橫處。以秀卿肆應。其際莫不欣然開口而笑。各得其意。以去時有皖中平陽君沈浪。吳中百無聊賴。偶與秀卿遇。一見目成。而秀卿亦誓以此身事之矣。過從既密。盡出其奩中珍秘。以與脫籍。從此深藏金屋。占盡美滿。因緣不三年。平陽竟以監司大員。筮仕江右。未幾且量移吳下。而秀卿亦且服六珈。乘八駟。居然命婦矣。姊妹行嘖嘖。豔之嗚呼。巨眼能識英雄世。而有秀卿其人者。當鑄金事之矣。

葉訥蘭。琴川人。貌既昳麗。而胸次尤灑落。不屑與凡卉伍。且通文史。能畫蘭。水墨淋漓。落紙無烟火氣。見客初不甚酬對。而談言微中。使人之意也消。久住倉橋浜。屏絕紛華。獨居一小樓中。非素心人不輕一見也。昔梅禹金作青泥蓮花記。記北里人取扇。茂叔

愛蓮說出淤泥而不染意也如韻蘭者亦誰謂淤泥中無青蓮花諺有女弟小蘭蘭母明秀纔纔得中而嬌服悅裝尤具一種天然韶令之致舊院風流顧以不墜戊戌秋遊西子湖歸舟遇盜而仇之者且更以莫須有中之香名幾爲所替次年春卽得所歸而去小蘭去而又有素蘭秀蘭金蘭等亦能鬚然各露頭角

王雪琴亦琴川人爲月仙妹豐腴端麗髮不加澤膚不留手彈箏度曲以及口技鑄政皆出人一頭地然不自炫露能隨客所好偶一呈之而其烟視媚行之致所謂犀與辟塵而玉與辟寒者偶爲惡客或姊妹行所激動亦懷珠蘊玉不露圭角殆以含忍爲强者歟居家共服其性情座客尤嘉其淑惠與穎川生有嗜臂盟過從二載連舉兩男此忘憂之草終當樹之北堂者也

金玉琴亦琴河之秀輕軀立鶴瘦影驚鴻本姓章姊曰蓉寶道同里某太史卽世所稱爲眉韻樓外史者是也玉琴依姊居有年歲已酉始到蘇爲自立計獨張門戶初無藉藉名戊戌秋毘陵南亭亭長李伯元方創遊戲報選艷蘇臺甲乙芙蓉之帳月旦從新品藻玳瑁之梁風流未沫外史爲張詩百詠以寵玉琴都人士更百喙和之於是玉琴

聲價頓增十倍榜發而元龍屬狀頭矣。春風管領不圖於斯人得之未幾卽嫁某公子去。急流勇退其識亦有足多者。

高文蘭住三茅觀巷。丰神雋爽。儀靜體閑。獻酬應對靡不中節。久享盛名。與五柳後人善。有平原君。遊之幾於非食不飽。寢不安。人皆以爲兩賢相厄。必有一傷者矣。而文蘭獨處之泰然。使尹邢相對而各得其當。以去而其惑人處。尤在不矜才。不使氣。不炫色。有萬事輸人之量。故姊妹行亦多稱之。庚子以後。輟光匿采。不知所終。

薛鳳凰住五涇廟弄。亦吳兒中之絕艷者也。舉止安雅。無少年佻達習氣。竹肉絲絃。大抵皆苦心孤詣。與人酬酢。不即不離。山陰周生。眷之甚切。與有雙樓之約。格於事中止。自是飄鷺泊風。不能自繇。幽怨惺忪。形於眉睫矣。泉唐天虛我生。生之友也。爲譜桐花箋。傳奇以寄意。鳳得之且泣。且誦曰。吾負周郎。周郎不負我耳。則其一種深情。不言可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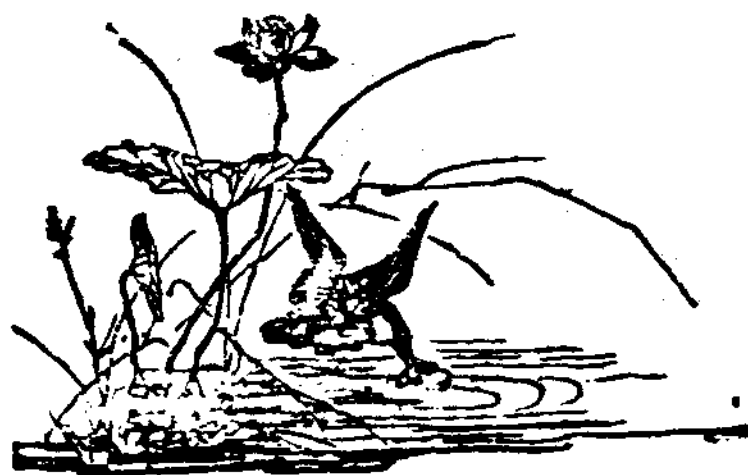
楊孺生曰。個中人不過五年爲一世耳。余編此錄。首以張少卿。終以薛鳳凰。前承後勁。中樞盡已。及見其三世矣。自是而後。余遨遊南北。而吳園花月。且日有彫零。

---

之歎。曾幾何時。風景不殊。而舉目有山河之異。矣。然而十步之內。亦有芳草光風。轉蕙泛崇蘭。於是將甲辰以後列入下編。人間有礙於我者。當亦有樂於是歟。

(上編完)







## 稗乘譚雋

編 雋

南人謂酥酪如鹽豉。北人說荔枝如楊梅。鴛鴦之談。小說是已。國故淪墮。風雅凌夷。獨小說爲舉世所同嗜。樂其簡易。浸淫醞釀。遂成風會。特不考其實。飲人酖酒。亦有足虞者。友人爲余言。當編一提要。審擇其良。示以適從。斯語固當。惟患鴛鴦所見。未必遂爲舉世所可。強途人而同之。弗論小說。舉無是理也。無已。雜舉所憶。加以評議。如詩詞話例。庶幾諸流泛濫。並列異同。譬之蟲言。聊譯鱗爪爾。案次無書。可供稽閱。謬陋無常。所宜矜亮。

外傳別識。小說所發軔也。我于其間。獨取飛燕外傳。雜事秘辛二書。謂其精能縝密。一時無兩。外傳如開張天馬。絕迹飛行。秘辛如五銖仙衣。千針萬縷。而綴合無縫。漢魏野書。此爲極至。長廬師譯吟邊燕語。謂實做漢外戚列傳綠真方厖一段。大抵東京文字。最能寫細膩風光。晉以後便無是也。

世說新語寫兩晉清譚之士。言動聲笑。舉足資譚。嘗謂兩晉人物。最足入小說。談話姿肆。要皆有獨至處。如與可墨竹。間軼象外。而自然名雋。

控鶴監秘記。初無完本。僅見于隨園詩話者兩則而已。文字摹倣秘辛。亦頗細緻。其事則匪穢無足觀矣。里中沈南橋文藻一抄本。僅十許頁。除所見兩則外。餘亦凡下。殆爲贗鼎。要之小說文字。間入風情。斷不傷雅。若是類者。大嚼江瑤。以爲殊甘。尤不特傷雅而已。特和盤托出。尙不足爲巨患。石頭記等意淫之書。出而世道晦矣。

唐宋人隨筆小品。多紀典制風土。筆意簡雅。東坡志林。尤天懷灑落。具徜徉自適之趣。曾滌笙教子弟讀詩。取香山劍南東坡三家。取其恬澹。足平矜釋躁。讀志林亦然。小說極盛于元。爾時文風日靡。人情日趨樂易。家弦戶誦者。迺非經子而平話。于是捃拾遺聞點綴近事。往往意在諷世。而至誣壞古人。所謂孤村人語趁斜陽。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沿街聽唱蔡中郎。是也。

金瓶梅一書。其中郎珍爲上品。有舟中看金瓶梅雲霧滿几案之語。作者或謂爲明中葉人。或遂謂爲王弇州手筆者。弇州文骨高鶩。自謂唐宋以下書不觀。身後乃有人以此駭之。亦可嘆也。有謂是書實出明兵部主事吳人某之子。某爲主時。事荆川。唐順之。方總督。蒞遼。以公謁之。例總督皆挂兵書銜。分爲堂屬。某抗不爲禮。荆川遂誣他事。劾

殺之。其子仇唐甚。是時荆川已罷官家居。方搜求異書爲娛老計。其子乃窮旬日力草是書。漬砒于紙以進。荆川大喜。盡日夜讀之。以指蘸唾沫。且揭且閱。夜未半。發病卒。此一說也。又一說與此同。特爲嚴東樓事。

金瓶梅如急湍峻嶺。殊少迴旋。石頭記如萬壑爭鳴。千巖競秀。金瓶梅如布帛粟食。僅資飽暖。石頭記如瓊裾玉佩。儀態萬方。此皆以文論也。

石頭記不知出誰氏手。最前說謂出納蘭太傅門客之手。曹雪峯特手刪五過而已。近說謂實道清章帝宮闈中事。以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爲證。小宛入宮。卽書中寶黛二人也。影梅庵憶語支離情狀。亦足爲證。如臯冒廣生力辯其非。然其說不立。又謂王鳳姐實影崑山徐乾學。迹其平生矜才納賄。殊大近似。

小說自元迄今。凡三變。王關雎出。門藻矜華。披之管弦。流爲約語。是爲傳奇院本時代。元人百種。濫觴于前。繼之者玉茗四夢。云亭桃花。佃夫燕子。蕙園七種。亦擅勝場。大致續繪兒女。雍雍冶冶。聲律情文。所宜兼到。此其一也。平話旣風行。曼倩談諧。故事是已。于是平話體書輒大盛。以至清初。詞涉側豔。意近導淫。如石頭記。誨盜如水滸傳。雜要

厲禁。弗能絕也。大致格局既大。容納亦夥。爲複雜的小說。張茂先千門萬戶。杜徒兩十萬武庫。差足擬也。特是發揆既盡。難乎爲繼。至于今日。而遂有不得不變之勢。歐學東漸。鉛槧日新。遂譯新體。遂更舊俗。則林畏廬爲之長。我聞人有推吳研人李伯元林畏廬爲小說界之傑者。然吳李皆紹述舊聞。獨林規新基耳。論唐人詩李供奉力能復古。杜拾遺兼能開今。此之謂也。

儒林外史于小說中爲特立獨行者。沈文肅曾文正皆喜閱之。謂精覈吏事。得力于是。書者頗夥。是書狀叔季士俗。彫敝潦倒。然犀鑄鼎無以加茲。文筆之犀利瀏亮。亦不多覩。書中莊徵君實卽程綿莊。徵辟一段又暗用吳康齋故事。小說紀事。寓言十九。本往往而有。無足深攷也。

儒林外史如倪迂水墨蕭疎跌宕結構却極謹嚴渲染皴擦無法不用却無一毫痕迹。神品也。石頭記水滸傳淺絳青綠各極其致。擬之畫品當在仲圭叔明之間。決爲能品。近來林譯迭更司諸書。筆舌並用。別饒逸致。又似東坡朱竹寫自異方。當爲逸品。此外零縑斷墨。專摹一家。縱有所長。都非極則矣。

畫鬼易。畫美人難。雪膚花貌。人人意想中所有也。唯其在人人意想中。摹寫能出人人。意想之外。斯尤大難。若夫兩峯鬼趣。縱極荒極人。知其似而已矣。又孰能諦審其爲非。似者則較易一屑矣。秘辛能畫美人者也。石頭記畫美人。猶未能出人人意想之外。若林譯迭更司厥文諸書。則幾庶能畫鬼怪者歟。

楊肇生京塵雜錄。筆墨富有。而稍嫌雜沓。遠不如余澹心板橋雜記之簡淨。然已爲難能而可貴矣。聊齋一書。喻炙人口已久。重洋遙譯。流布殊方。後之倣之者。尤不可僕指。數王紫銓稍近似。已如漢儒解經。墨守師說。此外更何足論。南史之論張融曰。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其聊齋之謂歟。

花月痕出山西王子眉手。品花寶鑑出常州陳少逸手。皆有可觀。以文字言。花月痕似較雋上。特文氣太重。每當酒酣拔劍拍案誦詩。累累不休。不特無此事。亦且無此理也。詞家北宋得美成。南宋得夢窗。而白石峙其中。爲蜂腰焉。以我所見。說部中水滸金瓶。梅石頭記。殆亦相似。水滸傳大刀潤斧氣象萬千。爲之初祖。金瓶一變而爲細筆。狀國閩市井難狀之形。故爲雋上。石頭記則直爲工筆矣。然翻述之。盡無一不自金瓶一畫。

脫胎換骨而來。金瓶第一回。武大郎冷遇武二郎。西門慶熱結十兄弟。冷熱二字于篇首揭出。卽爲全書之幹。熱處有冷。冷處應熱。冷卽爲熱之果。映帶生發。不出二者。令讀者時有臘月三十夜聞樓子和尙高唱之感。石頭記首題真假。已更動進一層。然冷熱爲真假之現象。真假卽冷熱所由來。花落子盈。初無二致。剛發天人之際。激揚清濁之中。無餘蘊矣。石頭記一部大書。線索却在甄士隱發端。佛火蒲團。霜鐘清磬中。吐露出浮華草露之感。與金瓶發端一詞所謂玉堂金馬。竹籬茅舍。一例都無據。翻雲覆雨。橫顛豎倒。世事都如許者。蓋有同感焉。

石頭多詞曲。金瓶多小曲。石頭記繪閨閣大家。金瓶梅寫井市編戶。各有所當也。然石頭記詞曲。恰未臻上乘。

絳珠魂返後之大觀園。與春梅遣嫁後之紫石街。宏深闊闊。蔓草荒煙。同寫出盛衰不常之感。蓋石旣空頑。而梅魂不返矣。

天下至愚復者。無有與孟賁比力。師曠競聽。非不敢也。是不能也。俞仲華邊寇志。乃悍然爲之。不少顧恤。胡其懷哉。且懲邪導善。前傳已具存之。一百八人。以段錦住終場。百

川歸海。收束已盡。更無可續之餘地。徒見其甘蔗滓兒嚼了又嚼而已。通書雖亦精神飽滿。其能免于鈴痴符之詭乎。

近二三十年來。所最震驚著稱于社會者。孽海花一書是已。同光二朝朝章國故遺軌。軼聞。蓋略備于是。而以賽二爺爲全書之線索。以我所聞。彩雲晚年。流連顛困。誠有令人生商婦琵琶之感者。書中所未及。特補誌于此。彩雲歸洪文卿學士數年。偕歸國。洪病瘵垂危。彩雲暱一僕。偕遞去。旋僕亦以瘵死。彩雲無慘甚。復張馳轎于都門。手定北京南妓班規則。爲南嬌之初祖焉。繼以虐養女罪。讞成被逐。南下。自是遂時時往來津滬間。年華遲暮。盛譽遂衰。歲癸丑。余寓之滬上。時賃屋富春里。仍出應客。澤髮雪膚。略施膏沐。猶似三十許人也。與語外交掌故。肆應如流。于當時名聲。如郭筠仙。蔣庸庵。曾紀澤。皆抨擊無完膚。獨許合肥李少荃。爲第一流。殆爲庚子一役。不免阿私耳。然而紅拂老。去曾侍。越公天寶。當年能譚故相。亦可謂極身世淒涼之慨者矣。嘗至其院中。指五齡一雛。謂膝下一點。僅存此多。藩溷相依。正不知飄落何所。語時輒復泣然也。旋擊兒北去。謂將賣笑津沽。天壤茫茫。不復知紫雲消息矣。

孽海花叙一時清流。如莊壽香爲南皮。莊繪樵爲張佩倫。陸華如爲陸鳳石。聞鼎儒爲文學士。芸閣。瑞午樵爲溆陽。祝寶廷爲寶竹坡。金斐青爲吳縣學士。潘八瀛爲文勳。蘇和甫爲虞山相國。莊小燕爲南海張樵野。皆確鑿無疑。獨叙大刀王五以蕭聲劍氣出之。磊磊落落。漁陽鼓。尤足起人頑儒也。

鏡花緣野叟曝言之譚藝講學。皆可謂傾筐倒篋而出之者矣。然其病也。文繪異錄。羅列滿目。而無一稱體之衣。山珍海錯。日費萬錢。而無一可下箸之味。何也。其病在不細爲小說。而徒以能講學論文爲能事也。夫徒以能講學論文爲能事。則四庫之書夥矣。何藉小說爲哉。

小說不獨不可無文氣也。尤不當有僧氣。僧氣太重。不矢之迂。卽失之愚。嘗謂鏡花緣野叟曝言之二書。有頭巾氣。花月痕。北部煙花錄。即品花寶鑑。有名士氣。一則縵巾布袍。高譚塵舞。一則科頭箕踞。白眼看人。然皆爲文氣過重。失之迂而已。若一失之愚。便無足觀矣。近來坊本流行。諸書若施彭公案等。皆是類也。

古人說部。難傳而易工。近人所爲。易傳而難工。野史小言。屏之小道。精神不道。風雅所



譏。每一書成如施耐菴所謂僅供目前賞玩。朋輩發笑已耳。胡杞瞻致書毛西河。引既生亮何生瑜語。爲西河所誹。譏爲不學無術。剛毅謂董福祥爲臣之黃天霸。一時騰笑。廟堂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小說之不見重于儒林如是。然惟其不見重也。故無沽名無噍利爲之者。皆抑塞無聊之士。用以發洩其拔劍斫地搔首問天之感。皆有精至可傳者。宜其易工也。近三十年說部盛行。又漫淫西風。小說之書卽爲文學。泰西文士無一不以說部名者。于是類祭類書堆砌。故實日試萬言。月出一冊。陳陳者非導淫。即誨盜。思想則飲食男女。文字則打油滑稽。聚蚊成雷。羈趨之而不知媿。少年子弟樂其易入。輒復耽之。流傳則流傳矣。其爲利害于社會。匪所計也。坐是遂以小說家自居。人亦羣名家之相習。于是恬不爲怪。哀哉。

小說有十弊。典章氣太重。其弊拙。兒女氣太重。其病纖。名士氣太重。其病迂。市井氣太重。其病俗。堆垛之過。其病滯。綺麗之過。其病蕩。淺易之過。其病率。粧點之過。其病繁。胸中有書則病雜。亂胸中無書則病鄙。陋能手寫。朝章國故。能不拙。寫探。蘭麝。芍能。不穢。寫酒。龍詩。虎則不迂。寫閨。闈瑣事。能不俗。樓臺七寶。金碧橫空。而能不滯。盛道裙裾。昌

言。闕。而。能。不。褻。輕。絀。淺。繙。水。到。渠。成。而。能。不。率。博。士。賣。驢。書。券。三。帶。而。能。不。蕪。白。戰。則。寸。鐵。不。持。使。典。則。六。轡。在。手。并。擅。勝。場。者。吾。未。之。見。也。得。其。一。鬻。尸。爲。至。味。矣。作。小。說。又。有。三。忌。忌。胸。中。先。具。本。事。而。強。以。文。就。之。其。不。稱。弗。論。也。忌。筆。下。先。有。此。文。而。強。事。以。實。之。其。滅。裂。弗。論。也。卽。文。實。并。具。而。無。別。趣。無。閒。情。亦。不。臻。萬。上。蓋。小。說。者。所。以。悅。性。怡。神。必。其。風。趣。足。傳。乃。足。使。人。忘。倦。也。

歐西小說名家。大小仲馬。哈葛得。迭更司。葛威廉。爲最著。已仲氏之文。綿麗。哈葛得之文。空靈。却而司。迭更司。幾于心細如髮。筆下有神矣。托而司。泰本。其忠愛。發爲文章。細膩風光。不如二仲。結構謹嚴。不如哈。迭二氏。而傳神遺貌。獨立特行。亦有足觀者。矧其寄托遙深。每出一語。目光四射。能使元惡覩之汗下耶。

# 浪游筆記

寄 塵

無塵先生

明之亡也。東南志士。爭建義旗。屢仆屢起。慷慨激昂。斷頸折脰。而不惜。然而神州陸沈。之禍。發端于三桂之引敵亡國。覆種爲千古罪人。吾獨怪乎朱舜水。發又欲乞師于日本。不幸而事成。倭人復爲建州之續野心。思逞雖欲制之而不能也。則舜水。其能免于賣國之冤乎。吾於是乃服無塵先生。先生明宗室也。國亡後。變姓名爲某。起義於江南。兵敗爲流矢所中。傷其唇焉。療治數旬。幸而無恙。而唇遂缺矣。唇與塵同音。故先生遂號曰無塵。往來江淮間。聞舜水將乞師日本。一晝夜走三百里。謂舜水欲止之。及至則已。先一日行。先生痛哭曰。此揖盜之計也。其天禍中原乎。欲買舟追之時。人皆諍其迂遠。莫肯相助。竟不果行。已而聞日皇不允所請。乃喜。先生清康熙中。嘗流寓吳越間。或授徒以自給。然人莫知其何許人。先生工詩文。能書。尤精奇門六壬等術。嘗至燕京。望宣武門。慨然曰。皇氣盡于此矣。人莫知所謂。先生亦未嘗示人。後年八十餘。入山不返。或傳其仙去。閱三百數十年。世無知先生者。獨九華一樵者。能言其事。蓋其先世曾

隸先生麾下。親見先生行事。嘗以語其子孫。歷數世猶能道之。及清。舉既革。遂謂先生王氣盡。此之言。蓋指宣統也。夫議緯之說。本難深信。宣武宣統。其字遠符。偶然事耳。是何足據。先生起義。亦義所應爾。獨是阻舜水。乞師之舉。其識見獨高于他人。然神史野乘。未聞有載先生事者。是可慨也。

水上飛

馮莊者。屬廣西某縣一村落。擁山而面水。三面山嶺。巔絕不能置足。南向臨大河。居民出入者。皆駕舟。村人聚族而居。采山釣水。饒林木魚鼈之利。無減乎桃花源也。清咸豐中。洪楊之役。城既破。遂略遷莊。薄河欲渡。村人相聚謀抵禦之策。衆議紛紛。莫知所適。有老漁獨建議曰。明日聚壯丁二三十人。雙足各縛巨木片。執器械行水上。乘流而下。第無與敵鬪。更先使人問于敵曰。吾村勇士。號水上飛者。不可犯也。比敵見之。可不駭而走。衆如其議。選壯丁習水性者。縛木片如漁。言果行水面如履平地。而謀亦先往。明日破曉。敵遠偵于河畔。第見壯夫巡弋河中。往來輕捷。過于鳧鳴。大懼。厚賞謀者。拔隊去。頃刻間一村安謐。此兵家所謂疑兵也。不意老漁能用之。又聞近人有造水竈脚踏。

車者。猶老漁之故智乎。

### 濟南妓

濟南妓。洪姓。曰寶珠。本江南良家子。幼知書。父爲蘭商。客死山左。母無以爲生。鬻女爲大家婢。有倡家見之者。詫曰。此奇貨可居也。遂以百金假於無賴子。命娶之。爲裏肉。不疑也。于是遂入青樓。假母洪姓。襲姓洪字之。曰寶珠。女殊無所怨。苦願亦編莊。而不類。輕者流。客至。周旋應對。輒得盡歡。遇風雅之士。媿媿與訴衷曲。論文藝。使聽者忘倦。往往清談未終。而長夜已闌矣。客乃憫然而別。遇大腹賈俗客之流。輒嗚咽曰。今日之事。惟君命妾。父昔爲豪商。縱情風月。作孽不淺。令弱息一一償夙債。理應爾也。辱之賤之。吾又何怨。聞者反躬自顧。爲之憮然。或且涕下。不自禁。雖往往不款。而散然輒厚資之。以此亦復得假母歡。寶珠爲倡三年。卒未嘗失身。且所獲甚巨。後一旦出私乘。身去。不知所往。

### 落花塚

仙源之北門外。有馬頭山焉。山之陽。芳草綿芊。修篁叢雜。歲寒食。蟻中人。輒携酒。植

紙錢至馬頭山。落花塚。塚高二尺。疊土爲之。傳以文石。樹短碣焉。題曰落花。或曰是清咸同時一士子葬花處也。士子酷愛蘭花。齋中蓄百數十盆。灌溉護持。不啻性命。時值洪楊之役。士慮遭蹂躪。乃築一大塚而瘞之。戒家人曰。生而葬之。不猶愈于歸沙叱利乎。歲歲寒食。汝等以一杯冷酒。澆塚上。足以慰芳魂矣。亂兵入城。其家遂散。失兵定不歸。隣人有知其事者。豔稱之。爭攜酒奠落花塚。久之。遂成例焉。或又曰。塚中所葬非蘭花。實其愛妾也。蓋烽火倉皇時。手刃而葬者。若然。吾不得謂其非忍也。吾不敢謂其非解脫也。思陵當殉國之日。手斫公主臂。其用心亦猶是耳。

獨足樵者

清末齊魯之間有獨足樵者。失其右足。左腰懸巨石一。一足踉蹌如飛。險山越谷。人莫能及。每日擔柴入市。不計多寡。輒索錢百文入酒家。謀一醉飽。則趨破廟廢屋間。酣臥雞初鳴。已腰斧斤入山去矣。或有怪其懸石者。樵笑而不答。人知其嗜酒。設醴誘之。盡歡頽然臥檐下。夜半稍醒。掀鬚長嘯。作深溪虎吼。高柳蟬吟。已而悲歌泣涕。慷慨談當日事。樵山東人。父爲仇家所陷。誣爲盜。不勝酷吏拷掠。竟誣服。被殊時。樵年十八。棄家。

入少林寺爲僧習拳術誓復父仇藝未成思更年及老將壽終不復能待遂逃出寺然技已足殺仇竟斃吏及陷父者復歸寺中爲弟子者不得私出出追獲則死之繼復來其師欲治之如法權泣涕陳始末師曰然雖然不可爲汝填吾法則一足而逐之出于是遂爲廢人日臥墟墓間一日有獨足鳥踞于旁足生胸中左右輕重維均故不患顛蹶于是遂悟己一足不能行足偏左而身右重故也布懸石于左以均其重其身平而步履穩矣試之果驗樵夙擅跳躍騰擲之技至是獨足更捷于雙脛及全醒知自泄其事大悔即去齊魯不知所往

### 孫生

清光緒時四明孫生行簡年少美丰姿風流倜儻自負不凡嘗春日郊行拾得繡帕國中物也其上蠅頭細書云五銖衫子杏花紅六幅羅裙屬晚風偷使凌風仙去也舊游認得廣寒宮又云一分微雨一分晴一樹垂楊一個鶯如此韶光如此地最難安置是以情詩既清新字復媚麗恍惚見二八妙人輕盈之於其上孫生反覆吟誦心神俱醉襲以錦囊傳以麝屑佩之襟袖之間未嘗須臾離越一歲赴鄉闈返中途遇盜檢括行

李破書而外蕭然無長物及捉襟搜索孫生大懼雙手護持其囊盜疑爲珠寶也則却之去既啓僅一絲帕大怒裂而擲之痛毆孫生以洩憤始呼嘯而去尤物爲禍水此之謂也一帕且然況其他乎

姜雪英

姜雪英吳中宦家女幼明媚知書嘗居一小樓上斑竹之簾樂檀之几鏡臺香奩與墨筆硯硯盒錯亂雜置西隣有姚生者女見而悅之願無由自達會一日游虎阜相遇于千人石上衣香鬢影車馬雜之中各俯首佯避流目送盼而已女歸怏怏如有所失越半載仍未得間一通情牋姚生亦奉父母命聘他姓爲室女一夕以針自刺其臂作雪英二字爲小婢所見怪而問之曰吾將死矣轉輪至誰家可認取其臂知其前身爲姜雪英也未幾果死人亦初不爲意迨姚生既娶一索得雄孕凡十有二月墮地不啼而笑臂有紅絲恍惚是雪英二字墮地而母歿隣里相傳以爲異聞姜家婢聞之曰此吾家雪英姐也因語其事姚生曰此因也自虎阜一遇時種之于是遂不復娶後子竟未及十齡而夭



神虎

江陰楊執夫爲蜀中某縣縣令。嘗游峨眉。過大坪。踰華嚴頂。捫崖走壁。穿雲入漢。宿真  
年寺。聽寺僧談虎。時值八月。山上寒重。秋夕已如冬夜。製重裘。閉戶深居。煨芋相對。僧  
曰。願述神虎以破寂寥。虎居寺後二十里懸崖上。每歲必來禮佛。其出必以夜。半月黑  
雲陰之夕。狂風怒號。林木摧折。通夕不甯。平日有平準廣額客止於寺外。自稱黃居士。  
參拜畢。躡蹻行數步。乘風長嘯。寒飈四起。山鳴谷應。陰雲盡合。而居士杳矣。而自此至  
懸崖二十里間。隱約有虎跡。旬日內不見豺狼。不聞猿猴。初。寺僧輒被豺狼殺。猿猴  
佛像亦往往爲猿竊。去置於松端石罅。自神虎來。遂絕此患。談時。悲風嘯于寺外。咸慄  
惴然。謂神虎來矣。明日。虎跡蹤橫。顧不見平準廣額客。執夫曰。上人說虎如虎。至謂之  
爲見虎。無不可。此之謂神虎歟。

花神

宛陵郡城有舊家故第。蓋自紅羊之役。毀于兵燹。數十年無人居矣。亭臺傾圮。略盡。惟  
西樓猶完好。當夕陽西下時。或風清月白之夜。輒有絕代佳人。推窗露半面。輕薄子戲

其色。踰牆而入。又無所遇。樓外木筆一株。爲百年老樹。花時五色璀璨。一日。數見者。異焉。曰。是花妖也。有謝生東亭者。聞其事。思一覘之。薄暮。盛飾而往。刺繡。豐飾。錦繡。綉。糞堆滿庭宇。至西樓。倚木筆而坐。見佳人。珊瑚來。叱曰。何處莽男兒。敢入人園。聞生長。揖謝罪。佳人熟視曰。君非謝東亭乎。吾幾得罪君子。君幸無怖。妾花神也。與有夙緣。敢以一事爲託。生日。娘子有何見教。苟我所能爲者。敢不効力。佳人曰。無他。砍斷此木筆而已。生驚問。何故。佳人蹙眉曰。言之長矣。初。吾爲士人女。一夕。食葷中毒而死。凡暴死者。靈魂脫離。軀殼飄轉空中。久之。始漸漸消滅。苟其未散時。一與他物接觸。遂附之。而存。而是物。乃爲妖。爲祟。魂不復能自主。當吾魂離軀。而出。遇西風吹去。二三十里。著於老木。筆樹上。遂噏然合焉。夙根未泯。不敢以妖冶惑人。自增惡孽。然永永相守。不復能離。君苟斷此樹者。則吾或得轉輪乎。生日。斷樹。獨無損於卿乎。曰。否。否。樹吾身也。我樹魂也。吾身雖有所痛苦。然能忍之。須臾。吾魂乃超苦海。而至極樂國矣。生嘆曰。花神之苦。乃如是乎。佳人曰。豈獨花神。世人孰不然。生爲之憫然者。久之。乃曰。然則卿不願反魂爲士人女歟。曰。非所願也。便願亦何益。蓋其軀已肉消骨枯。豈能重附之以生。藉曰。

未。損。而。吾。魂。飄。忽。莫。定。不。能。自。擇。所。往。何。由。期。必。合。生。曰。然。則。將。何。往。則。泣。然。答。曰。仍。非。吾。所。知。言。已。掩。袂。泣。別。行。數。步。又。回。顧。曰。苟。盤。根。錯。節。不。受。斧。斤。可。于。去。地。六。尺。許。覓。有。大。穴。如。雞。卵。者。納。確。礪。其。中。舉。火。燻。之。可。已。生。驚。覺。乃。一。夢。涼。月。照。樹。梢。凄。然。不。復。能。留。急。走。出。明。日。斧。之。血。出。焉。遂。購。確。礪。燻。樹。穴。數。日。枯。死。樓。上。不。復。見。佳。人。

### 盲妓桃紅

嶺南之俗。有所謂盲妓者。其慘酷無比。初倡家買女子之有色者。教以琵琶胡琴羌笛。諸。藝。既。成。藥。其。目。盲。焉。一。以。防。其。逃。一。以。防。其。擇。客。一。以。盲。而。能。藝。爲。奇。作。傭。者。不。過。偶。然。爲。之。效。之。者。衆。遂。相。率。成。風。習。見。而。不。爲。怪。有。雜。妓。曰。桃。紅。者。技。尤。精。能。彈。琵琶。肖。物。音。雜。盤。出。谷。老。鶴。唳。天。凡。此。諸。聲。皆。能。擬。之。畢。肖。使。聽。者。忽。悲。忽。喜。情。隨。聲。移。恍。惚。在。柳。陰。松。濤。間。初。忘。其。聲。自。五。指。四。絃。出。也。一。日。應。貴。人。召。挾。琵琶。而。往。燈。紅。酒。綠。之。候。輕。攏。慢。撥。爲。悠。揚。清。婉。之。音。已。而。轉。急。切。切。作。角。聲。燈。火。變。慘。淡。色。座。客。凄。然。不。歡。而。琵琶。忽。作。人。語。自。訴。其。飄。蓬。身。世。歷。歷。可。辨。客。乃。停。杯。欷。歔。泣。涕。不。能。卒。聽。忽。碧。然。一。聲。人。絃。俱。絕。矣。久。之。始。蘇。曰。初。不。自。知。其。然。惟。心。之。所。感。聲。遂。隨。之。貴。人。哀。其。遇。

召其假母重笞之。贖桃紅去。自是盲妓之風稍殺。桃紅隨貴人去。醫藥半年。竟復其明。獨棄琵琶不復彈。曰：見之輒思往事。令我心傷人憐之。不敢強廣陵散。遂絕響人間。

碧溪生

碧溪生狂士也。姓韓氏。名曰節。世居古安吳之碧溪上。自號曰碧溪生。生稱簡。嫉俗。終日閉門深居。不與人來往。或獨出。伏糞簿灌莽間。伺人過。突出而執之。曰：若識碧溪生乎？或答之曰：子狂士也。孰不識之？則曰：知我者也。縱之去。苟非然者。必痛毆之。人以其狂。不與較。然生實非狂者。博通經史。百家之書。又有卓識論理。斷事。一空前人之說。願陳義過高。人不知。生亦不求人知也。冬夏一布裘。蕭然臥於頽簷之下。蟻滿襟袖。間處之。晏如天雨。屋漏濕其裳之一端。則翦而去之。其行事類如此。前年以病歿。四壁蕭條。惟破書數卷。他人爲貨之。始成殮。余得其詩一册。生所自撰。其一曰：卯色天光空色。湖淺深。會界一絲無。空濛一點明。如雪道是孤帆落日餘。其二曰：中年落落無多趣。坐看荒煙大地沈。病胃已曾憎飯健。詩心恰可與秋深。其三曰：萋萋芳草藉。屢路澹澹斜陽笠。子寧詩寫落花千。點句夢搖春水一。痕膏余與生爲同里。而不獲交。生僅僅聞。

其事讀其詩低徊往復想見其人嗚呼世之奇才異人如碧溪生者可不哀哉

### 紅柳

紅柳本漢臯名妓。清同光間。皖中某翰林。授貴州某縣知縣。赴任。路過漢上。悅紅柳。納爲侍姬。攜以自隨。其縣地遠。而僻。與苗獠雜處。土地確。城市荒涼。幾不類人境。官署清苦。異常。居半載。諸僕役皆逃去。某翰林羈留天末。進退維谷。久之。以憂憤死。紅柳既葬。其骨於署後。易男子服。顛沛至長沙。復張艷幃。常與人談。出入苗穴。事多奇險。可資談助。初。紅柳既出署。迷途。滿目榛莽。十數里不見人跡。時聞狼嗥虎號。及叫弓之聲。叫弓爲苗獠獵器。箭尾安巨羽。迎風而鳴。嗚嗚有聲。於是知入苗境。伏草間避流矢。則見裸婦。趑趄逐獸。而過見紅柳。急負之去。蓋是族多女。少男。而婦女健碩。過於男子。匹合無常。惟女所欲。男子稍不稱意。則殺而啖之。尤喜漢人。見男子。輒劫去。強合。然往往數女爭一男。自相殘殺。並及男子。既得紅柳。見其爲男子。服大喜。置之石洞中。褫其上衣。探其私。紅柳知將洩。初。腰間固藏刀。自衛。至是。陽與暱。出不意。挺刃刺其腹而死之。乃脫險。紅柳言時。猶若有餘慕。自恨身不爲男子也。又山中有巨蛇。喜啖人。目遇之者。趁

其未見。急閉目。跌坐。蛇來。疑其盲也。不之傷。盤旋其側。以守之。往往相持。終日。蛇即自去。人竟無患。然或倦極而寐。則蛇疑人已死。又必臭之。而後去。人爲所臭者。必中毒而死。紅柳書爲所困。久之。遇大雨。蛇始驚。竄乃免。買人劉曉嵐者。曾識紅柳。其言如此。

忠馬

昔管仲嘗思老馬則騏驎之智。有時或過於人。以余所聞安福崔氏馬者。亦智亦忠。是不可以無紀。安福屬江西。其地產馬。中產之家。必畜馬四五頭。出則乘之。崔氏者富甲一邑。畜至百數十頭。其中一火眼白毫者。尤神異。號曰白鬼兒。仿小說關羽有赤鬼馬也。一夕。黃昏。羣盜入室。搜括器皿。至馬廄。各騎一馬而逸。分途奪關。出城去。獨白鬼兒負一盜。返奔盜。鞭之不顧其馳。如風勢不能下。直奔至縣署。爲守兵所執。刑訊之。供羣盜姓名。於是皆次第就獲。追所劫物。一無所失。崔氏感之。常不施羈勒焉。

山月

寧國有富翁某氏者。中年無子。娶妾生一子。方三歲。乳媪抱之。嬉于門外。有普惠寺老僧。曰山月者。日來就之。喃喃誦咒語。不可解。叱之。則曰。此兒前身爲僧。修慧未修福。長

當破家不如舍爲吾弟子媪以白主人主人曰俟其再來問何所據而云然媪如教僧曰此兒前身亦爲普慧寺僧行甚高將化謂弟子曰吾當往某家惜生平曾一犯綺語戒所修福不能久享汝等當求山月爲吾誦心經萬遍吾受其弟子託故來爲此言初僧死弟子爲塑像供寺中其狀貌酷肖此兒試一觀之當知吾言之非誣矣媪如所言白主人主人往普惠寺偵之果有僧像趺坐神龕中眉目神態逼真其兒于是遂深信山月言明日山月復至主人向之頂禮布施巨萬命其兒爲佛弟子于是眷屬常往來普惠寺久之其妾與山月通主人微有所覺偵之急山月乃席捲而逃於是其奸計盡敗露蓋山月初嘗捏泥爲人藉以博蠅頭利顧不足供其揮霍聞普惠寺產富遂爲僧又鬪富翁妾美悅之其捏泥技甚精能肖人像毫絲無失方日向兒誦咒時已默記其面貌歸而捏僧像又假詞以欺主人乃竟爲所愚惡僧之狡詰亦甚矣哉

### 磷珠

田勝粵之南海人初爲商嘗航海遇盜劫其舟棄勝於荒島上天風海濤日夜洶洶長林豐草皆千年老物除海鳥引吭長號外他無所聞一日藉草臥老椰子樹下其樹高

二三丈粗枝大葉蔽天覆地時方暮秋枝葉繁茂益甚蓋南方氣候炎熱經冬不凋也  
蟲豸蚊蚋之屬爭緣人身上揮之不去勝苦甚忽見一巨鱗倒掛枝上朱鱗血舌張  
口而吁氣咻咻然其狀似甚憊者勝微窺之見羣蟻出入鼻觀知其方爲蟻所困卒出  
不意以利石刺其頰蟻騰擲者數遂臥地而死解其肢於骨節間得徑寸之珠十數顯  
小者倍之懷之初勝苦蟲擾輒投身海水淺處蟲即紛紛漂去是日入海自腰以上不  
沈知珠有異於是遂乘潮而去浮沈驚濤駭浪間不溺一晝夜適遇他船救乃重還鄉  
里出其珠示人名之曰辟水珠其大者皆爲西商購去其小者或能割石或能辟熱爲  
用不一勝遂以此致富夫鱗有此寶乃不免爲蟻所困哀哉





詩  
詞  
選

# 新醫書

上海文藝編

輯社出版

實驗房中醫  
▼全書一册 價洋一元二角

良法最新種子法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慾海  
▼全書一册 價洋四角

賣春害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青年必讀

# 詩詞選

文錄

與胡樸庵論學說史書

姚錫鈞

承示先儒學說史之作體大思精殫心浩瀚讀數過不能贊一辭錫鈞束髮讀書治名理於往哲陳義頗嘗究心生平伏膺陽明因以上溯陸程竊意濂溪出於希夷神穆之傳百源亦其別子蠲蛻之迹略有可尋是以明道之書不深闢佛殊途同歸已有定論不足異也尊輯陽明學史體例未詳不敢究其指歸惟願擴此高懷宏我至道舉宋以來結習一掃空之正不必以援引泰西比例新說爲尙託同心敢進愚瞽然學道之書所貴冥契闇然日章狼藉風光已落下乘則我與足下皆存而不論可也梨洲選王案無甚刪節固由其心折之深亦體例當然我輩轉以餉人要當別具手眼苟其陳陳相襲則全豹具在甯必一斑足下首標特見如絮領振衣誠先得我心者矣搜輯之勳足下餘事不復贅也鈞白。

與楊了公論楞嚴書

姚錫鈞

詩詞選

一

執事與鈞治楞嚴皆三年嘗謂楞嚴旨同齊物懷欲乘之而未有間近者章太炎齊物論釋成始暢斯指夫離諸名相亡是衆竊而齊不齊則楞嚴破自性假立之旨也非彼無我以指非指則楞嚴求心之旨也其他似象尙難僕列惟齊物筆勢驅邁有亂石排空驚濤拍岸之概而楞嚴行以以齊自成一種爲小異耳其間術數頗費索解流變三聖之類記牧齋箋時以問南雷今梨洲文定中尙存答復亦不復能憶其爲何語也禪誦餘時希發定慧楞嚴此等處膠於宗法本非上乘似亦不須深求耳執事治經好入禪宗得悟棒喝而無深法定力時有八處如浮雲太虛何從少留雖謝靈運才人成佛不妨稍後終是一病不知執事亦以雍之言爲然否不宣

與葉楚儉書

姚錫鈞

去時僕偶之他無緣相送聞至秣陵寓勝棋樓濡染淋漓將成戰紀班生一何壯也猶有虎頭食肉意耶惟是桃葉菱波藕花香滿時於是中得少佳處高詠定不乏耳此間人士漸成雲散亞子旣歸梨里一厂又去湖東深宵刻燭誰與爲歡盛會不常良爲永歎僕願念瑣碎神解都盡茂陵消渴受病已深而自檢遺書封禪未存獨此悵悵夫復

何言足下。椽筆獨扛。燕然高勒。亦有剩馥。殘膏沾此。枵殘者乎。及旬當歸。復得痛飲。書此聊發一粲。鈞白。

答王悼秋書

姚錫鈞

來教值小極。神氣昏亂。不能置辭。不肖少學為文。便已縱橫。都無甚抑。又讀老莊。重增其放。單辭片言。時抵人諱。願雖悔之。弗能止也。既尋明誨。教聞命矣。昔仲遊規。東坡以拙石子幼。誠會宗以寡譚。高義所著。何遽遜乎。比來朋舊。頗見零落。哀梨言歸。逾益然矣。平生哀榮。本過常人。世變愈更。生趣都盡。長者哀我。當不忍與病夫較。是區區耳。月杪將歸。慎夏自愛。錫鈞白。

詩錄

夜讀願無盡廬詩話走筆成此質鈍劍

姚錫鈞

清廟生民。誰點刪詩史。一落空人間。世兒細點角爪嘴。抗言競病無慙。願不能下與滄。浪砥持作禽。懷母乃頑。仲謀鮮恥巧作計。太息世變深。痾癘君既言之。淚暗潛某君詩。君力排之。君思挽之。艱復艱。肌華削盡。筋骨立斯事。乃與造化關。近來聲音行變。敏憂與余暗合。君思挽之。艱復艱。肌華削盡。筋骨立斯事。乃與造化關。近來聲音行變。敏憂

詩詞選

時傷事。感君來。願以深。萍出。道立。要薰之。三沐之。三陳侯。石論詩我所許漏痕叙脚  
良當探。就中東。坡好風。調殊斷句。我欲籠詩。盡人生萬象。各自得。攫取光景。真大貪。妍  
嫵妄。聖至可。厭曷勿。一視齊天。凡君亦捐書。逕絕筆。拂衣相守。橫雲南。橫雲我

清明次笠雲韻

姚錫鈞

感逝方。憐氣類。孤閉門。種菜計。全疎一春。歸夢詩。能說三月。閒愁酒。不如已見。緇塵衣。  
易素更。堪青眼。柳全舒。輕烟細雨。送寒食。剩幾侯家。好問誰。

春暮雜感

姚錫鈞

漠漠輕寒上。短簷鶻鷂聲。裏奈愁何。思多頗似髮。難數貧甚都無。雀可羅。逝水華年。明  
鏡在。半晴天。氣落花多。數聲啼鳩。關心甚。輸與詩人。解放歌。

題汪笠雲詩卷

姚錫鈞

捫舌猶存足。自奇袖中短筆。鬱蛟螭。我儕未死。終成是天下。皆狂可語。誰直以性靈收。  
片紙正宜風。雨助淫思。尖又鬪韻。心還壯。起看斜陽滅。沒時。

雜詩

姚錫鈞

移牀就初涼。簫牙散禽語。此間大可人。少安子姑去。  
自愛松聲佳。危石獨坐聽。閒雲亦何心。茫茫弄孤影。  
槐風灑然來。微添澗水綠。幽人待月生。自起掬寒玉。  
西山致最媿。與我適相值。一笑開簾迎。房櫺滿秋色。

感秋三首

姚錫鈞

辭骨何時暫復蘇。秋風忽已來。庭柯毛髮蕭疎。坐自惜。鄭真嚴。遵懷我徒。歡樂苦短憂。  
情多。人生不偶。當如何。自胡之反。足悲咤。殺人不復持。干戈屢。疆日盛。一百里。江愁海。  
泣。天何辜。王導大臣。習蘭闕。景君客氣。虛橫磨。吾生二十骨。不賤攬鏡。頗復思。江湖欲。  
去。不去。強爲歌。嗚呼。吾意其蹉跎。

銀韉金絡大宛馬。云是長安年少者。少年昔日佩刀劍。今日蘭陵花底醉。長安荆棘多。  
羈魂。此輩煦煦安足算。頗聞部令猛於虎。已盡民脂。腋血汗十年。孤負及身。嗟累百空。  
觀羣鷺。亂當門。一樹桃李。顏枯槁。使我心骨悲。逝者如斯。彼少年。  
芭蕉綠。敗椰子肥。開軒坐我。秋陰前。秋乎愁乎。俱不見。自撫夙昔生哀憐。有弟有弟。江。

之。薄。長。錢。托。命。行。逡。巡。朱。顏。美。秀。何。書。逝。皮。骨。雖。存。鞅。欲。死。一。身。寄。食。知。何。方。眼。中。之。人。長。已。矣。八。月。風。多。寒。奈。何。豪。家。歌。舞。何。其。多。

石梅講舍坐雨

龐樹柏

山。館。自。幽。寥。鄰。院。梵。初。歇。隱。几。學。苦。吟。禪。味。勝。茶。悅。硯。色。流。寒。雲。茶。乳。沸。瑤。雪。時。聞。疏。雨。響。竹。石。共。清。絕。

哭吳烈士綬卿即題其遺詩後

龐樹柏

慷。慨。吞。胡。氣。自。雄。絕。裾。擊。楫。兩。般。空。賦。成。鷓。鴒。羞。黃。祖。拚。了。頭。願。贈。馬。童。娘子。關。前。愁。夜。月。闕。氏。山。外。哭。秋。風。傷。心。一。卷。西。征。草。難。得。簪。花。替。寫。工。

清明後三日哀墅展墓疊韻

龐樹柏

地。變。天。荒。到。墓。門。空。餘。慘。淡。夕。陽。痕。紙。灰。屬。盡。難。消。淚。松。氣。吹。來。欲。語。魂。但。得。負。薪。債。舊。夢。豈。年。擬。寫。哀。何。須。澆。酒。種。愁。根。茫。茫。世。亂。何。時。已。傍。壟。還。尋。老。樹。村。

春晴買醉北郭仍用前韻

龐樹柏

小。步。貪。晴。出。郭。門。尋。芳。難。認。隔。年。痕。漫。攜。素。扇。遮。塵。影。自。有。青。山。妥。醉。魂。日。暖。野。花。明。



鬢脚風香汀絮壓離根何宮提棹歸去重訪蘇溪溪上村蘇其址在秦坡洞下

客夜

龐樹柏

殘月荒江夜新寒別館天簾衣霜氣重枕撲淚花鷓錦札何由達蘭膏祇自煎浮生足  
憂患播髮漸中年

詞錄

西子妝

龐樹柏

荷草隨輪柔楊臂袂十里紺烟橫路眼中猶恨少谿山遊繁華結廬何處輕敲竹戶兼  
修到雙鷗同住恁東風正花光如海香塵如霧空凝佇門外啼鷓早又催人去關紅  
盡樹易斜陽怕重看一天飛絮旗亭劃句祇贏得啼痕無數向尊前難認蕭娘眉黛

端正好

龐樹柏

數才華吹香嚼蕊總難寫畫眉心事風鬟霜髻早飄零易安永遇難詞有於今憔悴風  
雲霜髻怕向花間互去之句  
剩小字人間記玉鳩夜夜凝雙淚鎖獨伴冷吟閒醉何時銀燭研烏絲把淚玉詞箋

玉燭新

麝樹柏

晴珠凝露。泣正寶帳寒。多翠簾香。展數枝粉簇。緜梅小試。作東風幽伴。蕙蕊細。煎奈尙  
 覺今番。粧淺遙想。取瑤琬。靈芬仙心一般。悵無端。瘦盡春愁。恁結就。丁香夢痕都  
 遠。曉牕靜對。羞抹麗。但覩釵鬢。燕沈湘。遺怨爲補入。箋。廢芳卷。還怕是。吟到宮花。霞  
 精淚滅。

喜遷鶯

麝樹柏

移船何處。指岸柳青拖。谿桃紅。嫩黛淺波。輕聲柔。臚瘦蕩破。半湖香霧。酒畔碧衫重。認  
 鏡裏蒼髮。無語問記否。共尋秋籥。舫分箋題句。清遊能有幾。他日重將。樂府胡田補。  
 吳竹橋著。有小湖田樂府。漸黯芳情。難拋鈿約。最是又愁春暮。閑卻斷絲。蕤笛且伴浮鷗。樓鷺醉歌。  
 起趁烟寒。月悄夜深歸去。

蝶戀花

柳葉疾 蓮子

未卜他生今已誤。斂斷琴焚。南浦當時路。十樣蠻箋。寄與幾曾寫。盡傷心語。往事  
 思量誰記取。斷雨零風。又送春歸去。正是江南三月暮。鷓鴣聲裏留人住。

鏡裏。親。儂。顏。色。誤。蕉。萃。年。來。總。爲。耶。辛。苦。鸚。鵡。前。頭。休。絮。語。背。人。紅。淚。還。如。雨。繡。盡。  
迴。文。無。一。句。倩。夢。驚。魂。只。逐。楊。花。去。盼。汝。今。宵。飛。到。處。秦。淮。水。繞。鍾。山。樹。

滿江紅

柳棄疾 亞子

鷓鴣。聲。中。那。忍。見。衆。芳。銷。歇。恨。何。物。蕪。菲。貝。錦。敢。污。清。烈。媧。后。從。來。思。補。石。常。儀。豈。有。  
曾。奔。月。嘆。從。容。就。義。謝。讓。人。心。悲。切。拚。一。死。冤。應。雪。傳。萬。稊。恨。難。滅。痛。世。間。底。事。曉。  
玩。易。缺。六。月。霜。飛。東。海。獄。三。年。碧。化。蕪。弘。血。料。貞。魂。招。盡。不。歸。來。排。雲。闕。

~~~~~

詩
詞
選

8



餘
錄



畫概

張韞斯著

庚戌之秋。先師楊古隱由滬來函。命作畫概一書。云是二十年前。受劉融齋先生之囑。人事忽忽。卅載於茲。先生縱歸道山。而此言殊難自食。祇以他鄉寄跡。碌碌未遑。深恐天不假年。有負宿諾。爰命維新。就見聞所及。隨時記諸簡端。俾得積久成編。錄呈審定。謹諾之餘。每有心得。輒記笈中。以備集成。備快實蹟。函丈詎書未成。而先師又復仙去。竊思前人未竟之志。自應來者繼述。況有尊命。何敢不遵。用再考求見聞。詳察衆論。寒暑五易。是册告成。惟是先師長往。同學久疎。是非紙繆。習積無人。安仰之嘆。其能已乎。遙望披雲。曷勝嗚咽。乙卯仲冬之月。洲東逸少張韞斯謹識於峰影湖光室之南廡。

天地一畫本也。古今一畫史也。岡陵原陽。畫本中之布景也。花卉草木。畫本中之設色也。人物器皿。畫本中之點綴也。古人作畫師天地。故能信手拈來。都成妙語。與造物爭變化。爲日留月精神。代宇宙變陰陽。此筆墨之所以難能而可貴也。令人知師古人而不知師天地。宜乎其有無厭之山。不流之水。半殖之木。裝璜之人物也。是故後之學者。

而不欲爭勝古人也。後之學者而苟欲爭勝古人也。則畫文敏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言。急宜爲吾黨章枝之佩也。夫萬卷書一無形之天地也。萬里路一有形之天地也。教上下千年於眼底。藏縱橫萬里於胸中。然後可取之不盡。用之無窮。狀物傳神。得心應手。時而惜墨如金。則似李成復作。時而瀟灑成濤。可與王洽爭奇。畫家至此。能事畢矣。而繪事之樂。亦永永無極矣。然而千里起於跬步。九仞始於一簣。由勉強以幾自然者。聖賢求學之程序。由守戒以至入定者。佛門止修之傳燈。由拘謹以至神化者。畫家經歷之階級。不至固不可。獵等亦無庸也。故吾謂後進初學。因當留天地萬物於胸中。尤應存古人筆法於腕下。判關雖長往。而下筆神會。如在凡席之間。其搨管構思之謹慎。小心。須若陸文定公寫字然。每下一筆。深恐千載後人指摘。有此思想。有此功用。方可爭勝古人。流傳來裔。否則以草率爲自然。杜撰爲生。增謬說。詩人惡習。欺世。非特不能成家。抑且不可稱畫。究心六法者。其知所戒哉。

筆墨二字。最難解說。淺而言之。渲染墨也。皴擦筆也。然吳道子非不渲染。何以有無墨之譏。項容豈無皴擦。何以有無筆之誚。筆墨之不在皴擦渲染。於此可以想見。而筆墨

之即在皴擦渲染。亦因此可以悟澈。吳項之所以無筆無墨。正吳項之有皴擦渲染故也。彼陸探微。畫水捫之。有稜。顧愷之畫虎。望而生粟。由於人見其水與虎。誠知是水與虎。而不知其爲畫。所以能使人畏。心生而稜角出也。假令此水此虎。知其爲皴擦渲染而成。既無待於望與捫。又何能有稜而生畏者哉。是故不知皴擦渲染。卽是無筆墨。僅知皴擦渲染。亦是無筆墨。何則。蓋皴擦與渲染。乃筆墨之形貌。而非筆墨之精神也。率爾而爲之。固無所謂精神形貌。刻意以求之。又豈可與言精神形貌耶。大抵精神寓於形貌之中。形貌不在精神之外。筆過乎墨。則取其形貌而棄其精神矣。墨過乎筆。則得其精神而喪其形貌矣。夫精神既不堪僅有。形貌又豈可徒存。徒存形貌。猶離塑之偶像也。何足與晤對。僅有精神。猶遺體之魂魄也。尙何憑以能有靈。然則欲求筆墨之完全。須得形貌精神之兼到。何謂形貌。法則全備。局度謹嚴是也。何謂精神。氣運生動。光華煥發是也。有法有則。而又生動煥發。卽是筆墨到家之作。生動法則。何自來乎。要不外於皴擦渲染。然而同一渲染也。吾渲染數次而不足。彼渲染一次而有餘。同一皴擦也。吾皴百十筆而不足。彼皴兩三筆而有餘。且同一皴擦渲染也。吾作一畫。彼畫自皴擦。彼

染自渲染。彼既不見皴擦。又不露渲染何也。此無他。我則有意於筆墨。所以筆自筆。墨自墨。卒至皴擦與渲染。蓋形捍格。彼則神明於筆墨。所以筆筆是筆。亦筆筆是墨。能使皴擦與渲染。融若水乳。夫至皴擦與渲染若水乳。而後無筆墨之痕。盡筆墨之能。入顧陸之門矣。稍有捍格。雖極盡經營。終是吳項之流亞也。有志斯道者。可不慎旃。

四王之畫。苟度謹嚴。格律純正。學得其門而入。即可以上窺董巨。媲美荆關。即使不得其法。而取貌遺神。然山陵樹木。樓閣亭臺。亦可安排妥貼。配搭停當。必不至如近世莽夫。以率直之筆。施諸樹石。謂學步大癡。污垢之墨。漬於山坳。謂規模彥敬耳。是故畫學四王。譬諸詩家之揣摩李杜。苟格律具在。則氣息雖非。而形貌未至於盡喪。非若侈口王黃者之一味生硬艱澀。或竟至於平仄失諧。文理欠順也。

四王以煙客年歲較長。石谷麓臺皆其親手陶育。所以領袖三家。名傾一世。其實煙客所長。只在水墨。淺絳既應讓步麓臺。青綠更當推尊石谷。廉州於二者之間。却能兼收並蓄。然較諸兩家。實有專泛之別。嘗見梁溪秦氏名胤論石谷麓臺之畫。輒有微辭。謂石谷爲筆法刻露。易於傷韻。麓臺有霜悍之氣。未能沖和自在。不知青綠之家。最忌鉤

勒。請。澹。而。兼。墨。重。用。設。色。又。難。融。洽。欲。使。色。不。畫。墨。墨。不。碍。色。求。諸。古。人。惟。伯。駒。右。丞。吾。無。聞。然。其。次。則。大。年。子。昂。差。堪。比。擬。六。如。可。謂。典。型。未。墜。衡。山。偶。一。爲。之。亦。尙。不。俗。藍。瑛。墨。重。已。有。嵌。青。綠。之。誠。文。嘉。仇。英。終。嫌。骨。力。太。弱。所。謂。縱。使。青。山。無。恙。可。惜。六。賊。未。謂。是。則。數。百。年。來。青。綠。專。家。奚。啻。車。斗。毫。無。警。議。者。共。有。幾。人。此。道。難。能。已。可。想。見。石。谷。雖。未。得。抗。衡。王。趙。豈。不。能。頡。頏。文。唐。乃。再。目。爲。傷。韵。則。青。綠。從。此。可。以。不。作。其。輕。量。古。人。沮。喪。後。學。爲。何。如。哉。余。嘗。見。石。谷。青。綠。中。堂。一。幅。色。澤。鮮。麗。元。氣。渾。淪。嚴。重。極。清。誠。能。兼。備。請。審。之。不。僅。法。歷。歷。而。且。消。瀾。兼。備。輪。廓。點。苔。則。又。無。論。矣。此。種。筆。墨。前。代。名。家。除。專。習。北。宗。絕。少。水。墨。烘。托。之。伯。駒。子。長。外。假。令。置。諸。文。敏。特。浴。中。亦。是。不。可。多。得。之。作。蓋。仇。輩。殊。覺。備。乎。其。後。况。樹。幹。石。脚。因。筆。露。而。愈。見。精。神。瀑。布。溪。流。因。墨。重。而。益。增。氣。勢。豈。特。不。傷。韻。韻。且。由。刻。露。而。出。梁。氏。之。說。殆。由。未。窺。全。豹。所。致。或。竟。誤。質。爲。眞。亦。未。可。知。嗟。乎。買。得。魚。目。遂。謂。明。珠。無。光。見。慣。扶。瓊。深。疑。美。玉。不。潤。蠶。姑。之。不。足。與。言。朝。夕。竟。如。是。耶。至。於。麓。臺。則。畢。身。師。事。大。癡。其。序。筆。設。色。氣。韵。骨。格。物。類。情。狀。何。莫。非。黃。家。嫡。派。神。形。俱。得。其。惟。吾。孫。麓。臺。之。嘆。良。有。以。也。霸。悍。之。氣。於。何。徵。之。而。於。

何信耶。余見麓臺畫不下數十幅。其精到之作。蒼勁蒼鬱。清荷明麗。處處精神實處。筆力無不畢具。方諸後人。日初有其蒼而不潤。椒畦得其勁而不圓。蓬心貌似而神不完。丹思體具而力不足。卓卓名家。猶難比擬。其餘尙有何說。梁氏論椒畦之畫。謂汰其霸悍。不難上追四王。而於麓臺亦云稍有霸悍之氣。信斯言也。然則四王未必不霸悍。霸悍亦奚爲而不四王哉。尙論古人。矛盾至此。亦可謂孟浪甚矣。要知四王用筆。麓臺最爲不苟。一點一拂。悉透紙背。分觀有況。看痛快之能。合看有渾融道鍊之妙。此中妙諦。參透甚難。卽親炙之日。初丹思相去已遠。何況私淑諸人者哉。惟是四王之畫。確謂一無短處。余亦不敢強爲辯護。蓋董文敏嘗云。縱橫習氣。子久未斷。然則大癡且不免。何況學大癡者乎。不過鄙堯舜而薄湯武。自有巢許之流出。吾輩多見其不知量而已。乾濕二字。惟吾鄉董文敏創之。亦惟文敏能善用之。後起者不足與於斯也。每見文敏之畫。蒼勁中寓幽秀之趣。滋潤中有枯澀之分。合江米於一爐。處高李於一室。不見其不相容。反覺其甚相得。千古未有之奇局。由此而開。百世不磨之蹊徑。於是乎闢。其氣魄雄偉。筆力超羣。爲何如哉。問嘗思之。乾濕卽筆墨之分影也。能乾濕互用。斯筆墨兼

到矣。自來能濕者。往往不善用乾。能乾者。又嘗不善用濕。嘗見房山仿昭道筆意。而蕭疎之致。終嫌未逮。名手如此。其他可知。晚近乾筆盛行。取其易於著力。亦畫苑之移南也。惟濕筆一道。幾至失傳。違論互用。而末流之弊。即乾字亦多誤解。甚至以專用焦墨爲厚重。乾濕兩忘。爲蒼老。一畫之成。每多向背不分。陰陽錯亂。此種筆墨。直是中畫之魔。昔人以破邪一論。屬諸汪海雲。吳小仙。竊以余觀之。小仙之失。在破碎甜熟而已。較之今人任意塗抹。一無理法者。猶有逕庭。斯文悼喪。至於此極。曷勝浩嘆。

文敏之畫。其長不僅在乾濕互用已也。岡巒脈絡。山川氣勢。又皆渾灑融潤。靜穆沖和。厚而不見其濁。秀而不覺其薄。遠望如春雲出岫。行止自如。即視若秋水照鏡。光華映帶。點綴樹木。似不經意。而有扶疎瀟灑之態。位置人物。似極潦草。而有裙屐翩翩之度。筆墨到此。乾濕二者。得其一長。已足傳世。何況乎兼工。何況能互用耶。夫畫至明末。已多歧出。起衰救敝。端賴斯人。比諸畫中昌黎。尊爲四王領袖。誰曰不宜。

書畫一理也。書家之善於用筆者。如化百鍊剛爲繞指柔。能屈伸隨意。揮灑從心。偶爾拈毫。儼然太常右軍之規模也。興來潑墨。猶是懷素張顛之遺意也。不必有意學古。而

下筆自與古人膾合。是之謂名手。惟畫亦然。掃除穢垢。自能清光大來。淘汰浮汚。方可沉着外着。於是偶然點綴園亭。似剪取輞川一角。時或怡情景物。可分出瀟湘九秋。不求工於畫而畫妙。不自知其爲畫而畫更妙。假令先存心於繪色繪聲。模形模影。勢必至形影胥失。聲色全無。是故初學之時。務須摹擬刻劃。功成之日。尤當略跡忘形。世未有形跡未忘而可以稱家者。亦未有形跡既忘。猶不能成名者。設或有之。必學習功夫未到故也。功夫未到。大抵濁而不清。浮而不沉。求清與沉。舍掃除淘汰外。別無他法。否則強作自然。謬爲脫略。誠不足供明眼人之一盼。

畫家之三病十二忌。初學者誠不可不留意。然到功力漸進。此意亦應漸忘。萬不可仍舊提心在口。惟恐或失。張平山吳小仙之畫。非不工緻也。而後世斥爲邪魔者。何哉。良由爲忌病二字所縛。稍一馳驟。既恐愛畫家之病。偶參己意。又恐犯古人所忌。於是以不受指摘爲能事。以苟求諸俗爲變通。始則如鸚鵡學語。能弄舌而不能達意。繼而若東施效顰。知捧腹而不知美醜。坐令心思日窘。智慧日亡。縱筆墨無恙。而手腕已麻木不仁。因趨濫太工。致品類近同和流俗。欲無病而病更纏綿。思遠忌而忌偏盡集。求工

反播。求益反損。張吳有焉。學者觀於此而可以悟矣。却病毋庸太急。去忌不當取巧。功力未至。不妨直捷其忌。事勢使然。更不妨任受其病。明知此病此忌。稍加潤色。尙可彌縫。然寧蹈周公之過。不爲陽貨之仁。以此存心。庶不致魔障重生。誤入邪道。況且大家筆墨。未必一無忌病。試取石濤髡殘雪個大風諸真本而一觀之。其犯密無天地。疎無遠近。山境平舖。道路中斷。諸忌者。指不勝屈。而不得其爲大家何也。彼蓋貌不足而神獨完。景不深而情自足。故看大家之畫。當先看其忌病。非重視其忌與病也。重其才與力耳。自來犯忌大者。力必大。其病多者。才更多。不然。刻劃爲受病之媒。而世專有以刻劃見長者。拙筆爲致忌之道。而世每有以拙筆取勝者。智者不爲人所料。賢者不受人之防。區區忌病。其何能束縛賢豪。牢籠俊傑耶。夫故敢犯忌。不可無力。能受斯病。正是有才。然而彼初不知有是忌與病。而更無所容心於其犯而受也。特以吾盡其才竭其力以爲之。而忌病與才力恰相值。於是乎竟犯而受矣。才力不終絀。則畫以傳。忌病不相蒙。而才力益以著。才力著而大家成。然則大家之名。實與忌病血戰而得者也。豈偶然哉。揣摩六法者。寧血戰以成大家乎。抑趨避而作邪魔乎。其慎自擇之也可。

畫之有浙派。自戴進始。至藍田叔而極盛。戴畫不經見。田叔却過目不少。攷其壞處。在有意求名。矜才使氣。所以傳世之作。絕少。古意當見。巨屏八幅。布置並不淺陋。與天地自然之景不同。運用非不超萬。與百物生以之理有別。其殆中進之毒深。攷古之功少乎。惟余所藏尺頁小幀。亦能清澹簡潔。一洗劍拔弩張之習。與他作似出兩手。意者其天資明敏。而識力未充。故尺幅尙能照顧。而尋丈難以貫通歟。自來作家。惟才學相敵。方可內含勁氣。外著英華。一有偏倚。弊病隨之。田叔之超萬。正田叔之才有餘。而學不足也。師法捨短。自應汰去。獷悍。澤以婀娜。而乃變本加厲。挺如鷲。殭如枯炭。誇炫庸俗。自謂浙派正宗。同類交譽。盲夫和附。亂人眼目。遺害無窮。藍戴有知。應亦不取。吾輩處此。慎毋自蹈哉。

劉道醇論畫中六長。余獨以平畫求長爲最難。求之古人。足當此語。惟畫文敏。一人而已。畫思翁之畫。極平淡。極純正。初看既一無佳處。卽諦審亦不過爾爾。非若雪個諸家。狂怪僻澁。一展卷間。足使庸人斂手。俗子寒心。迨既經把玩。轉覺文多理晦。力大本疎。雖不至弊病叢生。然較之初見。傾倒之心。已漸減却。思翁則不然。山川氣韻。畫香畫真。

草木精神愈玩愈顯。熱不覺甜。生不厭澀。比見洞庭始波圖。布局甚是寥寥而已。寫盡水闊天空之致。深嘆筆墨疎散。至是而極。而精神貫澈。亦至是而極。畫於友人處。觀馬遠赤壁後遊圖。一舟一月一水一山。寫於丈幅中。堂不嫌其少。已覺難能。但一比畫。畫尙不可同日而語。蓋馬畫墨重筆粗。才思橫溢。想見其落筆時。有壓倒時流。凌躐前輩之概。想翁則淡淡着筆。既少矜炫之心。又無爭誇之意。用筆則隨放隨收。未見着力處。有畫有並不加工。而統觀全局。自覺神氣凝結。精靈內蘊。成如容易。却艱辛。正可爲斯人詠也矣。至今思之心。猶忽忽觀止之嘆。其能已乎。

元四大家。惟倪高士筆墨最難摹擬。吳仲圭才氣過人。王叔明天資高尙。黃子久功力純粹。後之學者。苟揣摩一家。稍有領會。皆足掄揚千載。睥睨一時。四王八怪之尺素寸縑。爲世爭寶者。攷其得力。無莫非取法元人。脫胎三派。惟此中欲求一貌似高士。既無其人。而神契雲林。更難其選。廉州司農偶一寄興。容或有之。然既非所長。又非素習。不過大致楚楚。畧具體貌而已。較之撫叔明子久。諸真本。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計也。查二瞻生平得意之作。自謂可遙接荆蠻民衣鉢。當時士夫亦多以倪派正宗目之。第由今

觀之簡潔恬靜。果然不讓迂翁。而淵穆冲和。猶覺未遠。餘子碌碌等諸自檢。無譏然則數百年來。雖荆關董巨。遠在北宋五代。而其家派承替綿綿。猶能至今不絕。獨瓊公筆墨絕少。傳人其故何歟。蓋因高士志趣清明。胸襟高曠。得天獨厚。積學甚深。又復遺時喪亂。肥遯自甘。浪跡江湖。結盟鷗鷺。鑿天。地自然之景。飽嘗山林隱逸之風。名為取法右丞。實則自抒懷抱。所以筆情恬適。局度從容。既無蹤跡之可尋。又無法度之可守。今人僅以筆幹偃臥。惹取石紋山脈。稱為雲林皴法。已背雲林作畫之本旨。其何能求肖雲林者哉。故吾謂雲林之畫。譬諸靖節之詩。有靖節襟懷。靖節境遇。然後可賦悠然見南山耳。徒以天資學力爭無益也。不然。鮑謝何沈。其幽巽。悽楚。悲感。蒼涼。亦能各造其極。而後人之學步六朝者。於此諸家。或猶能得其彷彿。獨學陶詩。人終難名世。豈其格調過高。後之人終不得而攀歟。而要知大不然也。蓋陶詩皆至性之言。得自然之趣。後人縱有陶公之襟懷。而陶公之學問。有陶公之學問。無陶公之遭逢時事。不同性情自異。雖使陶公復生。既不書義熙之年。又不見東籬之菊。則其詩思詩情。亦將變易。况摹擬陶公者乎。迂翁之畫。即陶公之詩也。效。後。世。者。不。能。枉。費。心。力。虛。糜。時。日。哉。

本 社 通 告

一本報各門皆可投稿短篇小說劇本尤所歡迎
 一來稿務祈繕寫清楚并乞將姓名住址詳示以便通訊不受酬者請於卷尾註明
 一中選者分四等甲等每千字三元乙等每千字二元丙等每千字一元半丁等每千字一元
 一來稿不合者除長篇立即退還外其三千字以內之小說及各種雜稿概不奉璧
 一如有將詩詞小品或名書古畫攝影風景寫真惠寄者本社無任歡迎一經採用當酌贈本報若干册以答雅意惟如不合者書畫當即退還餘概不奉璧

The Spring Uoice

不 許 轉 載

丙辰年舊曆一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人	沈 芝
發行人	沈 芝
印刷所	上海甘肅
印刷所	上海甘肅
發行所	上海甘肅
發行所	上海甘肅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漢口南京南平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石家莊
 漢口南京南平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石家莊
 常駐蘇州杭州重慶成都西安石家莊

目價告廣	費 郵			定 冊	定 價 表 費 須 先 惠
	外 國	日 本	本 國		
特等	二角	五分	五分	一冊	五角
一等	一角	三分	三分	半年六冊	二元七角
二等	五分	二分	二分	全年十二冊	五元
普等	二分	一分	一分		

特等(版面外圍)上等(版面內圍)及內圍(其內)均按普通

任主笑天包

小說大觀

各體俱備

●第一集內容

短篇

假情空、良情裏

假情空、良情裏

鴛影、石油礦之報

告書、俘虜交換

血剪案、狗捐

仙足奇譚、古井

波

長篇 瓊島仙葩

人耶非耶、侍兒艷

聞錄

其餘劇本筆記日記外傳等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第二集內容

短篇

冥鴻、美國

之第一紀念日、梅

雪爭春記、五十年

後之重逢、血婚衣

肥人外史、玉簪

花、二十年前

漁家苦、大偵探

長篇 瓊島仙葩

蒙邊鳴筑記、執袴

鏡、死死生生

其餘劇本筆記日記雜著等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價目 季出一册約三百頁左右定價洋一元
全年四册三元六角郵費每册七分半

首尾完全

(春五)

上海各省 文華書局 發行 總代理